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西南史地文獻

第三十二卷

中國古代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南史地文獻

第三十二卷

本輯主　編：繆文遠

副主編：徐麗華

張振興

辛佩峰

本卷目録

滇池紀游　〔民國〕童振藻撰……一
西南旅行雜寫　〔民國〕向　尚　李　濤　鐘天石　姚惠滋　汪本仁　合撰……九三

【民國】童振藻　撰

滇池紀游

《滇池紀游》民國童振藻撰。振藻，淮安人。本書于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七年）刊行，今據抄本影印，原書尺寸二十五點三乘十六點二厘米，版框尺寸十七點七乘十二點三厘米。

滇池紀游目錄

淮安童振藻著輯

序

位置　附圖

名義

面積

深度　源委

氣候

地質

水利

滇池紀游　一

物產

舟路

勝跡

故實

序

南游萬里訪昆湖，一幅天然大畫圖。缺月嘶山描印像，可曾依樣似葫蘆。

余與滇池之初晤也，時在戊申夏五，迄今十有八載矣。回憶入滇伊始，由蒙自來與（彼時滇越鐵路僅達蝸螟田，在蒙自境內）歷七日，經晉寧北望滇池僅露一角，迨過呈貢，登三台山西顧，滇池已現半面，及入昆明，登大觀樓覽之，則滇池全身宛然在目，蓋滇池跨昆明呈貢兩縣境，而晉寧昆陽二縣亦在其範圍內也。惟行經晉寧呈貢間，觀滇池第見池水汪洋而

已知非澂江之桂仙、通海之杞麓兩湖所能望其項背（余由蒙自至晉寧、途中經此兩湖）若行經昆明境內觀之、則池之東南一帶、萬松蓊蔚、亘數十里、滇池時隱時見于長林疏密之間、若不輕易令人窺豹之窺、而湖光松色、青白爭奇、松風海濤、高下競勝、令人耳目發皇、洵屬天開異境、此第叙滇池東部之外觀耳、至全部內容、經余數次之蒐奇訪勝、始得悉其梗概、蓋余滇池游前後共有五次、其中渡草海登太華山者三次、第一次爲庚戌之秋、余長滇方言學校、率諸生赴太華山旅行、并採製動植礦物標本、第二次爲

甲寅之春、李僉事笠孫約赴太華山修禊、第三次爲丙寅之秋、太華公園鄭經理劍約同周省長惺甫、張督辦蒓鷗登太華山補作重九之會、信宿太華寺中、均自省垣小西門外篆塘河拏舟至大觀樓、換乘大舟、橫絕滇池北部之草海、直抵山西東坡、艤以登陸、回時亦依此航線而行、沿途凡湧月亭、放生池、澄清河及池中生物、遍加考索、而華亭太華羅漢諸山之古跡亦踏蘚捫蘿、次第瀏覽、其餘二次、一係丙辰之夏、省垣私立中學校校長劉同年仲然之約、放舟中流、盤桓竟日、水海異景、一得縱觀、一係丁卯之秋、滇

各團體聯合會率赴西山晤西軍領袖以解省圍曾與馬總辦子祥留住高峴楊升庵祠數日昕夕出游孔碧雞山之景物碧雞關之形勢亦記賢囊他如石龍壩電廠耀龍電燈公司舉協辦仲垣于戊辰春賃筍與約余往游因雨未果然其現狀舉君曾詳述之宛如親歷以故滇池全部之內容及西岸諸山之概況亦多瞭然茲就數次游訪之所獲并徵文考獻稽古今圖籍方位置名義經緯綫面積地質深度源委水利物產航路勝蹟故實諸門撮要而敘之

民國三十五年

淮安童振藻識于杭垣

位置

滇池位於雲南省北部，出海五五八〇尺之高原，在省城西南，距城約六七里，如登城內五華山頂遠眺，則池之東北角可望見之。池西多山，碧雞、華亭、太華、羅漢、觀音諸山，其最著者也。如登太華最高峯下瞰，則全池池北東北及北部河流最夥，龍盤、銀汁、金汁、寶雲、馬料、白沙、海源等河，皆歸焉。池北屬昆明市及昆明縣，作半月卧山狀，東南隸呈貢、晉寧兩縣，西南隸昆陽縣。茲將該池位置圖製繪於左。

附圖

名義

滇池之名肇於周季，周莊蹻探險發見據其流域以立國，其名遂著於史冊。漢武欲伐昆明，于長安西南鑿昆明池習水戰，遂有昆明池之稱。至唐于滇池一帶置昆州，故簡稱為昆池，或曰昆湖。又因池北有昆明，而南有昆陽，而原人民又稱湖為海，簡稱為昆海。至錫名為滇之意義，華陽國志南中志有澤水，周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阮福謂據史記上林賦注滇溪作顛池，顛訓為頂，蓋池獨居高頂也。余按因倒流稱為滇池，則洞庭鄱陽水

皆北流非獨滇池為然訓滇為倒之說沿者雖多究有疑義若因池在雲南高原較洞庭太湖鄱陽洪澤之位置為高則滇顛天顛也與天近故稱為滇如蒙語稱天為騰格里騰格里海即天海如滇池即天池況太平寰宇記載至滇池北為草海南為水海草海昆明境內周約五里水淺草多故名又因草露水面一名青草湖又因當省會之西一名西湖水海在晉寧境內分為金砂草湖周五十里與滇分界人稱晉寧西湖是則雲南亦有西湖焉昆陽境內有東湖一名草海周約七里與滇池連接

經緯度

滇池南自北緯二十四度三分起北至二十五度十八分止東經一〇二度四十六分起東至一〇三度止

面積

滇池南北極長處一百二十里東西極寬處四十里面積共四千八百方里與吾國本部各大湖較位居第八位

(一)洞庭湖　八〇〇〇〇方里

(二)洪澤湖　三二〇〇〇方里

(三)太湖　二四〇〇〇方里

(四)騰格里海　二〇八〇〇方里

(五)青　海　一八四〇〇方里

(六)鄱陽湖　一四四〇〇方里

(七)興凱湖　一二八四四方里

(八)滇　池　四八〇〇方里

深度

滇池每當春秋、沿邊深約二三尺、故草海中蒲葦之梢露出水面、稍深處約五六尺至十餘尺不等、若至湖心、最深處爲三十五尺、入夏水漲時、則沿邊及湖心均加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或漲時則加至

八天以上。

源委

滇池系支與湖有進出口。其進口較著之水約有二十。其中以盤龍江爲正源。江出嵩明縣城西北六十里東葛勒山（即梁王山）西南之黃龍潭。流入昆明境。會邵河至松華壩。分一支爲金汁河。正流經霖雨橋南流。會銀汁河再南。經省垣東。經潘勝橋。轉東南。分爲玉帶河。又南分爲採蓮河。及太家。楊家。金家三河。折西南出羅公閘。滙爲滇池。此外尚有三河。一爲寶象河。二爲馬料河。三爲海源河。亦來源中之較大

者若合盤龍金汁銀汁三河共為六河前清黃士傑著有六河圖說戴綱孫著有六河考皆詳敘六河之源流者也

氣候

滇池溫度每年最高為攝氏二七、五度最低為二、五度故雖至夏季革海之水與杭州西湖夏季湖水溫度激增時有熱氣熏人者不同水海有風仍涼爽冬季湖中間數年始落雪一次然極雖冷亦不結冰與粵氣入冬常凍經數日者亦不同風則春夏多來自西秋冬多來自東北平時明日照浪空微風吹皺水面

登山俯瞰、紛成五色、與天際彩雲相掩映、為他湖所無、如若夏季暴風起、怒浪山立、汪湖帆船、亦有覆舟之患、但入夜恒風平浪靜、雨季較多、乾季甚少、全年約計五五二粒、雨時黑雲遮山、惟雨後白雲出岫、變幻無定、

地質

滇池生成原因、據余友朱君仲翔調查、謂為斷層關係、蓋池既成為狹長形、而池之西邊峭壁陡立、高在五百公尺以上、均係石灰岩、崖下近池面處、有含煤之地質、池之東邊、山勢蜿蜒、成不整齊之形狀、

以此種構造情形觀之，兩旁岩石走向及傾斜無相關連，在昔曾發生重大斷層，因斷層之發生，岩石鬆散，易於侵蝕，而湖沼成矣。且因斷層西邊升起，東邊下沉，似應東淺而西深，以余考察滇省如洱海及撫仙等湖，多勢成狹長，皆係斷層所造，不獨滇池為然。余著雲南地震考，曾論及之，朱君判滇池之成因，為斷層關係，自屬確論，但池東之土地，時常漲出，而池西之山，因雨水侵蝕，波浪震撼，曾崩入池中，現尚露其崩裂之痕，故青山數峯中遠望，有一黃白色，似寺院之照壁豎於其間，即當年崩裂之遺跡也。是則滄

桑之感滇海亦有之若法國人調查雲南地質報告定池西北部爲石灰岩南部爲下石炭紀亦與朱君所判定者相符至池東一帶之地法人謂有新沖積層蓋滇池在昔面積甚大故古籍多謂周五百里近年因有海口堹淺及水量蒸發之故面積收縮洞出之地較多而附近石化之土每隨雨水沖積法人故定爲新沖積層

水利

滇池流域之田地除傍池引用池水外幾全賴所滙各河之灌溉而六河灌溉之區域尤廣即如盤龍

江及金汁銀汁兩河分灌嵩明昆明之田地惟江身上高下低故水量上游患少下游患多特建松華壩以調節之近年江淤尾隘一遇山洪暴發恒漫溢為患高海口久未大修池水盛漲時不易宣洩所有濱湖之田竟淪為湖省垣東南兩面各河之水同時匯瀦市街亦成為河街民國十年及十七年曾兩見之此談省垣水利者皆謂河口及海口均應大加修濬也穿家河分灌嵩明及昆明之田地近年因田高河低築石壩三處以救濟之為料河分灌昆明之田地但平時無水夏秋水深四尺至六尺不等故此

河入夏以水之有無卜年歲之豐歉焉海源河分灌
昆明之田地但平時深處有水淺處無水夏秋水深
五尺至七尺不等足資引用其他如呈貢南衝河水
常橫流治後順軌呈貢晉寧之淤泥河容易湮塞歲
一修挖晉寧石子大壩大堡三河分築各壩利益均
霑此所滙各河水利之概況也至用池水灌溉之處
水漲決圩瀉入水落用車轉入較各河為便利焉滇
池流域富於水利故昆明呈貢晉寧昆陽稻田共有
八一六九九五畝收稻五三八九八八石約合全省
產額六分之一若滇池東北之篆塘河為元賽典赤

所開、西南之昆陽運河、不如開於何時、清代奉疏濬之、皆係轉運糧米以供省垣之需、亦滇省人工所開之運河也、海口為滇池宣洩之咽喉、由海門村流入蝗螂川、有正河一條、長約二十里、係元張立道所鑿、明陳全復濬之、（有碑以紀其事）以後每年一修、十年大修、由昆明昆陽晉寧呈貢四縣擔任、勒為定例、亦人工所開之河流也、海口西石龍壩、橫亘如堰、長百餘步、池水經此、激而怒下、近由耀龍電燈公司置三相交流發電機二部以供昆明市兩萬燈頭之用、由此河水轉西而北、為蝗螂川、孔田高於水平處、多置

圓竹車翻水灌之其式樣與甘肅各河所用者相同

惟較小耳

物產

植物則草海內荷蘆蘋藻甚繁荷則結藕殊欠肥碩藻製餅堪以肥田而海菜一種葉夫色青花白如蘋盥滌爲酢用以佐食海蓮花一種莖如葦而無葉莖頂結花大如銅元浮池面色白重瓣黃芯頗類蓮花入夏盛開疑即明一統志所載之衣鉢蓮花均屬特產動物則鳥類鳧雁雀皆有而黃鴨一種狀類家鴨色黃體肥治饌味佳又有鶉雞一種身黝足丹入

春、成群來游、烹食甚美、又有水札鳥一種、色斑足青、入冬較多、炸食香嫩、蠻書南賓志故載之、亦屬特產、魚類則鯉、鯽、鯖、鰱、烏鱠等均有、螺蝦尤多、鯉、鯽等年產五六千萬斤、蝦甚細小、宜易種以故良、螺則肥碩、到處繁殖、故春季取螺之舟佈滿池濱、取出剔肉市之、而有垣酒家之食舖、醬拌螺肉、生炒螺黃、稱為應時佳品、惟剔餘之殼、往往堆積成邱、池旁之螺螄灣、螺螄灘、即為螺殼叢葬之地、而金綫魚一種、春時出金綫洞、入秋較肥、最大者長五六寸、小口細鱗、背有灰黑點、背腹相接處、自首至尾、有金綫一縷、故名、肉

柔味雋、勝於洱海之弓魚、撫仙湖之寨而良、雖亦屬特產、礦產僅池西之山產紅矽石、堪供建築之用、又有石灰石供燒石灰之用

航路

滇池航路、如昆明昆陽、晉寧呈貢一帶、均有帆船行駛、航船種類、有西門船、高嶢船、西山船、土壩船九卩船、灰灣船、海口船、昆陽船、晉寧船、呈貢船、(一稱台子船)大抵出於何地、即以其地名之、全池約七百餘艘、最大者長約四五十尺、寬約十餘尺、分數艙、載重約四五噸、專裝客貨、往來於昆明晉寧呈貢之間、供

人游覽捕魚者祇小機船約三四百艘草海及呈貢晉寧昆明之湖濱均有之又有彩船（因窗門雕花俗稱花船）一種多以兩船拼成艙頗高大髹以新漆嵌以玻璃設炕椅桌櫈專供游人僱用或為私人所置以供自用與杭州西湖湖船之大相似惟華麗過之又此船或安木輪踹以前進係仿西江踹艇以構造可遠游水海惟轉動欠靈捷耳近年往來大觀樓西山西華街觀音山古城昆陽等處有飛龍鎮海兩小輪船行駛係玉昆輪船公司西山等置每艘載重二十餘噸一用蒸氣發動一用電力發動嗣為昆湖輪

船承辦、于十八年開班、亦有小輪二艘、每日分去來兩次、午前載運客貨較爲捷便、惟有一次、由大觀樓裝客赴觀音山進香、因乘客過多、竟遭翻覆、死者甚衆、以故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後、訂頒輪船取締規則、對於輪船、詳訂取締辦法、以防蹈覆轍、十七年五月間、輪船由大觀樓駛昆陽、中途遇匪、劫貨戕客、應由水警機關置船巡弋、藉安行旅、至滇池所滙之各河、如盤龍江、平時自得勝橋以下有帆船行駛、水大時可上達溥潤橋一帶、其餘僅篆塘及昆陽兩逗河有小舟浮泛而已、惟篆塘、河係往來省垣大觀樓間必

由之水路小舟尤多蕩槳者間有年輕婦女亦女界生計之所繫焉又泛舟圍聚之處多在大觀樓海壩大鼓浪山大河嘴河泊所下海埂各處水淺易泊并習捕魚若由海口流出之螳螂川僅安寧東門外永安橋至漲江村裝木石之小舟可通其餘水淺灘多不易行船雖前後有人建議開鑿航路下達金江終以費繁而止

勝跡

滇池東北部各河流入之處多有淤灘各具小半島之形狀而金家河口之小半島并有海股之羅在

金家河口之南，自東徂西，有一人造之堤，係明傅允獻所築，橫掃池中，為草海水海之界綫，其地東有海股村，西有龍廟，然皆無勝蹟可尋，惟草海中有澄清河一道，七八月間，洪水漲時，凡水皆濁，此水獨清，不相混合，如涇渭之嚴為區別，游此者每感澄清宇內之想，草海北部近華浦有大觀樓，係清王繼文所建，樓凡三層，懸孫髯翁有名之長聯，共百八十字（阮文達督滇時，曾加刪改，致惹滇人訾議）登最上層則海天一覽，氣象雄濶，開拓心胸，果如髯翁聯所云，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民國十二

年間、昆明市政公所就樓旁隙地、置大觀公園、并修建挹爽樓及牧夢數帆望湖等亭、園門外彙刻滇人題咏大觀樓諸什、讀之可洞悉勝概、地既清嘉、距省垣又近、省垣人士每抽暇來此、一滌塵襟、故游踪雜遝、由大觀樓西南至放生池、池小深而魚極樂、觀之如作濠梁之游、池邊觀音菴、旁有湧月亭、登亭亦可覽湖山之勝、故袁家穀湧月亭詩有一夜笛聲吹浦外、萬山秋色擁亭中之句、此滇池北岸之勝跡也、西岸如西山（池西各山總稱西山、與北平之西山同）之碧雞、商嶢、華亭、太華、羅漢諸山、峭峰雲插、僻洞苔封

舌木蕭森、幽篁冷翠、俗塵撲盡、稚宜久留、而滇人告余、謂游碧雞山、親見碧雞、形如孔雀而小、其尾亦短、足被鳳鳴之舊說、閒關黃山志定本卷二、山產禽屬、碧雞形色如雉、翠膊碧臆、鳴聲甚清、性不群、雌雄時時相逐、又某寶峯游記、澂縣城西八十五里、寶峰山產碧雞、羽毛若鸚鵡、鳴音如歌曲、山寺僧人或飼之、若家禽、客欲觀者、以指入口作哨聲呼之、輒至、碧雞岩係在山麓、想係因碧雞棲此而得名、碧雞關係在山北、有通迤西之公路、至山勢、論者謂為特秀、故鄭衍碧雞山詩、有晴巒疊奇峰、幽壑藏怪石之詠、

由此而南為高嶢山、明楊慎曾寓山麓之高嶢村、村北建有楊升菴祠、祠塑升菴像、余前留宿祠中、曾攝有影片（嗣聞添祀毛給諫玉、改為楊毛二公祠）村東南有船埠、往来大觀樓之船多泊于此、由此南行五里許、為華亭山、山有華亭寺、近有僧人虛雲棲此、改為靖國雲棲禪寺、寺有新塑五百羅漢像、而院內滿植茶花、朵大逾牡丹、幹老似古梅、均係數百年物、又寺中現存明天順勅碑及萬歷重修華亭碑、池生春重游華亭寺詩、有猶有元朝舊碑在、土花空映晚霞明之詠、想係指山中圓覺寺、元至正四年所刊之碑而言、

寺門懸楊慎所撰一水抱城西、烟藹有無、拄杖僧歸蒼茫外、群峯朝闕下、雨晴濃淡、倚欄人在畫圖中之聯、堪稱寫景妙手、再南為太華山、高出池面一六三二尺、為西山之最高峯、故王士慎夜宿太華山縹緲樓詩、有萬頃濤聲行木末、千尋嶽色倚池頭之詠、山半太華寺有一碧萬頃樓、係清范承勳運吳三桂故宅之木石所建、惜燬于火、近人書一碧萬頃額懸碧鏡軒以代之、承勳並有太華紀勝文撰于高約盈丈之大理石上、嵌之壁間、又壁間有太華山佛嚴寺無照玄鑑禪師行業碑二方、係延祐二年刊、與寺內泰定

二年所刊太華山佛嚴寺常住碑、延祐二年所刊太華寺祀田碑、合稱元刊三碑。余著昆明市誌金石門曾著錄之、并因無照禪師係一高僧、圓寂滇釋紀未參考此碑、故所撰無照禪師傳、略而不詳、特錄二四八五字之全文、以供研究滇省佛教史者之考證焉

又明沐藩十二代畫像、前藏寺之大悲閣、後亦焉火所燬、致失歷史上珍貴之資料、而昔有詩僧昌雲卓錫寺中、收藏明清名人字畫甚富、惟讀寺旁昌雲墓石所刊吾蘇吳存義題其詩稿四絕中一卷唐音繼九僧之句、昌雲詩之格韻尚可想見焉、今盡散失、殊

為可惜。民國十六年昆明市政公所將房舍及道路大加修理，改為太華公園。再南越美人峰至羅漢山，相傳元梁王曾建避暑宮於此山中。羅漢寺南由千步崖而上，有如意泉、張仙殿、大牛洞、大悲閣、三清閣、飛雲閣、呂祖殿、凌霄閣、文聖殿、孝牛泉、玉皇殿、雲華洞，覽海處建天閣、太極宮諸勝。大牛洞泉水極冷，飲之如冰。三清閣周圍有石欄，憑欄東眺，山川城郭，瞭如指掌。玉皇殿、雲華洞、建天閣皆係明清時就石崖鑿成。高懸雲際，真所謂上出重霄，下臨無地。此李元陽羅漢岩詩所謂有湖上飛岩映波綠，石壁掛水山

無足之詠也達天閣又為山頂最高之石室自千步
崖至此石磴九之二級亦係就石崖曲折鑿成工程甚
為奇險自係巧匠所經營由羅漢山而南行十里有
大鼓浪山小鼓浪山山麓多泊漁舟又十里有小鼓浪山山麓
多住漁戶當狂颶作時兩山近水之石穴浪激發噌
吰之音宛與湖口石鐘山相似又西南有觀音山石
坊碑塔峙于山頂由山半望海樓而上為觀音寺寺
奉觀音像每逢觀音誕日香客不遠千里而來山麓
帆檣林立亦滇海之普陀焉此滇池西南之勝跡也

故實

滇池為禹內名湖，諸家史地專著中恒載之，茲撮要臚下，以供參稽焉。

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

漢書卷六、武帝紀：元狩三年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顏師古註引臣瓚曰：西

南夷傳越巂昆明國有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在長安西南周四千里

漢書卷三八上地理志益州郡有滇池縣顏師古註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後漢書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泝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爲益州郡有池周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

三國志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建興三年、春、亮率軍南征、其秋悉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聞孟獲爲漢夷所服、七縱七擒、遂至滇池南中平、

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昆州下、武德初置、領縣四、晉寧有滇池、周三百里、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諸蠻州九十二、南寧州、漢夜郎地、唐末復置州、四益寧、晉寧、安寧、奉臧、有滇池、在晉寧、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雲南行中書省、中慶路、昆明縣、有昆明池、五百餘里、

元史卷一六一張立道傳至元十年三月授大理等處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金馬碧雞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源泉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壞地萬餘頃皆爲良田

明史卷四六地理七雲南府昆明縣東有金馬山與西南碧雞山相對下即滇池池在城南周五百里其西南爲海口至武定府北注於金沙江又東有盤龍江西注滇池

明史卷一二四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傳洪武十四

平十二月、司徒平章達里麻率兵駐曲靖、沐英傅友德率兵進擊、達里麻兵潰被擒、梁王知事不可爲、走晉寧州之忽納峪、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遂夜入草舍自經、

以上係公禮正史所載滇池之事跡

三輔黃圖卷四、池沼、昆明池在長安西南、西南夷傳曰、天子欲伐昆明、越萬昆明國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中有戈船數十、樓船百艘、

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晉寧郡滇池縣、故

滇國也有澤水周延二百里

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七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樊綽蠻書山川江源第二昆池在柘東城西南四十五里水源從金馬山東北來至碧雞山下爲昆池昆州因水爲名也土蠻亦呼名滇池棄今晉寧川中自有大池在東南當是滇池西南逸山又西北池流爲河與灘水合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九劍南西道昆州晉寧

縣有滇池、周三百里、又姚州姚城縣、迷水在郡南三百里、一曰滇池、其深潤下流、沐猴猧倒故曰滇池、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戎州僰道縣有滇池、

大明一統志卷八六、雲南布政司、雲南府山川、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滙為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蓋分三色、下流為蝗蝑川、中有大小卧納二山、

清一統志卷三九、雲南府山川、滇池一名滇南澤、亦名昆明池、九域志、滇池周廣五百里、中有二島、曰

大小卧納。下委為螳螂川、滇紀、滇池受邵甸牧羊山諸泉及黑白龍潭海源洞諸水、會為巨浸、而洩于稍西一小河、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名滇池、　西湖在昆明縣西南滇池上、即九域志所謂積波池也、俗呼為草海子、又曰青草湖、

范承勲雲南通志卷三、山川、昆明縣滇池、在城南、一名昆明池、周五百餘里、滙盤龍江黃龍溪諸水、望之一碧萬頃、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一說凡水皆東、此獨徂西而下也、　西湖在滇池上流、荇藻常青、蘭橈競泛、中產衣鉢蓮花、內有近華

浦廢址　海口在城西八十里、洩滇池之水入金沙江、沿海財賦、歲以萬計、利害由其通塞、誠要津也、歲一濬導、

鄂爾泰雲南通志卷三、山川、昆明縣滇池、在城南、一名昆明池、周三百餘里、　西湖即滇池上流、中產衣鉢蓮花、內有近華浦、為滇名勝、　昆陽州海口、在城北三十五里、海門村、滇池之水、從此洩入螳螂川、

阮元雲南通志卷一三、地理志、山川、雲南府下、滇池源出嵩明州梁王山西南黃龍潭、亦曰昆明池、唐

昆州因水為名、斜長百二十餘里、東西廣三四十里不等、歷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境、西北為車海、東南為水海、滇池至昆陽州東北二十里為海口、自板壩河口又西北、中有一隄、西通石鼻、為明巡按傅允獻所築、

岑毓英續雲南通志卷一三、地理志、山川、雲南府滇池、亦稱昆池、其形上廣下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池、或曰從螳螂川流入金沙江、實倒流也、

王文韶續雲南通志稿地理志、山川、雲南府之水、以滇池為大、源流經七州縣、其源出嵩明州西北

黃龍潭、流一百三十里、滙爲滇池、草海爲滇池上流、中有近華浦諸勝、海口在昆陽州東北二十里、西有牛舌洲、牛舌灘、又西有龍王廟洲、滇池西出爲海口大河、

張毓碧雲南府志卷一、地理三、山川、雲南府滇池、一名昆明池、在城西南、周五百餘里、西湖在滇池上流、海口在城西南八十里、洩滇池之水、由安寧富民滙廣通塘入金沙江、

戴綱孫昆明縣志卷一、山川志第二、滇池一曰昆池、歷昆明及呈貢晉寧昆陽安寧境、西北曰草海、

滇池紀游　全　二十三

榮南曰水海、

朱若功呈貢縣志卷三山川、呈貢左岏岈而右昆海、盤繞渟蓄、亦極一方之勝、

毛嶅晉寧州志卷四山川、金砂草湖在城西五里昆池濱、有海埂、為昆池分界、

朱慶椿昆陽州志卷五、地理、山川、海口在州北三十五里、海門村、滇池從此西流入螳螂川、東湖俗名草湖、連接滇池、在州東門外、

童振藻昆明市誌、河湖泉、昆池在會城西南十餘里、周三百餘里、為昆明等縣河流之尾閭、池中有

帆船行駛、昆明呈貢晉寧昆陽一帶、現玉昆輪船公司有小汽船兩艘行駛大觀樓西山及昆陽之間、客貨賴以轉運、又為省會與西南各縣交通之孔道、水產有蒲葦魚蝶等類、濱居之民、獲利至溥、

白眉初民國地誌總論卷三、湖泊篇、滇池周迴二百餘里、位於六千三百餘尺之地、池水清澄、沿岸山峰聳秀、風景絕佳、

楊文洵中國地理新誌第四編、雲南省湖沼、滇池一名昆明池、在昆明縣城之南、海拔約二千公尺、湖上可通小舟、但日中風浪頗激、操舟為難、

日本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第三卷雲南省雲南府城在出海六千四百呎之高原因南境有昆明湖故一稱昆明城內有昆明縣署

以上係各種地誌所載滇池之狀況

酈道元水經注卷四〇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也

張道宗記古滇說水多聚於山頂溪池廣遠谷島高峙乃曰滇水滇水周三百里

高岱鴻猷錄洪武十四年梁王閻達里麻兵敗

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光燄而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

阮元聲南詔野史一按是書不分卷胡蔚訂正本分上下二卷一南詔古跡滇池三百里晉武太元十四年寧州守費統棄滇民董聰見池中黑白二馬出入。

馮甦滇考卷上漢通西南夷置郡縣滇令雲南府也昆明令麗江通安州漢初置縣曰定蒞屬越巂郡至唐仍稱昆明即今所謂昆明者今以滇池為昆明池非也。

邵遠平續宏簡錄卷一九功臣三兀良合台傳元憲宗命忽必烈討西南夷以兀良合台總軍事入大理國分兵取附都鄯闡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即鄯闡）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阻其固阿朮爽夜潛師躍入其城衆大潰追至昆澤擒國王段智興獻于朝

倪蛻雲南事略順治四年昆明晉寧昆陽呈貢各處士民數萬人浮昆池避難流寇孫可望使賊將王自奇以兵搜掠盡殺於雄川閣前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三雲南一滇池南行錄滇池周廣五百里稱南中巨浸池有大小卧納

二島滇記云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

齊召南水道提綱卷八江上滇池在雲南府南西十三度七分極二十五度一分東北斜長一百二十餘里東西廣三四十里不等碧雞關南太華山當滇池西岸滇池即古黑水亦曰昆明池也

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卷二西山經下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淙流今河陽縣西有大溪即滇池伏流復出蝦口之水讀史方輿紀要云晉寧西海寶山相傳山下有竅滇池之水由此泄入瀘江府之龍溪流入撫仙湖下流爲南盤江即左思所云漏江龍泉

溪亦曰磐象溪。滇池四圍有山，即汜天之水。

李誠雲南水道考卷二、金沙江上、金沙江經武定獅子廠南祿勸灑馬基北、又東北、普渡河南自嵩明會滇池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安寧祿勸武定諸水、曲曲六百餘里來會。

李德澤昆明池考、昆明池即滇池、非二水也、自杜氏通典有西洱河一名昆瀰川、非滇池也數語、而全祖望欲據以正舊史、殆未之考也、夫昆瀰即昆明、又名昆州、古滇國也、西洱河即古葉榆河之北流者、無昆瀰川之名、滇國興葉榆相距千里、奚得混昆明

葉楡為一而謂昆明即西洱耶杜佺二子未履滇境未免臆斷之甚

童振藻雲南溫泉志補卷一昆陽縣熱水塘雲南府志在州（前係昆陽州近改為縣）北五十里滇池旁水氣微溫漁人取浴按昆陽州志所載惟水氣溫煖餘均與府志同而何大龍滇池論謂昆陽友于村之南岡下出二泉一寒一溫不盈百步并入滇池此泉是否熱水塘之溫泉俟再考

以上係各種史書及地理諸書所載之事實就上摘錄之故實觀之滇池自莊蹻占領後中

原人士即移殖其間自漢置縣後改土歸流久沾華化加以邊地農商資其啟發高原氣候賴以調和文化之源實濬於是省名之稱故假用焉此應重視者一也源流所經廣及十屬河衆所滙容納百餘成為一大系統而碧波萬頃如滙沅湘利澧五湖堪比吳越宜與洞庭具區等列為大澤此應重視者二也長安昆池仿之而鑿而北京西湖南京後湖皆以昆明名之一北京昆明湖在玉河旁見繆荃蓀順天府志卷二〇宛平縣山水門南京後湖亦有昆明之稱見呂燕昭江寧府志卷七山水門現湖中老洲設有昆明

簡易小學）又係制襲西京、用光畿輔、亦非內地巨浸所能企及、此應重視者三也、具此三端、以故上列各書之撰述者、或考訂原委、或描寫景物、或辨析異同、或撮拾遺佚、莫不探賾索隱、藉以表著、雖華陽國志謂池周二百里、蠻書謂在拓東城西南四十五里、南詔野史謂池中有黑白二馬出入、（按水經注溫水篇亦有是說、惟僅謂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無董聰親見一節、）滇考謂滇池非昆明池之類、以現在之地勢及科學繩之、自係誤於傳聞、或摭用神話、其餘尚多信而有徵、堪作滇池之史乘、惟滇

池中產衣鉢蓮花見於明一統志范承勳鄂爾泰之雲南通志亦均載之現滇池水中僅有海蓮花前於物產內敘明疑即是花此外有地湧金蓮一種花如蓮花而色黃瓣約數千數蓮花爲多閱閱數十日方完惟產於池旁各地并非產於池中是否即係衣鉢蓮花未能斷定又池中有卧納二島明清一統志均載之而明高岱鴻猷錄謂元梁王走滇池島中先鑿明史謂梁王走晉寧之忽納岩焚其龍衣忽納皆恐即卧納島是該島不僅上列志書載之今按雲南續纂各通志雲南府志昆明呈貢兩縣志晉寧昆陽兩

州志近編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各縣地誌近印測繪滇池之圖均未載有是島雖錢文選游滇紀事謂草海有三島島均甚小亦非臥舸島詢諸滇中耆老亦無能指定在今何處不知近年因何堙沒後之游者當留心以採討焉

總之滇池在吾國歷史地理方面均有重要之關係史學地學家欲洞厥形勢皆應作實地觀察況在萬山叢棘惡人煩悶時一過湄水蒼茫豁然開朗則氣舒心曠增益神志以故無海岸處以長江大湖代之其文明亦易滋長滇南文化不亞中原惠受滇

池亦要因也、如再能視日本學子、集於琵琶湖畔、藉養活潑之天機、俄國古帝遊於帕雷伸斯拉烏爾湖、致拓海洋之思想、或備艇競賽、助長體育、或置輪駕駛、練習水戰、亦主滇教育軍事者所應厝意也、若夫氣候適宜、花木長春、固已能養天和、若履仙境、峯佇美人、洞涵清漪、又復樸無俗妝、曠有幽致、加以晴時波光日映、宛同錦織、雨時雲際龍蛮、儼演珠戲、而斜陽西射、如閃瀚海之金砂、皓月東升、似鋪冰洋之白雪、秋霜遍降、蕉花與蓼花爭紅、冬雷紛飛、梅葉與蒲葉競綠、一似別有天地、遊歷家更當一領畧之、謂予

不信試選錄騷人詩文以為一斑之證

文

諸葛元聲滇史略自序滇池冬溫夏涼曾無瘴癘冰粟之苦四時卉木未嘗改柯易葉風微狂颶澤不腹堅彌望汪洋引手可掬晴汐月清游不擇時載酒弦歌流連竟夕蓋挾洞庭之勝而絕無駭浪驚濤領西子之宜而不勞工力修築直天壤一奧區也

賦

李映滇池賦（摘句）玉帶環金砂兩棄七峰

拱五華作屏、水上樓臺參差雲樹、潮頭村落隱見桑麻、城郭半山半水、人家在水在涯、濤飛百濮之彩、碧瀉萬頃之光、縱目碧峴山高月小、遊心青草烟翠雨紅、洵屬益州瀛島、滇國壹天、清澄萬里、吐納百川、

詩

雷耀龍昆明池篇、漢家欲擬昆明池、油幢繡鷁曉風吹、于今池上波猶潤、杜度清宵鼓角時、五更鼓角三更歌、石鯨驤首窺明月、野鳧晝鷗寂無聲、十里芙蓉連夜發、芙蓉萬朵柳千條、雙隄

一鏡照花嬌、三三五五菱歌女、暮暮朝朝燕子
橋、燕子橋南烟馥馥、冪映樓臺氷霧縠、明露水
際鬱空蒼、綠鬟青黛漾湘竹、瀟湘昨夜雨茫茫、
不分昆明杜若芳、日月悠悠閒出沒、溪山歷歷
自笙簧、笙簧奏罷長天碧、晴雪噴蒙螺髻白、太
華峰頭捍桐君、玉案山頭淹羽客、羽客淹留玉
案愁、海風吹斷五湖秋、膩香春粉棲黃蝶、白鹿
青莎傍彩鷗、彩鷗初浴青波煖、荇帶蘅裳流艷
滿、九十九泉瓊乳長、五千萬頃瑤華短、瑤華丹
轂會軒朱、玉笥金蓮檻鳳雛、遶遍碧飛仍霧瑣、

翠餘紅樹倩烟扶烟扶紅樹嵐扶鶴露挹胭脂堆翠萼四百八十寺雲橫飛來片片歸晴壑晴壑霏微帶遠鐘曹溪鉢底卧蒼龍朱宮絳闕疑蛟室銀濤雪浪拍虬松雪浪銀濤蘭蕙沚荻蘆瑟瑟珊瑚紫鞦韆栝俾白苧村水晶簾桃花里桃花千樹武陵溪否亦浮羅月底迷鴛鴦錦水秋光冷鸚鵡芳洲樹色低芳洲錦水傷南浦十二峰西空暮雨解佩江皋憶楚妃懷仁渡口思交甫渡口懷仙去不還吹簫人在野萸灣我欲乘之橫列渚微風落日水潺湲君不見輞川圖

鑑湖曲、處士孤山梅蕚綠、又不見潯江悄、歸帆杳、徒悲天際孤鴻遠、何如泛星槎、歌窈窕、銀河清淺寒光皎、盈盈一水兩心懸、千年照徹湖天曉、

楊慎自晉寧之昆陽望海詩、昆明波濤南紀雄、金碧滉漾銀河通、平吞萬里象馬國、直下千尺蛟龍宮、天外烟巒分點綴、雲中海樹入空濛、乘槎破浪非吾事、已斬魚竿學釣翁、

馬之龍鬟鏡軒望昆池詩、昆池西流山北麥、水亭山上面東開、螭迎日照美人一峰名、一髻、蜃

氣樓通羅漢臺漢帝旌旗空振武梁王殿宇已
成灰風飄雨過愁無盡我欲扁舟載月回
衰柳敗荷湖櫂歌雨絲如織月如弓楊柳陰深
隱釣蓬牽到大觀樓畔繫肯隨飛浪泛西東
綺雲深處彩船撐歌舞遊人競出城小小漁娃
多解事楓頭打槳唱無聲
朱克瀛初春登金砂望海詩寶嚴春早獨登臺
萬里昆明氣象開巨壑曉風搖碧動遠峯晴日
送青來鷺沙鷗渚輕寒在蘆荻漁舟返照迴橫
海樓船空習戰誰言漢武是仙才

彭而述冬日觀昆海詩、滇南澤國枕昆陽、勢接
金滄萬里長、冬夏峯高難赴海、（此句疑有錯誤、
九州圖畫獨稱梁、雄風也自開偏霸、荒服居然
奠海王萬木蕭疏人事晚幾回立、馬向蒼茫、
王曦昆海晴望詩、昆海烟霞一畫圖、依稀蓬島
訪仙都、泛槎客去何時返、跨鶴人歸那處呼、別
恨不隨流水逝、離情豈共晚烟疏、行旌遥指雙
童子、敬達心香一束芻、
張旭海潮夕照詩、昆水西頭古竺林、婆娑江樹
夕重陰、海潮倒湧啣山日、返照斜翻隔岸岑、高

下浪堆千尺雪往來帆掛一簾金、漁翁釣罷歸舟緩、晚浦遥聞滄浪吟、

陳璉滇池夜月詩、明月孤城滇海涯、碧天清練起烟花、漁舟夜泊江風靜、蘆雁秋飛錦字斜、玉宇無塵懸藻鑑、滄波耀影動仙槎、而今縱有東坡興、赤壁難尋賣酒家、

觀以上選錄之詩文、滇池各種風景、已見一斑、

世人謂杭州西湖為詩之湖、如遊湖無詩便俗了人、余謂滇池亦為詩之湖、遊湖無詩、湖亦未免笑我之俗、但西湖媚而詩應溫柔、滇池壯而詩應雄放、方能

體物而相稱、不過溫柔之詩不易為、雄放之詩尤不易為、蓋必有才氣以副之、故余與滇池締交逾二十年、欲東以詩、才絀氣餒、未敢落筆、僅於己巳離滇時、詩及南浦送別而滇池亦若有依依不捨之意、我乘車過呈貢而南、回首一顧、於山穴樹杪中猶望見之、又若有約我再會之意、其情可謂厚矣、彼時勉成八絕以東之、爰錄於下、以作結束、

天生大澤啟西南、山嶽嶙峋海氣涵、孕育文明應難象、浪花五色盡章含、

顧名莫說倒與顛、湖與池當第後先、惟有高堪

淩秦頂、大家瞻仰到南天、

高山西峙水東環、如見啣山月、一彎、瘴雨不生

雲翳盡、輝騰金碧照仙山、

百泉千澗也朝宗、水濶風腥卧蟄龍、一至驚雷

鳴羊地、出烏雲南慰三農、

芈氏南來此殖民、當年開闢斬荊榛、而今王業

都淘盡、國號惟留在水濱、

幾揚塵復幾揚波、刼歷邊隅歲月多、今又飛槎

天外過、年年戰習孰揮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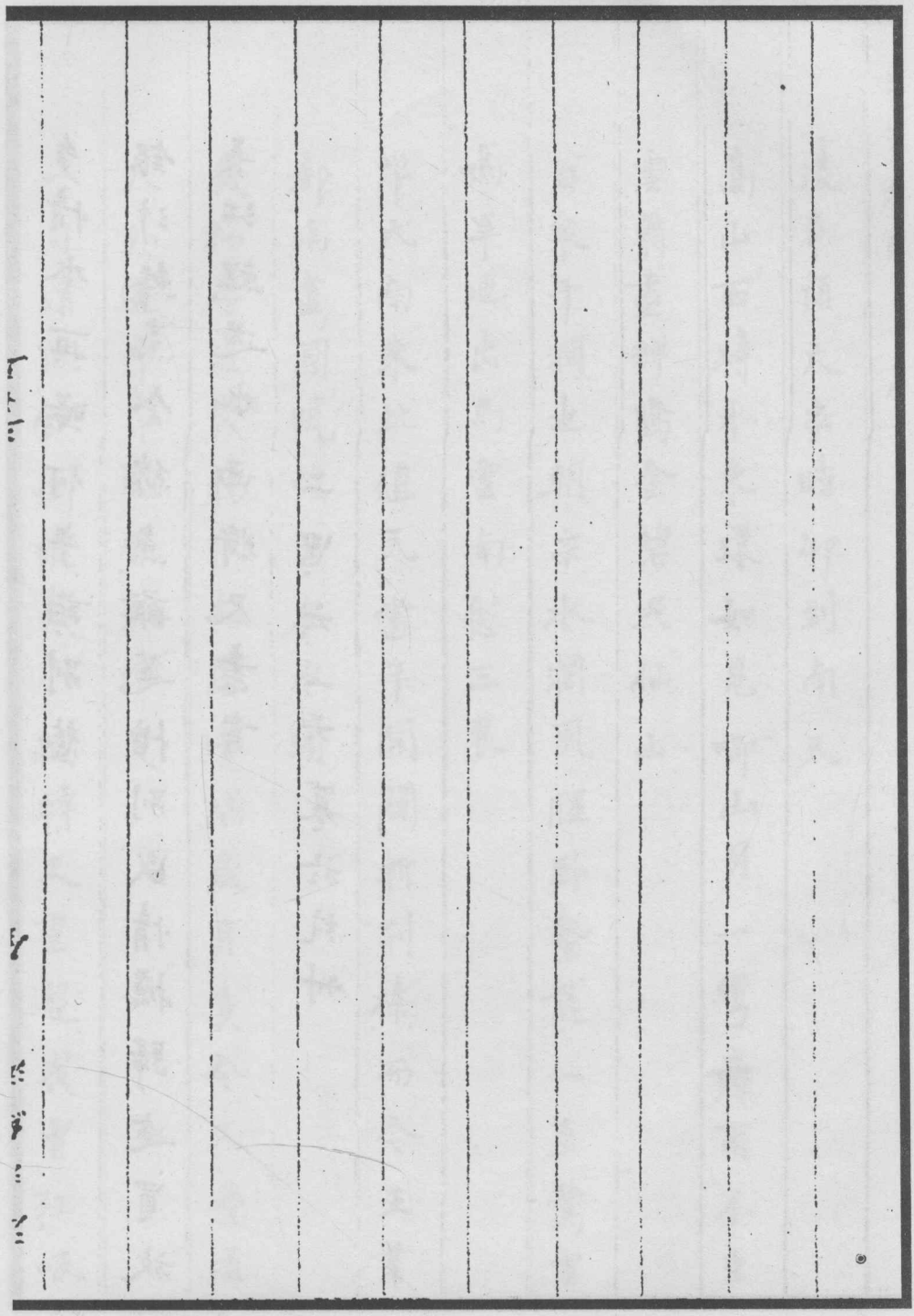
一勺清波飲倒流、幾人迴棹又重遊、我曾狂吸

多情水再晤何年訴別愁、

銀汁鮮烹金線魚、蘺筵惜別盛情攄歸途買放

長江鯉、逆水西將尺素書、

二四、六、一六 篡於杭州



測勘南河情形說畧

第一段　自霑益黑橋至金龍溝

南河發源於花山洞，距霑益城百里許，會白浪三川之水，以抵松林。松林而下，一山當中流，形如舟，俗呼石佛停舟是也。越數武，石竅湧泉約十餘里，乃奔瀉於層岩之上，即天生壩（隔州城六里許）。其上分為二渠，東流者越數小峯，至大覺菴而止。西流則蜿蜒二十餘里，以灌溉城西北之田。而幹流自壩下經大灣村，以達黑橋下。始見平原，約三里許，達太平橋。有玉光村、大小龍潭之水入焉。再又里許，至海家閘東，為

沙河西臘溪交滙之處至此即名交河至今閘廢名存河失故道若雨集漲發則洪水泛濫沿岸水深數尺現在河床深僅三密達寬貳拾密達零又自梅家閘以至金龍溝河床寬僅十五六密達如臘溪決於西沙河溢於東則霑益東南之地必成澤國矣為今之計必使河床開廣挖深借泥築堤使西東來滙之水一一得其故道庶容納既厚而宣洩亦暢可立見滄海變為良田矣然於薛家圩前為青龍堰金龍溝則為閘王壩年年挑工築壩大為河害非另籌改良方法不可核計霑益地段自黑橋起至金龍溝止計

長叁萬五千叁百叁拾陸尺、如梅家閘復故、則青龍閻王壩不築、亦足以資灌、約計石工壹千元零、而開河悉借民力焉、

第二段　自金龍溝至南河口

自金龍溝以達三控橋、為南霑兩屬交錯地、河東屬霑益、河西屬南寧、自崔家圩下、以至李家圩、倚圩結廬、而圩內盡屬水田、表面觀之、以得水之利、而為日既久、河漸淤高、非河流崩圩、即內水坐困、故多數泛為水沼、而不能耕耨者有之、又於三控橋上、草河頭下、則臘溪之支流滙入焉、河東霑益地至宋家河一

帶則沿河未築圩堤縱約十餘里橫約二里許僅可種麥夏秋多成澤地而甬家龍潭之水於此滙焉三控橋下河東為河頭下家墩子以至新圩河西為容家圩中河橋以至莊家圩南河口即界於此中河橋為白石江來會處南河口即瀟湘江來滙處自三控橋以至南河口際此水勢已大而河流平衍水準差不過四生的餘而兩岸倚圩潮泥淤塞河高圩低時憂河溢至南河口已為衆流所歸河床至此返形狹隘故河發漲湧則宣洩不及時有倒流之害然則修治之法既不能別殺水勢是非深加排挖不足以見

功效、如能河低於田、則圩内可免其魚之嘆矣、此段河淺、計長叁千捌百壹拾柒丈伍尺、而改建橋梁及另修南河口順水石墩、需銀壹千捌百元、民工約需貳拾捌萬叁千伍百餘名、

第三段　自南河口至亮子口

南北河口、為臘溪白石瀟湘三江所總滙地、河床於此、頗覺窄狹、自胡盧橋以抵高橋、其寬僅二十密達、而穿心南心石喇套子等圩、環包其左右、河床狹隘之處全體端見於此、此固居南河咽喉之地、深慮宣洩不及、而有隔結之病、加以一帶居民、又復沿隄以

卜廬墓則欲挑寬河床、尤覺行之為難、然幸此得有支河以左抱石喇之東北、其足以資排洩而殺水勢者、固大有可憑矣、今擬因勢利導、即可就子河而深加疏濬、使上流免中梗之病、而盡旁通蓄洩之利、庶流機暢徹、安瀾可慶矣、自高橋直下以達恭家壩、河之深洩如之、再而南趨瓦子村、又為西來衆流所歸於此、而河床稍寬、村落較疏、只兩岸麥地、為數不少、及流經亮子口、以水準平均反高於上流恭家橋十四生的五米力、推原其故、則為東山諸山水所充積淤塞、是亮子口為南窩河流最要之點、昔人屢有議

宜疏濬者、乃終未克底於成、此段計長貳千肆百柒拾丈、改建橋梁、擬款柒百伍拾元、民工約需壹拾伍萬叁千零、故深濬南北口之支河、以殺上流之勢、復順導亮子口之山水以排下流之機、則生民免隄決之憂、而有滄桑之慶矣、

第四段　自亮子口至竹薗

自亮子口而下、直南流以達越州、河床較寬、約三十五六密達、流經河壩灣、復曲色小村、長壹千五百密達、約三里許、數年前為鄉人張公直開支河、則河流直下矣、際此村民多居高原、兩岸瀦澤不一而足、若

河床深濬、使滾水有受、則良田數萬頃、可立而現、及抵越州城外、有自東而來之龍潭河水入焉、又西山諸水、倏忽陡發、澎湃奔騰以來滙、其為河大害、正非淺鮮如此、而直達竹蘭皆如是、然既不能分支流以殺其勢、又不能除漾塘以濾其砂、則只可順導其流、時加疏濬而已、庶上游斯無防害矣、此段計長陸千貳百柒拾壹丈、順水石墩估計壹千貳百元、民工約需叁百叁拾貳萬肆仟有奇、

第五段　自竹蘭至馬場湖

竹蘭下五里許、為黑波潭、是即頭道壩也、此處高於

上游之大窪灣、計有貳密達、而自此以達石嘴橋、响水壩、兩岸逼近高山、河底石層鱗布、加以山水沙泥、充塞填淤、而河床安得不為納垢之所、此河流之防阻一也、沿岸居民、固屬稀少、而一二小村、又復倚石砌壩、以立自行水車、計壩二十二道、然所借資以灌溉者、只沿岸數頃、其足以滯礙上游者、害固多矣、此河流之防阻二也、故石層隆厚、壩壘截流之處、務必概為破除、西岸薛旗田老、吳冲石嘴山數處、山水冲決、砂礫流積、相延歲月、使河床增高者、正職此之故、如石磊既破、底推蕩自易矣、下此而抵馬場湖、南窩

地界止於此、而此段河東又屬霑益地址、計長河綫陸千壹百貳拾柒丈、石工擬需壹千貳百元、其攻破石硤所用炸藥在外、民工約計肆拾伍萬伍千伍百零。

第六段　自馬場湖至沙溝口

出響水關而下、為馬場湖南窩地界止於此、兩岸平疇較寬、河流曲折、以達古城、乃環色故壘、河綫距離壹千貳百叁拾叁丈有餘、若直徑而過、相間僅三百步耳、相傳此地為土人帖木兒據以為險之地、今城址隱約猶存、然足以阻上游流機、而成泛濫之勢者、

莫甚於此、而且板橋來交之水、（俗名蠡水）能使河流橫截、亦來滙於古城小堡之前、今欲以順導水勢、使無遏阻、除開鑿古城、別無良法、其足以節省人力而速收地利者、亦於此處惟得便、再下河直南流以經河西堡、而抵沙溝口、河綫共長壹千七百伍拾壹丈零、為六涼之上海子地、此段計長六千五百七十八丈、石工擬款壹百五十兩、民工悉借力於民、地方之留心水力者、亦有建議、自馬場湖直開河道、以達古城之外、則河流直下、自無阻機矣、

第七段　自沙溝口至顧家嘴子

河流至沙溝口折而西南以抵陸涼城西之顧家嘴子至此約長三十里南岸為十三營白水塘地盡屬膏腴之地北則小海長堤圩一帶困於內水無出以至多受湮塞然河既節節而疏通之則長圩以內之舊州等地潦水得有歸宿之所何至使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而顧家嘴子北岸為西山河所歸東為中涎澤所歸南為戛古山水所歸是此地為河之尾閭而即海之咽喉也故欲使脈絡貫通經緯畢具則必深濬幹流不徒補苴以罅漏庶容納既厚而宣洩亦易矣此段計長伍千伍百二十一丈除民工外只

西山戛古二山水、必修順水壩二、導其流機、庶免冲決之患矣、

第八段　自南河口至天生壩

南甯滙入大河之支流、其最鉅者為瀟湘江、而自天生壩以趨南河口、即瀟湘江之下游也、南甯附郭之田、其借資以灌溉者、為數亦復不少、惜河隄破壞、沿岸泛為瀦澤、若非疏濬河流、堅固隄防、則南甯之水患、終不可除、而其要隘則寄於南河口何也、南河口為白石瀟湘臘溪諸水容納之所、雨集漲發、河流奔騰、宣洩不及、則破圩立見、今為之計、必使南河口築為

順水長墩、以導其勢、厚培隄埂、以防其潰渙、如是而幹流既通、則諸凡聚瀦之處、可不勞而自治矣、此段河綫、計長貳千貳百貳拾陸丈、所需民工頗多、而石工已擬入幹河計畫內、只南河口一處而已、

第九段　自沙溝口至馬房

大河至沙溝口、幹流自西南以達顧家嘴子、又分支流、即南向經三岔河以抵泰家壩、而入於海、今欲使中涎澤變為良田沃土、擬自泰家灞頭之溝尾壩、接築雙隄、以直達馬房、東則直趨龍翰山脚之白岩、而南向亦接築送水夾隄、庶河流入海、而得隄防範、何

至成泛濫之勢斯則隄以內為容納河流之區隄以外收易漁為佃之利矣蓋三岔河為大河之支流其右岸一帶是即十三營膏腴之區左岸一帶沿隄不少良田而限於大海之側是以地多而田少如築為長隄以防海水則東海沮洳之域不難使桑麻成蔭而中涎澤南之大小龍潭馬街朱家堡象嘴郭家村一帶村落悉可借水為城相樂耕耨庶免戴胥及溺之嘆而慶年豐物瑞之麻矣此段計長二千七百九十五丈約需民工一十七萬八千八百名有奇

第十段　自馬房至大洲子

馬房幾居於海之中心點、自馬房西流以抵閻方橋、為海水交入幹河之處、稍下而即顧家嘴子、今擬新築長隄、即接續以抵於此、直至西橋大洲子地、河綫距離長二千五百九十六丈、而此段要害、則注重於西橋前後南霑陸三屬之水、悉至此以為歸納之所、而陸涼中涎澤之海水、亦必由此而導入於河、若不能排決而疏濬之、則上游之河害、終不可除、而海水之宣洩、未易為功、然西橋一帶之阻礙、以河床石硤之密布也、故必於石層隆厚之處、轟鑿破除、大為深廣、庶足以導流機而暢水勢、則全河順暢、而安瀾可

慶矣、此段石工款資擬需壹千肆百元、而炸轟藥料、不在其內、民工約需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零、今以全河而論之、其大為河身之障礙者、一則南甯界自頭道壩至龍吟壩之壩坎石硤也、再則陸涼西橋至大洲子之層遮石壘也、其為河身之要隘者、一則南北河口之太形狹窄、而河漲陡發、蓄洩不及、則易成倒流之害、再則山水衝決之處、不一而足、砂礫徧阻、河流淤塞、而河床日見其增高也、今而欲除其患、必盡其順導之方、而免使中梗倒流之病、必破其礙塞之處、而克著洎流暢達之機、則南河之水患、未始不

可從末減矣、至逐段水準之相差、開挖之淺深、應需之工程數項、則悉備於表內、再若河流之形勢要害、則總具於圖面、茲亦不具論矣、

屬界	段地	水準差	平曲距	梁橋修	破石破	順水礙	石工數	深挖應	寬修應	民工數
霑益	黑金至橋龍金溝	-4.311	3533.6	梅家閘		太平橋	1050	45	9	17173296
南寧	金龍南至溝口河	-2.463	381755	三空橋中河新橋長橋口		南北河口	1800	616	10.	283567.614
	南河口至口子亮	-3.521	3470.5	丁家橋張果橋		緊水口	750	316	10.	15845661
	亮口子至竹園	-3.504	612701	越州下橋		大平竹橋旗頭田園	1200	441	11	3324025465
	竹園至馬場湖	-14.082	5522.25		頭道壩一帶	滇老石游英嘴石沖山	4130.	373	125	455569.38
	南河口至天生壩	-7.699	2429.35							20000
陸涼	馬場湖至口溝沙	-5.716	6578.175			板黃橋圩家	130	671	14.	658577.0462
	沙溝口至顧家嘴子口	-1.232	5521255			顧家嘴西山河口子	100	3.13	15	4434492382
	沙溝口至馬房	-3.82	3975.3					5.	8.	1788885
	馬房至大子洲	-1686	3596.7	西橋	小灘梁子大子洲		6400	6.	18.	399483.576
總計		-35.875	34570.34	九處	三處	十三處	13600			3132127.4909

附記

一沿河分段、以要害民工相就之處而論、未計河綫長短、

一水準距離總數、只合幹流計算、如自南河口至天生堰、沙溝口至馬房、馬房至大洲子三段係支流如河、固未加入、

一石工兼改修橋梁、炸轟石夾在內、

一河床應開之深淺寬窄、即以各段平均之、

一民工專就開挖築隄言之、

西南旅行雜寫

【民國】向尚　李濤　鐘天石　合撰
姚惠滋　汪本仁

《西南旅行雜寫》民國向尚、李濤、鐘天石、姚惠滋、汪本仁合撰。本書據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中華書局有限公司鉛印本影印，原書尺寸十九乘十三點五厘米，版心尺寸十六點一乘九點九厘米。

序

西南旅行雜寫一書爲中華職業教育社農學團國內農村考察團向倘、李灝、鍾天石、汪本仁、姚惠滋五君所合寫。該團於二十三年春自滬出發，歷經粵、桂、黔、滇、康、川、鄂、皖諸省，行程萬餘里，費時十閱月，屢遭艱險，飽嘗風霜，困苦奮鬥，不斷努力，始克完成此行，其志可嘉，其精神尤可佩。

當其考察之前也，有計劃，有目的，有公約，組織嚴密，進行有序，絕非走馬看花徒觀察表面者所能並論，五君平素對於農村問題已有相當研究，根據其經驗與理想，作實地考察，以求有所印證，其重要意義實有三：

一、以認清全國農村景況，俾對於全國農村景況有實在之概念，而後根據此概念，求一共通之改進方案，以貢獻全國農村運動者之參考。

二、以明瞭全國農民生活實在情形，尤注意於農民經濟一年內之出納狀況，俾對於全國農民生活程度有所根據；而平均估計其經濟之出入量究爲多少，而後求其水平標準，根據此水平標準，以爲改進農民生活之共通張本。

三、以考察各種族之特殊性格，近年來全國種族間之紛爭已數見不鮮，處此非常時期，益覺險惡，故以相當之精力與時間，深入各種族部落間，作眞確觀察，求其不同之特點，與其所以紛爭之關係，抒論紀實，以貢獻國人，求其

解決之道，期於民族國家稍有裨補。

由此可知五君志趣之所在，其願望實甚宏偉。出發以後，努力從事，每至一處，必作深刻觀察，精密研究，不避艱險，務得其實。是書材料，僅爲考察所得之一部分，用生動筆致記述各省特點，而於民情風俗、社會動態、民族實況、農村婦女等項，尤爲詳盡。敍事全憑眞實，不資寫照，而五君之奮鬥熱情，更充滿於字裏行間，足使讀者感奮興起；書將付梓，樂誌一言以爲序。

江恆源二五・七・十六

西南旅行雜寫目錄

序

寫在前頭……一

一席經驗談……四

統艙裏……七

汕頭一瞥……一〇

香港風光……一三

到澳門……一八

翠亨村……二二

模範縣……二六

在廣州……三一

農林局……三五

勞工安集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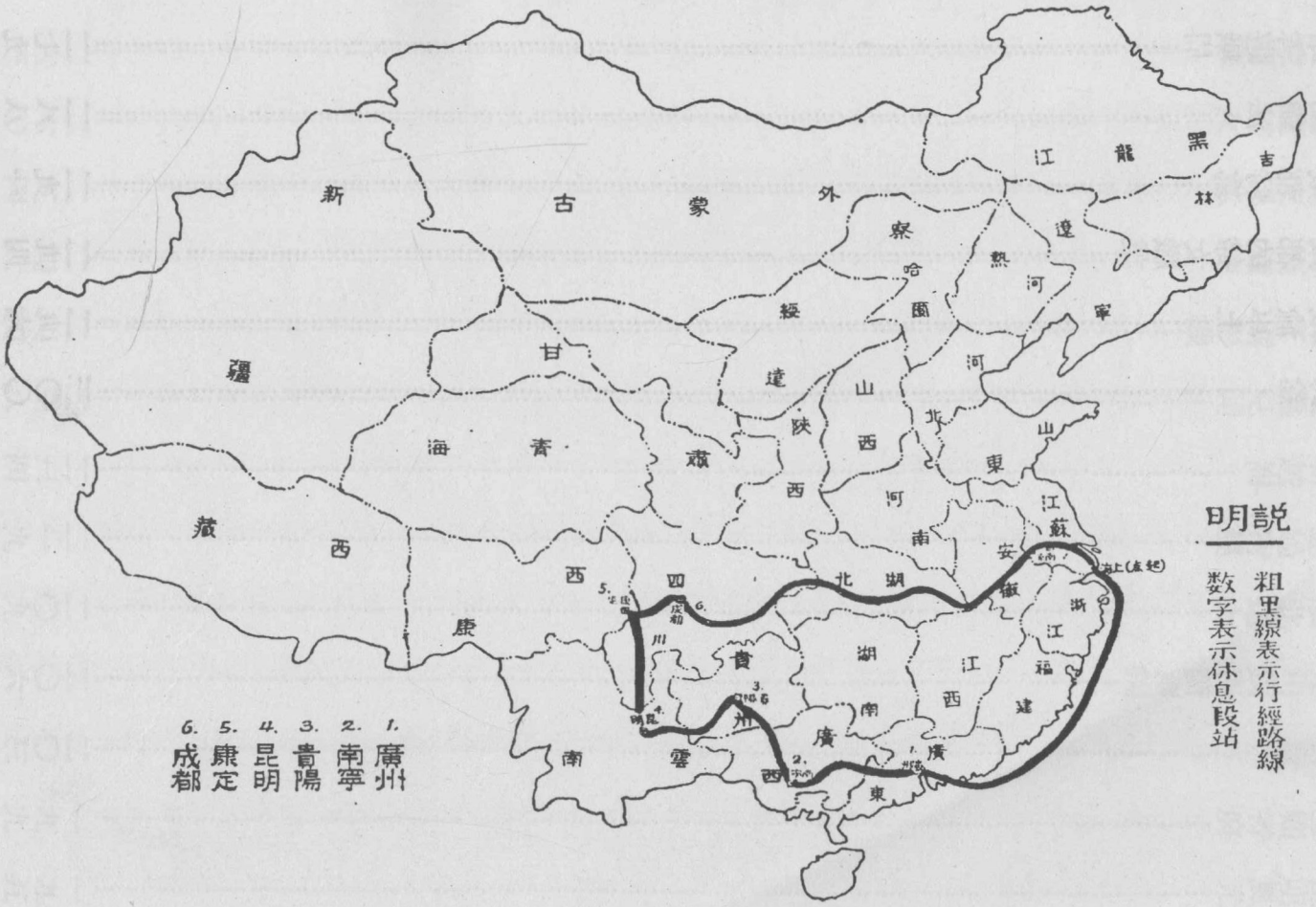
鄉民學校……四一
番禺中心農村實驗區……四四
廣東的自梳妹……四九
到蒼梧……五一
廣西大學……五六
桂豐輪中……五八
模範省會……六一
策動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研究院……六六
特察里……七四
廣西道路局……七七
家庭婦女訓練班……八一
一個值得注意的合作社……八三
廣西家畜保育所……八五
邕寧縣四塘中興壩水利工程……八七

到武鳴去……九一
南柳雜寫……九八
沙塘農村建設試辦區……一〇六
桂北車中……一一一
山顛滑車……一一七
獨山有名無實的西南酒店……一二〇
馬上生活……一二四
子日店……一四〇
貴陽素描……一四三
偶得介紹的達德學校……一四九
青天白日十一時……一五三
黔西道上……一五五
苗區見聞……一六五
滇東之行……一七一

昆明風光……一九五
三顧省府……一九九
情歌……二〇三
東川銅與箇舊錫……二〇六
滇北道上……二〇九
通過甯屬……二一九
新越嶲……二三四
夷區見聞……二三八
丟了攝影機……二四四
青康道中……二四六
康定現狀……二五四
西康婦女……二六〇
康定回來……二六三
逃奔成都……二六七

三座名山……二七五
踏雪遊峨眉……二七九
窮辦法……二八八
成都特寫……二九一
成都的婦女職業……二九四
成渝車上……二九六
歸途……三〇〇

考察路線圖



說明

粗黑線表示行經路線

數字表示休息段站

西南旅行雜寫

寫在前頭

近年來，改進農村，復興農村，繁榮農村的聲浪，遍播全國，由理論而進於實行，由實行而激起全國學術界最重的注意，從而至於對農村改進復興繁榮等問題發生極大的研究興趣，這可說是中國自古以來一種空前的好現象。但以中國如是廣大的地域，如是繁複的環境，而尤以目前正處於千變萬化而不斷動亂中的中國以及全世界變幻莫測的風雲中，如何而後可以使農村得到改善，使一切改善的計劃不論空間時間都能隨時隨地適合於全國任何農村的需要，又確實成了問題！能適合改善江浙農村的計劃，也許是不能推行及於其他的省份，甚而至於完全被拒絕，反之最適宜於改善西南或者西北各省農村的方案，用之於江浙各省，也許絕難採用，而且所有各家學者改進的理論與實施法則，或偏於一隅，或僅以一地爲對象，或甚至忽略其他各地農村的要求，雖有良好的方案，也斷難得一律通行的環境。故目前改進農村的書報雜誌，實施法則，雖然層出不窮，美不勝收，然一究其實用的成績，又不禁要發生「適得其反」的感慨！固然，這缺憾不能責之於在野的學者，該責成於賢明的政府，更不能說各地學者對於改進農村零亂片面的實驗方案不合道理，該指責政府對於救濟農村缺少整個系統的計劃，而尤

其是推行的誠意和能力。但我們畢竟是組成中國的一份子，不能單享用國家的權利，同時該盡忠於國民應盡的義務，不論在朝在野，不論成敗如何，不論政府能否採行，盡我們一己的智術，不斷的研究，不斷的實驗，不斷的求出適當的方法，貢獻於政府，貢獻於同志，確是我們目前不該放棄的權利和責任。因此，我們組織了一個國內農村考察團，考察各省縣的農民生活情形，從而研究各省縣農村目前應如何改善的方案，以作我們自身實驗的張本，同時用以貢獻朝野各界人士。雖則一年的時間，遍歷西南八省，經費、時間、環境種種都適足以阻撓我們所理想的一切計劃，而未能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但原有初衷，並未撤消絲毫，不過成績上未能盡滿人意而已。

本意，我們擬編成兩部報告書，公佈社會。一部是國內農村實況，一部是西南旅行雜寫。但前者多偏重於各省農村經濟情形及農民生活概況，祇能供諸同好，不能普遍供諸社會各界人士；同時，有許多爲環境所不許公佈者，公佈後，不但無補於我們的要求，反增加許多無謂的紛擾？因而決定先公佈後者，前者且留待以後再編，或竟率性打消！這自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並非有意如此。後者即西南旅行雜寫，多偏重於各地特點的描述，雖然內容粗淺簡略，作爲我們的記實或可，貢獻讀者作參攷也許談不到，但總不失爲一篇寫實的報告，同時所記並不影響於我們的處境，所以決定提前公佈。一方面紀念我們此次考察的經歷，一方面即所以就正於各界關心的人士，茶餘酒後，隨便看看，或竟因而引起注意西南的興趣，這不但略聊盡我們一點忠實報告的責任，抑且實現了我們一部分理想的願望。

最後，我們要聲明幾句：西南旅行雜寫，是本團五個同志平時寫給各親友或報館的通訊稿子，有的曾經散佈在各報上或各種刊物雜誌上的，有的或爲親友保存而未嘗公佈的，現在祇不過蒐集攏來加以編輯而已。所以我們各有各的觀察，各有各的寫法，雖說意見是始終一致的而並無絲毫出入，但讀者看來，難免不生揣測，這是不能不先事聲明的一點。其次，我們出發考察期中，每日奔走數十里或竟百餘里，生活起居，非常艱難，間或食不得飽，冷不得衣，病不得藥，宿不得床，每至深夜，猶須在一燈熒然下，埋頭紀錄一切文字，圖其快，未嘗計其好，故凡所記，俱潦草零亂無序，事後又未得暇重新整理，如是文字，欲得讀者青眼，自難辦到；但我們所貢獻讀者的，是我們所寫的完全是眞，所記的完全是實，讀者不妨以此種心理而體諒我們一切，這是我們必須鄭重聲明的又一點。

一席經驗談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我們登上太古公司新疆輪。新疆輪本說是今天要開的，孰知上了船，茶房却告訴我們要到明天下午纔開得成。一出門，就碰了一個小釘子，未免有些殺興頭。

當天送我們上船的，除了農學團沈光烈張長樂等團友外，還有商務印書館黃警頑，國聞通訊社黃朝儀兩先生。大家都熱心照料把我們一切安頓好，纔歡歡喜喜的轉回去。這大的鼓勵和贊助，後來竟成了我們旅行中疲困時的興奮劑。我們坐統艙，統艙自然很混亂，人擠人，人罵人，人打人，弄得大家不耐煩！五個人便乘空登岸沿着江邊走到外灘公園散散步；後來竟率性坐在公園裏開一次討論會，討論前幾天幾位專家供獻給我們在旅行中的方法和經驗。

前幾天，我們赴過兩次會。一次是黃警頑先生爲我們在友聲旅行團裏舉行的歡送會；一次是我們特別到黃任之先生府上舉行的話別會。歡送會中有五個文化團體的代表和陶行知田漢晨莊學本鄭容隱先生等一共二十幾個人。演講的人很不少，演講內容雖各不一樣，而公認旅行是有益無損，却是完全一致的。

黃警頑先生以爲旅行是再好沒有的事，不但修養日新而月異，即體魄也必日臻其強健。但長途旅行是一件非常事，沒有非常精神就絕對幹不來。即以生活費一項而言，就常感困難，多帶錢既怕路上遇盜匪，少帶錢又怕路

上不够用。最好辦法莫如將甲地的材料帶到乙地講，乙地的故事帶到丙地講，沿途收取講演費。除此，旅行者還必須注意二十四個字：即短衣，素食，露宿，早起，步行，寡言，多問，勤筆，內省，養神，見機，誠實。

陶行知先生認爲社會即學校，宇宙即課堂。旅行是無異進大學，這大學不要錢，教授也很多，參攷材料更豐富，比任何圖書館博物院要高明幾百倍；更比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朋友便宜幾千倍。旅行最重要的最應做的莫過于寫遊記，一面是即知即傳人，不做守知奴；一面藉以補充生活費，不必完全掏腰包。古來遊記作得最好的有兩部，一部是老殘遊記，一部是徐霞客遊記，這兩位先生都是寫遊記的好先生。旅行者應當首先注意的是「出門先問俗。」譬如到蒙古包裏去，就不能輕易先下馬，否則，性命就會斷送在狗嘴裏；在蒙古包裏睡一夜，第二天蒙古人就會給你一碗冷水喝，你不喝，他會疑你同他女眷有姦情，性命也是不保的；又如蒙古人洗碗用舌洗，馬鞭不可掛在門口上。諸如此類的奇風俗，事前不問清，苦頭就要吃不了。此外旅行中還有兩件活寶貝，一是照像機，一是救急箱。照像機可以攝取各地的山水和人物，能够作紀念，能够賣錢用；救急箱是旅行中的看護婦，小毛病有她，醫大毛病，有她救。

莊學本先生覺得團體旅行最不易，他本人前在某旅行團時的失敗原因，就在于大家不能多諒解。故團體旅行，首重內省，多看人家的好處，而少看人家壞處。考察時，對熱鬧地方多留心，對農村習俗常注意。

胡哀鳳先生說目下旅行界有兩種大毛病：第一是吹牛，第二是欺騙。今後若不積極剷除這病根，不僅是吹牛

和欺騙者受到大惡報，即全體旅行界也必蒙不白之冤。旅行時，錢不能多帶，沿途以人格感化人起而幫助爲原則：窮困時，可向人借貸，但有借必有還。宴會以避免爲上策。吃素，旅行時，絕難辦得到，然在可能範圍內當然要實行。早起，在蠻荒之地多瘴氣，是不可隨便的。

在任之先生府上舉行的話別會，是一個晴早晨，太陽剛掠到屋脊上。我們走進了他的會客廳，稍微坐一會，先生即笑嘻嘻地走出來，一副慈祥和藹的態度，眞使人有說不出的慰悅和親愛。我們把問題一項一項提出來，他也一項一項的答下去。將近兩小時的詳談，得了五個關于旅行的小結論：

一、旅行應胆大心細。二、每到一地，必先將當地史地弄清楚。三、每到一地最好登其最高點，縱橫觀察。四、考察事理，必對人以誠，對事以眞。五、團體生活，應忘棄小我，顧全大我；少數服從多數，多數考量少數。

除去這兩次集會外，我們由警頑先生的介紹，還認識了一位孫樂山先生。據他說：前年他們倆夫婦在四川旅行時，曾經挨過餓，他餓了還勉強挨得過，祇是他夫人餓了就有些「吃勿消！」幸而兩個人在精神上極力求安慰，竟勉強支持了兩三天，到後來實在弄得走頭無路了，縱到某司令衙門打一點小秋風，某司令也慷慨，一送就是兩百元，這纔把難關打過來。由于這一點小經驗，他便下一個小結論：「旅行不怕苦，苦中自有妙辦法。生活慾望降低些，隨處都可以過日子。」

這些經驗話，無異是一課出發旅行前的基本小常識。

統艙裏

十二日午後四點鐘，我們的船在許多朋友歡送中開向吳淞口，大家不自禁的站在船上舉手說了一聲「暫別了，上海！」

由上海到香港的輪船本不少，祇是本國輪船畢竟是少數！以致我們要想乘本國輪而却嫌機運不佳，臨了還祇好改乘「新疆」輪。「新疆」輪，是英商「太古公司」所有物，平時航運於上海廣州間的主要對象據說是貨物；雖然同樣也有大菜間房艙和統艙，但統艙比整齊規一的貨艙還不如。我們是長途旅行者，對于經費不能不時刻打算盤，算盤打下來，還祇好坐統艙，于是買了五張統艙票，每張七塊幾，在統艙裏再買了三張靠邊的舖位子，每張兩塊幾，更加上茶房的所謂小賬錢，每個人平均在上十塊客。外國人還常罵統艙裏的乘客是猪玀，這眞是花了錢不打緊，還要背上一個猪玀名，外國人可謂眞聰明。

房艙和大菜間，在船上前半部，玻璃和地板擦得極光滑，同統艙隔着一道鐵絲門，幾個警士輪流守衛着。統艙裏的朋友是不能進去的，甚至還不能多向裏面看，多看了，警士就把眼睛釘着你，好像你就是該死的小強盜。統艙在船尾部的甲板下，船尾上的最底層，黑漆漆地儼然一間大地窖。在艙內坐悶了的人，偶爾走出來，眼睛就幾乎被強光射得睜不開；反之，由艙外鑽進去的人，却又半晌看不清。艙內縱長不過近四丈，橫寬亦不過兩丈幾，而縱橫擱

證的舖位子，至少就有四十張，其他隨便把舖席攤在縫隙上還不算。行李也一起塞在統艙裏。一間小統艙，竟塞了六七十個男女和行李，除了一條不到一尺寬的小過道，簡直一點空隙也沒有。頂板上幾支小電燈，雖是晝夜不停的開放着，而光線仍然極有限，讀書寫字都不能。兩側直徑不到七寸大的六個小洞窗，間或也與飄進一股涼風來，但連一枝紙烟的烟霧都吹不散。底而老是潮濕的，再加上口沫和濃痰，暈船者嘔出的飯渣和黃水，脚踩在上面，就如踩在泥漿裏。氣味當然更難聞，口臭和烟臭，汗臭和屁臭，氣味不下於街堂裏的大便所。嘈雜自然不消說，孩子們的哭聲，尖銳而有力，女人家的呻吟聲，淒厲而哀惋，鴉片烟客的吸烟聲，呼呼有節拍，耳朵內就好像爬進了幾隻大蜂子。這統艙的秩序和設置，實在比之於監獄還要差上若干倍！

靠近我們舖位的，是一家剛由哈爾濱逃回的廣東人。廣東人一同人家談起X人，就必大罵「丟那媽」。他的夫人正是哈爾濱的本地人，一口北平話；每一[illegible]，丈夫發牢騷，就趕緊把惟一的小孩子遞給他，故意將他的話頭打開去，丈夫也居然被她所轉化；罵完了，就趕忙把孩子接在手上一起躺在舖上玩戲法。起初我們還祇當這位年青的夫人不喜歡談國事，後來大家混熟了，纔知道她是一位沈靜堅毅的好女人。「我是不主張空談的！」她對我們要說什麼時，就先聲明這一句：「當然的，空談不但沒有益，而且更遭人家笑。」我們一聽到她提到不空談，也就馬上附和她，她竟因此和我們大談特談起來了。

據她說：她們原是哈爾濱的一家小富翁，丈夫就是這位愛罵「丟那媽」的廣東人。起初到哈爾濱祇不過做

些小生意後來竟因此克苦成了家，十幾年來的積存居然能過一輩子活，而且還有留給子孫的。她嫁給他已經整五年，孩子已經三歲多，自己雖是中學畢業生，但却對這位將近四十的廣東人感情非常好；雖然丈夫的「去那媽」有時罵得怪討厭，竟常常罵到她的頭上來，但她聽來似乎並不很刺耳。這次她們之所以全家逃回廣東來，第一是爲了丈夫有次喝了一點酒，無意中罵了X人的一句「丟那媽」，X人當然不客氣，馬上就給他一記耳瓜子，耳瓜子打了還不算，隨後便率性說丈夫有意侮辱X人，提出種種無理的要求。第二是爲了丈夫是個廣東人，廣東人在X人的心目中都是憤愛革命的搗蛋家，而且又非常愛團結，這予X人自然很不安；因此X人某天竟唆使浪人來恐嚇，說丈夫有通信給某方說「僞滿州國」措施不好的種種嫌疑話。爲了保全全家人的生命和安寧，結果就祇好逃回廣東來。逃回廣東來，所有留在哈爾濱的不動產，甚至于大部分的活動產，也都被X人沒收去！她說到沒收兩個字，聲音特別提得高，眼睛特別睜得大，眼淚像屋簷水一樣連串不斷的滴。我們怕她太傷心，馬上說了幾句安慰話：「不要緊，夫人，哈爾濱終歸是我們的所有地。廣東是一塊好地方，你們到那裏去鬆口氣，也是很好的，不要太傷心。」「鬆口氣？」她對這句話似乎很悲憤，接着便對我們慢吞吞地說：「哈爾濱畢竟是中國的一塊好地方，又是我的家鄉，即使廣東如何好，我也不能忘懷牠！除非是我死了，我就不管牠幾時收回來，否則，我是非拚命宣傳，喚醒國人一致奮起，即時收回哈爾濱絕不甘心的。」

汕頭一瞥

上海到香港，海程八百三十浬。新疆輪，十二日下午四點鐘由上海開，十五日上午十點鐘到汕頭，停泊六點鐘。十六日上午十點鐘到香港。行程共計三天多。在汕頭停泊的六點鐘，我們用大部分時間上岸看市面，小部分時間在船上看賣曲的姑娘和小販。

廣東省內有東、西、北、韓四條江：其中最大的是西江，其次爲韓江。韓江上游叫汀江；由福建流入境，經三河壩，合梅江，下流卽總稱爲韓江。水勢蜿蜒向南流，到潮安縣南，再分成小支，匯流入南海。韓江出口的西南方，地名三角洲，其上卽汕頭所在地。民國十一年開辦市政，一切建設都非常有進展；華南商埠，除了廣州，就要推汕頭最繁華。市內情形，亦如現代的大都市：凡是大都市所有的，如洋樓，馬路，汽車，工廠，商場，無不樣樣都齊全。全市海陸面積一〇·八八公方哩。人口十九萬六千一百八十五人：女占七萬六千零七十九人，與男子比較，相差四萬四千零二七人。雖是歌女娼妓隨地有，好像比男人的數量並不差，但畢竟沒有老婆的苦力多得很。

汕頭所以能繁華，說來有兩個大原因：第一是閩南粵東及江西東南隅四十餘縣的貨物，都以此爲出入轉運地；每年貿易額，約計六千餘萬兩。第二是出國到南洋一帶經商的特別多；每每一個窮光蛋，一到南洋苦幹三五年，洋鈿就至少賺個好幾萬，帶回來，寄回來，年年都有一筆大數目，汕頭就這樣成了富庶區。但是近來却有些倒霉了；

南洋一帶都閙着不景氣，外國人又要大抽人頭稅，內地農村正窮得沒有命，出口貨銷不出，進口貨買不起，許多工廠和企業，便因此關了門，各自喊破產。以前所有的火柴廠，紡紗廠，捲烟廠，罐頭廠，大半已停工。一百六十四家銀號，倒閉的有三分之一強；失業的工人，有三分之二多。失業工人，每天總有千多人，在騎上閒着抱膀子；或到空曠處解開衣服曝太陽，開心時，大家捉捉虱子玩，有時或站在碼頭堆棧邊，大罵「丟那媽。」

全市組織，分五個自治區，各區民衆代表（由政府圈定，實際還祇是政府方面的代言人。）捧出二十三人做參事。市內馬路有十八英里長。長途汽車，貨車，私家包車，合共百餘輛；人力車，五百八十輛。文化事業很可觀；大書店一共八大家；印刷所，三十三；大小報館十二家；通訊社十六家；幼稚園十一所；初級小學共六所；完全小學四十六、初級中學共六所；完全中學共五所；師範學校共二所；職業學校共二所；補習學校十二所；民衆學校三十六；體育場有四處；閱報室有二所；圖書館有一所；公園共三個；劇場共五家。大概是廣東當局提倡讀經的好結果，書店裏的店員，大多沒事做；刊物雜誌，幾乎都要送到堆棧去。在廣東一般人所謂「頂刮刮」的老牌貨—東方雜誌，全市一共還銷不到一百份；小說似乎很暢銷，健女美的畫報也不錯；大凡一提起我們肉感派的著者張資平，就沒有一個知識份子不知道；書店裏的廣告牌，往往是畫着一條赤身露體的大姑娘。

船到油頭停泊時，有四種人馬上鑽進艙來表歡迎：第一是旅店的招待員，第二是勇敢無比的行李夫，第三是小販，第四是賣曲的小姑娘。前兩者與我們沒關，後兩者，我們却講了一點小交情。

賣曲姑娘，在汕頭，聽說有四五百：大多是江西逃來的，內中有不少還是紳士們的大小姐，在江西原怕共黨拉去充當慰勞隊，料不到在此地還是要幹這一套，有個姑娘講到這話時，竟自偷偷地揩了一把淚。有的年齡約莫十七八，有的還不滿十三歲。穿的衣服有兩種：一種是出來纔穿的，一種是在家裏常穿的。但是無論在家或出客的衣服，總要將腰身裹得非常小，臀部襯得非常大，臂膀用粉撲成像蓮藕一樣的光滑而肥嫩；臉上脂粉要塗得很勻淨，否則就沒有人來顧曲唱一曲，得小洋一毛或兩毛，有時生意好，一天可唱塊多錢，生意壞，一文錢得不到也常有。有時博得客人高興時，也與把肉體賣給他一夜或幾夜，但是夜的代價，祇不過至多三塊錢！

香港風光

十五日下午四時啟碇離汕頭，十六日上午十時抵香港。輪船停泊港中心，上岸還要乘小划，事先一位旅店的招待員，向我們大獻其殷勤，說是上岸時行李都可交給他代運，每件由輪上運到「廣泰來」棧房裏，收費不過五分錢；且可免去麻煩和檢查。我們看到他的態度好像很誠懇，于是把行李完全交給他，並爲酬報他的好心意，也願意住在他的棧房裏。孰知第二天一算賬，卻大大上了他的當；不但每件行李的運費要算五毛錢，就是在棧房裏放了一晚上，也要算上幾分錢。

香港的熱鬧，並不下於上海市，立幢式的大樓房，一幢幢在沿港排列着，馬路寬整而光滑，西裝男女，來往如螞蟻，大商場，大戲院，跳舞廳，咖啡館，無不樣樣都齊整；交通工具尤發達，電車馬車人力車汽車且不說，還有升旗山上的絞車和兩人肩抬的小滑桿（轎子）是其他都市沒有的。港面上停泊的輪船和戰艦，數量可不少，大大小小至少總有幾百隻，你駛進，我駛出，眞是好一幅熱鬧象！

看到香港，我們不能不想到香港過去和現在。其地未割讓英國以前，原是新安縣的一個小荒島，全島居民不過二千人，名稱起源有四說：一說由（Abendeen）約二哩島爲香港仔，因名爲香港；一說因香山縣而得名；一說某海賊妻子名香姑，因以名香港；一說由當日的紅港訛名爲香港；此外又別名紅香爐，裙帶路。英人正式霸佔香港時，

是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佔領後，即宣佈爲「東方自由港。」一八四五年，馬廷氏(Montgomen, Martin)以香港衞生不好，風土病猖獗，颱風大火時時有，海盜橫行難處置，施政困難，曾建議斯吞勒卿(Lord Stanleg)放棄香港殖民地，所舉理由有下列六大項：

(一)香港範圍至狹小，且係山嶺崎嶇地，(當日所謂香港，其範圍非指今日香港的全部，係指今日香港南部主要港，即與現在 Aberdeen 的地點適相等。)當地居民，即一日生活所必需的生產能力也沒有。(原來香港居民，爲土著，客家，學老等；土著和客家，從事漁業與農業；學老最慓悍，專以海賊爲職業。)故不論在如何狀態下，均難期經濟獨立而獲得莫大收入的大希望。

(二)香港貿易，比不上廣州和中國其他大港灣，因與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的地方太疏遠，附近島民，又都做海賊，英國割取五年後，貿易上並無何等輸出入，公私均不利，經費全虛擲，且美國人中國人，或極小資本的店主，都避往他方去；實際上英國並不一定要香港，尤其五口通商後。

(三)香港不宜建要塞，高地和山嶺不能連絡築城防；環列香港島及港灣內外各部分，或屬中國有，或屬英國有，其他中國諸島嶼，地勢多高峻，有受其大砲制服的大危險；海岸線，爲不規則的凹凸形，建築一砲台或多數砲台，皆不能防萬一。

(四)香港不能作爲海軍根據地：第一不能扼廣東內江各江口，即珠江口也不能扼制其要隘；第二不能保護

任何處，即廣東茶貿易，也未藉香港的保護而自行能經營；第三將來戰爭，在揚子江與白河，香港距此等地方都很遠；第四與中國戰爭，在海戰，不在於陸戰；以兵艦戰隊，占領分散於各處的都市不容易；第五在華南方面爲英國商船軍艦集合地，就健康和其他一切看起來，黃浦江與珠江都比香港好。

（五）香港在中國南緊接其本土，以此地建設英國殖民地，對中國帶有蔑視意，中國必不絕的監視英國措施和建設。

（六）香港傳教無希望；島內居民，多以放逸掠奪浮浪爲能事，與酷愛和平，理解文明的華中華北智識階級距離遠，傳教不容易；美國人與其他宣教師，雖曾在香港建築廣大教堂和住宅，但不久即拋棄而不顧。由此可見以香港爲傳播基督教的根據地，完全已絕望。

馬氏的這一篇大道理，雖沒有把英人建設香港的意志毀滅掉，而却把當年的香港眞面目，和盤托出了一個崎嶇不毛的小荒島，不過幾十年，竟建設成這樣一個煥然錦繡的大都會，我們何能不驚佩英人建設殖民地的勇氣和毅力，更何能不使我們自己汗顏以至于慚愧得無地可容身！現在是英人愈來愈上勁，一切建設拚命的幹，以前還怕我們不絕的監視其言行，如今就連我們正式說兩句抗議話，也祇當放了兩個屁！軍事方面，全港最高點的升旗山，大小營房無數座，至少可駐防上萬數的新式戰鬬兵。港灣裏，常川駐防的大戰艦，總有好幾艘，這還祇是就表面看得見的而說，其他祕密的要塞，就不知有多少。政治方面，英人素來守祕密，內容詳情難知道；但就一點看起

來，英人總對于當地的所謂穿西裝的高等華人們，以至于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大名角，特別表好感！有恩必有報，這是中國人固有的道德觀，當然對英人就不能說什麼革命話，而何況名角下了台，還可以藉外人做保鏢！故凡租界裏，必有詭計多端的政客，升官發財的官吏，橫行霸道的流氓，真是罪惡的淵藪。外人則以此結歡一般有勢的華人，使自己一切既得的利益更鞏固，地位更堅強；至于以租界營利賺錢，猶其餘事。香港已割讓與英國，比租界更自由，一切惡化腐化情形，自然比租界表演得更尖銳！文化方面，不論什麼公私立的學校，英文總是無形中的必修科，洋行買辦公司職工，甚至于替英人倒馬桶的小傢伙，也都會說兩句英國話，好像不說英語就難以活下去！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升旗山上看風景，一位英國人用英語向我們借借望遠鏡，我們故意不睬他，他問了兩三次，覺得難爲情，和旁邊一位女人說我們不懂英國語，女人先打了兩聲大哈哈，意思是說我們這小子連英國話都聽不懂也要跑到香港來，我們于是也大聲打哈哈，而且對着那個女人打哈哈，女人發急了，馬上走近一步問我們笑什麼？我們也問她笑什麼？她說我笑你們不會聽英國話到香港來一定不便利。我們也老實不客氣對她們說，你們不會說中國話，到中國來也要吃苦頭，而且你用英國話對我們說，是表示你不懂禮，她聽了，不禁驚訝而羞愧，臉上一陣一陣的變紅色，立刻退到原來的地方去，男的也跟着溜過去，輕輕地告訴女人，說我們是中國的革命黨。若果我們不說英國話就是革命黨，那個會說英國話的人，大概就是英人所認爲的順民黨。經濟方面，以港幣爲本位，中國幣打折扣不打緊，還是受英人的操縱和箝制。在香港買東西，人以爲很便宜，其實也就不便宜，買一床羊毛毯，其名雖祇塊多

錢，而這塊多錢是港幣，港幣比華幣價值貴得多，合起國幣來，何嘗得便宜？許多人不知道，一到香港就將國幣換港幣，走到商場看到貨物標價很低廉，于是大買其東西，買的結果，還是明的不覺暗地費！而香港的貿易却大大占便宜。英國人的貿易政策，却完全收功效。英政府的營業稅却大大有長益。

人說香港繁華，有三個大原因，第一是因爲她是「自由港」，一切進出口貨不抽稅；第二是因爲國內年來內政不安定，苛捐雜稅非常多，天災人禍非常多，沒有香港自由和安全，于是大腹賈都往香港造根基，大政客都到香港營府邸，大地主都到香港享樂或做投機事，結果便把香港形成了安樂窩，黃金窟；第三是交通太發達，廣九鐵路吸收廣東貨，港橋直航吸收廣西貨，東西南北的海洋線，都要到香港兜一下；因爲這三因，所以得下這樣一個好結果。這話似乎很正確。

香港有幾個大特色，一是煤烟多，不論白天和晚間，總是烟霧籠罩着，除非是跑到升旗山，那纔可以看到「海闊天空」的好氣象；一是擦皮靴的小孩多，不論是什麼大馬路，總有好多窮孩子，拿着板凳和靴油，趕着替你擦皮靴，擦一次，隨便你給幾個香港銅仙就了事；據說這些小光棍，在香港至少有幾百；內中有的是飄零子，還有些就是太太小姐們的私生子；一是西洋化的紳士男女多，隨便走到任何處，西裝朋友就先撞進你的眼簾裏，男的夾女的，女的惹男的，進出咖啡館，跳舞廳，大商場，影戲院，一座香港市，就全給她們幫點綴成一座神仙府！反觀街頭巷尾徘徊的窮小子，鴉片烟館和賭攤上的生意經，却又有些茫然不知香港究竟是個什麼好所在？

到澳門

十七日上午乘港澳直航輪船往澳門；香港到澳門原祇隔一海，需四個鐘頭即到達，每日輪船開三班，星期日開一班，交通極便利。香港碼頭上的檢查員，慣會敲竹槓，但也祇限於中國人，而尤其是初到香港的「外江老」，就是他們的大財神！其他如係外國人，而尤其是英國人，即非但不敢敲竹槓，而且還要恭而維之的大獻其殷勤！這是英政府教化下來的，十足大漢奸。前次胡適之先生在香港說，香港的教育辦得好，但看到今天這批檢查員，似乎祇能說外國人的奴性教育辦得好。

上午八時，我們趕到碼頭上，幾位架子十足的檢查員走攏來，把各個人的身上摸一摸，由上摸到下，連私處也竟故意摸一摸，（幸而我們是男的，若果是女的，當面給她下不去，却是何等難爲情！）摸完了，走到行李旁邊立定着，把各個人的臉色看一看，用脚踩到行李上隨意的踢一踢。

「解開來給我看。」擺起面孔對我們說。「是行李，沒有違禁品。」我們和氣的答應他。「行李也得看，解！」

「好。」

我們要解了，却料不到旁邊馬上走上另一個嬉皮笑臉的檢查員，做好做歹的向我們說：

「別解吧，多麻煩，時間也有限，船馬上要開了，還不如拿幾塊茶錢出來，大家省省事。」「茶錢？我們拿不起。」

汪君笑笑地回復他。「拿個三塊錢，有什麼大關係。」「慢說三塊錢，三角錢也難拿。」鍾君說。「那末，且拿兩塊錢。」「你有什麼理由問我們要這些錢？」李君說。「咳咳，你好像沒有出過門。」「難道出門，就要一定挨人家敲竹槓？」「這不是敲竹槓，祇是大家省麻煩。」「我們倒不樂意省這個大麻煩。」姚君正色說。「別固執了，且拿一塊錢算了事。」「對不起，我們是一個長途旅行團，經費很有限，沿途還希望各界來贊助，諸位又何必對我們下不去。」向君柔聲說，同時拿一張團片遞給他。「啊！是一個旅行團。」又走出一個矮個子的檢查員，將團片接在手上看了幾秒鐘。「那末，貴團從那裏來的？」「上海。」「到那裏去？」「西南幾省。」「好，對不起，諸位請上船，不用檢查了。」「檢查是公事，我們希望檢查一下比較好。」汪君跟着說。說得幾位檢查員臉上泛潮紅。于是大家大踏步的走上船。這次，若不是一個團體的力，一塊錢的竹槓絕難免得掉。但這也是外國統治者告訴檢查員的小聰明！大凡外國人，遇到中國大小團體的人員，就不敢隨便輕視你。一個小團體，就會使人家怕，一個四萬萬人的大團體，一心一意的來團結，更不知外國人要怕到如何程度了！

香港到澳門的輪船，大多裝人客，間或裝貨物。艙位分幾等，一等是特艙，二等是官艙，三等是大艙（即統艙。）前兩者在樓上，後者在樓下；大艙每人票價五毛錢，還有一把靠椅坐，祇是與廁所太接近，臭味有些「吃勿消！」我們坐大艙，位子恰在廁所邊，而且正是女廁所，雖然廣東女人很大方，一進一出很自然，而我們反倒有些難爲情。

輪船上有一個少見的大特色，船一駛出幾浬路，忽然就接二連三的出來無數廣告員，有男的有女的，一張嘴

巴說得「刮刮叫」，措辭都得當，使人聽了，不但不討厭，而且很開心；其中尤以賣膏藥的最出色，宣傳時，把衣服脫乾淨，拿一塊大磚頭，或是一條三節棍，一邊講，一邊放在身上拚命的打，身上肉色打變成紫色，甚至于皮破血流，而神色一點也不變；打完了，將膏藥敷上去，不到幾分鐘，一切傷痕都復原，乘客便都大買其膏藥。據說：這種膏藥客，每回可賺幾塊錢。這是硬工夫，恐非普通人幹得來。人說內地老百姓至死不喜歡吃西藥，專愛這些小方子，就因爲這些硬性廣告做得好。其實這些小方子，未嘗沒有用，例如今天這位膏藥客，一身打得不成樣，祇要把他的膏藥敷上去就立刻好過來，是見中國的一切經驗下來的小方子，並不全無用！

正午到澳門。休息一點鐘，轉乘汽車往中山。澳門是廣東灣西口的一個小半島，與香港東西對峙着，正扼粵江出口處。明嘉靖年間，葡人來此作生意；當時附近島上多海盜，借葡兵船平定之，葡人于是藉平盜的功勞，將澳門佔過去。嘉靖三十二年，政府在無可奈何下，率性租給她，年科地租二萬金，後來減收五百金，到道光二十九年，葡人藉端向我尋釁，故意不納租。及至光緒十三年，葡人竟用威脅的手段，逼我立約永遠讓給她。這一頁慘痛史，幾時纔可以等我們無條件的把牠撕毀掉！

澳門在香港未興起前，貿易數字很可觀，以後就大大倒霉了。現在的市面，不惟不發達，而且一天天更冷落！海邊馬路，多是泥沙舖成的，房屋不整齊，行人道上秩序也不好，比起我們收回來的青島威海衛，其整潔不知要差上若干倍！外人常故意誣我們沒有管理市政的大才能，正好請他們把這個地方比一比。澳門最大的生產是漁業，每

年出產非常大，大多製成鹹魚裝到廣州賣，但廣東當局抽收進口稅，漁商多擬遷到中山去，祇是中山鹽價貴，鹹魚成本大，能否成事實，是一個大問題。若果漁商也遷走，澳門市面將更受打擊，將來情形，也許比我們的縣鎮還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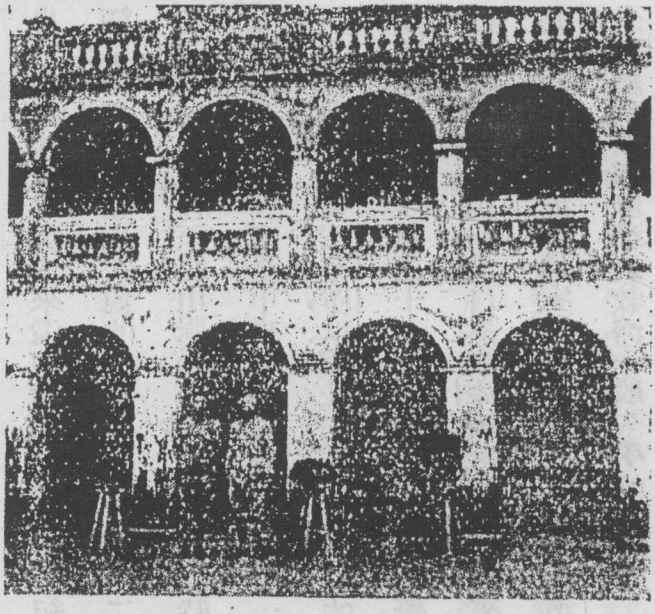
澳門有一個大特點，賭博攤子鴉片煙館特別多，聽說每年由內地專到澳門賭博的，至少總有十四萬人，因之有人便稱她是西南首屈一指的大賭窟；其次是流氓地痞特別多，這自然與烟賭有關係，成了必然的怪現象。

翠亨村

翠亨村，是孫中山先生的故鄉，是中山縣治下的一個美麗整齊的小村落；因爲是中山先生的故鄉，全縣全省甚至于全國就沒有一個人不聞名，而且非常的景仰和羨慕！我們曾經到那裏作過兩次小勾留；第一次是由澳門乘車到中山時順便在村外停過半點鐘；半點鐘雖是很短促，但我們却看到中山先生府上的幾位重要人，一位是先生的胞姊姊，普通稱做「姑太太」一位是先生的胞侄子，是位身材魁偉臉色棕黑的中年人，一位是先生的老家人，對于先生生前的故事，都能像背書似的背得很熟習。

據說，每日中外人士特到翠亨參觀先生故居的，平均總有三十人；但「姑太太」却不輕易肯見客，平常都由他一人來招呼。參觀程序，首先須在簽名簿上簽過名，然後由他來引導，或者先喝一杯茶，然後跟着他一處一處看下去。敬茶的，是一位老婦人，參觀者常常會自動送給她一點茶水錢，這筆收入可不少，爲的是到此地參觀的，大多是名流和偉人，一送就是好幾塊！「姑太太」像貌很慈祥，戴一付黑眼鏡，雖不多說話，却時時開笑顏，使人不禁生好感；先生的侄子，原來生長在外國，對于中國話，似乎不大懂，問他什麼話，祇笑笑的點點頭，但態度却十分和藹可親。我們同「姑太太」談了幾分鐘，然後由先生的侄子和家人引導參觀先生的寢室和書房，末了，大家在宅院裏拍了幾張照。說到宅院，却也很奇特；宅外是一道小圍牆，大門朝東開，但並非朱漆的天字門，却是一道小便門，進出

祇能容一人走進這道門，是一塊小院場，約有小半畝，再進一道門，是一間小廳堂，堂中供着中山先生像，供桌上有一本簽名簿；兩壁擺有茶桌和椅子，一如鄉村中鄉紳們佈置的廳堂式，這排場都是先生生前舊有的，絲毫未變動。



翠亭村總理故居

由廳堂右手走上一層樓，便是先生的寢室和書房，寢室書房祇共一道門，本是不分的，書房裏有一架床，是先生生前親自裝設的，到如今，很少有人在上面睡過覺。房內佈置雖不很考究，也還壯觀瞻，與中產之家差不多。房外朝東有一道小走廊，由走廊可以繞回廳堂裏，全棟宅院，就盡於此了。第二次是到中山後，專到翠亭去看的，這一次時間較充裕，我們住了一晚，將翠亭村整個情形統都看一遍。

村裏氣象很別緻，全村百多戶，集住在一起，四面有一道磚牆圍護着，村門很像碉堡式，走進去，大小巷子十幾條，都整整有序而且很乾淨。巷子都有名，如「中央路」「總理路」「皓東路」，儼然一個小都會。房子都是磚砌的，外表都像很富有，雖然有幾家也窮得莫奈何。但大體說來，翠亭總算得一個富村莊。村裏有區公所，村公所各一所，公私立小學各一所，識字的人數，男的占百分之九十，女的占百分之五十。此外村內有一個大特點，雖是百多戶人家的

一個小村莊，却有六所大祠堂！

此外還有個小特點，翠亭的農民，不一定光是做農民，有時也常做商人，因此說他們是農民既可以，說他們是商人也無妨。村東首有一座富麗堂皇的中學校，是最近纔造的，建築費是五十萬塊錢，大小樓房共九棟，完全東方皇宮式，規模眞偉大！本來還預備建一座「中山紀念堂」，祇以孫姑太不贊成，所以未興工。不贊成的理由，聽說很簡單；因爲中山先生父親的墳，正葬在校後面約二里遠的一個山頭上，風水很不錯，若果把紀念堂建在山脚下，猶恐不利於風水，甚至將山脈弄壞了，全家要「背時」。學校名稱叫「總理故鄉紀念學校」。全年經常費四萬幾千元，來源有三處，一處是中央，一處是廣東省政府，一處即本縣縣政府。現有職員教員一共三十餘，大多是「暨南大學」畢業生，校長黃宗匯，以前是「暨南大學」的教授，又是孫科先生的秘書，一位瘦個子，十足的廣東味，但對人謙謹而有禮。學生百二十多個。校內電燈用水都齊備，電力廠全由學校自己辦。可惜學校雖然照得很光明，而相隔很近的翠亭村，夜間仍自黑漆漆！據黃校長說，將來要把中學改辦成農科，現在正積極建設一塊大農場。這所學校，是中山先生生前看到家鄉失學兒童太多，發願要辦的，先生死後，就因此辦了這一所規模較好的中學校，一面紀念孫總理，一面即藉以救濟一般失學的苦青年。

翠亭四周的風景很秀麗，幾座小山在周圍環立着，樹木不多也不少，脚下是一片肥田地；村前是一塊大林園，一座亭子在樹梢後面隱隱顯出來，紀念學校門前的一條大馬路，兩旁灰綠的油加利樹襯着紅黃色大樓房，眞是

調和而且清幽得像一間僻靜的大公園。人說中山先生幼年性情的陶冶，大半得自環境，這話果然有分寸，我們曾經問鄉長，中山先生幼年的生活情形，與普通孩子有什麼不同處？他說先生幼年時，有兩個大特性，第一是好鬪，常常和自己的同伴，打他們心目中所恨的大孩子，打的時候，也和軍隊打仗一樣的有戰術，許多大孩子就因此自願向他拜下風；第二是合羣，不論是在家或出去，歡總喜和要好的孩子們在一起，同伴有什麼事情請求他，總一老一實的給他辦妥當，因此，凡他所要好的小孩子，就沒有一個不和他表好感。

模範縣

「模範縣」是中山縣的代名稱；原名香山縣，因爲是孫中山先生的發祥地，爲紀念他的豐功偉績，所以改名中山縣；同時，因爲中山既是中山先生的降生地，又在廣東省內是一個重要地，地理、交通、經濟、人口種種條件都比其他各縣完備些，國民政府就率性把她定爲「模範縣」。模範縣因此而聞名遠近，惹起國內甚至國外人士都注目。我們三月十七日由澳門乘車到中山，正是星期日，不便到各機關去拜訪，先找一家中等旅店住一夜。旅店裏，一夜給我們碰到兩個大對頭，一個是蚊虫，一個是臭虫；蚊虫不但比其他地方數量多而且大大有本領，廳堂裏，天井裏，寢室裏，無不是跡遍周圍，即使躲進蚊帳裏，牠也會由帳縫處想方設法鑽進來！臭蟲更厲害，大的、小的、肥的、扁的，一架床上，何止幾千隻；你不睡，牠不來，你睡下，牠便大隊的攻擊你，而且攻擊戰術也巧妙；一隊在你頭上咬，一隊在你的脚下咬，使你首尾都難顧；一夜到天光，我們簡直沒睡上兩個多鐘頭。第二天，紅着眼睛到縣府，縣府正在辦移交，前後兩任縣長都在廣州辦交涉，祇一位祕書長在中山當先鋒。祕書長認我們未到廣州先取得主管機關介紹信就來中山參觀是一個大遺憾。經我們說明來歷和原委，他纔稍稍放下心。於是說到中山縣的過去情形和將來。據說：中山是廣東一等縣；海陸面積共計一萬五千方哩強，其中田地二百二十三萬零二百七六畝；沙田一百五十八萬二千七百七六畝；山地一千零七十六萬九千一百六六畝；荒地一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八畝；雜地六十八萬三

千四百七一畝，合共一千五百四十萬零九千五百七八畝。人口約一百一十二萬九千五百人。過去縣府設置祕書處，總務科，自治科，和財政，建設，教育，公安，土地五個局；此外附設一護沙辦事處和土地裁判所；職員共有二百餘。全縣分成九個區，六個鎮，三百二十八個鄉；人口面積約數最大者爲九區，最小者爲六區。縣府以上有縣訓政實施委員會，大凡縣府辦的一切事都秉承訓政實施委員會的決議案。該會委員爲林森，吳鐵城，唐紹儀，鍾榮光，楊子毅，陳慶雲，孫科，馬應彪，李供林，張惠長。中山縣長由十七年起到二十四年止，已經換了五個人，一任梁鴻洸，二任李祿超，三任黃居素，四任唐紹儀，五任便是現在的楊子毅。經費收入：護沙費年收百萬元；附加稅捐，警察及土地兩行政費合計九十萬元；此外國省兩稅補助百分之二十五，統計每年收入不下二百餘萬元，比之貴州一省的經費還要多；但現在護沙費已經收歸省府辦，警察行政費約計三十萬元也取消，祇剩七十餘萬元，與今年預算需九十五萬元，尚不足二十五萬元。目前經費支配，教育二十六萬元，公安現有縣兵兩大隊，兵艦兩艘，需三十萬元，建設十萬元，行政費十九萬元，救濟費九萬元。今後施政方針，對行政方面，採緊縮政策，合署辦公，裁汰冗員；建設方面，對土木建設，暫且不舉辦，先以救濟農村爲急務，提倡種甘蔗，改良稻種籽。本縣田地，可分沙田民田兩大類；前者占全縣百分之七十，後者僅占百分之三十；沙田大都集中於小地主以上的大富豪，少者百餘畝，多者二三千畝，故中山地主與佃農之間，還多出一種寄生蟲，即所謂轉佃人。此輩佃人，不但佃農是他們剝削的大對象，即地主也常大吃其苦頭。造成此輩佃人的大原因，一則地主不願自己直接租與耕佃者，因爲佃農多是地主不信認的窮「蛋民」。「蛋民」

在廣東是無業無家的窮光蛋，即等於江北的飄泊者，輕舟一葉，今日到東，明日往西，甲地可活，便去住甲地，乙地可活，又去泊乙地；二則「蛋民」是無毛可拔的窮家伙，既拿不出個押金，反要地主預借農具和口粮，地主絕不高興做這些麻煩事。因而給予一般投機取巧的小資產者一種好機運；小資產者便出頭向地主用廉價承租若干沙田地，用高利轉租予個農，個農窮得莫奈何，急於求衣食，也就不管好歹租下去；這地主與轉個人互相利用之間，于是造成轉個人的特殊地位和勢力，增加了個農的雙重剝削關係。以前中山有兩個想辦的大建設，一是開闢唐家環爲「中山港」，一面將香港澳門的商港貿易奪過來；一面即作爲華南的海軍港，但目前經費成問題，而且也絕不是中山一縣人士辦得到，暫時祇好作罷論。二是成立「中山民衆實業公司」，吸收華僑資本五百萬，開發本縣大實業，但目前已成疲萎狀態，資本吸收不容易，也祇好暫時維持其現狀。中山主要農產有穀、蠶桑、番薯、芋、瓜菜、豆類、蔴等十餘種；農民主要副業爲養豬養鷄鴨牧牛等，且經營小商販。民情方面，最愛鬧派別，最愛打官司，祇要有一點小爭端，就鬧得不分輸贏不放手；歷來縣長所以更換得這麼快，也未嘗不是爲了這一點。全縣識字者，男子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數量，婦女則與外縣差不多。小學有四百餘所，中學有六所；教職員二千四百十六人，學生六萬一千零八十五人；前屆學校經費約支九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元七毫九仙。圖書館有四所，社會教育機關共有二百零三所。報館有四家，此外各區月報，旬報，週刊也很多。中山因爲位在廣州三角洲的尾端上，東西北三江江水挾着沃沙沖下來，土壤非常好，沙田一天多一天，沃野千里，田畝面積在全省各縣中要佔第一位；因而穀米產量，

有「一年耕，足三年食」的豪壯語；蠶桑產量也可觀，全省除了順德縣，就要推中山，桑田三千二百八十頃，桑量七百五十六萬擔，可得繭十萬七千擔，價值達三千餘萬元。但近來西貢米向廣東大傾銷，本省米受影響，絲價比先大跌落，農村經濟竟因而遭到非常的大困難！

在「模範縣」住了五整天，聞了許多老先生，聽說「模範縣」有幾個大特點：

偉人多；在其他省縣出了幾個大偉人，就一定了不得，而在中山祇是一件平常事，這所以看得太平常，因爲中山的偉人比較多！「少所見而多所怪，多所見而少所怪」，中山人就自然把偉人看得很平常。

資本家多；中山本來很富有，再加以出國經商的人非常多，所以資本家多，在中山也祇是一件平常事，往往中山人，一提到某闊佬，開口就是幾十萬，幾百萬，這並非中山人故意說大話，實在硬有許多資本家，即如永安公司的大老板以及許多華僑就都是中山人！

祠堂寺廟教會多；外省各縣寺廟教會，固然也不少，但比起中山來，比數也許就要差得遠。統計全縣寺廟，約有四百餘間，佛學、耶教、天主教、道教等約共三千三百幾十間。這數量不可謂不多！因爲祠堂寺廟教會多，每年花費在這上面的，至少總有五十萬。

華僑多；中山華僑在廣東省內雖不算最多，數量可也並不少，統計不下十萬人。此輩華僑，初時大多是窮得沒出路，纔跑到南洋一帶去，替人做苦工；由苦工賺得一點錢，進而開設小商店，于是不斷的盈利和積儲，慢慢變成大

腹賈；再以較大的資本，經營大實業，如橡膠業等，竟因此起了家，一變而爲大腹便便的資本家。後去的人，看到他們奮鬪的結果並不壞，也就一批批跟着去，已去的華僑，爲幾方面謀便利，對於後來者，也就給予幫助和提攜，華僑數量于是一天多一天，華僑的腰包，也就一天腰一天。但近來南洋一帶不景氣，華僑的發展，大大受打擊，許多華僑想回鄉過些好日子，却料不到家鄉的同胞反而不客氣，祇要一打聽某個華僑回了家，便想方設法的打主意，不是敲竹槓，就是硬綁票，弄得華僑大大喊晦氣！可憐他們在外面積下的血汗錢，往往一到家就被人視爲俎上肉，不吃乾淨不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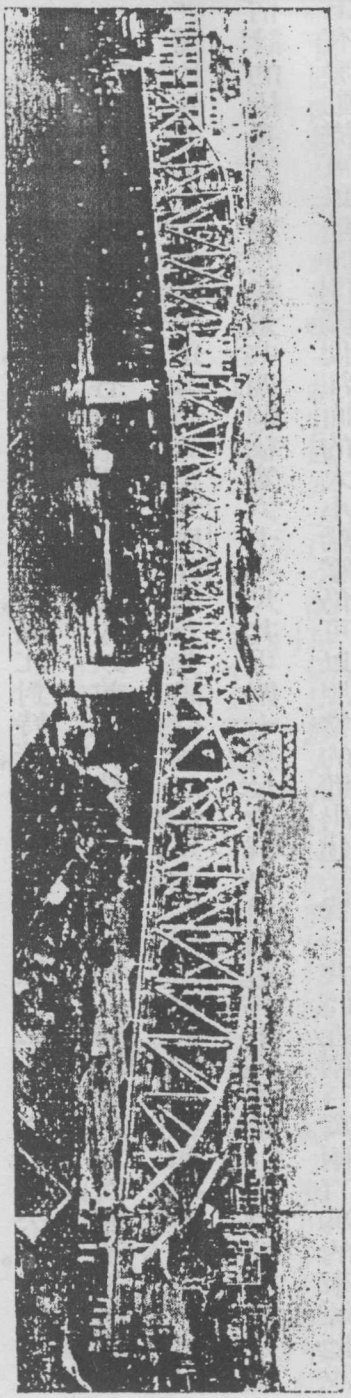
活寡婦多；每每一個華僑出去了，至少就是三五年，而丟在家裏的奶奶們，都是一些名義上是有夫之婦的少奶奶，實際却活活變成了活寡婦。這在中山雖沒有精確統計，而理想中的數目字，一定不會少！

在廣州

三月二十二日乘內江拖輪離中山，二十三日上午到廣州。當天下大雨，五個人淋得像個落湯雞；于是在碼頭上不問三七二十一，見一輛野雞汽車駛過來，便坐上去，一直駛到「農林局」。馮銳局長很爽快，馬上派一位辦事員陪我們到東山的「亞細亞旅店」開了三間小房間；並派一位交際員劉華進先生成天陪我們參觀與考察對象中有關係的機關和學校。劉先生是一位小塊頭，忠厚而且極爽直，說話聲音特別大，每每問起X人在江浙的勢力有多大，起初我們以為他祇是隨便談談的，就一老一實說了些略含刺激性的東西給他聽，料不到他竟因此捶胸頓足大罵「丟那媽」，惹得別人時常注意他，這也是見廣東人與別省人的大同小異處。

廣州市位在珠江北岸上，南岸上稱之曰河南，隔江對峙着。全市面積二，五二二，五六〇方公里。人口一，一二二，五八三人，每平方里有四千四百三十七人。以前未曾建設「珠江鐵橋」時，河南的市面，還不及河北，現在纔比較有起色。說到鐵橋，這却是旅行到廣州者首先感受的好印象，而覺出廣東人的能幹和毅力！是不可輕易估計的。橋長六百英尺。橋墩共四個。橋寬六十英尺，其中四十英尺做汽車道，兩邊各十英尺做行人道。最妙的是橋上有發動機可以隨時開關，便江面的大小船艦仍可以照常的進出！建築費一共將近兩百萬。兩百萬的來源，聽說是完全由市政府自己在建設項下籌出來，沒有在老百姓身上搾過一點油。其次「中山紀念堂」也是廣州市內

特出的大建築，費用一共三百幾十萬，其堂皇富麗，規模偉大，比之於北平「雍和宮，」或許要過之無不及。再其次



橋鐵江珠

還有「中山大學」的新校舍，比前兩者還要來得大，建築費一共預算三千萬，石牌的九十九個山頂上，全要造一棟大樓房。雖是三千萬不一定全是廣東人拿出來，但廣東人出的畢竟占多數，而外省的捐助，也大多經過廣東人的手，名義上說來，自然還是廣東人拿出的。再還有一點，廣州市這麼一個大商埠，一切建築，雖沒有上海的排場大，而一切建設却比上海特別進行得有精神，上海所有的，廣州市也總找得出；而一切繁榮都是廣東人自己幹好的，並不像其他都市大多借重於外人，這一點是廣東人足以自豪，也是我全國人足以向外國人說兩句大話的！

人說廣州繁榮，却有幾個大原因，第一她是西南惟一的大都市，是西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所在地，無論偉人、名流、政客、官僚都要向這裏跑來謀發展，就是鄉下佬以及于許多饑餓線上退下來的窮光蛋也都要往這裏奔，

市面上時常看到的大小官吏和紳士閒游無聊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十足的好例子。第二與外洋接觸比較早，所受的影響特別大，因而反應特別靈敏而深刻！例如漢和帝延熹九年時，雒馬王安敦就已派遣臣僚到交趾入過貢，當時的交趾，即是今天的廣州市；又唐貞觀年間，因爲外洋人來的太多，政府且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外國人的船舶事務和交際，可見廣州接觸外人的機會早而且要多些。第三交通很便利，陸路有「粵漢鐵路」北可通武漢，「廣三鐵路」西可達三水，「廣九鐵路」南可到香港，全省甚至西南幾省的進出貨都幾乎以廣州爲吞吐地；水路除去各縣鎮的小火輪，還有香港澳門的船隻，每天都有來往和停泊。第四華僑投資於廣州的很不少，辦實業，開工廠，儼然成了西南惟一最大的工業區；雖然重工業尚未發達，而輕工業如手電廠、士敏土廠、製紙廠、玻璃廠、火柴廠、製膠廠、棉織廠等，無不應有盡有。

廣州有幾種少見的怪事情，不論走到什麼偏僻處，別的東西可以找不到，而茶樓、酒館總有好幾家，生意也比其他商店特別好。一天，我們專意爲這件事情跑到茶樓上喝了兩杯茶，乘機和「伙計」（即茶房）談談茶樓酒館的生意經。據說廣州的大酒樓有一百八十三大家；外省人開的八大家；茶樓七十五大家；西餐館一共有九家；粥品店四十八大家；飲冰室二十幾家；茶室二百十幾家；食物館共約六百幾十間；其餘零吃小賣的還不知有若干。茶樓有三等，頭等叫茶室，中等叫茶樓，三等叫茶居，前二者是小資產以上的人物消閒所，後者是勞苦大衆的休息所。茶樓上有個大規矩，不准隨意碰杯子，碰了杯子，即等于故意侮辱人，那是非吵得打架不可的！伙計不像外省的茶

樓問人索小賬，不給小賬錢，就扮起面孔對待你，這裏是會了賬就儘管走你的，伙計絕不會向你多嚕囌。這是廣州第一樁怪事情。其次廣州市內的賭博場在未禁賭前特別多，而且還有所謂賭博的大公司，這類生意，在當時，儘管市面不景氣，而賭博公司却是照常的很景氣！每家賭場，至少總有百多人，百多人中，不但是男人並且有女人，不但有穿長衫的老先生，並且有穿西裝革履的佳公子，不但有鷄皮鶴髮的老太婆，並且有高跟旗袍的大姑娘。不過，在兩廣統一嚴厲禁賭以後，情形就大大不同了。此外廣州的租界，比上海、天津、漢口等處大不同！在上海、天津等處的租界裏，一切建設比華界總是要好些，商業也要特別繁華些，貪官污吏地痞流氓要多些，在廣州的租界裏，却正正與這種現象全相反；沙面租界裏冷落得與華界的弄堂差不多；大的商店找不出，繁華的市場看不到，到夜晚黑黑地，簡直不知道是個什麼鬼地方，反觀我們這面的華界裏，電燈照得如白晝一樣的亮，大商店一幢幢地排立着，那氣象眞能壓倒外國人的一切惡氣焰，這也可算得廣州的一樁怪事情。同時我們可以連想到廣東人的氣節，確實不平凡，爲的是廣州受外人侵略最早而且最深刻，「鴉片戰爭」給予廣東人的教訓很不少；目前香港和澳門都被外人據守着，無異是大門口的監視哨，換別個地方，就不知外人的勢力已經有多大，在廣州不但外人的勢力極微薄，甚且在廣東人的堅毅勇爲中竟至一籌莫展，無怪外人一說到廣東人就頭痛，廣州人一提到外國人就拍起胸膛說：「怕米耶？（註一）外國人咬我？」

註一：廣州土話，意卽怕什麼。

農林局

在廣州，我們住了整十天，參觀了不少公私機關和學校；其中最使我們注意的是廣東省建設廳屬下的「農林局」。本來有了建設廳，就不一定要設一個獨立的農林局，也即等于南京的交通部以外再設一個鐵道部，似乎有些說不通。但在當時廣東當局爲要救濟這行將凋敝的廣東省，更要實現以生產爲中心的三年大計劃，曾經用過許多思考設置這樣一個「農林局」。「農林局」在廣東人的心目中，其地位重要似不下於建設廳的本身。故許多人到建廳去參觀，建廳就會請你去看「農林局」。而參觀者，與其去到建廳作調查，反不如到「農林局」一來得實際。所以我們也和廣東人一樣把「農林局」看得很重要；而「農林局」確實也有幾件事業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

「農林局」在廣州各機關中的外表看起來，可算最驚脚，雖是局址也很有規模，幾棟大樓房，但大門口却堆滿了甘蔗和器具，一切陳設既不壯觀瞻，並且很簡陋，若不進去看明白，就幾乎要說牠是一個大工廠。局內組織分總務、推廣兩課，下分十系；最注重的是推廣，其次是研究，現在由研究發行的叢刊一共十幾種。推廣方法是各縣設置「農業推廣處」，專負全縣農業推廣的責任，目的在普及農業科學知識，應用農業科學技能的灌輸，即等于外省的「農民教育館」。推廣處設主任一人，由農林局介紹，由縣政府任免，其資格以在農林局附設的農業推廣行

政人員養成所畢業者爲合格。處內經費，一等縣由縣府月撥一千元，二等八百元，三等六百元。必要時，還可向當地團體或私人謀補助。其推廣事業一共有十件：一普及一切農藝設計；二普及一切林業設計；三普及一切園藝設計；四普及一切畜牧獸醫設計；五普及一切農業化學設計；六普及一切農業工程設計；七普及一切水產設計；八普及一切防除害蟲設計；九普及一切防除植物病理設計；十普及關于農業一切設計。

訓練事項也有十件：一辦理並指導鄉區農事表證場；二辦理全縣或鄉區展覽會；三辦理全縣或鄉區農產陳列所；四辦理巡迴農業科學表證講演事；五辦理巡迴表證農家訓練班；六辦理一切農業科學設計之表證；七辦理兒童農業改進團之訓練；八辦理農民各種農業科學設計討論會；九辦理農村家政設計討論會；十辦理一切改進農村生活事。

廣東是一個貧林區，荒地雖然多，無奈人民都不利用牠，而過去官方也未嘗注意到這些。「農林局」爲利用這荒地計，更爲解決廣東全省林木缺乏的大問題，責令各縣按期成立縣林場，各成立苗圃和林場各一所，一面爲本縣樹模範，一面無條件償給苗木與種植人，並予以種種幫助和便利。林場經費，由縣府開支，場址即利用各縣原有的官荒地；設林場事務所於附近寺宇。至經費除開辦時由縣府開支，此後幾年，即由林場生產收入項下支給，贏餘之數，還可補助本縣其他必需的建設費，這眞是一舉而數得的事。

此外還有一樁關係全國經濟消長的大建設，是復興廣東的糖業，不但挽回廣東的一筆大損失，甚且挽回全

國的大漏卮。本來廣東因氣候和土壤都適宜，一向就在糖業界站有很重要的地位，所有糖業，除自給自足外，每年運銷國內和國外，至少總有三千餘萬元，後來因爲爪哇、菲律濱、台灣等處的洋糖向我大傾銷，廣東糖業，受了大打擊，就一蹶而不可以復振！不僅每年輸出的三千餘萬元得不到，而並且輸入洋糖年達三千餘萬元！糖業本是起源於我國，菲律濱繼起經營，無一不是以我國爲老師；如像榨蔗的大石輪，也都是我們傳給她，而並且是由我們這裏運去的；其後糖美國人的力，改用新式機器，搜羅世界優良的甘蔗種，糖業就一日千里，不但爬上我們這多烘先生的頭，甚至把我們跌了一大脚。以區區的菲律濱，每年輸出白糖，竟值四萬萬元。廣東若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就當然比菲律濱要強好幾倍！因廣東年銷白糖一百五十餘萬擔，以每畝產蔗能製糖十擔算，有蔗田十五萬畝，已是供全省之用。至廣東蔗田，祇番禺一縣，已有九十餘萬畝，合廣州、惠陽、潮汕各屬及徐聞、瓊州等地，總共不下一千餘萬畝，其面積已超出爪哇、菲律濱、古巴、台灣等任何一國的蔗田數。農林局因而製定三年計劃，先就全省適宜於蔗糖事業的地方，劃分五個蔗糖營造區：一曰「廣州區」，二曰「惠陽區」，三曰「潮汕區」，四曰「徐聞區」，五曰「瓊崖區」。第一年成立「廣州」、「惠陽」、「潮汕」三個區；廣州設兩個蔗糖廠，惠陽、潮汕兩區各設一個蔗糖廠。開辦費將近千萬元。計第一年「廣州區」蔗糖廠共榨蔗一千五百噸，製糖一百八十噸，「潮汕區」每日榨蔗五百噸，製糖六十噸，「惠陽區」比潮汕加一倍，合計每日榨蔗三千噸，製糖三百六十噸，合六千零四十八担；以第一年純利，作第二年投資。計第二年開辦「瓊崖」、「徐聞」各區營造場，經費一共九百萬。三年計劃完成，每區各有煉

糖廠共三所，每日出糖達千噸，已足供全國之用而有餘。每年購糖費的三萬萬元，不致被外人奪了去。現在已經開辦者，「廣州區」計有新造石頭兩個製糖廠，各附設一個酒精依打廠，每日榨蔗一千五百噸，出糖一百八十噸；酒精廠日出火酒二十五噸。若果這三年計劃完全成了功，廣東糖業雖不必向外奪回原有的大市場，至少總可以減少全國三萬萬元外溜的一筆大損失！

勞工安集所

廣州是西南惟一的大都市，專以勞力維持生活的工人自然數量很可觀。此輩工人不來自本省各縣，即來自外江各省，無家無室，每日僅謀三飧一飽，尚無大問題，而要有屋可居，那就很有疑問了。工廠供膳宿者固然有，但必須有妥實舖保，工人不是飄泊者，即是窮光棍，況且來自外鄉，舉目生疏，要覓一妥實舖保，是何等困難，而此尚祇指在工廠就業者而言，其他如黃包車夫、肩挑、扶挑水伕等無固定工作者，日常生計，朝不保夕，比之工廠工人，越更困難，對於膳宿問題，更是無法解決。于是白日在工餘之間，偷閒在茶肆飯攤打盹者，夜間在大商店門前隨便躺臥者，不知有好多！如此情形，市政當局當然應設法救濟。廣州市政府因而辦一「勞工安集所」，規模雖然不很大，用意却是很得當。我們特抽空到該所看一遍，內容設施和辦法，與想像中雖並未完全都符合，但在今日對勞工生活尚不十分注意改善的局面下，有此一種空前小創舉，也可略安於心了。

「勞工安集所」設在「珠江鐵橋」兩端橋面下，就原有墩脚空隔處裝成的。每端設有舖位二百二十個，合共四百四十個。形式與營房相類似，縱橫桑架，佔地不廣，而整齊極可觀。內容粉牆明窗，空氣流通。設管理員二人，一人得票，一人司管理秩序並整潔之責，此外有警察輪流值日守門，非非有序，毫不紊亂。每人票價收銅仙兩枚，寄宿者，可得舖位一個，外加一床灰軍毡。晚晌八時作門票買票後，即可進內；睡至早七時離所，不許延挨或逗留。投宿勞

工，非先出資買票，絕少能通融，並須絕對遵守所內所定一切規章，如按時入睡，按時起床，不能隨意吐痰，服從管理員合法糾正等。其他如開會，及不合法宣傳，或竟故意擾亂秩序，則一律嚴厲的禁止。嚴肅情形，初看不亞於軍營；以區區一所宿舍，投宿者竟達二百二十人，却有如此肅靜，實遠非旅舍客棧可與比高下。

但在此却也有一極使人感慨的可憐象，乃是「勞工安集所」範圍未免太狹小，每日投宿者，爭先恐後，捷足先登者，固然額手稱慶，心裏很高興；而爲生計所束縛，每夜猶從事勞働，無法按時投宿者，仍然難問津，如黃包車伕即是明顯的小例子。尤可嘆者，每夜在所前徘徊觀望無錢購票或有錢購票的老弱婦丐，其數常超過入宿者若干倍。于是所前所後，袖手徬徨者不乏人，屈膝哀訴者不乏人，暗自呻吟者不乏人，隨地躺臥者不乏人，慘苦情形，非筆墨可形容於萬一，更非安居高樓大廈者能想得到！然一看珠江兩岸，洋樓大廈，燈光輝煌，來往汽車，紅男綠女，快樂情形，又不禁感慨非常！正是高人雅士興高彩烈時，料不到此處却還有一批苦無席地安身的窮光棍！

鄉民學校

「鄉民學校」在廣東是一絕無僅有的鄉教機關，即就全國說，也可說是一個挺生疏的新名稱，雖然她不能代表廣東整個鄉教事業，但提倡鄉教却有相當功績，是不可以不看。我們到達廣州後第二天，即特地趕到「鄉民學校」住一夜，看他們實際生活情形和特點。校址在番禺縣屬的新造鄉，以前是一塊荒涼區，本是盜匪出沒處，現在却大非昔比，不但有生氣，而且有一個大糖廠，附近居民也一天多一天，這是「鄉民學校」擺在面前的頭一件大功績，是一個用不着宣傳的大廣告。我們趕到新造的那一天，正是正午十二點，天公不做美，一陣狂風一陣雨，將我們淋得一身都溼，氣候因風雨不停而變冷，使得行人打寒噤。及至走進「鄉民學校」的大門口，一眼就撞見幾十位年輕小夥子，捲起袖，光着腿，頭上戴一頂黃竹帽，身上披一件紅簑衣，有的拿鋤頭，有的拿鏟鈀，正在嘻嘻哈哈排隊伍，預備出去幹工作，這一來，馬上給我們打了一劑興奮針，全身陡然熱起來，這是「鄉民學校」第二個貨眞價實的大廣告。

校長潘從理先生，聽說我們是同志，熱心熱意的把一切情形和盤托出來，一點不隱蔽，確是一位難得的青年人，不僅他一人是如此，即全校師生也大多是如此，以這種精誠幹事業，何愁事業無希望。

「鄉民學校」創辦於民國十九年，是廣東省立「一中」的師生和地方武裝團體熱心鄉村事業人士創辦

的。宗旨是以培養適於鄉村生活，能作鄉村改造事業的鄉民，所以命其名曰鄉民學校。組織分三部，曰鄉保，曰鄉養，曰鄉教。目前正注重于鄉教。當年是借用人家的祠堂做校址，由王敬止等先生領導一中學生及武裝團體人員養成所學員，一共十幾人，一面收買附近的荒山和棄地，一面實行半耕半讀的新生活。二十年春自己建築一所新校舍，經營一塊小農場；（當時師生住在窯棚下，回顧蕭條，煙稀草蔓，儼然住在荒島內，兼以當地素爲盜匪出沒處，從來少人去，日間耕讀辦事外，夜間還須輪流打更和守衛。）開辦兒童教育院，召集當地兒童五十幾個人，按其程度編爲甲乙丙三團，甲團等于一年級，乙丙兩團等於二三兩年級，每團設中心導師各一人。即以原有學生來充當。施教方面，有幾個大特點：第一每月測量兒童的體高和體重，第二兒童無論大小，都必須做生活分內事，第三女孩必須習家庭手工藝，男孩必須學農作；第四程度較高者，必須天天寫日記。每日鷄鳴即起身，舉行朝會後，天光始大亮，吃了早飯，大家赤臂裸腿到田間去工作，導師變成大工頭，學生變成小工頭，一天至少工作四小時。正午後，大家齊集樹下讀書或歌詠，遇着問題就開辯論會，外表看來是學校，內裏却是一個十足的大家庭。夜間，師生輪值在碉樓上放夜哨，持槍負彈，儼然一個守衛兵。教職員大多帶家眷，待遇則全用公牌，並不支月薪。二十一年擴充鄉教部，招收初中或高小畢業有志鄉村事業的青年，研究鄉村文化和禮俗。師生一律稱共學，共學定有三個大信條：一要立志服務鄉村，發展鄉村文化等事業；二要學生愛人知恥尚禮；三要無事決不入城市。共學方法分六項：讀書閱報，分組研究鄉村民衆教育、小學教育、禮俗制度；就師問學；從事辦學；（兒童教育院，即實習之所）調查與參觀；農事協

作。日常生活，以半耕半讀爲原則；黎明起身，洒掃、浣漱、朝會、國技。七時早膳，八時起自修。十二時午膳後自由耕讀。五時晚膳，參加各種集會和娛樂。九時寫日記就寢輪流看更。學生學宿費免收，餘則共同組織消費合作社及生產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由學生共同向學校租田若干畝，協作來經營，收穫所得除交納租金外，均歸勞力者共同去分配。學生入學的手續很簡便，但必須向導師舉行受業禮，每日工作時，情分上有師生之分，而勞逸上却同樣是工人，上午在室內做工作，下午到田間做勞作，勞作不過幾小時，而收穫幾足以勉強維持其食用。如果這辦法容易行，無論城市鄉村各學校都仿效，至少可以容納十個無錢求學的赤貧生！現在鄉教學生第一期已畢業，大多分在附近鄉村去服務。服務方式，與其他改進鄉村注重表面設施者大不同！他們在鄉村並不標榜自己是什麼畢業生，也不要什麼辦公處，更不說要替農民辦什麼公益事，仍然和農民一樣，一聲不響的住在農村裏，同農民一起過日子，農民做什麼，他也做什麼，但比農民做得特別好，不但一切都利用科學而使農民覺到本領不如他，就是收穫上也使農民自動讚嘆而欣羨，就在這一欣羨剎那間，即乘機施以教育和感化，結果農民無形中認他做導師，居然一切都唯願聽指揮。這比用大量人財改進鄉村的，要切實而並且很經濟！

番禺中心農村實驗區

番禺縣是廣東首要區，面積五千八百四十六公方哩，人口八十一萬。氣候溫和，雨量也充足，位居廣東中南部，珠江貫其間，爲沖積土而成的三角洲，土壤很肥美，最適於農業。農民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五四，多經營水稻和菜樹，素能自給自足而有餘。但近來內政不安定，廣東從鴉片戰爭後，就很少得到平順日子過，尤其最近十多年，廣州成了革命策源地，直接間接都影響於農村很不小，從而使農民在苛雜迭派下，生活不但無保障，反將從前經濟基礎弄得很動搖。同時再加以番禺是廣東首要區，與外洋勢力接觸，首當其衝，而近年正是世界不景氣的壞年頭，番禺自然也要連帶觸霉頭；更兼以內在的矛盾尖銳化，一面小地主以下的農民土地漸次消失所有權；另方面中產以上的大地主，却漸次將土地集中於個人的支配下，結果素能自足的番禺縣，目前也弄到叫苦連天的地步了。佃農一天多一天；地主爲要保持本身的經濟基礎不惡化，不能不想方設法在佃農身上打算盤，佃農受不了，祇好捲起包袱逃出去。因而在番禺現狀下發生了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有田沒人耕，一個是有人沒田耕。「中心農村實驗區」就是爲解決這兩大問題而辦的。

我們接受鄉民學校潘從理校長和該縣教育局主敬止局長的建議和介紹，特意到實驗區看了一整天；恰巧那天省府視察員范德星先生和該縣梁縣長，也到區裏去視察，大家談了不少意見和觀感。

據說：番禺南部，有沙田約共三千頃，地勢平衍，而且土質很肥沃（均屬最肥美的河流沖積土），港汊非常多，素來很少旱災發生過，交通也便利，確是一塊很好的農業區。但可惜縱橫數十里，却看不到一個大村落！所有土地，全爲一般大地主包佃者及投機式的農業企業者所壟斷；因爲這層層壟斷，祇圖厚利，故或用粗放方法去經營。（少用資本勞力的粗陋經營方法，謂之粗放方法。）或訂立苛酷條件，搾取佃耕農，由是地力削而生產減，民生困而逃亡多，農村組不成，地方難繁庶。今欲改善這環境，惟有協助農民，使之有組織，有田耕，進而成爲土著；改用集約法（多用資本勞力的精細方法，謂之集約法。）農民既已成土著，而又有田耕，自然願用其充分資力，發揮地利，增加其生產。番禺縣農林管理處，因而在沙田區適中點之魚窩頭，設一農藝蕃殖場，着手研究並改良該地人事和地利。復設一「中心農村實驗區」，組織農民，成爲新農村，一面作爲本縣復興農村的示範區，一面即所以解決上述兩個大問題。

「中心村」現由政府召集流亡四十戶。每戶人口由三人至六人，共計人口一百六十餘。由政府照時價租用民田六百畝，每畝十二元，照原價轉租與農戶，每戶十五畝。組織一農業生產合作社，每戶任一股，所有土地分配，建築房屋，牛隻添置，農具肥料等購買，都用合作方法來處理；如像房屋材料肥料，由合作社整批購入，社分配與社員。牛隻四戶置一頭，農具通用者，都用合作方式來通用。每戶種蔗種五畝，水稻種十畝。耕種方法，由農藝蕃殖場計劃並指導。（如耕種制度，改揸藥爲翻藥；穀種選用「仲愷農工學校」育成的「銀粘」；建設廳農林局改良的東莞

白，及中大農學院的「里督」新寧粘等，）肥料由蕃殖場配好，指導農戶來施用；灌溉排水的水費，由合作社指定專人任管理。農戶生活維持及農田一切經營費，由合作社向廣州第一蔗糖廠，本縣農民銀行借來用。（蔗糖廠借入五千元，農民銀行借入四千元。）每戶收支計算，計支出方面，地租、畝捐、護沙費等，共計二百元；向合作社借入開辦及經營費，（房屋、牛隻、農具、肥料、種籽、器具）三百五十元；粮食一百元；合計每戶約共支出六百五十元。收入方面；每畝蔗田收蔗八十擔，五畝四百擔，每擔與蔗糖廠訂價九毛，售價三百六十元。每畝早晚兩次平均收穀約六擔，十畝六十擔，每擔平均賣五元，值銀三百元，合計收入六百五十元。收支比較，約可以相抵。若果已相抵，農戶的債務可清還，房屋牛隻器具已賬歸自己有。不出三五年，這人煙荒涼區，即可以樹立一生氣勃勃的新農村。

梁縣長是一位堅毅勇爲的中年人，以前在軍，裏做工作，軍人的勇敢和爽快，並未因做文官而消失，番禺竟因此造成一番新氣象；教育局長王敬止是一位規規矩矩的實幹者，「中心村」所以能成立，他的心血用得很不少。我們談到中心村的辦法和大綱，得了一個小方案，這方案是他們在經驗中體味出來的，對於同志們很可以作參考。

（一）新農村，應以經濟組織爲基礎，打破家族制度的血統團體爲基礎，減免家族制度的倚賴性，改用共存同榮之經濟組織的新生活團體。

（二）新農村的組織，應從解決農民生活問題先着手，增加其生產，減少其支出。

（三）新農村的合作社，應兼營信用購賣運銷利用等業務。

（四）新農村村民，必須有耕作能力，始可爲戶主。

（五）新農村村民，須本身連同父母或妻子，有二人以上，且有耕作能力者，方得加入一股，有四人以上，得加入二股，餘類推。

（六）新農村村民，每股應分配耕地十五畝，因此種小農制度，可行集約經營，得最高生產。

（七）新農村村民，所分得的耕地，應由一子承繼，如因人口繁衍，田不够耕，得請求政府開拓其他耕地，或發展工業，以資調劑。

（八）新農村耕地，如遇地主出賣時，應由全村共同購買，資本由合作社設法籌措，或向外借入，或由公積撥支；凡屬村民，不得買受本村耕地，尤不得私將耕地賣給他人。

（九）關于教育設施，除兒童應受國民教育外，尤注重成人教育，授以識字書算，合作組織，農業經營的技能。

（十）新農村公有財產，悉由合作社處理之。如有村民志願離村或被擯離村及中途加入者，適用社章所定出社入社及除名之規定。

（十一）各種村政，悉由政府頒布的自治條例辦理。餘如公安、衞生、娛樂、救濟等事業，均以共同意志處理之

新農村在各方面看下來，無論計劃實施，都比較完善而富有希望，即如四十戶農家，原是貧無立錐的流亡者，

而今却有家可以棲，有田可以耕，生活也漸趨安定，雖然地租以及護沙費仍然不減免，但總不失爲治標的一種好方法。再就土地說，原是一人烟荒涼區，今日却變爲人物繁庶的好所在，于縣政于村政，可算得一特殊的大建設！着各省各縣都能以此來取法，造成好風氣，對農民生活，雖不可期其根本得改善，而救標實是是有餘裕。祇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四十戶農家中，人口數幾有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孩子，能永久勞動者祇三分之一的男子數。婦女生產時期中，不能多勞動；生產後，又必須爲子女所牽掛，勞動生產量必然會減少，反之，母子的生活費却日益加重。此時，素來有存積，尙勉強可支持，否則家徒四壁，全靠一男子勞動而生活，勢必一同受困苦！在「中心農村實驗區」我們曾經看到這現象，一婦人肚子脹得已很大，看形勢離生產期不過幾天，而背上還負有一位將近二歲的小孩子，婦人則面黃肌瘦，胼手胝足仍在田場幹工作，其辛苦，我們不問已經可想見。婦人年近三十歲，本是壯健期，體魄反而極消瘦，衣褲僅可蔽體，赤脚蓬頭，額紋無數道，究其所以然？則每日自早至晚，毫無休息時，三餐茶飯要她燒，漿衣補褲要她做，零星工夫由她任，養兒育女須她管，至于她的精神勝任不勝任，丈夫既不懂醫學，自然不知道，就知道而農村中根本沒有愉快的地方使他去舒散，還是祇有在妻子身上找安慰。這一來，婦女吃苦不打緊，跟着還要生出一大批小苦瓜，今年一個兒，明年一個女，生產不增加，消費反加多！結果，子女不但無教育，父母的心力且當因子女拖累不能全部用之於生產，子女必然挨凍餓，影響農村繁榮確不少，影響農村兒童智力更不少，這似乎是「中心農村實驗區」應該事先注意防範的！

廣東的自梳妹

前因到魚窩頭參觀「番禺中心農村實驗區」，一路過市橋鎮，曾看見幾位怪女性，這種怪女性是廣東獨有的怪事情。我們曾經想盡方法要和這類女性談談她們的怪生活，都碰了幾回大釘子；她們把自己看得似乎很神祕，不願給人家了然其底蘊，大凡遇到年輕的男子，就不願多開口，或開口就罵你幾句頭皮話；而一切神情態度卻又十分風流，有令人說不出的好感和欣羨。

怪女性的渾名叫做「自梳妹」，「自梳妹」的意義，就是一生不嫁人，當一輩子老處女。但這種老處女，恐祇是表面上的兩個字，究竟有不有情人，還是一個謎！若照她們一生的行動看起來，一生不嫁人，或者做得到，一生無情人，却未必做得到，老實說穿，也許就是逍遙主義者，不然就有「同性愛」的大嫌疑。

「自梳妹」的組織很嚴密，不但生前有組織，死後也同樣有組織。生前組織叫做「姑婆屋」，死後組織叫做「姑婆山」。前者是「自梳妹」與「自梳妹」聚集在一起，不論人數有多少，一百兩百一十兩十都可以，大多住在一間大屋裏，這屋裏輕易不放生人走進去，尤其是男子漢！平日由年長者做管事，發號施令都由她，後進必須聽她的號令和指使，生活起居都由她設計並支配，簡言之，她們也常有領袖，領袖也有大權力。對於「自梳妹」的行動，有時必須受約束，不准和男子隨便通來往，不許宣佈她們的私生活，幾乎是她們必須遵守的幾件大法律。後者

是死後必須葬在一座山，不論遠處和近處，死前必定趕到「姑婆山」看好葬地同已葬的姊妹在一起。未死者對於已死者逢年過節，都應前往致祭或省視。故自梳妹絕不以無子爲可慮，反以丈夫子女爲拖累。此輩女人在台山新會順德爲最多，大多不依賴家庭，一到十七八歲時，即出門自己謀衣食，或幫人，或做工，每年也竟可賺一筆錢。賺得的錢，除自身一切生活必須的開支外，餘則幫助姊妹或充公。因而「自梳妹」雖一時無錢用，也竟可由姊妹維持其生活，不至起恐慌，這是她們組織中異於其他的一點大特色。但近來經濟環境一年差一年，「自梳妹」的出處很有些成問題，以前專以幫工爲生的，也常生出失業的恐慌象。一般意志薄弱的，于是淪流爲娼妓，或幹變相的娼妓事。至此輩女性，大多是失意和已嫁而不討好於丈夫者，眞眞處女，祇不過占十分之二三。其標幟祇將頭髮覆在耳朵上，不施脂粉表示毀容即了事。以前對外名義，稱爲「不嫁同盟會」，後以男子不同情，今已改組「處女協會」，南洋華僑加入的也不少，在順德等地邀集數千人，以姑運大題目，連名簽呈縣政府，轉呈省政府，准其正式成立一會所。此種組織，若果因勢善誘，給予教育和開導，未嘗沒有用。此外還有一種怪女性，也與「自梳妹」有同樣的行爲和思想；其名稱叫做「不落家」。「不落家」是嫁了人，不肯與丈夫去同居，大多嫁後一二天，即藉故跑回娘家去。這一去就老死不再到婆家，婆家丈夫若要人，妻家竟甯可出錢幫夫家再討一個美女人。此輩姊女，常與自梳妹通聲氣，甚至加入「自梳妹」的小組織。這兩種怪女性，所以不願嫁丈夫，聽說祇是最怕生孩子妨礙自己的

到蒼梧

四月一日乘「兩廣輪渡」離廣州，男女朋友來送行，水菓點心，堆滿一棹子，有說有笑，爲行人壯色不小。渡船設備較考究，艙位分三等，頭等曰餐樓，二等曰公艙，三等曰大艙。餐樓在上層，每人有一舖，舖位適可睡一人。舖與舖之間，僅隔一條長方板，男女在一起，很覺不方便；公艙在餐樓下一層，雖也有舖位，但不及餐樓有規序；大艙在船首，內容極簡陋。我們坐餐樓，船主聽說是旅行團，自願減半售船票，祇賓我們一元四角錢。下午一時，啟椗向西行，渡船無機器，由另一小火輪往前拖，速度還可以。船上飲食，由茶房來經售，價值很昂貴。每碟菜至少三毛錢，一客飯至少一毛錢。若一人吃一飯一菜一湯，起碼就費七毛錢。此外每天一壺茶，取價兩毛錢。統計一天飲食費，每客至少需一塊六毛錢。當夜將乘客點一點，計餐樓乘客四十三，公艙二十九，大艙五十人，加上執事二十人，全船共有一百四十二個人。餐樓乘客以女客占多數。在我們舖位隔壁的是幾位少奶奶，慣愛抽香煙，最會說笑話，大有論語派的幽默風。有時發賭興，還號召其他婦女一起擲骰子，輸贏雖不大，勁頭特別大！其中一位最潑辣，勝時仰首打哈哈，敗了就橫起眼睛大罵人。

廣州到梧州的一條江，命名曰西江。西江航道多灣曲，水色與黃河略相似。江面不甚寬，但兩岸風景極悅目。二日一早過肇慶，又名高要縣，停泊數分鐘。高要在西江各縣中最富庶，又和廣州交通極便捷，文化程度日益

高；城內有中等學校四，小學百餘所。臨江碼頭百餘級，每級約一尺，地勢高出江面十餘丈，但聽說每當西江水漲時，水位竟達城脚下。下午六時過都城，停泊八小時。乘客多登岸作漫遊，我們也乘機參觀了一所小學校。都城是一個大鎮市，屬於鬱南縣。往年市面很興隆，妓女約有三四百，賭館十餘家，現在已冷落，妓女減至三十餘，賭館剩四家，市面不景氣，惟賭館生意尚不壞。小學校長說：本縣教員最高待遇每年毛洋三百元，普通祇一百八十元。學校經費來源，除公家稍許補助外，尚須仰給於賭捐。賭捐每日由學校自己抽，平均日收毛洋四毛錢。

三日上午十時抵蒼梧，四集團軍總部駐梧辦事處鍾主任派員介紹下榻於洞天酒店。下午參觀「廣西大學」和「河濱公園」。西大在對河蝴蝶山，創辦於民國十七年，由省府聘馬君武博士任校長。十八年，寧漢破裂，學生起衝突，粵軍佔據蒼梧縣，停辦兩年多，直到二十年五月間，粵軍退出，始又繼續得開辦。現有學生五百餘，教職員二百餘，分設理農工三學院；每年經費五十餘萬元。學生依照陸軍編制法，編成一大隊五中隊。一切言行，必須軍紀律，日常生活大都軍隊化；男生着軍裝，女生戴軍帽，儼然正規軍。「河濱公園」與西大相距兩里路，介於撫大兩河匯流處，三面盡是水，山頭有精舍，花園，水池，球場各一間。昔爲英國領事館，收回即開闢爲公園。園內佈置尚得體，面積八萬餘平方呎。登其顛，南可望西江，東可看蒼梧，氣魄很雄壯。山下有小學，外觀頗整齊，內容却相反。詢某君對本縣教育觀感究如何？答說：本縣共有小學七百幾十所，以量言，比前大進步，以質言，就有些不像樣。教職員待遇太菲薄，也是促成質量不均的一個大原因：初小教員，月薪十五元，中心小學教員（即完全小學）月薪念三元，一律由縣

府直接去委任，校長沒有任免權，常因此引起職權上的糾紛很不少，這也是促成質量不均的一個小原因。中心小學校長一身必須兼三職，除校長一職外，尚須兼任本地民團大隊長，及本村正村長，天忙到晚，顧東又慮西，對小學不能一心來進行，也算得質量不均的一個小原因。

蒼梧前曾一度劃爲梧州市，後以地域太狹小，人口也不多，財政收入幾得不償失，旋即取消仍屬蒼梧縣。全縣面積三，一六六方公哩。人口三十七萬九千餘。每方公哩約得二百十九人。人說廣西有三個中心區，南寧是政治中心區，桂林是文化中心區，蒼梧是經濟中心區。故蒼梧商業，比省內其他地方都發達；商店約有一千四百家，洋雜業占多數，占一百廿六家，次爲牲口山貨業，占一百十八家，再次爲鴉片煙館，占一百零八家。全縣商店屬於本省者，占總數百分之十九。外省者，占總數百分之三十八，其中粵商又占外商總數百分之九十五，類多經售蘇杭走頭等資本較鉅的大商業。出口貨以鷄、鴨、鵝、猪、蛇、狸（菓子狸）、蛤蚧、山瑞、海狗、鵪鶉、鷓鴣、桐茶油、柚、柑、藥材、竹木爲大宗。入口貨以洋雜貨爲大宗，但當局爲抵制外貨，同時爲補助財政收入計，對洋雜貨，除徵收海關正稅外，尚有一「釐捐局」，同時抽釐捐。抽捐辦法，以估值來計算，例如每擔故衣，估值八十元，則須繳納釐捐大洋四塊錢。若遇洋雜貨，且常故意多估，務使逐漸減少入口而後已，但對於省內必需的入口貨，多予以種種優待和便利。這可說是廣西實行統制經濟的開頭砲，與歐美關稅壁壘政策有同樣的大功效。走進蒼梧，很見些新氣象，馬路極整潔，居民都儉樸，來往行人，多挺胸闊步向前走，很少「吊而郎當」的頹唐象；所穿服裝，大都是灰布，穿西裝的百中難選十。商店鱗次

梯比，樣子都整齊。地勢大致像香港，但沒有香港的喧雜和狹隘。（香港除了幾條大馬路，後面街道狹隘得一頭大牛也許通不過。）聽說，政府實行徵兵制，民衆以未經習慣，大多很驚惶，逃到外省去的數量很可觀。（查徵兵制，是十八歲以上至四十五歲以下，均應於編練期間，受軍訓四個月。每早四點上早操。民衆想避免受編練，十八九歲者，常謊報十五六，四十三四者，謊報四十八或五十。）後見已受軍訓者，不特不吃力，反能強體魄，于是都化憂爲喜，踴躍來參加，甚而視未受徵兵編練爲可恥！

四日，天氣仍未晴，參觀鄉村計劃無形擱淺，乃決定提早上南寧。蒼梧去南寧，水陸交通均便利。陸道有邕梧汽車可直達，路長一千一百十餘里，共有十六站。車價每客售取念四元，小包車一輛，可以坐五人，售價一百四十元。水路有西江電船十餘艘，隔日開一班，船價普通十二元零六角。航程一千零六十餘華里。下午上電船，電船泊在撫河口。船主也慷慨，願作半價票。當天船不開，我們在江邊做了一次小巡禮，發現河面有三多，一是木筏多，二是划艇多，三是機船多。聽說西江夏秋水漲時，常高出河面十餘丈；各機關公司多於水上建木筏，居民多於屋頂架竹筏，以備水漲可隨水浮沉不致被飄流。木筏建法，以大木船兩三艘，上面蓋木板，建造棚房兩小間，以爲辦公或作堆棧用。酒肆、妓館在筏上營業者也不少。晚晌，仍回到岸上進夜餐，本想吃蛇肉，豈知走到賣蛇店，一大籠「烏蛇」昂頭伸舌向我們大示威，竟把念頭給打消！粵桂人視此爲奇珍，賣蛇店幾乎隨處開得有。蛇店門口大多擺幾隻鐵絲籠，籠裏所盛活蛇，大小至少十幾條，其中以「風鱉蛇」最可怕，看了難免令人要肉麻！晚餐時無意中撞在一家僱有女招

待的便飯館，幸喜未被敲竹槓。女招待體態頗健美，打扮也別緻，並不穿旗袍，上穿藍色竹布衣，滾以白布邊，下穿白色府綢褲，與京劇「游龍戲鳳」中的大妞裝扮差不多。姚同志認爲此種裝束最順眼，女招待對他也殷勤，將日常生活一五一十說出來。據說：每月工資十餘元，中以吃客茶錢收入爲大宗。每天上午工作三小時，下午七小時。招待客人最怕軍人和學生。學生最多情，吃過三五次，就要亂麻煩；軍人最豪爽，茶錢特別給得多，但有時會鬧出大笑話。餐後即回船，船在河中心，上船尙須乘划艇。划艇在撫河一帶不下五百艘，專以渡人過生活。水手大多是少女，對人不卑也不抗，若連乘兩三次，則非常和愛而親熱，因而不少客人視乘划艇以爲樂。此外河中尙有一怪艇，每到夜間始出現。艇中置有盲女一人或數人，以手搖櫂板，名曰敲骨頭。肯出兩毛錢，即可去艇中敲一次。盲女對客人極柔順；敲時，客人平躺在床上或依在盲女腿股上，由上及於下，依次在身上敲一遍。船上某客談蒼梧猺俗；據說生客初進猺人家，必先到廚窟前行見禮，然後猺女出來做招待，男猺都躲到屋外去，此時客人必須坐到猺女屁股上，否則即認爲失禮云。

廣西大學

「廣西大學」是廣西惟一的大學府，創辦於民國十七年，迄今近九年。以「爬坡」兩字作校訓，大可想見其校風。我們到蒼梧，曾特地抽空跑到該校看了幾點鐘。

大學分三院，一爲理學院，一爲農學院，一爲工學院。三院的施教對象，多注重於本省環境和需要，例如農學院，則以發展廣西林業爲急務，務期切合實用而又使人才供求適當爲標的。故該校畢業生出路，絕不成問題。現有學生五百幾十人，外省留學者，占有十數人。教職員二百餘，每年經費五十餘萬元。所以用「爬坡」兩字做校訓，是因爲該校校址在蒼梧對河蝴蝶山。蝴蝶山風景雖秀麗，夏秋蝴蝶特別多，成千成萬在山間飛舞着。但山勢太廣袤，拔出地平近千尺。校舍東西南北分佈在山腹或山頂。騎馬既不可，乘車更不能，祇有靠兩腿來步行。一天山東走到西，至少要爬過幾處小山頭。故以「爬坡」做校訓，一方所以說實景，一方藉以勵士氣。

參觀「廣西大學」後，使我們發現與其他大學不同的兩個大特點：第一是全校男女學生完全軍隊化；學生依照陸軍編制法編成一大隊，下分五中隊。日常生活依照政府頒佈廣西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學生應守規則來實行。碰見教職員，無論室內或室外，均須行敬禮。早間一聽起床號，即須起床整理內務並盥洗，不能遲延一分鐘。晚間一聽息燈號，即須就寢不能有聲音。男生一律剃光頭，女生不能蓄髮披在肩膀上。學生犯規，即被送到思過室禁閉

幾天直到悔過而後止。出外必須請事假，外出前且須受軍事教官檢查服裝整潔始放行。隊有隊值日，班有班值日，寢室也有值日員，均由學生輪流來充當，故全校整齊而有序。師生一律穿軍裝，女生青裙灰布衣，頭上戴軍帽，西裝旗袍簡直看不見。吃飯由值日員帶着吃，帽子有定位，坐次有定位，吃飯時也有規定，值日員發令，始可以開始吃。每週須受軍訓六小時。男生科目與普通軍校差不多；女生一律授以看護學。故學生畢業後，不但可以做文事，兼可以任武職，這是廣西實行「寓將於學」的好結果。第二是學生勞工化；每班每週至少作工兩小時。作工分暑期與普通兩大類：暑期作工，是在暑假內，組織學生作工隊，一面堅勵其精神，一面用勞作換工資，作爲下期學膳費，可謂一舉而數得。看該校歷年學生作工統計數，念一年暑期作工者八十人，念二年亦相等。現有苗圃農場和沙廠地基等，就是暑期作工隊幹下來的好成績。普通工作是每週分派學生做。工作分兩部：屬於農林者，爲除草剪枝等工作，歷年校區附近樹木整理以及刈除蔓草等，都是學生平日所担任，花菓蔬菜則是女生作工的結晶品。屬於工程者：如大學操場，兩個網球場，兩里長的一條「大學路」，就是他們自己在平時建築的。這種勞工化的精神，恐怕在國內其他大學裏看不到。

桂豐輪中

蒼梧到南寧，行程一千零六十二華里。中經藤縣、平南、桂平、貴縣、橫縣、永淳六個縣。水漲月份，祇需兩三日，否則約需五六日。我們四月五日開出蒼梧縣，當夜泊藤縣，六日泊桂平，七日泊貴縣竺依兜，八日泊地僕，九日泊黃泥磡，十日泊潭灘，十一抵南寧。行期共七天。此路航綫極凶險，夜間不能開，平均每天祇行一百五十餘華里，每小時平均祇行十餘里。速率所以如此慢，有兩個大原因，第一水勢很湍急，河床不平順。由蒼梧一直到南寧，河床一天陡一天，航綫一天狹一天，並且礁石非常多，星羅棋佈，航行實在太困難！有時開足馬力不能行，還須加人力，全船水手都要下手用牽拉，把身子撲到地面上，一步一趨爬上去，口裏不斷喊號子，一副吃力像，可謂力竭聲嘶而後已。第二因爲是上水船，的馬力又不大，船尾還要拖一隻大民船，因而一天雖然聽見機輪轟轟響，但一計算行程就要令人皺眉頭。

邕梧航綫，在廣西運輸上比其他幾綫最重要。電船竟達三十艘。近因商業不興旺，航業情形，不及先時好，但電船尚有十餘艘。各船競爭極激烈，不特減票價，對船上佈置也互相爭雄長！船上滿飾五色小電燈，船身一天洗幾次，比起外江輪船看要漂亮好幾倍。我們這次買乘「桂豐」船，一切還不錯。船上艙位分三等，船頭一大間叫餐樓，佈置很精緻，每人床上均鋪白被單，床頭有電鈴、電扇和電燈，並有書報和雜誌。稍後兩間叫房艙，窗明椅淨，佈置更清

爽。最後叫大艙，（即統艙。）空氣光線也可以。最末叫尾艙，與大艙資格適相等，專門乘女客。餐樓價十六元，房艙十八元，大艙尾艙均售十二元六角。我們坐大艙，減半買船票，船主並不吝，且對我們很客氣，茶房伙計也殷勤。聽說，這是公安局平日整訓成功的。祇是船身狹長並不寬，大艙適在機器上，整日整夜「嘣嘣響」，不但耳朵被震痛，且全艙都震動，人也被震動，弄得大家頭暈眼花，一天不安靜。幸好大艙乘客特別多，每天說笑話，有時尾艙女客也自動來參加。女客中有位剛出閣幾天的新姑娘，由蒼梧結婚回到貴縣娘家去，身體極健壯，舉止也大方。人家以她新婚爲談助，不但不害羞，反若無其事的同大家一起打哈哈。這是廣西女人眞本色，爽直而誠樸，絕無矯揉造作氣。聽說：貴縣婚嫁風俗有幾個大特點，男家說塔時，先將女子八字拿來請算命先生合一合，或將八字用茶杯蓋在灶神前或神龕上，三天都如意，方可訂婚姻。結婚時，女家要請幾位善於哭訴的少奶奶，將哭訴門徑一五一十教給新姑娘，以便出閣日新娘照樣哭；哭得好，男家便誇讚新娘「瓜瓜叫」。娘家親族也加份賀程儀。出閣時，女家必選一位養兒最多的少婦，將新娘背上男家抬來的花轎裏，到男家，男家也同樣選一位養兒最多的少婦背上堂。拜堂時，神案上燒一對大臘燭，臘燭也有個小講究，若果新娘身邊一支燭焰比男子身邊燃得高，親成就斷定新娘一定惡，男子將來怕老婆，否則新娘一定怕丈夫。洞房第一夜，新娘命運很危險，設若新娘不「見紅」，男家即認爲不是「紅花女」，不但女家全族受人看不起，新娘也被逼到無路走，因此兩家打官司的很不少。此外貴縣還盛行「童養媳」，男家將女孩從小接到家裏養，等到年齡適可時，就草草結了婚。但有時因夫壻時常「偷冷飯」，把女的弄得懷

孕，未到預定年齡結婚的也很多。至于寡婦和離過婚的少奶奶，娘家認爲不吉祥，養在家裏要背時，祇要有人背來娶，就不管好歹送給他。有時甚至賤價賣給人販子，由人販轉賣與他人，買主照人販的價錢交足後，就不必問女的願不願，叫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子搶走就了事。而此類夫家，又大多是老頭子，討去做妾小，或是半身不遂的鄉下佬，討去做老婆。故貴縣婦女，一生就單怕死丈夫，或不順夫家的眼被退回娘家去！

蒼梧到南寧，沿途所見來往民船，不下數百隻。水手十九是婦女，每到山青水秀情不自禁處，常聽到她們唱情歌，聲調柔和間帶剛，聽來極動人，人說湖南桃花江還比不上此江更風流。

模範省會

（一）政府

四月十一夜間到南寧，當夜未上岸。但因爲身臨模範省的省會地，精神不免很興奮。翌早六點即起身，站在船頭看看我們久已渴望的新環境。向南寧對江看過去，岸上樹的幾塊橫匾額，上面寫着斗大的紅色字：

武裝自衛保障廣西建設。

提高民族意識發揚民族文化。

救亂救貧救愚救弱是建設廣西的總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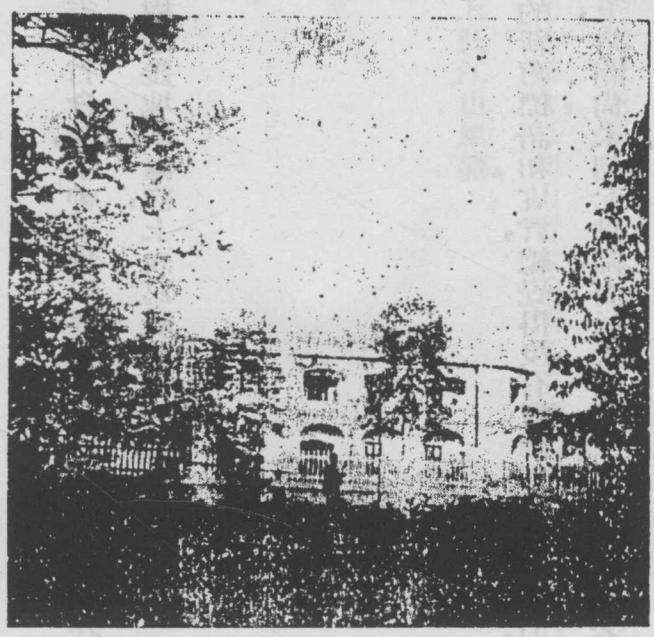
寓兵於團寓將於學。

這是多麼有氣魄的新標語，雖然我們一路看見不少的新舊標語和宣言，總覺得沒有這幾句落實而有力，大家心頭不禁充滿了緊張的新情緒。再掉頭看看南寧江岸上，時間尚未到七點鐘，而行人已來往如過江之鯽，老少男女一律着灰裝，並且是完全淺灰色，「有生氣」這句評語已是不費力的證實了。

七時彭袁兩先生來歡迎，僱一支划艇駛到津頭村，在「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的主持人員黃齊生雷榮甲兩先生招待下，我們即決定住在研究院。直到六月七日才出發去貴陽，共住了將近兩個月。以三分之一時間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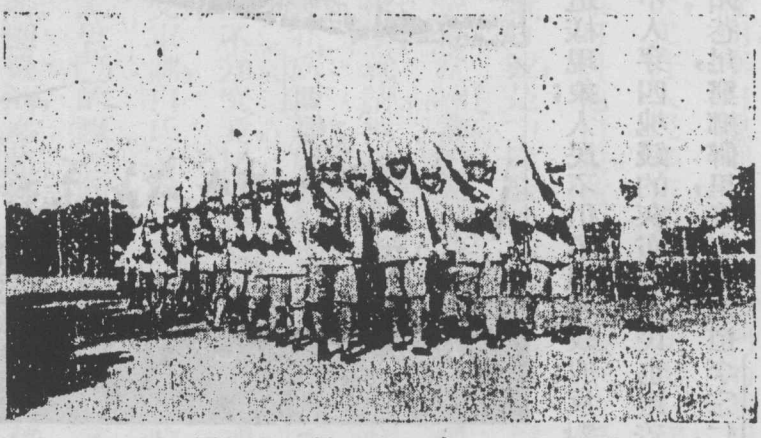
研究院，以三分之一時間調查幾個大村落餘則參觀南寧市區機關並拜訪政府諸領袖。關於政府方面我們覺有幾個大特點。

南寧政府各機關，規模大些的新建築，除「家畜保育所」「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祇有省政府。此外是都因陋就簡的舊樓房。省政府建築雖在廣西數第一，實際還比不上廣州市政府；廣州市政府建築費三百萬，廣西省政府建築費不到二十萬，但用途却簡要而合實。省府以次各廳處都合署辦公。省府組織僅有民、財、教三廳，及經濟、衛生兩委員會，統計、工商兩個局，此外有一總務處；總務處下面設有保管股，舉凡省府各廳出入物品，都由該股來支配。即如省府所有的幾部小汽車，主席廳長都不能供私用，必須因公出入始可以照章向保管股取用幾時或幾次。又如各廳處所用的信箋和稿紙，每天也須向保管股去領用，雖一紙一筆，也都開賬目。每天由保管股列表呈報主管員司總核銷。全府因此竟省下不少浪費，一切情形，儼然一所大公司。省府自廳長以下，每天上午五時均須受軍事訓練一小時，總副司令省主席親自任指揮。本來有幾位廳長，年



南寧廣西省政府

齡過老不必受軍訓，而大家爲以身作則，使民衆不能非難計，居然剃了鬍子自願來參加，跟着軍事教官一二一的喊口令，操跑步，弄得不好還要受訓斥，這可說開中國絕無僅有的新紀元。公務人員上自省主席，下至辦事員，都一律穿着四塊錢的灰布中山裝，青布鞋，灰布帽。西裝革履，長袍短掛，博士先生的打扮很少見。我們幾次到省府拜訪主席和廳長，都祇見他們穿一身灰布中山裝，比外省小學教員還樸素。若果與普通公務人員在一起，那簡直非通名道姓就很難認得清。廣西縣長也不容易當，我們問過幾位縣長，大多這樣說：「廣西縣長必須有三得：第一要寫得，第二要講得，第三要跑得。前兩得還沒有什麼大不了，後一得就有些不容易。每週每月，縣長必須到鄉村巡視一次或幾次，親自和民衆談白話，談家常，談時事，談公事，甚至連縣長的私生活，也有時和民衆赤裸裸的談出來。記得某鄉紳曾告訴我們一段小故事：「某縣長三得之中，跑得最出色，一有空閒就到鄉下去，起先民衆見他多駭得禁聲躡足向屋裏躲，縣長不客氣，也獨自追進去，和他們男女老少笑嬉嬉的談家常。從此，民衆膽子玩大了，一見他來就包圍，問這樣，問那樣，連縣長太太的生活也問得很澈底，縣長卸是很自然，有問必有答，大家愈混愈親近，有時兩口子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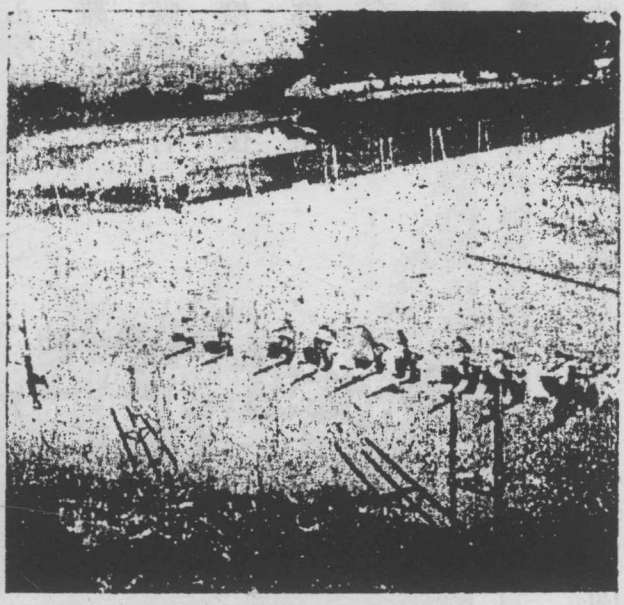


廣西公務人員受軍訓

架，也要請縣長坐着講公道。某次，一家婦人生產很礙難，硬要縣長替他想法子；結果，縣長替她盡了兩小時的看護職。」此話是不是眞的，但由鄉紳講出來，至少有幾分靠得住，廣西縣長也就着實可親了。

（二）人民

每到一省去調查，政府中人所說的是一套，人民所說的又是一套。前者大多是報告近年各種新建設新進展以期喚起聽衆的同情和讚揚，因此而言過其實，所謂「吹牛皮」的情形也不免；雖然這也許由于求治心切，在好的方面說來，可謂一好現象，吾人不必苛責。但有些吹得過火的，似乎有失當政者的本分，反令民衆方面不惟不生好感，且進而動搖其信心，藉故毀謗，一味從反對方面下判語，也是必然的事實。但在廣西則很少這樣現象；人民不但不諷刺政府，反對政府，甚至褒揚政府，政府中領袖一言一行，都成爲人民信仰的好榜樣。政府中人穿四塊錢的灰布衣，人民也跟着效法穿灰布衫；政府中人一律受軍事訓練，人民也跟着受軍事訓練。不論街頭巷尾，窮鄉僻里，沒有不知道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幾個人的姓名，甚至連個性也能代他們形容淋漓盡致！一開口就是我們的總副司令如何如何好，好



廣西婦女受軍訓

像說到他的家人一樣，態度十分敬重而親熱。某次，我們在一家茶棚裏問幾個年青人，廣西領袖那個好？他們即時答着：「我們的總副司令省主席都好。」有什麼好？他們即指出一樁事來做證明，李白總副司令宣佈他們的家產，李說有二十多萬家產是幾年積蓄的工薪，除此別無私蓄，若有私蓄，一定充公，允許人民多方偵查。白也和李一樣，私產比李還少，並請人民查他的家私，平素有吞款自私等事，可以提出彈劾，並可叫他自殺。黃主席幾年來軍政長官都當過，結果還是和窮書生差不多。由此即可證明他們至少不要錢。廣西新口號，是「武裝保衛廣西建設。」這口號不亞於一顆大炸彈，危險性何等重大！而廣西人民却處之泰然，且認爲是正當尋常的表示。我們問過若干農民商人和學生，他們對X人，敢不敢較量？他們簡直拍起胸膛說：「X人不來，來了，就請他碰釘子！也和共產黨一樣，繳他幾千鎗再說。」這民氣是中國現存的活寶貝，在別省或者不容易看得到，在廣西却已經很普遍。徵兵是廣西的新運動，也是廣西引起外人注意的新建設。最初徵調壯丁入伍時，許多人士不知究竟，居然藉故逃到外省去，或故意謊報年齡過老過小來規避，後見主席、廳長、以及各級公務人員都自動受軍訓，白氏且以種種宣傳，如廣西自衛運動與人民須即時武裝的必要，再以各種譬喻糾正「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的謬誤觀念，人民大受感動，不但一反從前的規避心理，且認爲當兵已成爲國民神聖義務。於今徵兵時，報名應徵的，多超過應徵額一倍或兩倍。某次徵兵，白氏抱病出席講演，見此種情形，一時高興，講了三個多鐘頭，回營即一病多時；政府領袖有如此熱心誠意來領導民衆，無怪人民要因而常說：「當兵去。」蒼梧縣屬某青年，且以未能應徵而自殺，這是何等值得讚美的民氣！

策動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研究院

在全國吶喊普及教育聲浪中，能以一省作整個計劃用大部財力人力積極推行，於最短期間已有相當成効的，要算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了！它有獨特的方法，和一貫的理論，與一般所謂「鄉村建設」「農村改進」「活教育」「民衆教育」目標雖無大異，然其根本性質與着手方法，顯然有不同之點；所以要想研究國民基礎教育的動因與內蘊，不得不對於它所持的論據，及其演進先作一番大體上的探討。本團同人此次來桂考察，因寄宿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約一月之久，便中參與各種活動，並與主辦人等數度談話，兼參證該院出版之日刊叢刊等著作，更知此項國民基礎教育，非僅爲局部的識字教育，而是一種具有特殊使命的整個教育制度運動；非僅爲治標的一時的設施，且有悠久遠大的計劃：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爲該項運動策動機關，內部辦法頗多可參考者，茲就所知介紹如下：

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所負的使命，在該院組織大綱總則第二條有這樣的規定：

「本院以從事研究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之理論與實施，並輔導促進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之試行與推廣，而改善全省人民之整個生活爲宗旨。」

從上面的規定看來，我們知道研究院它不是一所平常行政機關；反之，它是一個具有特殊使命的學術制度改造所，它不是一所尋常學校；而是一個具有特殊使命的教育制度的策源地。其內部概況如下：

(1)組織　院長下分(甲)院長辦公處，(乙)院務會議，(丙)學術會議三部，分別管理總務，實驗推廣，訓練輔導兩部。

院長辦公處設幹事四人，文書科二人，會計科二人，事務五人，圖書館五人，訓練輔導部十人，合作社二人，調查系二人，植物園二人，實驗農場十二人，畜牧一人，實驗中心區十二人，公民模型製造員三人，編輯七人，科學館二人，各部處繕寫十三人，工程科二人，總共九十七人。其中女子佔十四人。

(2)經費　經常費預算分為(甲)俸給費(乙)辦公費(丙)購置費(丁)營造費(戊)特別費五項共一一六，五〇八元。

主要工作

研究院比之現在國內其他新興事業研究機關，確有不同之點，它有政治經濟力量各方面的幫助，同時亦能利用本身力量，推動全省政治，經濟，加速度的進展。所作的事業有下列五種：(1)調查詮譯全省社會狀況，及民衆生活需要，以為實施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之依據。(2)研究設計各項建設之教育方案，以充分發揮教育力量。(3)培養全省普及教育總動員實力，積極訓練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服務人才。(4)以教學做合一之理論，輔導教師做自動的學

生，學生做自動的教師，並輔導教師參加農工活動，使成爲農工之良好伴侶，農工參加教育活動，使成爲農師工師，並成爲優良之農人與工人。(5)編譯國民基礎教育理論與實施之各種應用及參考材料。

關於第一項規定，他們曾做出一件比較準確的調查統計工作；以研究院爲中心，劃出周圍二十里爲實驗中心區，先開始觀察調查，就初步工作所得，作成一冊中心區之一般觀察。嗣後復就已辦國民基礎學校的七個村子——津頭、民興、新興、凌鐵垠東、垠西、麻村——作逐戶調查，六月底告一段落。七月起，中心區未經調查的十三個村子，亭子壟中的兩條街，均作逐戶人口調查，及經濟抽樣調查，二十三年終，將調查整理統計工作全部完成，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特將調查統計材料，繪製圖表，編輯成冊，不久即將付印，此爲從事農村調查事業者一良好參考圖書。

研究院爲便於研究實驗推廣起見，特訓練如下數種幹部服務人才。

(1)學習生——招收初中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予以一年或六個月四個月之訓練，視院方需要及程度高低，隨時派出指定地點實習，或幫助工作。必要時，且可調回重新訓練。學習生待遇：每人每月津貼國幣八元五角。結業後，至少須從事國民基礎教育工作三年。否則繳回學膳費。現已辦至第五屆，計共九十人。

(2)服務生——招收高中師範畢業生，及高中師範二科不及格者，予以四個月的訓練。在院時每人每月津貼國幣十五元。結業後，或留院工作，或派赴各縣作輔導工作。現已訓練者共五十五人。

(3)短期講習會——爲省政府委託研究院代辦者。已舉行三次。時間有二星期，一個月，三個月不等。前後共訓練二百三十三人。

(4)工讀生——不論資格，亦無結業期限。視院方需要，臨時規定標準：選取若干人，每月津貼七元七角。現招有八人，每日訓練四小時。

(5)看護班——招收高小畢業生，予以一年之訓練，每月津貼八元五角。現有七人。

(6)小先生訓練班——選中心區各國民基礎學校學生共二十四人，集中訓練。教學「送教育上門」各實施方法。定期三個月。現正在訓練中，由方與嚴先生主辦。

據訓練部主任陳希文先生說，將來訓練人才擬着重三種：(1)普遍小先生訓練。(2)婦女工作訓練。(3)鄉村壯丁訓練。期於最近期間，加速普及，樹立鄉村建設之基礎。

關於編輯方面，該院雖成立不久，對編輯工作卻有很顯著的成績。最值得注意的，是應用課本。現在已發到各國民基礎學校採用的：有棄疾主編的甲種國民基礎讀本一冊，倪煥周主編的甲種算術讀本一冊。此外還有棄疾編的甲乙合用音樂，杭蘇編的工作，最近即出版。他們計劃所有國民基礎學校應用的書物，都由自己創製，一則適合本地需求；二則可以減少費用。此外更因爲基礎教育分爲兩年期、一年期兩種。兩年期基礎教育，相當於定式教育四年期小學教育。時間要縮短二年，程度要取其平等，自然要在課本內加多材料。內地各書局所出課本，很難滿

足這個要求，這是自己創編的重要原因。但時間匆忙，內容不免稍有疏忽。關於定期刊物：有曾平瀾主編的日刊，戴院內一日間的工作計劃消息。杭葦主編的廣西兒童週刊，登載兒童文藝、歌謠、漫畫，非常精采。方與嚴主編的民國基礎教育叢訊。再有范景編的幾種參考資料，如什麼是國民基礎教育、本院之使命、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法案、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一覽表等。

實驗區——該院爲研究實驗如何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之方法，及協助村民增加自衛自給自治的能力起見；特以研究院爲中心劃出周圍二十里的面積爲實驗中心區。全區總人口爲九萬二千二百十九人。區內有實驗中心基礎學校一所，實驗國民基礎學校十三所，分校四所（在村區），實驗國民基礎學校一所，苦力兒童工學團一所（在城區；）以上各校均係原有小學改辦。各校兒童班共四十四班，內男生九百七十二人，女生四百九十二人。成人班共二十七班，男生三百四十一人，女生六百四十七人。兒童成人兩班合計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工作人員大多爲研究院學習生，及高中師範服務生。經費除邕寧縣政府原有津貼外，並由研究院補助成人班二千三百零四元，兒童班二千八百六十八元，共合國幣五千一百七十二元。（實驗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在外）此外尚有林場，植物園，畜牧場，實驗農場，推廣農場，信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民衆醫院，平南醫院，託兒所，車縫班，織襪班，模型製造所，科學館，木工場，小先生訓練班，養塭養魚委員會等事業，其經費另有預算。最近工作謝起文先生曾擬一計劃大綱交院務會議討論尚未議決。國民基礎教育的本身各項設計與實施，從各方面觀察，覺無論理論方面實施方面，都

使我們增長很大的興趣與感奮！雖然牠的得失，現在卻不敢一言斷定，然而牠的精神，卻不能不使我們欽佩。假定全國都能像這樣聚精會神的肯幹，至少我們敢斷言；中國目前的教育，絕不至一再如此的死氣沈沈！將來中華民族前途或因此而獲得一更新的起點。現在且讓我們具體的舉出他們幾點挺硬的事實來：

(1)師生同操作，吃苦耐勞，有朝氣，眞眞家庭化紀律化。——早晨五點鐘的鐘聲一響，散住在木板爲壁，草蓆爲頂的茅蓬裏的男女同工（職員和研究員）以及同學，不到二分鐘即一個一個抖擻精神，挺直胸部跑出來，一齊到雷氏支祠後院一間矮房裏去洗面。毛巾一條，面盆一個，牙刷一支，牙粉一包，肥皂一塊，絕無香水，胭脂，玫瑰香粉，那一類的裝飾品。自己取水，男女擠在一起，三把兩把的草草了事，跟着就一齊到庭院裏吃早飯。大門口，廊檐下，門邊，一共擺着二十五張方桌，每桌圍上七個人（男女不分）鉅直的站着，等到口哨一響，具聽見嘴湊在碗邊上吃飯的聲音，和筷子夾油條夾花生米碰到盤子底的聲響，此外則一點其他的聲音也聽不出，同工們雖是其中的份子，但也很自然的照樣做來。這種現象，比之軍隊，實在看不出多大差別。

五時半至七時半軍訓，男女同工同學一律武裝，跑步，臥倒，出列，入伍，完全軍隊化。每人受訓不到一百五十小時不能結業。（外省例外。）

六時四十五分升旗，軍號一鳴，無論你正在做什麼工作，都要停止去向着國旗行禮。高高的旗桿豎在寒垠桃源路口，背後兩株大榕樹；斯時紅日東升，國旗飄揚，配以優越的歌調，會引起人們無限感奮。七時半至八時二十分

洗澡。澡盆只有四個，在一所小小的房間，用木板三塊隔起來，男的女的爭先恐後佔位置，佔不到的在門外等；男的出來，女的進去，女的出來，男的進去；又是一番景象。八時三十分到十時五十分是室內工作。有閱讀，有講解，有討論。十二時午膳，四菜一湯，湯多半是豆腐湯，青菜湯；菜有豆芽炒肉片，山藥燉鷄，油炸捲心素燒黃瓜，涼拌藕絲一類簡單樸素的東西。秩序仍然同早膳一樣。十一時半到二時是自由活動的時候。男女同工同學們有的划船垠中，有的在濃蔭榕樹下乘涼，有的到圖書館裏看書報，有的到民衆醫院幫助醫生給民衆上藥；有的到國民基礎學校給小朋友講故事，玩把戲；有的到科學室裏研究所心好的動植礦物。這兩個多鐘頭可算是他們一天頂快樂的時候。

二時到二時半開午會。以前都是在午前五時二十分開朝會。後來因爲太早改成午會。開會的程序：先唱院歌，其次主席報告，再國事報告，三演說，四討論，五導師批判。二三四項由學生輪流擔任。五由同工擔任。每人不得超過五分鐘。二時到四時五十分，室內工作。以後灑掃整理，下旗，晚膳。五時半到七時自由活動。七時到九時音樂，閱讀，札記，作日記。十時就寢。這是每天生活的程序。平常沒有星期，也沒有寒暑假。但在七天之內，必須參觀一次，開週會一次。週會地點，輪流在中心區各國民基礎學校舉行。每次有一中心問題，在事前公布出來，讓大家來參考準備，然後討論。我們參加過三個中心問題討論會。一個是「在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下之五教與共學問題」。一個是「如何實施撲蠅教育問題」。一個是「文言文白話文與大衆語在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下應如何推行。」

雷賓南先生每日來往於教育廳研究院，總有三四次。早晨四點鐘起來，到辦公廳處理院務，參加同工朝會，講

述國民基礎教育的理論。每週爲學習生講解四五小時。大小集會，在可能範圍內總是參加的，或任主席，或旁聽參加意見，精神始終如一，不稍懈怠。尤其開會討論某項問題，興趣濃厚時，常把吃飯的時間延長到二三點鐘。像這樣忠於其事的領袖，實在是不易多見。實驗中心區更有幾個特點：(1)各國民基礎學校一律不收學費。(2)各基校（簡稱）大多數皆有民衆閱報所、圖書、遊藝器具等設備。(3)各基校一律舉行昇旗、早操、早會、週會、故事會等活動。(4)課本劃一（皆用本省出版之國民基礎讀本）。(5)各基校大多數利用廟宇祠堂爲校址。佈置整潔有序。(6)各基校學生，每日劃出一部分時間，幫助村民修路。(7)平南信用合作社，組織得法，民衆極信仰。

總之國民基礎教育是現社會、現時代比較適合需要的一種運動，一種事業。目前中國提倡普及教育，要有三個基本條件：(一)經濟，(二)快，(三)簡便而有實效。像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與此三個條件却有相當的切實。再研究院能與政治力量打成一片，所謂政教合一，也可算是一個非常的特色。

但有幾項值得研究的，所謂國民基礎教育兩大目標「愛國教育」「生產教育」試問(1)國民爲什麼不愛護國家？(2)怎樣實施愛國教育？(3)生產些什麼？(4)怎樣生產法？似乎是不可忽略的。

此外實驗中心區我們有幾點意見：(1)各國民基礎學校多設備科學把戲。(2)在各村莊要道處設木牌二，一爲本村概況，一爲本村地圖及交通路線。(3)多設託兒所、幼稚園。(4)各國民基礎學校校長依省府規定，由村長兼任，應按時到校辦公，不可空縣其名。服務日亦應延長其服務時間，且須提高待遇。質之實達，以爲如何？

特察里

到南甯住了五十多天。臨走的前夕，領導我們的黃君說：「南甯政治教育，諸位大致都看過。但是「特察里」諸位也該去看一下。那裏是南甯的烟賭娼區。省政當局，爲求管理便利起見，凡是這一類的營業，由公安局管理，都把牠集中在那裏。」我們聽了黃君的一席話，黃昏的時候，即由黃君作前導，向「特察里」前進。「特察里」橫跨在前的，是一座水泥橋。橋上的行人，來往不絕，擁擠非常。臉上都泛着一層自內心發出的微笑？誠然，「特察里」是烟賭娼三者的集中地，往來「特察里」的人，除了少數看熱鬧或則是過路人外，目的都是單純；不是抽烟押賭，便是宿娼，不是尋求各人所喜歡的快樂，便是幹自己心愛的勾當。我們五個人因爲好奇心的衝動，挺起身子，東張西望的走過水泥橋，一舉眼，便是一個身材魁偉的警察。他攔阻我們，劈頭就問「你們從那裏來？來此幹什麼？」給他出其不意的一問，倒嚇了大家一跳，算是經陪伴的黃君把來意說了之後，警察才很和悅的說：「奉總司令的命令，禁止公務人員來此地遊耍，諸位雖穿制服，既是外省來的，當然例外。」入境的問題解決了，大家率性立在橋上，舉目四望；只見一座座洋樓的額上，都漆着香艷的名字。煇煌的電燈，有些耀人眼球，尤其是隨風飄入耳朵的廣東歌曲，更是刺人耳鼓。大家在樂聲澈漾中，脚漸漸地移到了一所公開的大賭場（兩廣人稱爲番攤。）上下二十四間，每間的設備都很相同。人數約在四五十左右，大家擁擠在一個高與胸齊，約莫五尺濶，一丈長的木檯兩邊。檯上鋪

着一條草蓆，中間很均勻的放着一尺見方的鉛板。在櫃的左面一頭，高坐着一位執掌輸贏的權威者，其背後牆上，貼一張橫額，上寫「貔貅坐鎮」四字；兩旁貼二聯，上聯是「威風凜凜。」下聯是「殺氣騰騰。」此人態度極安詳鎮靜，手執竹尺一根，一四一四的數着錫盒中所開出來的白色彈子，彈子在草蓆摩擦，發出窣窣窣窣的聲音，好幾十個賭客的眼睛，凝神的瞪着他手中所數的最末一次的彈子粒數。原來船板四面，代表彈子的一二三四，最末所數的彈子，其數不會超過至四粒。所以，在最末一次的時候，室中空氣，頓時緊張。等到揭曉了，在櫃內的三四個夥計就忙着付錢收錢，一點也不差錯，腦子的靈敏，倒是一種專門技能。我們分析樓下參加的賭客，把衣服來鑒別，勞工階級，占有十之五六，商人有十之三四。原因不外生活不安定，以期倖勝滿足慾望而來。樓上的房間中間，開了一個洞，四面裝置是欄干。凡是闊綽的賭客，站在上面只要看準了那一門，就由茶房把錢用籃吊下去，贏了抽上來，只要心裏想，嘴裏說，用不着一舉手之勞。據說在樓上往下抑的叫做銀牌，抑數起碼一元，上下之分就在此。樓上的板壁上貼着一張規條，上書一錢銀單片，十個抽一，仙仕番角，拾仙成注，落注跟眼，買錯照賠，低銀僞幣，不得中寶，石子開邊，每作一皮，金器銀紙，先要聲明，時表玉器，概不交易，是金港紙，時價伸算。」這一類的話，不是長于此道的門外漢，一時不易了解。看過番攤之後，大約走了二十步的光景，一座比較短小而門外掛着籃布門簾的樓房，上面寫着不同的名字，如「茨蓉館」「神仙居」這一類吞雲吐霧的場合。聞不慣這種亡國滅種的異味，做不來神仙的我們，僅僅在室外探望。室內靠牆兩旁，擱着高約二尺的舖位子，舖上一盞盞的烟燈，七歪八搭的橫着不少所謂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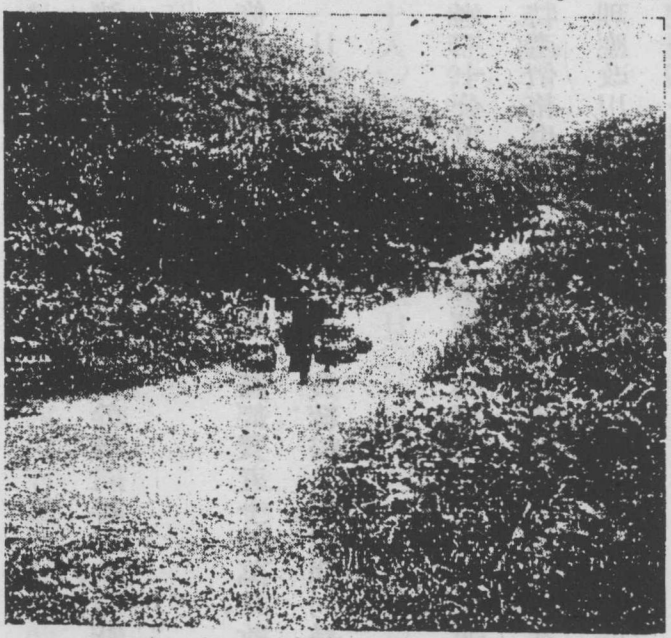
的活神仙。全室充滿着好似毒瓦斯的白烟唆唆的聲音，在四週和奏着，統觀全室，幾無一處空虛。老闆左右招呼，應接不暇。樓上設備據黃君告訴，比較潔淨，專供中等人士去吸的，與樓下一般勞工階級吸食者不同。烟館看過了，回轉頭來，到人肉市場的交易所；一座特建的房子，也分上下二層，扶梯設在中間，四周有走廊，可以來回環繞，每人房屋一小間，外掛白門簾，內有客在，則白布門帘下懸。室中一床一桌，陳設簡陋。粉白黛綠的妓女，有的依門而坐，有的在廊下徘徊。廊下的電燈，並不明亮，倒給貌醜者一個方便。那時天氣正熱，妓女多半赤足而穿木屐，一身的長袍長褲，却別有風格。可惜語言不通，不能夠調查他們的生活情形。在樓上的代價，比較樓下稍高，樓下的生意，反不如樓上的好。每人夜資若干，均由政府規定，並無勒索敲詐等事，也無捉進官裏去的危險。所以一般冶遊的老爺，幾視爲第二家庭，留連忘返。時已晚上十時，遊興已闌，乃主作歸計。而路上行人，仍是向「特察里」如潮一般的湧來，領導的黃君，即在中途告別。我們五人對「特察里」的批評，認爲在現社會制度下，對烟、賭、娼，能用統制力量管理，自較一般放任者爲上。然僅僅集合一處，而不進一步求積極的改革，如吸烟者限制其吸量，逐漸減少，抑賭禁止勞工階級參加，娼妓時常檢查其疾病，仍覺美中不足。但廣西省府，能化了一筆巨款，特地建築房屋，把此三害集中一處，加以管理，在別的地方，怕還不容易辦得到。

廣西道路局

廣西公路的開端，是在民國四年的邕武路；（邕寧到武鳴）一百二十華里長的路線，到民國八年才通車，所以這樣的遲緩，軍事人事，都有關係。從此以後年年進行，到本年四月通車的，當在七千華里以上，（省道）以後平均每月有一線通車。

現在幹線以柳州、邕寧爲中心，兩地中間有幹線聯絡。邕寧南通龍州，西通百色、柳州。北達桂林、全州，西入貴州。另有一線由蒼梧西與邕柳線聯絡。

管理機關起先叫公路局，每線設局，每縣設分局，到民國十七年一月改分區管理，計有南寧、柳江、桂林、容蒼、鎮南五區公路。管理局屬建設廳，二十年六月合併五區局，成立廣西公路管理局，管理已成省道之培修及車務行政，並負發展全省道路的完全責任。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又改稱廣西道路局，仍屬建設廳；建廳裁後，直屬省府。聽說本年六月



廣西公路

一日起，將改組爲廣西省政府道路局。現任局長爲蘇誠，係十九年就任。

廣西的築路主張，先求通，徐圖改善。民國十八年以前注重幹線，民國十九年以後，支線幹線同時並進；還特別致力於接通鄰省路線。

經費歷年不同，二十三年度行政辦公費三十餘萬元，修路經費五十餘萬元，興築新路經費五十餘萬元，收入不足三分之一，由省庫撥給；現擬設法自給，決定本年七月一日起，所有商營汽車全部收買，統歸公營，據蘇局長表示收歸公營之利益有五：

1. 推行木炭汽車：廣西公路行車速度，每小時不得超過三十公里，現木炭汽車經局內機械廠幾度改良，速度能及三十公里。普通汽車，需用舶來品的汽油，木炭是本省特產，價格也比較低，如南甯至柳州，汽油需費十元，木炭只費三元，全省每年可以省下幾十萬元，爲塞漏卮，用國貨，理應改用木炭。但是商營汽車，無論股東司機，都囿步自封，改進不易，全部收買改裝機械，燃燒木炭，保存廣西元氣，這是第一個利益。

2. 減輕成本：公營商營參差不一，購辦材料及修理機件，也各自爲政。全部公營，購辦材料修理機件，歸一個機關統籌，手續簡單，而往返之費，盈賒之利，每年也可減少十餘萬元，這是第二個利益。

3. 減低客貨運費：現有汽車載輕重客貨，收費過高，實爲成本所限，無可非議。既有上述之利，並提高載重份量，減收客貨運費，自屬可能；如此公私兩便，這是第三個利益。

4. 調節農村需要：商營汽車，利之所在，奔爭趨之；客貨少者，裹足不前。人民交通的自由，往往被他支配，影響農村需要，實匪淺鮮。汽車公營統盤籌劃，適應需要，這是第四個利益。

5. 路局可以自給：本省公路長此發展，需費自然很大，省庫當然不能儘量接濟，如不成謀自給，影響前途。公營之後，收入增加，漸能自給，這是第五個利益。

根據五個利省利民的理由，收歸公營，有那一個可以反對呢？

目前汽車商辦的有三百輛左右；公營的七十輛。

建築公路，不論公營商辦，先測公路線，估計土方所需工資，（每工伙食費一角伍分）呈請核准後，將路線經過地段內「壯丁十八歲到四十歲」調查清楚，開始做工的時候，挑選各段村甲長，或相當人員，充當段長及督工員；並責成各該段長，召集全段壯丁分成若干組，（每組五十人）担任承築地段，限日完成，也有包工的辦法，以每日完成七十立方尺爲一工，時間可以自由伸縮。

民衆對於做工沒有怨言，因爲交通既便利，地方也可安富，所以縣道建築，雖不發伙食費，民衆也樂於從事。做用民地，除免粮外，概不給價。但附近荒地，有優先承買的權利，或發給股票。

以前建築公路的原則，注意政治軍事文化，今後着重經濟，如通貨源，造貨倉，集中農產，調節需要，並極力與水路謀聯絡，（例如廣東洋米進口，每年九千萬元，交通便利，調劑得宜，廣西可坐收其利益，廣西現有穀賤傷農的現

象。）以便利輸入輸出。

築路成本因山路崎嶇及田野平坦，大相懸殊。據說最艱難工程，每公里要一萬元左右，平地只七百元上下。公路最寬三十呎，狹的也要十餘呎，路面鋪的是純土，碎石，天然混合土，人工石子沙土混合物，沿路各大城市多已建有新式車站，小站也次第增建停車廠。南甯、賓陽、柳州等處都已設立修車廠，在南甯、柳州桂林宜山容縣戎墟等，也都成立，河面過闊的地方，都有碼頭，用木筏載車過河，計有懷遠三門江、清水江、紅河、鬱江、邕江等。

護路警本有一大隊，六中隊，十小隊，四十二班，以民團訓練，成績斐然。爲節省經費，遂年裁減。到二十三年五月，減至五中隊，八小隊，廿七班，除保護所轄地段外，並認眞整理，隨時訓練，期成勁旅，以策交通安全，促進運輸發展。

他們所定的許多完備的條例章則，有廿五種之多，限於篇幅，不及備載。

家庭婦女訓練班

廣西省省黨部南甯婦女協會，爲增進婦女各種常識及改善其日常生活起見，特聯合教育廳，省會公安局，邕甯縣政府，發起組織南甯家庭婦女訓練委員會，舉辦家庭婦女訓練班，未受教育的婦女，在規定年齡以內，一律施以訓練，我們參觀時，第二期剛正開學，成績非常良好。該會主持人于瑞雲先生，詳談辦理經過及最近情形如下：

南甯家庭婦女訓練委員會，爲啟發婦女智識，提高國家觀念，培養民族意識，特由廣西省黨部等機關發起組織家庭婦女訓練班。會內設常務委員一人，由省黨部擔任，處理一切日常事務，其下分總務、管理、教務、宣傳四部，各設主任一人，由各機關分任，經費每期由省黨部發給，數約百元，用爲購買筆、墨、紙張及急救藥品等。辦事員及教師，概無薪金，僅每人發給乘坐公共汽車票費一元。委員會成立以後，即積極進行，先調查應受訓練的婦女，共有若干？再編配班次，分期舉辦，每期規定一月，第一期四月十五日開辦，五月十五日結束，第二期繼續開辦，就是現正訓練的一期，第一期受訓婦女，共一千有零，編爲十班，指定適中地點，按時上課。受訓婦女，年在十七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除在高小畢業，得有文憑不須受訓；或懷孕哺乳，可以延期受訓外；凡受召集訓練的婦女，必須按期報到；否則予以處罰，處罰：規定第一次不到，罰國幣一元；二次不到，二元；三次不到四元；四次不到則拘留；無力繳納罰金，改爲一元拘留一天，第一期受訓婦女，尤多各機關公務人員之眷屬，以示提倡，藉供效法。

教師來源：由各代表機關分途聘請；婦女協會家政教師十人，邑甯縣政府改良風俗教師十人，省會公安局衛生教師十人，教育廳公民教師十人；再以委員會名義聘請教師若干人。純以女性爲原則，教師多屬南甯市各學校現任教師，各機關公務人員，各醫院現任醫師，及高中以上學生。教師受到聘請，不能藉故推諉；否則由委員會通知其主管機關，解除職務；醫師由公安局勒令停業。管理方法，每班每日由公安局派男女警士各一人負責監督。每個婦女，發給名牌一塊，註明姓名、住址、號數，到班時交警士登記。遲到五分鐘，通知教師，罰以立正。過了半小時，以缺席論罪，由公安局執行處罰。課程編配：家政常識十小時，衛生常識四小時，育兒常識六小時，公民常識六小時，改良風俗條例四小時，共計三十小時。每日訓練一小時，自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教材除編印講義外，都是口授。

各班教室，都借用公共場所或私人住宅，以適中爲原則，不得藉故拒絕。結業時，舉行測驗，成績及格者，准予結業；低劣者留級補習。舉行結業典禮後，接開同樂會，並組織同學會，以養成其團體生活的習慣。

第一期結束後，婦女日常生活，顯有改善，即以前城市婦女日常一切不正當的消遣，如打牌、吸紙煙等，都已革除。家庭衛生及公共衛生，亦有顯著進步。

我們參觀省黨部大禮堂授課的訓練班，約有二百人，中年佔多數，都穿着青色布服。女教師二人，一爲上海人，口頭講授，一位廣西人充當翻譯。講的是育兒常識；有些地方，翻譯先生紅着臉說不出口，而上海先生却滔滔不絕，無所忌諱的隨意講。情形與演講會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一個值得注意的合作社

平南無限信用合作社，是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中心實驗區的事業之一。我們去參觀的那天，從研究院出發渡過鬱江穿過幾個村莊，望見一座廟宇式的屋頂，四圍潔白一牆壁的房子，引導者說這便是合作社社址所在地。走到裏面碰到指導員裴友萍先生，由裴先生報告中，知道這社址卻是狄武襄祠改成的。接收的時候，除了三面神牌而外，空無所有，地位恰有兩進兩披的六大間平房，很整齊而穩固，現經裝修會議室，展覽室，辦事處，宿舍，廚房，儲藏室，此外還有一個分診所，是研究院分過來的，一切布置很是簡潔，所有圖表也淺顯明瞭。

該社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是廣西省立民衆教育館派裴先生指導組織。二十三年九月民教館撤消，十一月移歸研究院，仍由院聘裴先生負責指導。

成立的時候，農民不敢相信，入社的只有二十六人，範圍也只限平南第四村。二十三年三月十日，第二次社員大會及十月十日第三次社員大會，請求加入者，共四十餘人。因爲資金尚未充足，審查比較嚴密，通過允許加入的只十八人，（第二次七人第三次十一人）現共有社員四十四人，平南第一、二、三、四村都已普及。社股每份二元，每人至少認一份，但社員不願多認，以致不能自立事業，更難發展。因此在第二次社員大會通過了增股的方法，就是每次借款在五十元以下的增認一股，五十至百元增認二股，於借款的時候，如數扣繳，百元以上，以此類推。至二十

三年終，股金已增至二百五十元。用上面的辦法增股，尙嫌遲緩，於是在第二次社員大會，同時又通過了一個吸收存款的辦法，就是參照我國錢會制度組織儲蓄會，所有社員都要入會，每一會員至少認一單位，每一單位出洋半元，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各集會一次，用抽籤的方法，定得會的先後，得會的人，須把一半的數目存在合作社裏作爲這一個社員的存款。九個月裏合作社收到這樣的存款，計三百餘元。放款方面，除通常規定的手續外，還有一個特別而必須執行的手續，就是借款要送到社員的家裏，使家人知道，尤其是妻子。據說：這一個方法，是一個社員夫人貢獻的，理由是社員借款是否爲家用急需，到那個時候自會明白，這對於合作社及社員的本身，都有莫大的利益。

我們又談到因爲農民智識的幼稚，合作社很容易被土豪劣紳鑽進去把持，以致合作社往往受到很大的影響。這個問題他們也有防制的方法，就是在調查的時候，特別注意，如果發現了這社的本身離不開他或防制他的破壞起見，制定一種聘請名譽社員的規則，規定名譽社員，只有提倡、贊助、建議、指導及不出股金，沒有借款權、選舉權及表決權，但經聘請後，仍行爲惡劣破壞社譽的，便須函請注意或通知解聘。這樣的處置，對於這種人，與以自新之路，等到怙惡不悛，那時合作社本身已有基礎，嚴重處置也振振有辭了。

現在該社，正在進行生產合作計畫，已通過行政當局，准予備案並與以助力（如免捐等。）

我們想這樣的合作社，將來對於社務的順利發展，自不待言。介紹與辦理合作社的同志，或有研究合作學術興趣的同志做參考不無小補。

廣西家畜保育所

五月十一日由何開藻君引導參觀廣西家畜保育所。是一所新建築的洋房，坐落在南寧省會之北邕黃公路東面的高坡上。那時已是下午三點鐘，所長因事外出，一位祕書出來，他說：「本所遷此才二個多月，一切尚未佈置完備。原以民國二十二年，廣西全省發生牛瘟，死亡的數目很多，常有一鄉裏的牛完全死絕；省政府以關係民生重大，遂特聘一美人羅鐸氏辦理獸類藥液製造所，專爲製造藥液，實施防疫，漸因社會之需要，將範圍擴大，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成立家畜保育所，三月初始遷此。

組織：於所長下設總務，防疫，製藥，畜牧四股。經費開辦費用二十萬元，計支配於建築六萬元，機器四萬元，儀器藥品六萬元，設備四萬元，常年經費共八萬五千元。過去工作：分巡診員赴各地醫治牛疫，頗得一般農民之信仰。現已開辦小規模製造藥液。目前所感困難是巡診員太少，不够分配到遠的縣份作防疫工作。將來計劃訓練該項人材，並將全省分爲五個防疫區域，每區住獸醫若干人，負該區各種獸疫發生之防治。」

祕書報告完了，他又介紹一位雇員人，引導參觀內部，對牛瘟菌苗製造程序解釋的非常詳細。事後我們提出幾個問題來請他們答復如下：

(1)民二十年、二十一年牛瘟之統計？(答)尚未精確統計，約有三十四縣，統計斃牛三萬四千七百餘頭。

(2)最近全省家畜疾病之狀況?(答)春季瘟疫易流行,現各縣來報告已發現牛瘟者有平樂,賀縣,修仁,博白,玉林,貴縣等地,已有病牛百餘頭。

(3)農民過去處理患瘟方法?(答)多用先人傳說之土法,大都無效。

(4)對鷄瘟之意見?(答)現尚未製鷄瘟藥液,祇有用隔離方法。

(5)豬牛瘟預防血清之成効?(答)正在試驗期中,並製造牛瘟血清等。

(6)各種血清之成本?(答)尚未精確計算,牛瘟注射約須三角左右。

(7)農家畜病求醫之手續?(答)畜主來通知,即派人前往醫治不取分文。

(8)對改良家畜之意見?(答)首要防疫。

(9)與省外獸醫之聯絡?(答)正在進行中。

我們匆匆忙忙的看了一下,覺得有兩點值得注意的!

(一)他們都很科學的,忠誠的,精細的研究前無師承的問題。

(二)他們是爲民衆的需要而去研究服務的機關。

邕甯縣四塘中興壩水利工程

五月十四日，我們去邕甯縣政府訪陳壽民縣長，他很詳細的把縣政設施，各種進行計劃和實施方法，同時提出城近幾處水利工程的建設報告給我們聽。像這樣積極爲農村打算的事業，在其他各地，尙不多見。因而引起我們參觀的動機。於是將參觀意思告訴陳縣長。縣長立卽說：『好！等我去設法一輛公家汽車，把你們送去，因爲這裏到四塘中興的水利工程處，有六十華里路，如果找不到的話，就坐到柳州去的公共汽車！』我們也就很歡喜地說：『靜候佳音。』

我們參觀該處的熱望，已升到極點，便起了一個顧慮：倘沒有公家汽車，怎麼辦？這困難却不能壓低我們的熱望：因爲我們商量的結果，如果眞沒有公家汽車，就乘公共汽車去，回來步行，祇要達參觀的目的，一切都可不顧。

第二天下午，陳縣長打電話來說：『糟糕！公家汽車一部也沒有開着，只好坐公共汽車了，好在車資爲數無幾，我們可以担任，只是要勞動你們兩條腿。因爲這公共汽車只有去的時候在那邊停，回來的時候是不停的。』我們也就說：『這算不了什麼，我們的兩條腿是早準備走了。』便約定翌早卽出發。

翌早五時，我們便忽忽的爬起來。草草的洗了臉，整理了行裝，帶好筆記簿，走出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宿舍的大門，向汽車站進發，一路說說笑笑，好不暢快；在路上撞到挑着菜蔬的農民和担着鮮魚的漁民，到都市裏去

換幾個錢來養活他家的老小。

由武陵路折向中山路走，兩旁的店鋪，尚未開門，一隊隊的民團，却武裝齊整齊着隊伍到公共體育場去操練。正五時半，我們到博物館對面的汽車站，縣政府所派陪同前往的歐星垣技佐也趕到了，接着汽車也來了，這汽車與上海普通公共汽車無異，只是後部多了一個小小的貨倉，坐位有十六個，車資不論遠近，每華里毫洋弍分弍厘，我們每人費了一元三角二分，買了六張全票，因爲廣西省府規定公務人員乘車也得不到任何優待。

開了車出了南寧市，一路只見青草山崗。林木田地很少，村落也不多，到達四塘下車，直赴邕寧縣金城區四塘鄉鄉公所。正鄉長因公外出，由副鄉長黃文中接待，由歐先生說明來意後，黃副鄉長一面便令造飯，一面引導我們去參觀一個新式墟市。原來四塘本是半鄉村式的墟市，街道並不整齊，而整頓並不容易，所以另造這個新式墟市，以樹楷模。到了那裏，看見頭門上有四塘街三字，走進去便見四縱列房屋，中間二列是貨攤，兩邊兩列是市房，貨攤共九十二間，市房也是九十二間，最後有鄉公所，周圍有土牆。據黃先生說：「這個新式墟市的建築，實因普通墟市太無秩序，不講衞生，故特樹此模範。」

主其事的是地方有志人士組織的市政委員會，選定這地址，除官荒外，備價收用，市房由會規定建築方式，招商人自行建築，每方丈地價只需六毛，便可永遠管業，貨攤則由地方人士捐資建築，共費洋五萬餘元，現建築將竣，定六月一日開幕。

參觀一周後，均覺整齊衛生，將來所種樹木長大，當更增不少生趣，確可爲一般墟市之模範。

回到鄉公所，順便參觀裏面的邕甯縣金城區四塘鄉公立中心國民基礎學校。他的特點，不收學生膳費，每人每月備米三十斤，各備米桶存儲，自行管理，每餐由廚子向各生取米一筒共煮；菜餚另作，每碟銅元六枚。據該校教師說：「本地穀賤傷農，徵收現金很是困難，膳食收費，仍須購米，不如一半帶米一得兩便。」

鄉公所裏除學校外，還有民團後備隊辦事處。

九時飽餐後，仍由黃副鄉長引導我們一行六人出發參觀水利工程，不到半里，就看見一條水槽裏面流水不絕；我們以爲如江南車水過溝一般，不以爲意。沿着水槽前行，見有一個缺口放水入河，乃奇怪起來。黃先生即指着說道：「此處水利工程並無偉大建築，亦無其他妙處，一經道破無可驚異，而農民受益實鉅。這條水槽，兩邊所有水田本來是一片荒涼所在，中間雖有幾處種稻，只因雨水不調，從沒豐收。現任縣長陳壽民氏到任，派水利專家前來視察，設法救濟，於離此十五里處發現河水一條，水平與此一片荒原相等，河道却無多大用處，遂計劃利用此水源，另開這水槽，不足築壩截河水以增益。測量結果，計算民工受益的農田，每畝須出一百四十四工，需費七千元竣工。後每畝第一年收費二元，第二年一元五角，第三年一元，如此所費本息，如數歸清，而農民受益無窮。」工程完了，從此一片荒原，變爲熟田，年年無水旱之患，因水多有水壩和這種缺口可以調節，水少時山水源源不絕，不虞缺乏。

後來曲曲折折，走到一個山崗，削壁高數丈，下面就是水槽。黃先生說：「這處的工程最大。」那時一眼望去，只

有綠油油的水稻，無怪民衆們歌功頌德，想見陳縣長此種得意之作，其中心愉快爲何如？

再向前行，看見幾座利用水力的起水車，他的構造是把竹條穿在木軸上，做成輪形，在輪邊上，有竹蓆十餘片，另有竹筒，車藉水力旋轉竹筒，取水放水很是方便。到水壩邊，確沒有特殊的建築方式，只是普通堆積的石子，把木頭撐着，把河水阻向水槽裏去，於是成了無窮妙用。

我們在那邊休息的時候，便談論到現在的一般人民父母，只知巴結上司，搜刮民脂民膏，却不肯爲民衆費些腦筋，其實有許多事情，只一舉手，一投足，民衆便受用無窮，這中興壩就是一個例子。另覓道路回四塘，又看到一個利用水力碾米的廠家，我們也爲好奇心所驅使，詳細的看了一番。它的組織，是一個木輪用牙齒接連裏面的石盤，水推動木輪，因齒輪的作用，石盤轉起來，石盤在石槽裏也轉起來，就把糞糠慢慢壓掉。

水利工程參觀完了，便步行回南甯，在路上看見粉條攤，爲順便訪問民衆，在攤上吃粉條。我們一坐定，就有十幾個民衆圍攏來，口談筆談了一陣。得到的結果，對於民團的訓練，他們以爲不練民團，那有好日子過，因爲從前這裏的民衆很怕匪，而匪愈多，弄到下田要背槍，時時還有送掉生命的，人財兩失，毫無保障。現在有了民團，地方安甯了，就是打死也有獎金三百元。對於徵兵，那粉條攤主人的表示，徵兵爲保護國家，沒有國家，便沒有自由，那裏還顧得到身家。問他的程度，只讀過一年私塾，但已受過民團訓練。於是我們不得不佩服廣西當局，灌輸復興民族意識的努力和普遍。回到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雖有六十餘里。却並不覺得疲勞；只覺得精神愉快，前途光明。

到武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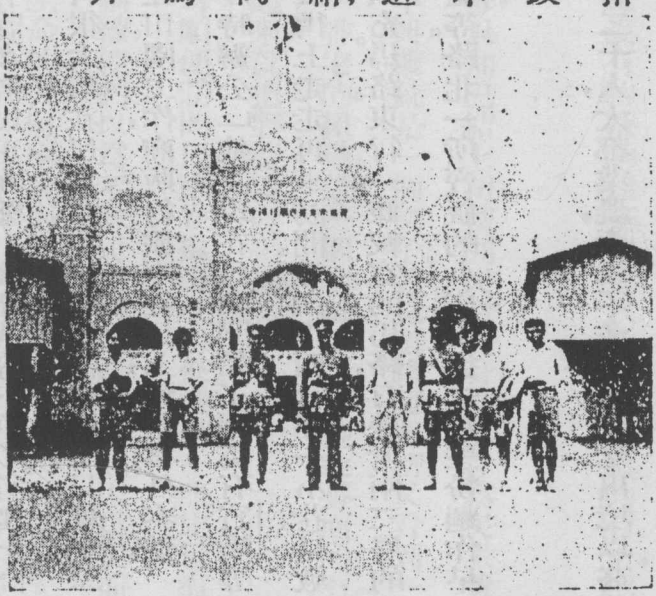
六月三日晨五時起身，漱洗畢，雇小汽車一部由「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直向武鳴進發。出南寧，沿途童山禿禿，平地赤荒；過騰翔圩，山路高下曲折，景物稍變。到高峯坳有許多鄉民正在鑿石修路。我等下車步行，爬上高坡，有一小亭，民團二人荷槍守衛，據說前此爲土匪出沒之所，擾害很大，現在已寧靖。穿過此坡轉幾個灣，只見平原上山石突起，白乳斑斑，配以青禾碧天，非常美觀。農夫農婦赤足在田園工作，商販行旅來往道上，情景格外泰然。

八時到武鳴，直駛至縣政府門口下車，先問傳達「縣長幾時辦公？」他說現在已經開始了，因爲有賓陽等十七縣的縣長來參觀，已陪往各村去了。我們想縣長既不在，且去街上走走，再來訪問。遂沿街西行，穿一小巷，見數家居民臉色黃瘦，衣着破爛；大街上瓦片零碎，原來正在拆民房擴充馬路。東行一條較寬的馬路，有幾所兩三層的樓房，以賣本地出產的菸葉爲最多；其次如洋廣雜貨及火油食鹽等。路北一所賣飯的小店，走進去買些粉麵作早點，探知該縣年產菸葉約合二百餘萬元。

回縣政府，由第一科長接見，謂全縣有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人，大都業農，產米不多僅能够吃。出境以菸葉爲大宗，入境以火油食鹽爲大宗，地方歲收年約十三萬元，教育經費佔六萬元，全縣小學學生數爲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九人，其中女子佔九百四十九人，合百分之五・二六。訓練民團由省府撥給經費，不用地方公款，縣公路村公

路均由民團設計修築。

談不久，南寧區民團指揮部特派人來歡迎前往參觀，復出城至標營一所新式門面，兩旁分列民團警衛，嚴肅雄勇氣象，精神爲之一振。進二門參謀長劉春光君出迎，旋副指揮官陳日奎君亦來，遂同登樓在會客廳坐談。碰巧四集團軍政訓處主任潘宜之先生由南寧前來視察，寒暄後，他首先聲明不能多講話，因爲只有一片肺臟，左面一片已經割除了！他雖然這樣聲明，但仍侃侃談了半個多鐘頭。對廣西如何講求自衞自給；對教育注重生產；對國省費要減少入超；現每年廣西有五百萬元的食鹽入口，六百萬元的工藝品入超。至於棉花的入口更爲驚人，所以全省要提倡大量的種棉。去年礦產收入四十萬元，外省投資達一百七十餘萬元，雞文幹先生亦加入開採。



武鳴民團指揮部

指揮官梁瀚嘉先生於百忙中抽身，報告訓練民團的經過和現狀大意：『……當民國十九年，廣西地方混亂，滇軍，湘軍，粵軍，共黨等，五相割據，經幾許時間，始克平定。二十年兩粵攜手，乃得實行整理，軍民領袖，以廣西軍隊有限，恐不足恃，即徵兵亦未必適合實際之需要，乃本「寓將於學寓兵於團」之計劃，召集民衆，訓練民衆，由個人武

力化爲民衆武力，於是匪類肅清，地方安靖。現民團組織，統屬於總司令部之下，劃分八區：即南寧區、梧州區、桂林區、柳州區、百色區、龍州區、大保區、平樂區。每區設指揮官，兼行政監督，區之下爲縣，縣之下爲區、鄉（鎮）、村（街）。各區均受省政府監督指導，因民團與政治有密切之關係，省府與縣之間，未有行政監督，故設分區，其指揮官有如昔日之道尹，區之下爲縣長，兼民團司令，另設一副司令，兼副縣長，縣之下爲區、鄉（鎮）、村（街）長，此民團組織之大概。現南寧區屬十七縣，已完成公路三千餘華里，如各縣有事，則三小時之間可視察一週，且電話四通，立即召集，便可應接。向來軍隊剿匪，每每兵來匪去，兵去匪來，故以軍隊專任治安，殊不易易。民團有常備隊，六月一次，期滿仍爲後備隊，有事必出，有案必破。又每區舉辦幹部訓練六個月畢業，所授課程是軍事、政治、經濟、教育、農學、法制；畢業後，委爲鄉村長及鄉村校長。全省可訓練幹部三萬人，三月集中一次，縣長集中省政府，區鄉村長集中民團指揮部。現在所注意者四項：（一）政治。如鄉村教育，調查戶口，保護交通。（二）軍事。在民團仍照徵兵制度，即選好人當兵，亦即義務兵，兵團爲後備隊，鄉設大隊長，村設隊長，人人可拿槍，人人可救國。（三）教育。每區設區中心小學校一所，每區十鄉，每鄉設鄉中心小學校一所，即高小程度；每鄉十村，每村設基礎學校一所，即初小程度。全區有區中心小學一所，鄉中心小學十所，基礎學校百所，共一百十一所，化貴族教育爲平民教育，化分利教育爲生利教育。（四）經濟。廣西地大人多，地未盡其利，人未盡其才，所宜開發鑛產，實行墾殖，大家要開鑛，大家要種植，合力以救農村，民團任保護之責，投資者自可放心。蓋鄉村長有三萬人，有訓練，有常識，故可保護實業。現南寧區轄十七縣，共二十五區，四百二十九

鄉(鎮)四千五百八十七村，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七十七人，壯丁總數爲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人，已訓練總數達十二萬人，未訓練人數尚有三十萬人。已訓練者分後備隊，常備隊，幹訓隊，特種後備隊，區部特務隊，全區鄉村長，公務人員軍事訓練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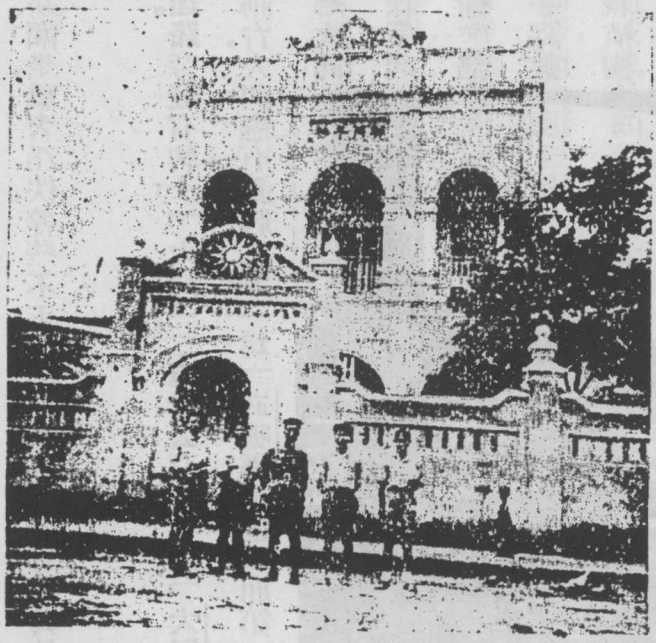
旋進午膳，除指揮官參謀長同席招待外，尚有朱瑞元先生，朱先生是廣東人，前第四軍政訓處主任，新由國外歸來，聽說廣西近幾年的猛進和民團辦的很好，特來參觀，經梁指揮官介紹後，暢談甚久。飯後，梁指揮官發令集合全區正在訓練中的民團幹部隊，軍事訓練隊，後備隊等全體學員，歡迎朱先生同我們講演，剎時間五六百全副武裝青年壯丁集合在講演台的前面操場上，迅速森嚴，比之正式軍隊有過之無不及。那時正是十二時半，暴烈的太陽，晒到易吸陽光的灰色制服上，使他們汗流浹背，但毫不覺得疲倦；我們於這極度感佩之下，又有什麼可講的呢？朱先生報告些世界大勢和今後國人應當努力的方向；我們也簡單的說明我們的目的和感想，就這樣鼓勵他們立了一個多鐘頭，到使我們非常的不安！

梁指揮官很熱誠的陪我們參觀指揮部各處：寢室、講堂、飯堂、書報室、醫務所、販賣部、廚房、廁所、操場、花園、苗圃、果園、牧畜場、苗圃等等，都整潔有序，設備完善。最好的，在幹訓隊的寢室裏每榻各懸一柄大刀，齊整一律，更來得生動嚴肅。

梁指揮官更殷勤的開着汽車引導我們參觀南寧區公務人員眷屬工讀學校、大同村公所、及名勝靈源、起鳳

山等地，每至一處必親爲報告一切，誠摯之意，令人十分感激。

（二）南寧區公務人員眷屬工讀學校。該校在縣城內中街，校長由梁指揮官兼任，副校長周天僕，另設教科主任二人，其一即梁指揮官之夫人，教員三人，工藝教員一人，保姆二人，學生分三班，皆公務人員眷屬，前有一百五六十人，現有九十六人。有托兒所，眷屬小孩數十人，由保姆專任照料，所內陳列兒童用品玩具，多仿幼稚園辦法。眷屬除上課外，另分工科、文科二部，作進一步的研究。工科有織布、縫紉、毛巾、織袜等部份。文科有國語、信札、音樂、算術等部份。各種工藝機器多用木製，構造簡單。校訓爲「忠誠勤懇」四字，各部辦理整潔有序。當我們隨着梁指揮官走進每個工作場所的時候，聽得一位女士喊個口令，於是全廠工作人員，馬上停止活動，全體起立，等到梁指揮官發令坐下的時候，才坐下工作，據說這是對外賓的敬禮。有一次走進織布廠，同樣喊立正了，而梁指揮官好像沒有注意的樣子，對我們詳細的報告了許多關於織布，以及眷屬們如何聽命，如何吃苦的故事，竟忘了讓她們坐了，苦了她們罰老久的立正，使我們感到十二分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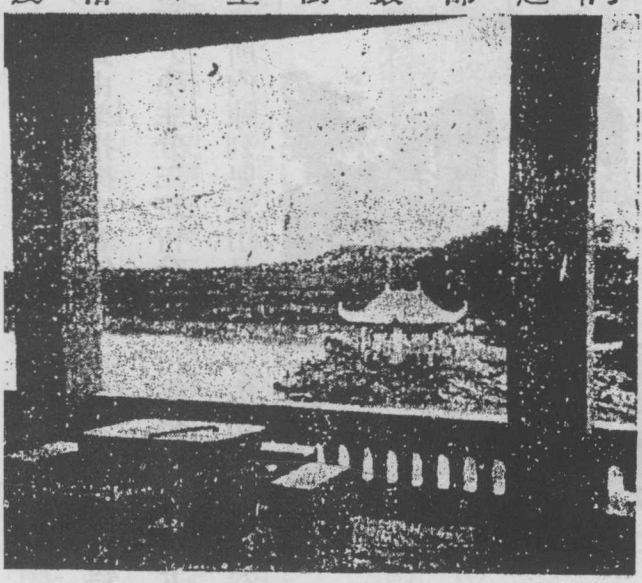


廣西公務人員眷屬工讀學校

安。暗想這般公務人員爺屬，普通人稱爲官太太，在我國所謂家族制度的集團生活未曾打破以前，多半都是夫榮妻貴，養尊處優，每天不是打麻雀牌，就是看電影、聽戲，吃穿懶坐，驕奢淫佚，幹些不正當的把戲，那裏還管得其他，梁指揮官能積極提倡，並以身作則，實可佩服。

（二）大同村公所。乘車出城，沿村路西進，約三里而達。路旁豎有牌子：「大同」、「二兩村公有園」及「大同」、「二兩村公有畜。」公所爲神廟稍加整理，門前曠場，有演講台，大門懸有長牌二方：一爲「武鳴縣市區城廂第一鄉大同村國民基礎學校」，一爲「武鳴縣市區城廂第一鄉大同村國民基礎學校後備隊隊部。」校內有教室二間，入內仍如爺屬學校之森嚴，起立行禮，我們以爲小學生不必太使他們呆板了。民團後備隊部房西首有四五棵大榕樹，有一棵上懸黑板一方，上書千字課數字，一絕好的露天訓練場所。後院正開闢農場、林場，分別栽植樹木苗禾，並作有計劃的農林推廣，恐爲盜偷，築炮樓一座，爲瞭望哨壘。

（三）靈源。由大同村復乘車轉向靈源。這是一塊風景地，俗稱靈水，像一個彎曲形的小湖，傍多層石，水碧清可見底，還有幾



武鳴名勝靈源

道泉水，噴出細霧般的露珠，冬溫夏冷。池旁築二亭，用碎石砌成「鑾源」二字，配以綠草，鮮豔奪目。有武鳴縣中區第二鄉五海三村公所，前爲神廟，門前戲台，改爲講演台；坐欄杆上，風吹來，舉目四眺，美妙萬般。隔岸有「觀魚台」，梁指揮官言江元虎先生來此稱「觀魚台」不如改爲「鑾台」，乃書鑾台二字於此云。

（四）起鳳山。復乘汽車遊起鳳山，距城約十餘里，以昨前兩日下雨，路有數段爲水淹沒，流水湍急，車行其中非常危險，費十餘分鐘而達。孤峯聳平原之上，全屬水成岩所成，風景頗佳。民廿一年，梁指揮官發起重修，尚未竣工。山下有鎮江岩，巨石嶙峋，洞內供神像數座。再上山徑，拾級而登，題「起鳳山」三字，再入後風洞，又名觀音閣，供大士像，塑工精巧。又上讀書岩，過太極洞，洞頂石紋，成太極圖像，形維肖。再過合雲岩而登高頂，環顧四野，山峯突起，插立空際，俯望溪流縱橫，碧綠青黃，田地方方，阡陌其中，牧歌農唱，異常清妙，直入畫境！遊覽畢，拍數照以留紀念，遂下山與梁指揮官握別，遄返南寧研究院。時研究院的學生們已經吃過晚飯，在榕樹下，寒浪裏遊樂！

南柳雜寫

南寧到貴州有兩條路可走：由南寧經賓陽、遷江、大塘、宜山、河池、南丹到六寨入貴州。這路有汽車交通，便利。一由南寧經武鳴、那馬、思林、恩隆、奉議、百色、邏里、鄭州入貴州南籠，或由水道乘汽船到百色，然後起旱到南籠也可以。不過這條路祇有九段通汽車，如南寧到思恩，恩隆到百色，此外都須步行。而百色到南籠的一段，比較不好走，聽說外省人走這段路，常碰着瘴氣喪掉性命。但治安情形都很好，即使單人獨馬帶着財物走，也不會有絲毫損失。我們想看看柳州伍展空先生主辦的農村建設試辦區。因決定由南寧到柳州，再由柳州上六寨，循黔東入貴陽。

南寧是廣西政治中心區，省政府以次各機關，及四集團軍總司令部都在此。因此有小南京之稱。柳州是廣西交通中心區。以地勢說，省府似應設在柳州較適中。但當局用意，並不僅在控制全省政治的行政上用功夫，或許別有雄心和期待。他們對西南二字的範圍很重視，常根據唐史以說明「西南」二字在中國版圖上，不僅是指粵、桂、滇、黔幾個省，而是包括着安南、緬甸、暹羅以及其他被外人劫去了的大小屬國。廣西有志之士對於所謂「西南」二字的意義，便大有和德意志對於東普魯士一樣的，有着重大的意味和志趣。

離南寧前，我們與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談過兩次話。他待人極謙和，但也很縝密。穿一身灰布中山裝，一雙青布鞋，談吐都像一位大學者，絕不像一位圓滑放縱的軍事家政治家。眼睛非常有精神，常對人一眼不閃的直視

靑幾與偵探眼光差不多。大凡對他說什麼，無論瑣細，都聚精會神的聽！對於參觀者的讚舉，却很少肯注意；反之，對於參觀者的嚴酷批評和建議，却異常肯認眞。由此可見廣西當局之公務實苦幹的心理。又在邕寧縣政府參觀縣政設施情形時，縣長陳壽民先生頭一句就說：『廣西省現在單是窮字難解決，其他都無大問題。目前工作也大多是在窮字上打主意。』研究他各項統計和報告，果然是事實。問他幾年來從政的新感想！他說：『如今下層組織好，政府統一，一切都好辦。祇是縣長以下的公務人員，却不容易當。工作多，報酬少。全省縣長，月薪一百一十元，養家還可以，供給子女求學，就有小困難。』但他很樂觀，以爲廣西再經過幾年努力，就不但一切建設計劃都有望，即廣西歷年的窮問題，也一定能解決。

六月七日離南寧，先是想坐公共長途汽車到柳州。及後一打聽，公共汽車反不如私家包車的價錢賤。公共汽路，每人票價要十四元八角半。包車一輛，祇需六十一元六角。五人坐一輛，每人平均十二元三角二分，幾較公車便宜兩元多。道路局對交通管理很認眞，無論公私汽車，一律有規定。公車普通准坐十五人，私車普通祇可以坐五人。超過規定，即不准通行。我們恰好是五人，坐一輛包車正合適。上午八時，在研究院幾位先生歡送中開出津頭村。說到研究院，這是廣西文化建設下負責研究，並實地推行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策源地。院長雷沛鴻氏，是美國留學生。在廣西做教育廳長，一共有四次。對人總是一臉笑，不論何人去見他，都始終熱情招待，使人留下深印象。但講學時候，却也很精刻，一句話都不輕易肯饒人！有時講到興起時，把反對派竟罵得一錢也不值。每日生活很緊張，

時而在教育廳，時而又在研究院，簡直不開過一刻鐘。據他一位得意的門生說：九一八以前，雷先生與夫人每星期至少互通五封信，現在每月也難通上五封信。原因固然是因爲事情忙，少餘閒。然感傷國事，以致減少私生活的樂趣，也是個大原因。

南寧到柳州，行程六百七十五華里。所經地方有五塘、八塘、蘆圩、邕江、大塘九個站。過八塘天色忽黑下了一陣暴風雨，行李盡濕，僅車內得幸免。十一點鐘過蘆圩，是全程中的大腰站。凡往來邕柳間的客車，大多在此吃午飯。我們在一家小飯館吃便飯，飯菜很合口，器皿也整潔，比起大酒樓，也許還要高一籌。廣西人大多很忠厚，不占小便宜；對外鄉人，非但不欺侮，反而很客氣，這是一路都能見到的。飯後車繼續開，零點廿五分過清水河。這是一條名不虛傳的清水河，雖是當時落了一陣雨，稍微漲些水，而河水却仍然很清亮。汽車用船渡，河寬近十丈，兩岸橫牽着一根手樣粗的大竹纜。水手傍着竹纜把船一手一手拉過去。渡過清水河，沿途風景愈來愈美妙！大小山峯，在車路兩面，矗立着，連環着，各有姿式和特色。青翠的是土山，蒼老的是礁山，前者象徵着和平，後者就古怪猙獰得可怖了；黑灰色，像煉過的枯煤，頂峯極尖銳，縊滅着無量的殺氣。最妙是各自屹立平原上，活像人造的假山，像饅頭，像筆架，像瓜皮小帽，像竹筍，對崎崢嶸，數不盡的奇觀。車在山窩裏奔馳，退下去的都是山，迎上來的也是山，四面八方，無一不是山。「山從人面起，」在這裏可算得一句寫實詩。一點十五分過邕江，江面比清水河略寬些，水色深黃，與黃河差不多。右江一座山，活像一只覆着的茶碗蓋，使我們留戀了十分鐘。三點廿五分過大塘，是邕黃路（邕寧到黃沙河）

與大寨路（大塘到六寨）的分叉處。五時到柳州河南站。入城還得渡柳江。柳江發源貴州獨山縣，經榕江、下江、內妹、融縣、柳城、柳州，象縣江口與鬱江匯合，直出蒼梧到廣東。蒼梧到融縣，可以通汽船。我們住在車站附近一家旅店裏。房間有三等：一等二塊四，三架床；二等二塊錢，一架床。這算全店最好的。三等一塊錢，一架床。厠所浴室都不分男女；內面滿壁都寫有詩歌和標語。車站附近有旅店，有飯館，有茶樓，有私家汽車公司，不亞於大商埠。當夜，茶房送來一盞玻璃燈，式樣很新巧，儼然一隻長頸鹿，頸子非常長，與整個燈盞高度成爲二與一之比。光線比蠟燭稍微強一點。但十步之內才可以用得着。

七日渡江進城拜訪軍師長和李縣長。兩岸船隻，不下五百艘，中以渡船佔多數；但大多是私渡，渠價不一致，有的每人渠五枚，（銅仙）有的渠一毛。外鄉人初到此地者，常弄得目瞪口噤，不知怎樣好。水手完全是婦女，肢大膀粗，性情很暴烈，動輒即咒人。

女　水　手

上午到師部，師部在學東會館內，兵士是新由各縣徵來的，對人很謙恭，與普通募來者，氣象確不同。軍師長個子很修偉，粗衣布履，談吐亦風雅。認爲廣西經濟建設，惟有從整理農村，繁榮農村着手，才是根本好辦法。因爲廣西目前沒有大

資本，不能大規模經營礦產，小規模經營又無關於痛癢。其次開工廠，辦實業也不易。例如廣西最缺乏是棉織品，而棉花在廣西就很成問題，若果向外省去購買，必然會得不償失。至如何整理農村，繁榮農村，則第一即須關水利，水利在廣西成爲繁榮農村的先決條件，水利辦不好，一切無辦法。廣西除五月間雨水比較多些外，其他月份都很少。故頻年旱災，摧毀農村不少的生機。第二須墾荒植林，廣西荒山棄地非常多！尤其西北方。這步工作做成功，廣西經濟建設，不愁不能達目的。臨別要我們去參觀沙塘農村建設試辦區，乃約定翌早由區裏派車來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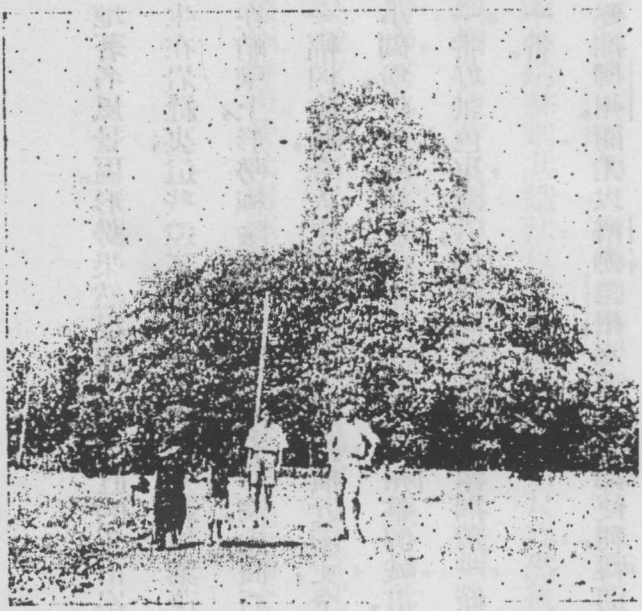
下午到縣府與李縣長談縣政概況約近兩小時。據說：柳州原名叫馬平，民國二十年始改稱今名。面積二千五百八十六方里，人口二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八人。分四區，三鎮，三十七鄉，六十八街，三百六十一村，四千二百五十九甲。治安方面，各鄉均築有哨壘，由壯丁日夜來守望。村甲長分期送民團幹部訓練大隊受訓練。現在訓練者三十八名。縣府二十二年七月裁局改設科。對地方款收支，有地方監察會公開審核。交通方面，縣道、鄉道、村道，俱已逐步築完成。鄉村公所，均已架設電話機。教育方面，有初級中學校、男女高級小學校各一所，完全小學十三所，初級小學九十八所。私立者：初級小學有二所，學生共有六千七百四七十人。學費高小收二元，（毫洋）初小收一元二角。全縣壯丁四萬二千零五十名，可編成後備隊四百二十隊。現已編訓三十餘中隊。將來全部編訓完成，可隨時動員四萬二千餘衞國保家的戰鬥員。

柳州有名勝兩處，一爲城內柳侯公園，一爲河南車站附近的立魚峯。柳侯公園，有柳侯祠，是用來祭祀柳宗元

先生的，但年代湮遠，內僅神案一張，碑碣數塊，此外別無所有。祠後有柳公衣冠墓與羅池相聯。羅池是當地著名的古蹟，也可惜少修整，已荒蕪得不成樣子！但園內有幾座小亭台，栽花種樹也有些小點綴。

城內市面很繁華，培新、小南慶、東大幾條柏油路都極整潔而可觀。商業情形也不惡。江邊一帶，有不少賭館和烟館，營業尤興旺。此外棺材店確不少！俗說「一玉在蘇州，吃在廣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就是因爲柳州的棺材特別做得好，可稱爲本地著名的大特產。聽說柳州棺材所以能出名，第一木料好；一口棺材大多專用四塊整料裝成功，不鑲邊，也不打補疤。第二價錢賤；一口頂好棺材，在柳州不過賣百元，在他處就要一百五十元。第三手工好；普通棺材太多笨重或龐大，柳州則不然，外面看來雖不大，內容却合適。一百八十磅的大胖子也都放得進。因此三個大特色，所以有名氣。

九日赴沙塘，離柳州六十里。一路平原荒地非常多，開墾的不多見。伍主任很豪爽，一見我們即將歷年來創辦試辦區的動機和沿革及個中得失情形詳細說出來。自主任以下各人員，服裝與普通農民無多異。全區職員三十



柳州立魚柴

餘人，下級職員多是自己訓練的。每年經常費二萬元，已經用去八十餘萬元。我們在區內參觀來回共四天。一天看沙塘。一天取道柳城到無憂。一天看石牌村。各區計劃與實施情形，大致都可觀。（另有報告）

柳城縣離沙塘六十里。城內人口大約不到兩千戶，街市很狹窄。雜貨舖子幾十家，生意都清淡。城外大多是茅棚，菩況一望即可知。但却有兩個小特點：第一是不論貧富都有一根水烟袋，男女老少都會吸水煙。我們經過當地時，紙聽兩面室內咕嚕咕嚕的吸烟聲，烟子一縷縷向外飛。第二是婦女大多紫色斑斑，還生有頸腫病！頸項間膨腫出一個大汽胞，或似肉瘤之類的小肉球。

十二日返柳州。次日抽空游立魚峯，峯高千餘尺，爲本地著名風景區。形勢果然很像一頭立直的魚。由峯下到峯頂，滿山是樹林。樹的生法，極巧妙：有的生在土堆上，有的生在岩縫裏，這些還不奇，最奇還是一些幹粗葉茂的樹根居然生在一土不粘的大石上。峯腰間，幾間大殿宇，懸貼在峭壁上，形勢極險峻。殿右數十步有一洞，內面石乳非常多，形狀都奇異。峯頂路道極崎嶇，全用亂石傍山疊成的；一幅凶險狀，令人生戒心。頂上寬度，縱橫近兩丈，全是光石頭。立在上面，稍一不小心，跌下去必然成粉碎！中間有座小碉堡，但已漸朽收。由峯頂向北望，柳州整個城市，都在眼底下。西看盡是山，山間一條條紅色路，縱橫交錯着，又是一番好景色。東北看，柳江圍着柳州，活像捆着一條黃色帶。一幅氣象萬千的彩畫圖，初到柳州者，實不可不好好看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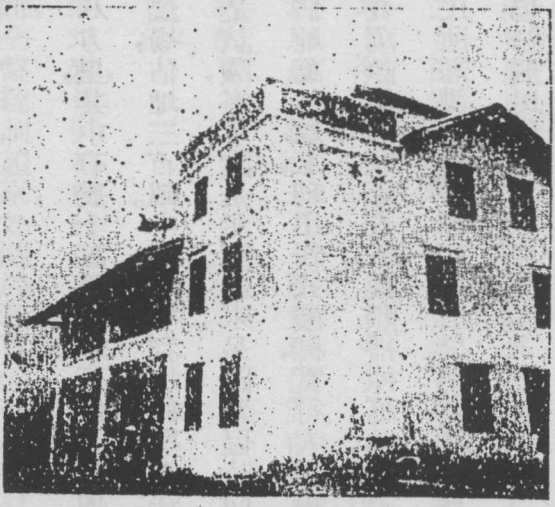
廣西輕工業比較發達的城市，除梧州南寧和桂林，就要推柳州。而尤以梧柳二州，水陸交通都便利，特別有希

望。但可惜缺乏大資本小規模經營，正如韋師長所說的話，無關於廣西的大病痛。柳州顯著的特產，有烟葉、花生、胭脂李……等幾種。烟葉除小部運出省外銷售外，大部多在本地造絲烟。其造法，以烟葉蒸起約二三尺高，然後紮在木架上，用鉋子削下來，再以手指將烟絲爬鬆散，即成爲絲烟。烟色淡黃者，則用土紅加染成紅色。此種絲烟，味道既辣口，土氣也很重，實多不很合衞生。花生在本地多造油。胭脂李，皮色雖青黃，內肉却是很鮮紅，味道也不錯。此外有兩種宜於炎夏解渴的小飲品，一是茅根茶，又名八寶茶，一是綠豆湯。前者是將茅根煑水當茶喝，加上甘草、紅棗等藥品，一面可消暑，一面可解渴。後者用綠豆煑湯，加紅糖，味道極鮮美。營此兩種生意的小攤販，各有三百幾十人。

沙塘農村建設試辦區

六月九日一部汽車把我們由柳州接到沙塘農村建設試辦區，在那裏住了整整四天，前後同創辦人伍展空先生及主辦人黃明、黃幹橋、高元勳諸先生數度長談，並分別參觀沙塘、無憂村、石碑坪三區的公店、農場、倉庫、油廠、糖廠、澱粉廠、表證村、實驗村、學校等，使我們對這個人稱揚聞名已久的新興事業，有了一個概念。關於沙塘試驗區的發動演進，伍先生曾有一段話對我們講：「……幾年以前，我還是一位軍人，對於農事、教育，簡直門外漢，其後感於農村破產之嚴重與中華民族前途的危急，由苦悶中促醒我研究農村問題的興趣，更深入民間學習與農民共同生活，復去日本考察他們的農村狀況和實施，覺得廣西農民的問題，在於缺乏土地和缺乏資金。廣西號稱地廣人稀，可是土地問題也很嚴重。一方面有許多「無人之地」，另一方面又有許多「無地之人」。所以要想解決土地問題，首先要移民墾殖，進而幫助佃農購買土地，造成一個「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世界。其次，農民因為缺乏資金，常受商人及其他買辦者種種剝削，為解除民衆這種痛苦，首先由政府推行農村放款，舉辦倉庫、公店。因此於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倡議興辦墾殖公司，以人口稀少，土匪橫行，先由自衛人手築城堡，開荒地。二十二年省政府委令公司舉辦移民事宜，遂不得不趕造民房以為居住之用；從而研究如何改善經濟制度，變更教育方針，訓練民衆組織，範圍因而擴大，事業愈益加多；計劃、試驗、成功、失敗，問題一天多起一天，有許多急待解決，有許多不易解決，有許

多磅礴解決；心想年來國內農村事業風起雲湧，當然有可借鏡的，何不抽暇走走？於是在去年冬季邀同黃明先生走定縣、鄒平、江寧、蘭谿、江西、山西、鎮平、上海等等地方，到處特別注意他們的民衆組織，經濟組織，普及教育三項；幾個月看下來的結果，不但不能滿意，而且使我更加懷疑苦悶了！目前名稱改爲廣西省經濟委員會農村建設試辦區了，我們的目標：改善農民生活，健全農村組織，以實現三民主義的農村社會。爲達此目標，定出三個途徑：(一)以政治力量從軍訓入手，運用民團政策，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二)以經濟爲中心，從改善經濟組織入手，着眼於流通金融，集中農產，以統制農業，促進整個農村社會之繁榮。(三)以教育功能發揚固有文化，灌輸生活知識，促進人民自覺，養成自立立人之技能，勤儉互助之美德，以達整個農村社會之建設。進行步驟：(一)先指定柳城縣屬之長塘鄉、石碑鄉、社沖鄉爲三實驗鄉，並利用該鄉內之移墾新村爲表證村，以爲村政實驗。(二)先以沙塘實驗農場繁殖優良蔗苗及樹苗等，以資推廣於各鄉村。(三)先在新村內試辦公田公林制度，一方求村經費自給，一方作各種技術改良之表證場。(四)先從區內主要農業如糖蔗、花生、木棉等分別設廠加工。(五)先就區內各中心地點分別成立倉庫、金庫、公店，求得經營實績相當基礎，以次改爲人民自己經營之合作社，逐步結成本



農村建設試辦區的久店類似產銷合作社

區合作社的經濟組織網。(六)先就沙塘設立全區中心實驗學校，各鄉村設立國民基礎學校及中心學校等。」

關於試辦區工作現狀，可分兩大部分來說明白：

(一)建設新農村——試辦區位於柳州柳城之間，面積二一六八方里，其中有幾十萬畝荒地可供開墾；他們把全境分爲沙塘、石碑坪、無憂村三區，以沙塘爲中心。每區有一中心農場，佔地三百畝。中心農場利用科學方法，改良品種以及一切生產技術，藉作農民模範。中心農場的任務，與其說是試驗，寧可說是示範。將來另闢新區時，同時加設中心農場，合併組成一個中心農場網。第二種是經濟農場，預定佔地萬畝以上，利用新式機械，實行大規模的雇工經營。經濟農場的任務，重在試驗，全區現有六架大犁，已墾荒四五萬畝；但因缺乏人工，實際播種萬餘畝。第三就是協作農場，是由私人集資組織墾殖公司，招致移民，從事開墾。墾民所需耕牛農具等類，是由公司供給，作爲借款，分成十年攤還。耕地墾熟以後，分與農民，所種林木，勞資各半，林地也歸農民所有。

二十三年曾由政府舉辦移民工作。按照預定計劃，共向北流、容縣、岑溪三縣招集體格健全，品行端正的失業農民五百戶，先移壯丁，次移眷屬。個人旅費是由政府供給，眷屬旅費可請政府墊借；開墾初期，每人每月發給維持費十元上下(四元自用，六元養家)；耕牛、農具、種子、肥料供由政府供給，作爲墊借。一切固定設備，如係公用，全由政府出資；如係私用，作爲借款，分年攤還。所發月費，也視工作性質而有區別：公共工作所得月費即爲工資，不須償還；私人工作所得月費作爲借款。綜計旅費三四千元，職員薪金二年二萬餘元，公共設備及工資四萬五千元，合共

七萬元，全由省府負擔。資金借款每戶約需四百五六十元，由政府及銀行共同墳借二十萬元。

移民共分三處安插：沙塘一百五十戶，石碑坪一百五十戶，無憂村由無憂公司收容二百戶。預定兩年開墾完畢，每一墾戶約可分得耕地三十畝至五十畝，年來成績甚好，據說已有許多墾民寄款回家。

（二）改造舊農村——試辦區的範圍以內，原有一百五十六個小村，七千五百餘人。其中湖南人佔百分之四十，廣東人和蒼梧人佔百分之三十，其餘多爲獞人。在這千餘戶中間，貧農自佔絕大多數。爲要改善他們的經濟情形，定了三項辦法：第一是建築公共穀庫，每當農產收穫以後，由試辦區按照市價收買農產，運銷外埠，所得利益，作爲公共基金，舉辦公益事業；或作爲農民貯蓄，五年以後如數發還。第二是開設公店，採辦農民所需日常用品。公店規模宏大，設備完全，竟像一個百貨商店。第三是設立農民借貸處，款項是從廣西銀行借來，月利一分——廣西銀行自己也在推行農村放款，月利一分五厘——仍照原利貸出。借款均用農產擔保，十人一組，連環保證。前年放款萬元餘，竟有百分之九五能够如期收回。這項工作可說實際而有成效的了。

試驗區的事業與工作大致如上所述，其中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集中統制　在試辦區的中心地點或新村舊村比較適中的地點，他們都已建起或準備建起一幢寬宏高大的樓房，把所有鄉村內各種事業的計畫實施保存都集中在裏面，全盤統制起來；如關於教育的有學校、有園有時間簡報、有民衆集會地。關於經濟方面的有倉庫、有公店、有貸款、有農藝、有畜養。關於村政方面的有調解會、衞

生實施、保甲編制等；此外另有各種委員會由試辦區與當地民衆共同組織；總之他們準備一切都由這裏出發，都集中到這裏。我們認爲這是頂經濟而合乎理想的辦法；但是能否拿它推行到其他的農村，在這舉國大鬧破產的窮鄉村裏，又有誰能化幾萬元來建築這樣一個合乎理想的東西？

（二）教育制度改變　我們去時他們正在計畫中，並請到定縣鄉村教育專家從事實試，他們想把全區的兒童都受到自然環境和生活現狀有很密切關係的教育，等到中學時期由主教者按其個性之所近，分配於區內各事業，由實際工作中施以教育，並採取考試方法派送國內或國外專門研究。他們對目前的傳統教育主張通盤的改造，他們以爲有能力的去討飯，有錢的做大官，太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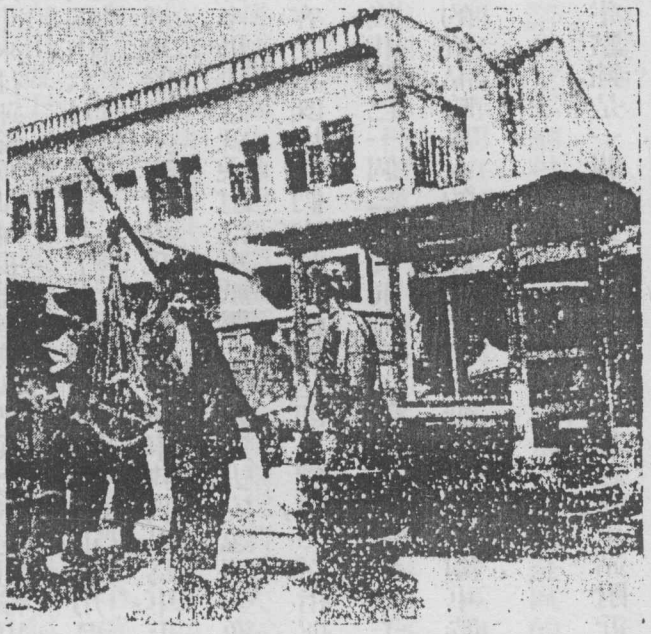
（三）井田　在無憂區墾殖公司爲方便管理與整理耕種新闢土地起見，把全區可耕之地劃爲若干大區，每大區一方里（即五四〇畝），週圍劃四條大區路，每條路寬二丈，旁栽植風景樹木。每一大區又劃爲九個中區，每中區六〇畝又劃有中路寬一丈二尺，可通行牛車運輸農產品及肥料。現在已經築成的大區，縱的有四方半，橫的有六方。每區標以天、地、元、黃、宇、宙……等名稱。十一日我們在山坡上遠望非常美觀，使我們回想周朝的井田制度，和現在的比較，而當地墾民每家得種一中區的土地確是幸福不淺。但據高元勳先生的報告：近來墾民以不堪耕種之苦，紛紛遷回原籍者有五百餘人，現留墾民三三六人，耕民九五人，特別戶十餘人，總計爲四四一人，壯丁佔二百五十餘人；出入意料之外的事實表現，正反映出試辦區和墾殖公司的辦法有許多值得深深研究和改進的。

桂北車中

柳州到獨山，路長一千零五十七里，步行至少需十三天，汽車則祇需三天。我們爲節省經費起見，決定乘汽車。恰巧桂軍第七軍進駐獨山與都勻一帶，軍需品大多藉汽車來往運輸，承軍師長盛意，讓我們乘七軍的運輸車去獨山，我們也就不客氣的叨了一次光，由柳州乘車一直到獨山。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趕到車站「七軍軍用品轉運所」，不料今日運輸車祇開二十二輛，車上已滿載貨品，幾無插足餘地。主事者勸我們改乘下班車，我們以爲車上所載，好在都是棉紗品，同時爲節省經費和時間，也顧不了許多，仍決意就乘這部車，祇要把人塞進去，安逸不安逸，且不必管他。主事者的用意，無非怕我們擠着不舒適，有失待客之道，既見我們立意不改，於是即口贊同，一面指揮車從將貨品取下幾包，一面爲我們將行李安置妥當。十分鐘後，我們已一個二個匍匐着身子鑽進了車箱，把身子平躺在紗包上，五個人緊緊地互相連絡着，也活像五具呆板的貨品。時各人的身體與車頂板祇隔尺多高，開車時免不了要簸起來與車頂板接上幾個滑稽的嘴。

十一點鐘開車，此去路基平穩，車行極速。過大塘站，停半點鐘，是一個小要站，大寨路以此爲起點，車站附近有棚屋十餘家，售賣零星食品，景況頗形熱鬧。司機與車從在此略用午點，即繼續開行。下午三點鐘抵宜山縣。（又名慶遠縣。）過此，路道逐漸崎嶇，夜行不便，乃在宜山縣城寄宿一宵。城內市面繁華，尤以十字街爲最，街道雖不大，寬

整，氣象倒很不錯。街旁擺零星攤子的，大多是老少婦女。我們住「杏雲旅店」，房間狹小，住客極多，非常嘈囃。稍一休息，即到縣府訪問縣長。適縣長因公外出，由何祕書代見。據談：宜山昔名龍水縣，宋宣和元年改稱今名。民元以前，屬慶遠府，民元後改屬柳江道，今改爲宜山縣。土地面積有四千九百七十五方公里，人口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六戶，十三萬七千六百九十一人，每方公里二十七人。農戶占百分之七八以上，主要農產以甘蔗爲大宗，在本省占第六位。有名勝四處：一爲北山白龍洞，一爲南山石龍隱洞，一爲香山寺，一爲宋黃山谷衣冠墓，中以白龍洞景緻最爲清秀。出縣府想乘空一遊白龍洞，忽見縣門口無數挑伕，肩挑木箱兩口，狀極沉重，數十名挑伕中，婦女竟占三分之二，不禁驚奇叫絕。近前查詢，原來所挑盡是由貴州入境的鴉片烟，每箱約四十斤，共計八十斤。如許重擔，跋涉長途，男子猶難勝任，婦女竟敢負重致遠，與鬚眉丈夫何分高低？無怪俗諺云：「討個廣西婆，一生不必愁吃喝！」此等婦女，大多係來自沿途鄉村，過路客商若須在途中僱伕，祇須標明價錢，即有婦女出而應僱，僱遠僱近，多者三五天，少者一兩天，均可如願。惟年輕者多要求結幫同行，中年者則不論，上路時



女　巡　伕

笑言閒談即可，動手動脚則不能，因彼輩雖是豪邁放縱，而却對苟且行爲，非常顧忌。所謂「豔若桃李，冷若冰霜」，廣西姊女是能當之而無愧。

出北門，過一小河，河床礁石極多，流水沖擊，奔騰有聲；水爲青色，令人心愛。過河向北行，登北山僅及其半，已氣喘汗流，可想見其陡峻高險。白龍洞即在山腰，竹樹參雜，林蔭幽靜。時洞前寺門深閉，闃無人聲，在寺門前略坐數分鐘，南望城中，一目了然；河面帆船游移不定，眞是絕好一幅畫圖。樹聲水聲，清脆悅耳，令人塵慮頓消。寺門有對聯一副，仿千家詩句：「月移花影浸龍洞，風送鐘聲到客船。」形容確當，增人清趣不少。寺門不得開，五人捲袖紮褲，由一羊腸山路，抄向後門，後門拘[illegible]生高與人齊，姚同志奮身當前，先鑽過一峽口，忽然開豁，峽壁有詩刻甚多，將抵後門，一人應聲而出，形容憔悴，不類寺僧，問之，始知寺僧已出外化緣，託渠照料，適身患重病，不能應客。五人魚貫而入，先在寺堂參觀一遍，然後向守寺者買蠟燭三隻，探身入洞，洞在寺堂右首，黑漆不見深淺，洞口極大，蝙蝠成羣飛舞。守寺者跟來諫阻，稱此洞深不見底，前有寺僧入內，一去杳然，或稱仙化，或稱爲妖物吞噬，確否雖不可知，但進內必凶多吉少無疑。我們以其所說離奇怪誕，好奇心愈加衝動，不問好歹，仍摸索入洞，約及半里，歧路紛逞，狹隘凸凹，不便爬行，加以蠟燭已燃完兩支，前進猶恐迷失歸路，乃即折返洞口。洞中有鐘乳兩個，一即冬溫夏涼，一即有乳終年涓滴不斷，此外別無可觀。出白龍洞寺已是黃昏時分，無暇遊覽其他，即行回寓。本地有兩種可口食品，一爲李子，一爲桂林米粉，當夜即以米粉當夜餐，味道極好，取價不貴，每人吃兩碗，所費不過一毛錢。米粉本產自桂林，色白如雪，

宜長如掛麵，冷吃最可口，到廣西的商旅不吃桂林米粉，常引爲遺憾，桂林米粉以是各縣均有出售，惟冒名者不少，即如宜山所稱桂林米粉，是否可靠，尚有疑問。

十八日上午五時出發，六點鐘過懷遠車站。車站新建，附近有茅棚數家，出賣食品，站前有椰子樹八株，整齊成行，高近兩丈，葉色青翠，隨風飄舞，襯以白屋茅棚，洋同志極口讚美，認爲地形風景，都有南洋島國風味。在此略進早餐，所食菜蔬，大多生氣未除，吃來很不合口，中以牛肝一碟，血紅斑斑，腥氣撲鼻，向同志爲之嘔吐不止，旁觀者反大笑，認爲我們「外江佬」不會吃口味。兩廣人喜與生吃，于此可知。餐後再開，一路高坡陡嶺，車行極慢，過俗山，高約千尺以上，下臨絕壑，車子機件受損，修理兩次，幸未肇禍。中午過南丹縣，在車站附近進午餐，與當地紳商談本縣現況，據告：「南丹宋初置土州，民元前屬邊遠府，改名南丹，民元後改屬柳江道，民國八年改稱南丹縣。」而積約二千五百九十七方公里，人口六千九百五十一戶，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人，每方公里約占十一人。農戶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農產以玉蜀黍，甘藷較可觀，谷米產量無多。以前本屬猺蠻之地，故一切建設，略爲落後云云。「城內街市簡陋，氣象冷落，有乞丐三五人沿門乞討，一貧婆帶一小孩以打花鼓向人討錢。不料在此地發現乞丐，將「廣西全省無乞丐」一語打破，心中不免詫異，後詢飯館老板，答以係由貴州流落到此。臨行立縣城高處看看南丹形勢，祇見四面皆山，無山不高，無山不大，突兀崢嶸，形狀詭異，將南丹團團包圍，形同壁壘，山色焦黑，青翠者未嘗多見，與白屋青樹相輝映，景緻倒亦奇特可觀；祇是山多人少，山高屋矮，把南丹縣氣魄減損不少。遠看不過是在山凹裏有幾戶人烟

吧了。下午繼續開行，四點四十分到六寨，爲大寨路終點，是廣西極北的小墟場，過此不遠即入貴州境。今夜即寄宿於此。當地人戶百餘家，因駐有軍隊，略加興旺。小雜貨舖、小飯館、小零星攤子各有十幾家，尤以零星攤子最多，所售貨物，以紙烟爲大宗。街西面有小溪，街南端有桂軍開闢的公園，車站即在公園東面，規模偉大，建設堂皇，爲大寨路之冠。街之四面皆山，高出雲表，連絡擁擠，街市如處山谷中，又是另一樣景色。以前原爲苗、猺、漢雜處之地，現苗猺多已遷避深山，大都由漢人佔據。每逢墟期，漢人作賣各種日用貨品，苗猺負載自己出產，來此交換買賣，彼此尙安靜和睦，無甚糾紛。晚飯後，我們在街上散步，曾見一大隊苗猺婦女身背柴草，與商販交換火柴、鹽、布，非常柔順，一任商販給價還價，很少爭執，對於花布和加色毛巾特別愛好，常把玩不忍釋手。我們試以花布手巾一條送一年輕猺女，女初不肯即受，但亦不[illegible]拒絕，屢語再三，突然面紅微笑，將手巾納入袖中，一笑而去，但未幾若頓有所悟，立即返身由身上取出藥草一包，送與我們，態度突變莊嚴，我們不明用處，接來轉贈與路旁商販，女不禁大悲，悻悻作色。後聽商販說：『苗猺最講義道，受人恩必報，受人仇亦報，今日情形，即是受恩必報的意思，我們不明彼女用意，故不免悻悻作色』云云。苗猺男女，十九都短少精幹，皮膚白淨，不下漢人，至於健強則比漢人猶過之，無不及！婦女尤出色，臂紅齒白，眼睛清亮，惟眉毛稍帶殺氣，但性情並不粗暴，溫柔體貼，想來當不在漢人之下。

十九日上午九時開車，早晨傾盆大雨，路面泥濘滑濕，車行困難。入貴州境，兩省共建有通車紀念碑一座。貴州車站在麻尾站，祇是一家民房，並無稍具規模的車站；設施簡陋，與廣西境內各車站比來相差甚遠。過此山勢忽然

一變，稍爲曠做，不若廣西境內山勢連綿擁蹙，惟路基鬆潰不整，有數處盡爲雨水浸沒，令人一喜一憂！一路經堤坎、下司、格寨、上司、革老河，於正午十二點鐘到獨山縣城。入貴州境內，首先給予我們幾個極深的印象是：沿途農村多是茅棚頹垣，很少生氣。所有田地，幾有十分之七八種雅片烟；無論鄉村都市，居民大多面黃肌瘦，菜色斑斑；士農工商，多一律穿長衫，常見農民身穿長衫，頭裹黑帕，脚穿草鞋，或在腰際繫一布帶，裝束奇異，與廣西人一比，好像一個是英勇的武生，一個是懦弱的鬚生；同一國境，同一種族，而却有如此畸形差別，眞叫人無限感慨，而百思莫解。貴州過去的當政者，可惜未曾到這路看看，否則也許要痛悔流涕，已覺無顏再見這無辜受累的千萬同胞！

山巔滑車

一夜一晨的大雨，氣候驟然變冷，一套短褲單衫的我們，止不住發抖，急忙鑽進載貨的汽車裏，彼此拚命擁擠，希望發出共同禦寒的熱氣。

八時一刻開車，出六寨五里的地方，一塊立體方形石碑，上書：「黔桂交界碑，民國二十三年八月立。」啊！我們已到貴州地界了。

汽車加速度進行着，馬路隨高就低的在萬山裏左右盤轉，兩旁景物，飛奔過去。

「瞧！這「地無三里平」的貴州，與廣西有什麼不同呢？」李君看着車外的景物發問。

鍾君正在左右張望，一面皺起眉頭說：「很難找出特點來！」

汪君說：「那蜿蜒不斷的山脈，稀稀落落的杉林，半山腰間的農家，已非廣西萬峯峭拔，奇秀鬱翠，聚居山下的情景了！」

姚君說：「倒不能一概而論，在廣西的西部百色、龍州一帶，據說也是這樣。」

向君說：「山脈原自崑崙，以氣候及地質關係，形成天然漸變的不同，宇宙之有人類，才有幾時，人所定名規劃的範圍，那有自然界的偉大廣遠，黔桂雖然分界了，而大自然仍是大氣流行着。」

大家正在興高采烈討論風光，忽然汽車停住了；只見一片山水，由左澗湧出，橫貫車路，向東泄下；寬十餘丈，深二三尺；司機員下車仔細打量了一番，說：『不怕，開！』於是四隻車輪像奔牛一般鑽進水去，嗚嗚作响，一尺二尺，整個車輪看不見了，開行的更慢了，哼！左前輪陷下去了，左後輪也陷下去了，一支洪流撲面打進車廂，冰冷的東西，山頂灌踵，頓時喘不上氣來，慌亂中提起行李塞住窗口；那司機員很沈着的把輪盤倒轉幾下，豎轉幾下，向後退，向前衝，不到一分鐘終於脫險了；心想我們在車廂裏忙亂了半天，不如他這幾轉呢！

一連穿過四道水路，又是幾座高山；三百多尺高的，五百多尺高的，一千多尺高的，二千多尺高的，都慢慢兒迂曲爬過去。記得我們初到齊港時，看見那爬山的絞車，非常高興，那知道二三千多尺的高山，不用絞車，汽車一樣往上爬。自然界固然偉大，科學的力量更偉大；人類能把自然界的高山上，佈置成馬路，駕駛着科學把戲的汽車，南通北達也够偉大的了。

過麻尼村，先有一段平路，上面鋪的黃土，配着幾棵新栽的桐樹，老遠望去非常好看。漸行又是山路了。我們的視綫山近而遠，這裏幾個山頭，那裏幾條山脈，一直望盡天邊——那雲山不分的地方。山愈高則路愈陡，有十幾度的斜坡，有二十幾度的斜坡，有三十幾度的斜坡，離山頂不遠處，更有一段足四十五度的斜坡。我們想這部汽車已載重三千多斤，再加八九個人，還要爬這險坡，多少有些靠不住，不如下去步行，等把這坡爬過，免得出危險；但是那位沈着堅勇的司機員，却一字不提，照直開上去；走不到二丈遠，小輪打不動了，換中輪，又不到二丈遠，中輪也打不

動了，換大輪；這時車頭裏發出淒慘的悲鳴，四隻車輪一分一寸的向前蠕動，大家提心吊膽，斜仰着身子都不敢講話，有時探出頭來看看靠近馬路的懸崖，漆黑無底，心中一驚；再回頭看看司機者，沈着轉動機盤，暗想這個科學怪物，確令人敬佩。拍拍！撲……兩聲奇响發生在車頭裏，接着司機員大喊：『糟了！』……只聽得嚇嚇的車輪飛般的倒退下去！那時一切都寂靜了，空洞了，完了！大家無意識的抱緊頭顱，拚命擁擠着，敬候鬼門關到臨！

！霎像一塊礁石把車身頂住了；彼此睜開眼睛張望了好久，才明白我們還生存在人間哩！原來馬力開的過大，需要多量的汽油，致把火門燒斷；同時坡度太斜，倒退力猛，車閘失却効用；幸司機員精幹，忙把輪盤擺轉，於是車廂碰在右山脚上；否則很容易滾下左山澗去。不久以後，我們在貴築得了一個消息；有四位廣東旅客乘一部小汽車過此，倒退落澗全體斃命。（載黔報）可見黔桂雖然通行汽車，關於路基路綫方面還得需要特別修理和改善。

獨山有名無實的西南酒店

獨山縣在貴州省的南部，爲入桂去粵必經的門戶。六月十九日我們由廣西坐汽車到獨山，由一位軍人介紹就在北城外西南酒店住宿。據說這是獨山縣唯一的大旅店；二間門面靠近馬路口，迎門賬房兼賣紙煙、洋煙（黔民稱鴉片名）及洋廣雜貨等；中庭有五丈見方的地皮，環造起兩層中國古式的樓房，樓上東西北三面住客，南面過堂樓爲餐廳，擺開十幾張方桌，樓下堆貨和廚司的臥室，後面還有一所小院，廚房、厠所、猪圈連在一起。

我們住在北樓，開二個房間，五張塗滿臭蟲血的板床，空氣濕濁，氣味難聞，門外還貼着某軍某師住此的白紙條兒。打開行李，取出毛巾擦一擦臉上的灰塵，堂倌兼茶房忙泡上一壺茶來問：『先生們用飯嗎？』我們因反問：『有什麼本地特產？』他到一怔說：『這裏都是兩廣的味道，可說沒有本地特產，因爲老闆是一位廣東退伍軍人，自從去年黔桂汽車路通行，桂省第七軍奉令剿匪進駐黔南，一部旅客和長官感到本地飲食不適口，才開辦了這所酒店；一面賣飯，一面住客，大約每月可做一千多元的生意，勉強可以够開支；此地物價不比內地，鷄蛋每毫買四個（合大洋八分），鷄肉五毫一斤，猪肉二毫二一斤，牛肉最賤毫半一斤，食鹽分兩種：一來自廣東，每斤四毫，一來自四川，每斤五毫；平素都吃茶油和豆油，絕少用麻油；火油尤貴，每斤四毫，但是鴉片烟非常便宜，新烟一兩售價二毫，舊烟膏三四毫，此處人民富足者講究吃鷄骨烟，就是把烟內參入鷄子，埋藏地下，等三四年或八九年後取出，它的

味道會好上幾倍，售價普通爲八毫一兩。本地種鴉片者佔百分之八十，吸食者幾占百分之九十，這數目雖然不很準確，但他們的機會太容易了——無家不有煙燈；價值太便宜了——比一盒「哈德門」紙烟差不多；近二三年來各地禁止吸食鴉片及加重關稅捐稅，運出的得利有限，一擔烟（一千兩）省稅納百分之十即一百六十元，入廣西境再納四百元，入廣東境仍納四百元，再加其餘小關卡共計一千兩烟須納千餘元的捐稅，因此百姓們所認爲唯一的副業，也漸漸不景氣了！

那堂倌答非所問的說了一大套，倒增加我們一些常識。時間已是下午二時，大家隨意叫了幾個菜，吃飽後街上走走。

靠北城外一個市場，有二三十家門面，四五十家小攤，小攤上都撐着一把大雨傘，傘口的直徑有六七尺長，左右排列着，另是一種風味。市場上的東西以洋烟爲最多，一方方一塊塊硬的、軟的、生的、熟的、正在煎熬的，陳列在小攤子上、桌上、櫃台上幾無家不有，無地不見。往來行人，大都面帶烟容，衣着油膩破襤，神態消沈，不聞不問，比起內地各省更要超過幾倍。

進北門步上凸凹不平的街道，兩旁的矮屋高建起丈八尺的房脊，既不美術，更不經濟。十字街口一所多年失修的鼓樓，東西幾家飯舖及雜貨店，算是城內極繁華的區域了。西行不遠是桂省第七軍軍部住址，順便往訪參謀長陸西川先生，詳談共黨由黔入滇經過及副總司令白崇禧的奇謀，約兩小時，使我們明瞭了許多軍事的內幕。

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分訪縣政府教育局稅務徵收局等機關。據說：全縣分五區，約六萬人口，城區一萬人。組織於縣政府外尚有稅務徵收局及特貨統稅局兩平行機關；特貨統稅局專司洋煙過境入桂抽稅，直報銷於省政府，普通每月入桂特貨數爲三四十挑，二三月份往往多至三四千挑，每年稅收約在三百萬元左右。稅務徵收局直轄於省政府，專司收省款之責，全年約收二萬元，最大宗爲屠宰稅，年入萬餘元；中區自收，餘招人承包，層層取利，遂致窮鄉僻壤之中宰一豬須納二元八角捐稅。次爲糧賦，年入五千元，以多山地久未丈量，耕地面積普通名稱爲挑——有一方地，視其三年收成平均數目而稱幾挑，每挑約合百二十斤，一挑等於二斗五挑爲一石；但山地時有變化，地方土劣常藉故不納田賦，官廳莫如之何，因上峯催促，遂盡力欺壓一般農民，新開闢的山地要納糧，被水衝沒的出地也要納糧。三爲契稅，年收三千餘元；第四爲煙酒稅，年收四百餘元。縣政府每月經費一百六十元，教育局建設局財務局獨立；教育經費全年一萬四千元，共十四個單級小學，四個完全小學，一男子初級中學，一女子初級師範學校，三女子單級小學，教會立完全小學一所，私塾約有二百餘所；教育局職員五人，待遇菲薄，局長月薪二十元，督學十二元，文書會計各十二元，圖員八元；高級小學教員薪金每一小時二角，初級一角二分，中學教員五角。全縣已入學兒童約五千人，現任教職員共六十人，十分之九爲初中畢業生。教育不普及，程度低下，可想而知。

全縣佃農占十分之六七，佃主平分，肥料耕牛佃農自備，年種穀及鴉片煙二季，每挑田可收煙五六兩，好時能收十兩；普通種鴉片煙在九十月間。翌年二三月收成，那時最怕冰雹。婦女多天足，體格尚健美，早婚之風俗甚盛，女

大於男，每嫁非二百元不辦，迷信尤烈。

在獨山縣城的附近有一特點：德政碑、清官亭幾無處不有，歷任的縣長、教育局長、財政局長、建設局長、校長、師長、營長、連長甚至排長、伍長都有一個紀念碑，詳細數目雖沒人計算過，約數總在七八百上下，究竟他們是否都有德政？這不但浪費金錢，而且留給民衆不辨是非的壞印象。

桂省第七軍對民衆的印象很好，不但除去了普通士兵的惡習慣，並且極力設法幫助民衆，喚醒民衆；他們已經着手做的有消費社——那時成立還不到一個月，資本兩萬元，所售貨物直接由柳州用軍用車運來，貨美價廉；有時間簡報——每日編寫多份，張貼各要隘處，中分國際大勢、國內要聞、本地新聞幾欄，在這閉塞消沈的環境裏，直如晨鐘一鳴，給民衆的刺激不少；有同樂會及軍民聯歡會，直接聯絡本地青年，先從本身生活改善起，如早起、戒煙（此地人民前多於日午起床，公務員常睡至下午一時，近已改了大半）等，然後宣傳於民衆。像這許多都是獨山縣的新氣象，我們很希望本地前進的青年們猛醒，向惡環境進攻！同時建樹起一個新園地來！

馬上生活

(一)獨山僱馬

六月十九日到獨山，廿四日離獨山，在獨山住了將近一星期。獨山到貴陽，本有汽車路，祇以路基不堅固，一遇到山洪暴發時，不但近溪流處走不得，就是較高的坡路，也沖得不像樣，汽車簡直走不通。貴陽獨山間的客貨，大多還是借重駝馬幫，女客以及不慣騎馬的，仍然乘兩人抬的小轎子。於是我們也決定騎駝馬，過一段馬上生活。

廿三日夜間，五個人便一齊到「馬店」裏找馬伕說生意。馬伕不知爲什麼，一見我們就厭惡，三問兩不睬的仍自抽他的鴉片烟，旁邊一位小伙計且故意表示不高興，給我們碰了一個大釘子，大家退回來好納悶！找一位本地人問問所以然，本地人先笑笑，也不說多話，祇叫我們找區長辦交涉。再找一位曾經同我們熟談過的小客商，問他這究竟是玩的什麼葫蘆？他連說誤會了誤會了；即時領我們回到馬店裏，對馬伕溫言細語的說了一大篇，我們仍自站在門旁邊，也跟着他們一問一答的神情來表情。不知爲什麼，馬伕忽然由床上爬起來，對我們很客氣，連連讓坐，並連連喊委員，同時喊剛才那位小伙計，端櫈給我們坐，小伙計也乖巧，居然也前倨而後恭的給我們端櫈坐，並且自動來奉茶，這一來竟像令人見了丈二和尚，半天摸不到頭和腦。

『這是爲喇子？』向同志忍不住用貴州話來問那位小客商。『我說是誤會了，不是誤會，郎個(土語)會這樣對

待你們這班先生不客氣』客商笑着說『對不起對不起委員我是誤會了』馬伕也趕緊插上來陪小心接着說『起先我以爲你們是軍隊，又要來封馬，心裏先就不快活！爲的是我們常與被軍隊封馬駝東西，不但不給脚力錢，就連馬伕的火食費甚至馬料費也都要自備。委員，你們想想看！我們趕馬的就全靠馬來駝貨過日子，一天不駝貨，連人連馬的生活就靠不住。每次給軍隊封一回，我們就要倒貼本，倒貼不算事，有時還強行把馬霸佔去，連老命根也都給挖去了，你叫我們咱個（土語）不寒心！』『原來如此！』大家一齊笑起來。『咱過你看我們是軍隊吗？』李同志仿照貴州腔問馬伕。『你們不是穿的軍裝嗎？』馬伕笑着說。『那裏！』姚同志也學着貴州腔，滑稽而莊嚴惹得滿堂都大笑。『這也難怪他，』客商說：『我們這裏的委員先生們都是穿長衫，有時還要配一件黑馬掛，像你們短裝打扮的除非是廣西軍，是很少看見的；而且委員出來，起碼帶個巴勤務兵，那裏背自己出來找馬伕？所以說你們是軍隊，是在情理的呀！』『你們又弄誤會了，我們那裏是委員！』向同志和汪同志搶着來申明。『客氣，客氣！』馬伕似乎不相信。『實在話，我們不是委員，我們是來調查的，以後請莫再喊我們做委員。』五個人說。『那麼不喊委員就喊調查員吧。其實我們這裏委員也不算回事，祇要與衙門裏的人有關係，當個把委員，簡直容易得如像放個屁。再不然拿個幾十塊或幾百塊來做運動費，委任狀馬上就到手！』客商抿着嘴巴說。『如此講來，你們這裏的委員，不是很多？』『咱過不多，巷子裏撒泡尿，也都碰得到委員。要拿算盤才算得清！』客商站起來說。『是呀，他媽的！』馬伕搶着說：『硬是非算盤算不清！即如我們鄉里張區長家，一天光是給委員們開飯，就要開他媽竟尿一

兩棹咳！』『我看，還是閒話少說，我們談談馬生意吧。』我們集中來談馬。『你們上那去？』馬伕說。『他們上貴陽。』『客商代我們做答覆。』『那麼隨便給吧，你們難道肯虧負我！』『不是這樣說，講了價錢好講話。』『要幾天趕到貴陽城？』『隨便你。』『一二三四五』馬伕數一數手指『五天，五天包趕河攏。每天一塊錢……好吧，你們就給我卅塊吧，六匹馬，馬隨你調。』『差不多，差不多，這價錢還公道。』客商說。『當然！對他們還咱過敢敲價，你說是嗎？』『眞的公道嗎？那麼——好就給你卅塊吧。』我們立即爽快答應他。『但是馬要揀好的。』自然自然！那末，明天幾時才動身？』『七點鐘。趕七十里到墨冲憩。』『好。』『若是明天七點鐘動身，現在就請回去早點睡。我們再會了。』客商親熱的向我們道別。

大家由馬店裏歡天喜地的退出來，時間已是十一點四十分。便趕緊跑回旅店裏把行李整備好，把路費分散給每人帶一些，這一路土匪很不少，一夜打算盤，遇土匪時怎麼辦，下客棧怎麼辦，討論到翌早一點廿分才倒到床上睡一着。

(二)趕墨冲

廿四日天一發白即起身，行李都捆好，大家主張走幾十里路吃早餐。旅舍老闆對我們很客氣，走來問我們今夜住那裏，我們說今天趕墨冲，明天趕都勻。他說獨山到墨冲祇有七十里，用不着這樣早；不過駝馬不比乘馬走得快，一個鐘頭祇能走十里，要走七個多鐘頭。我們問他這路的馬伕脾氣好不好，他搖頭擺手連說靠不住，叫我們當

心些。談談已快到七點鐘，還不見馬伕來，大家很詫異。向同志急忙趕到馬店裏，馬伕忽然改前態說馬都不行，背上創口都不小，會負痛將我們摔下來，而且沿途山谷裏蚊蟲多，我們也難騎得穩。看意思，似乎對我們不放心，後來把卅塊錢交給他，才改頭換面來應承。馬伕奸狡，果與旅舍老板所說相符合，令人不禁生惡感。

馬伕共有十匹馬，由貴陽駝雅片烟下來的。現在此地等生意，我們祇要六匹馬，還有四匹沒着落，於是他決定自己在獨山留一天，拿我們給的卅元買貨給其餘四匹裝上去，先叫他的小兒和趕馬的隨我們先頭走。小兒是個十九歲的小伙子，趕馬的是個廿多歲的壯年人，火氣都十足。但趕馬的對我們非常好，領我們到馬柵裏挑出五匹創口比較小些的駝馬做乘馬，一匹做駝馬。駝馬很少乘過人，脾氣非常大，祇有一只駝架子，鞍子搭蹬都沒有，簡直騎不穩！汪鎮兩同志很少騎過馬，選出兩匹馴善的，其餘三匹暴烈的，由李姚向三同志輪流騎。七時卅分出發，李向上馬很費力，馬伕發喑笑，兩人便坐在馬上用竹鞭在馬背上一陣抽，馬痛得跳起丈多高，始終沒有摔下人，馬店的人，街上的人，以及馬伕大小伙計們，一齊熱烈來拍掌，就在這一剎那間，六匹馬一溜烟的奔出獨山城。

出城順着馬路走，一氣走了一半路，到邵亭鎮進早餐，是一個小鄉鎮，十幾家小飯鋪，鋪屋大多是茅棚，飯攤子擺在茅棚前，攤旁放有兩根長板凳。客人可以隨便坐下去，吃不吃飯由你，主人還是一樣的招待給你一碗涼茶喝。老板大多是女性，說話謙恭而有禮，比城市的姑娘似乎更恂滑。我們走進一家比較清爽的棚子裏，老板娘笑嘻嘻地迎出來，問我們吃什麼？我們說吃飯，馬上給我們各人盛一碗，叫我們隨便「請」。我們說沒有菜，她立即指着

攤子上十來樣菜碟子又叫我們「請。」我們還是不敢「請，」請她把碟子裏的菜每樣賞點給我們，她打了幾聲大哈哈，脫口說出「請呀，」菜是不要花錢的，你們祇管大胆「請」吓！我們這才恍然大悟，於是順着秩序把每樣菜都嘗一嘗，味道還不錯，祇是辣椒太多點，姚鍾兩同志辣得眼淚往外滾。菜以醃的占多數，酸菜、鹹菜、瓜菜、豆類都齊全，樣樣都拌有紅辣子，不但很好吃，而且還好看。我們問她爲什麼要放這多紅辣子？她說：『不放辣子，賣不出，貴州人非有辣子不吃飯！』每碗飯，費銅元一枚（一枚五十文）我們每人吃三碗，總共花去銅元十五枚，還不到一角錢，而茶飯菜都吃得很痛快。實可謂一貨眞價實的經濟餐。飯後再行一半路，下午五時到墨冲。駐有桂軍修路隊，所有客棧都裝滿。急到一家小馬店，把馬歇在馬店裏，再找到附近一家工兵比較裝得少的客棧裏同老板辦交涉，老板把嘴歪一歪叫我們直接和工兵說，工兵是幾個湖南人，向同志用湖南話對他們說，居然願搬到別家去讓我們在這裏住下來。但老板夫婦也把我們當做丘八爺，表情極惡劣，尤其是老板娘打東罵西的簡直是示意要我們滾出去！後經我們和和氣氣地來解釋，告訴她們不是丘八爺，是幾個小客商，客棧費還是照樣的給，並且可以先給錢，這才反怒爲喜向我們表歡迎。客棧費，每人祇收一角錢，供飯供宿，不供茶。當夜由向同志買了幾樣菜拿到廚房自己燒，順便同她談談天，送了一些菜飯給他們吃，一家人竟高興了不得！老板娘且替我們鋪床疊被，大大獻殷勤。晚晌全家人和我們坐着談家常，鍾同志乘機作調查。

墨冲是個小驛站，一共百多戶，多半是農家。

(三)走都勻

畢沖棧房臭蟲特別多，一夜簡直不能睡，直到拂曉，大家才睡了幾個好鐘頭。今天起來，已是日上三竿了。馬伕站在門口大聲嚷，很有些怨憤意，大家急忙跳上馬，一鞭衝出畢沖衙，馬不停蹄的向前奔。一條依山傍水的大馬路，正有好些工兵修路面；昨天幾個湖南兵竟丟了工作來送行，其他工兵聽說我們是長途旅行隊，也一齊駐足停工表歡迎。大家觸景生情唱了一曲大路歌，工兵愈加興奮了，個個臉上充滿愉快和熱情，立即也唱了一曲愛國歌，歌聲悠揚時，馬已走出半里路。一路風景都不錯，「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向同志常哼着這三句戲。

畢沖到都勻六十里，中午到馬尾，走了一半路。馬伕要在此地來放哨（放馬吃草，每天一次，謂之放哨。）我們也即在此進早餐。當地是個小村落，不到十戶人，但有兩戶是地主，房子很堂皇；其餘大多是茅棚。我們歇在一家大茅棚，內面兩個婦人拚命向內躲，一個老頭走來，問我們幹什麼，我們說在此地休息一點鐘，就要去都勻，他才放了心，讓我們在堂屋坐一會。婦人在窗子裏偷看幾分鐘，慢慢走出來，對大家笑一笑，走進廚房給我們燒茶喝。

兩個馬伕不知爲什麼，忽然大罵「媽賣屄」「肏你媽」「狗肏的」連珠砲似的罵個不停，罵得火起時，居然打起來！我們恐怕難收拾，極力來解勸，孰知愈勸愈起勁，馬伕兒且把伙計十八代祖先都罵了，一副橫蠻像，可恨又可笑！後來率性不解勸，但未及兩分鐘，兩人由罵而發笑，由笑而和好如初。老頭說這是貴州馬伕們的拿手戲，天天要演三五次，引得我們都大笑。

馬伕把馬「放哨」好，在駝子上取出一包米來拿進一家茅棚煑中飯。主人很客氣，幫他燒飯不算事，還端出幾樣菜來請他們吃。馬伕吃了，主人仍把剩飯包好給他們帶起走，送到大門口，恭而敬之的又叫他們「二回來！」馬伕只說一聲「打擾」就了事。我們很奇怪，以爲馬伕和主人是親戚，再不然就是老相交，至少總是好朋友。却不料馬伕告訴我們說，非但不是老朋友，而且不認得！我們問他何以不花錢？他打了幾聲大哈哈，接着說：『我們這裏「一鄉吧佬」，比不得你們街上人，動輒就要錢！我們只要幾升米，就可以出遠門。餓了時，就把米放在路旁人家煑一煑，借他的菜來下下飯，他是不會不肯的。就是沒有米，我們還可以向他要米呢！』

下午再走卅里，已到都勻縣。城南馬尾河，橫寬百餘尺，河水很清淨。上面有一座大石橋，可以通汽車。我們過橋走了一條街，選城外繁華的一家客棧住下來。客棧是一棟古式大樓房，一共有三層。我們住在最高層，每人一宿兩餐，得貳二角五分錢，菜餚自己買。晚餐後，忽然下大雨，到各機關去拜訪，早已不辦公，在各街上看一遍即返寓。都勻是貴州二等縣，城內人口不到三千戶，城外南街較繁華。教育尚發達，辦有省立男女中學各一所，縣立小學有四所。市上攤販非常多。

夜間怕臭蟲，不敢睡上床，祇在地板上攤一床草席子，用自己軍毯做被蓋，店主的床褥被蓋一概不敢用。但地板上有跳虱，比臭蟲更不弱，鬧了大半夜，還不能睡入夢。隔壁客人大抽鴉片烟，唬唬唬的簡直無已時！於是找他去談天。他一見我們走進去，立刻爬起來要我們抽大烟。我們說大烟不必抽，大家談白話，就以鴉片烟種數做談助。他

先抽口烟，然後笑着說：『好好！就談鴉片烟。鴉片烟說來種數多，有新烟、老烟、陳烟，就中以雞骨烟最出色，非大戶人家吃不起！所謂雞骨烟者，是用一支煮熟的雞斬碎調和在烟內，用黃紙包起埋在地下兩三年，然後取來吃。烟味不但非常香，並且吃了最過癮。此種烟，貴州某軍長最愛吃，軍長的癮可不小，排天要三個隨從輪流來燒烟，用一條橡皮管，一端給軍長時刻含在口內隨意吸，一端接在烟斗上，軍長一天坐在公事桌上可以不勞神。燒烟隨從，名義上常稱自己是祕書，薪俸也不薄，每月風聞可拿幾百元，有時還有「外快」找。……』第二天把這席話問店主，店主也說對！

（四）夜奔馬場坪

二十六日下大雨，早起有寒意。在零吃攤上胡亂吃些點心即登程。路上非常滑，馬脚踏不穩，汪同志跌了幾次倒栽葱，連人連馬滿身是泥漿！鍾同志騎了兩天居然有經驗，幾次危險都沒有跌下來！有一次竟連人連馬一齊滾倒馬路旁，大家捏了一把汗。李同志騎的也是一匹大騾子，膽子格外小，聽見有响動，就拚命滿山衝，有一次也幾乎連性命都不保。幸虧二人都會騎，否則，不知要鬧出若干大亂子。因爲下雨天，路上無行人，淒涼景象比前昨兩天更厲害。在行人絕跡的山谷裏走了卅里，到一處岔路口，馬伕兒要我們走小路，說是走小路要近一天路。大馬路上尙且走不穩，要走小路當然更困難，我們拒絕這提議，他橫七豎八不講理，非走小路不放行！大家被他氣得簡直沒話說，經向同志答應加錢才肯走，硬被他敲了一次小竹槓。由此前進三里路，天氣忽然更變冷，滿天是烏雲，雷聲電閃

十步之內的東西都非藉電光看不清！大家彼此呼應着，一個跟一個。如是幾分鐘，一陣傾盆大雨降下來，雨點幾有黃豆大，打在臉上答答響。人馬衣物一齊被淋濕，馬更不敢走，專向亂草雜樹裏鑽。大家見四面山谷太荒涼，不敢多停留，一齊下馬冒雨向前進，一氣跑了七十里，雨仍然沒停止，天色已快黃昏了。趕到甘巴哨，已近二更天，十幾棟黑房子，閉得緊緊地，問來問去都找不到一家馬店和客棧，人馬飢渴得耐不住，沒奈何只好都伏到路旁水井裏喝了幾捧水，又勉強鼓足勇氣奔向馬場坪。雨勢已逐漸殺下去，但昏黑一片不見路，於是想起老「馬識途」一句話，把「標馬」（最前一匹，謂之標馬。）放在前面做嚮導，人跟在後面一步步摸着走，摸了十幾里，突然看見前面無數小電燈，許多說話聲，大家不禁跳腳拍掌說「到了！」努力摸上去，料不到摸到面前電燈都變成了螢火虫，聲音是田裏蛤蟆發出的，大家打了幾聲大哈哈，每人捉了幾支螢火蟲捻在手裏當燈照，居然也有小幫助。如是又摸了幾十里，走到一塊小坡下，忽的迎面有人大聲喊，大家受了一大驚，一時不敢作答覆，怕的遇土匪，蹲在路旁聽嚮動。

『口令，幹什麼的；不准動！』又是一聲喊，似乎是軍隊。經過了一番口舌之後，才知道是紮駐的中央軍，於是請他想辦法，一位書記很客氣，連說營長是向同志的小同鄉，把我們帶到他們的營裏，在一間瓦破樑朽的廳堂裏架行舖。上面雨水漏到床上，滴答有節奏。入睡時已快四更天，天氣略轉晴，風却特別大，大家和衣倒在門板架成的行舖上，雖然全身都是水，但不久也就呼呼入睡了。

（五）過貴定

二十七日黎明即起身，同志多患感冒病，眼紅鼻酸好像碰到了什麼傷心事！六時出發，忽見門前排着一連武裝兵，或以爲是歡送我們的，心裏正在打算盤，不料在營部門口走出一位小塊頭，大搖大擺的走進一乘四人轎，坐在轎內活像一尊小菩薩，轎子一起身，軍隊也即跟在轎後走，威風看來可不小。問旁邊一位百姓這是什麼人？他立刻豎起一條大姆指說：『你不曉？這就是去上任的行政督察官呀！』我們問他上任幹麼要帶兵？他看看我們然後笑一笑：『原來你們是外鄉人，還不知道我們貴州的情形，貴州向來做官不容易，屁股後面沒有十根八桿盒子砲，慢說做官，連印都接不到。所以非帶兵去接印，是沒希望的！督察官這次帶着這一連中央軍，接印大概不生問題吧？』原來如此，大家談笑幾分鐘，各自上馬，又奔向前程。中午，經過木留洞，當地正是今日行程中較大的山坡路，坡頂有四家小茅棚，都擺賣飯攤。一位年輕老板娘，代我們拴好馬，邀在她家進早飯。菜味已陳舊，吃來不合口，問她還有什麼別的菜，立刻炒樣新鮮菜來要我們多加飯。說後即走到園內摘一籃四季豆，叫我們也幫忙。於是大家又加了兩碗飯。飯後休息十分鐘，四始終未見男子漢，問老板在那裏，她忽然改常態，愁眉苦眼答說：『他，他去當兵了。』說後即嗚咽不成聲！我們見話頭不對勁，馬上轉風使舵，問她每天生意經，據說：『一天祇能做「吊把錢」，小生意，賺得油鹽錢，有時一個錢也沒有。家鄉在龍里，還有父母和哥嫂。她是跟老板由家鄉逃來的，本來老板是她家裏的長幫工，因爲愛上她，所以跟他逃到此地來過日子。料不到在此地不到半個月，老板看生活難維持，心裏很灰心，於是背她獨自逃出去……。』說後又大哭，姚同志答應願幫她留心將丈夫說回來，才收淚同我們談別的。臨行結算菜

飯錢，竟慷慨不願收，並連說簡慢對不起，希望二次再到她家吃。後來把錢硬放在她的坐位上，才勉強道謝收進。迄起程時，目送我們半里路，哭笑皆非的樣兒，看來實在太可憐。下午四時到貴定，下在一家小客棧，房舍簡陋比以前更難堪，不但臭虫多，跳虱多，而且蚊虫多。臭虫好比海軍的潛水艇，跳虱好比飄忽無常的陸軍游擊隊，蚊虫好比聲勢雄大的飛機隊，我們在三面夾攻下，簡直無法來抵抗。因而每天一見天黑就頭痛。吃過晚飯，大家去四周看一遍。城內祇有一條供黔桂長途汽車通過的大馬路，此外都是小街巷，地方很潮濕，房屋都矮小。有幾個大特徵，第一是煤煙氣，無論走進那條大街或小巷，總滿鼻嗅到煤煙氣，初初領略這味道的人，胸部老是不舒暢。第二是水煙多，男人和女人，老的和少的，做事或休息，總有根水煙袋擺在手頭邊，一有空閒就大家抽，抽得很起勁，並且很藝術。第三是蚊煙多，比煤煙味道雖不十分壞，但嗅久了也難受，往往睡了一夜第二天吐出口痰都變黃色。此外還有個出乎意料的大特徵，以貴定如是的一個小縣份，而一切都充滿烏煙瘴氣的城市中，居然有許多天資秀麗的美女人，一百個中，輪廓生得整齊的簡直要佔百分之九十，剪髮的固然很好看，就是長辮裹腳的也有她特別的姿態和風韻！這是出發以來僅見的一件事。人說貴州有些地方會吃不會拉，拿我們今夜住的這家客棧看起來，不見得是假話。廁所在睡房後面，祇隔一層壁，既不分男女，又不隔板壁，糞坑滿是尿泥汁，踏板上糊滿了糞尿和痰沫，一不小心，就會跌下去。而每次拉糞時，總得預備三張大草紙，怕的是屎尿濺上來，弄得滿屁股都潮濕，這眞成了一件非常小心的大工作。十四個鐘頭內，我們沒有一個人敢嘗試。由獨山到貴陽，由貴陽入雲南，大多是這樣，亦可謂貴定甚至貴

州的一個小特點。

(六)奔龍里

二十八日一早奔龍里。貴定到龍里七十五里路，爲試驗我們步伐速度有多少，預算至多七個鐘頭要奔到。出城受駐軍檢查後，即飛步向前蹬，城外橫路一條小溪流，前日水漲把橋沖毀過，駐軍正在培修着。大家赤脚涉水渡過去，早晨水很冷，浸入脚心全身打寒噤。約行三四里，一道大山坡，坡路起初爬來很吃力，近來天天走山路，前也山，後也山，左也山，右也山，從未走過五里平原路，今朝走來似乎有些不在乎，一氣爬登嶺。在坡嶺休息五分鐘，叫馬伕先頭走，大家在山澗處喝了幾口水，將脚洗好，正想套雙破襪子。突然後面一隊人馬跟上來，荷槍負彈樣子極凶勇，大家莫名所以然，齊站在路旁看究竟。却是一排武裝兵，隨隨便便地圍着兩個廿多歲的女人和一個男人向前走。女人很健康，脣紅齒白並且很秀麗，步伐速度比兵士還要快，男子年近四十歲，臉色慘白有病態。兵士對男子不客氣，時時罵他「媽賣屄跟老子快走」一類話，身上還細一根大棕繩；對女人都和順而體貼，身上不但不綑繩，反替她打傘遮太陽，邊走邊問她「走得起走不起」。女人態度極大方，在廿幾位兵士前居然能應付得使各個都開心，邊走邊同兵士談白話，有講有笑，簡直比普通居家的女人還自然。我們問兵士這是什麼人，兵士答說是他們提得的女共軍，現在送到縣裏去。却不料女人跟着把眼睛對我們射過來，表情可憐又可怕，大家不忍問下去，趕快放開大步奔過前頭去。聽兵士說，女共軍不但能寫能講能够跑，而且還能上火線。在火線上，常常柔聲輭語叫敵人好同

志，要他們逃到共軍隊伍去，許多人竟因此受感動不忍打她們，甚至眞跟她們走。以前國軍被紅軍俘虜了，紅軍不但不虐待，反而很優待，機會如許可，還可以同女共軍講家常，她們除了多方安慰不算事，還時常代人寫家信。中午經甕城橋進早飯，是一個小鄉場，人口不到五十戶，氣象極冷落。問飯攤老板近來年頭好不好，他搖頭嘆息半天不做聲。我們說我們是客商，談談白話不要緊。他連說：『近來不好多講話，』說後把眼睛向四周巡視一大會，態度很謹愼。我們問他爲什麼不好講，他輕聲說：『壩有風，壁有耳。』前月某大爺祇爲講了兩句話，就被人捉進衙門去，罰錢不算事，還要打屁股！』我們改變話頭問今年收成好不好。他說：『今年年成雖然不很壞，但捐款實在背不起。說後反問我們現在風聞要戒煙，鴉片煙能種不能種？』我們說自然不准種。他又搖頭說：『不種不是又要抽懶捐？』我們不知懶捐是什麼，問他什麼叫懶捐？他大大吠了一口氣：『懶捐嗎？恐祇有貴州才有的，也難怪你們不懂得。懶捐就是衙門裏有命叫人種鴉片，不種就說你懶惰必須罰懶捐。但種鴉片的，又要抽「禁煙罰金」「點窩捐」「煙苗捐」「百貨捐」「營業捐」「燈捐」，捐得連老本都捐光！』我們問他貴州糧稅有幾種，附加重不重！他立即答說：『咱過不重啊！往往正糧祇要三塊錢，附加就要花去一倍或兩倍！糧稅在貴州一共有五種，一種叫「屯糧」，一種叫「馬糧」，一種叫「民糧」，一種叫「科糧」，一種叫「義糧」。屯糧、馬糧、科糧，是前清舊有的，到民國就該要取消，而貴州前些年來還是照樣要。科糧遭得最多的，第一數苗子，他們不懂得，漢人常藉故飛到他們名下去，他們還是歸一服貼的聽衙門裏人的話，按期完清楚。』下午三時到龍里，果然祇貴六個多鐘頭。住在城裏一家小

客棧，大家隨便睡在地板上，向同志睡在兩張椅子上，情形很滑稽。

龍里是貴州二等縣，城內人口不滿一千戶。新舊縣長才交替，一切不明瞭。縣府經費三百六十元，一切行政事業用費都在內。建設局長被裁撤，窮得沒辦法，借起債來過日子，而鴉片煙是不可不抽的。一見我們就訴苦，弄得大家唉窮氣。夜間在街上看見許多小攤子，攤子上卸擺着一盞鴉片煙燈，燈光雖不十分明朗，但兩三步之內，還可以照得清。樣子也不錯，有大的，有小的，有銅的，有錫的，小巧玲瓏，古色古香，式樣很不少，一條小街道居然照得很光明。聽說，攤子上擺的煙燈式樣好，無異一種大廣告，生意一定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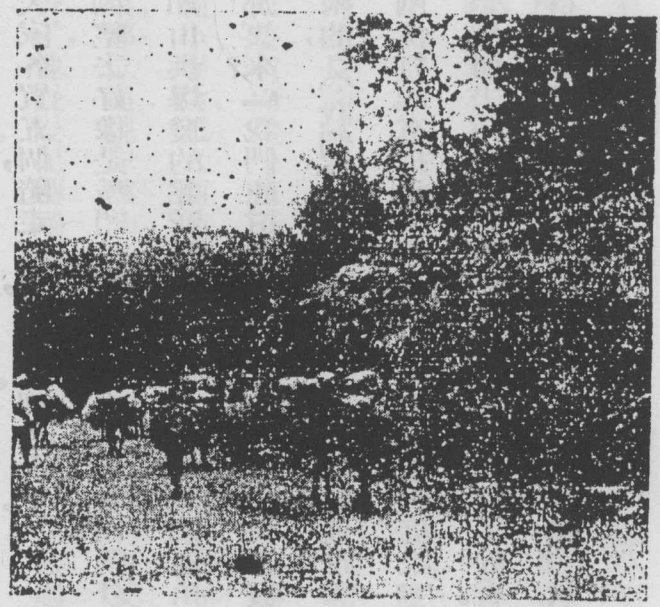
（七）到貴陽

二十九日出發上貴陽，駝馬不好騎，大家仍步行。經觀音山進早飯。山高約近四千尺，頂上有個小鄉場，過往行人比較多，氣象還可以。三十幾戶人，大半經營飯攤業。由此前進幾十里，經過兒龍橋，地勢很險要；橋東有人家，水菓點心攤子也不少，駐有軍隊一連人。我們在炒米攤上買了幾碗白水喝，同老板乘機談談天。老板是個老太婆，說話

貴陽鴉片煙館

很坦白。據說：『共軍前次圍攻貴陽時，在此地駐紮了好幾天，起初聽說老太婆也要拉去充當慰勞隊，大家都逃光，後來打聽共軍到此地，不但不殺人放火，而且公賣公買，雖然搶了不少大富戶，但搶的東西，都一齊分送給乾人（即窮人），於是許多乾人仍舊跑回來。紅軍喊她們做同志，女兵對人更親熱，一見老太婆就先說不要怕，逢人便說：「共軍絕不打乾人，乾人是她們的好同志，」許多乾人竟因此捨不得共軍走。共軍走時也常叫他們一齊走。可是不走的乾人，每到共軍走了，就大大吃苦頭，團保鄉紳說他們和共軍夥同去打劫，或說乾人當漢奸，或硬說乾人是共匪，十九都捉去砍了頭。』旁邊幾位武裝兵士聽了也好像有所感，大罵團保「媽的屄。」過橋後，滿山是碉堡，一直到貴陽城郭，附近却未見過一處沒有碉堡的空曠地，幾如走進了碉堡群，殺氣騰騰，不免令人發感慨。午後三點到貴陽，貴陽四面盡是山，山國棨衙，當之實無愧。城市之大在貴州全省數第一，但與外省省會比來，還祇能居末位。馬路街道多是用石板砌成的，全城頂繁華的首推寬大整潔的十字路。蘇廣洋貨舖子特別多。晚晌游人如潮湧，婦女很不少，裝扮與上海差不多。旗袍革履極通行，燙髮少女數量也不少。專以婦女做代表，貴州與其他大都市的文明同樣有進步。但男的裝扮，大多還是老花樣。商人頭上都戴着「瓜皮帽」，上穿一件長衫子。工人頭上挽條布包頭，身上也穿一件長衫子，腰上圍一根布腰帶，脚下一雙破草鞋。初到貴陽的旅行者，常看到穿長衫的工人，不免要發呆，以爲他們穿長衫，一定不便當。孰知他們不但平時休息穿長衫，就在工作時際也要穿長衫。往往看到許多不論在田裏，屋裏的工人穿着長衫做工作，行動很自然。這可給初到黔省者第一個最易發見的大印象。

龍里到貴陽一共七十里。六天共走四百六十幾里路。三分之二騎馬走，三分之一是步行。平均每天膳宿費用不到三角錢。一路鄉民多樸實，而且有古風，無錢無米也可以出遠門，由此亦可見中國固有的民族道德性，仍隨時可以在內地的鄉村看出來。



貴州交通工具——駝馬

子曰店

寄宿龍里縣時，晚晌在街上發現端洋煙燈照路的行人，往來穿梭忙個不了。飯後沿街向東走，想看一看龍里縣城是個什麼樣。十幾丈遠，有七八盞豆大的柴油燈，照着幾付圓形竹簍，上面陳列的是洋荷、荔枝、青梨等本地土產水菓。洋荷色赤紅，美觀味酸甜，荔枝有紅白兩種，青蘋果大小，紅的內白，白的內紅，味甜含酸性。一個銅圓買一個，（本地所用銅圓比江浙用的大得多，價值合五個小銅圓。）大家各買五個，隨走隨嚼，把牙齒都酸麻了。

再往前走十幾丈，向左轉彎，黑漆漆的不見燈光，迷迷糊糊望去好像是城門口，我們才明白這還在西門外呢？心想既到此地何不進城一觀。忽然前面黑洞洞裏發出一片如山洪爆發的聲音——口令——嚇的我們不由自主的倒退兩步才答應他說：『考察團！』又是一聲——『從那裏來？』我們想這一部軍人多少是與中央軍發生關係的，他們很信仰中央軍，並知道中央軍多數由南京發出來的，（我們已經嘗試過的）於是答應他說：『南京。』語氣中更帶着幾分強硬的態度，果然有點效果，他們有兩位打起電把走上前來變作很和藹的態度說：『現在已是八點多了，九點就要戒嚴，城內遠不及西門外熱鬧，還是早回去休息的好，不然發生誤會大家都不好看。』我們被勸不過，只好向後轉，但終不死心，想調查其他的新材料！忽聽到左面小巷裏有呀呀讀書聲，汪君說：『我們去參觀小學吧！』大家齊聲贊成，遂尋聲而往叩門。

一位二十幾歲的姑娘，梳着個大辮兒，端着帶罩的煙燈來開門，她很詫疑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也莫明其妙這是什麼地方了，以爲是走錯門，於是很抱歉的向她說明來歷，並請問他學校的校門在那裏？她聽了我們的話，臉上微帶些笑容說：『原來你們是找先生的，那就是我的父親，他現在在樓上呢，請隨我進來吧！』我們心中暗想：這到希奇了！從甬牆的夾道裏，爬上笔陡的樓梯，鑽進高不及五尺寬不及三尺的樓門，哦！滿屋子的鴉片煙氣，幾乎把我們薰倒！定眼看時，是一所三角形的脊屋，東西寬可一丈，南北長約丈五，脊部高七八尺，左右僅三四尺，靠北牆放一張大床，並列着兩盞煙燈，左旁躺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右面是一位三十幾歲的男子，都在呼呼地吞雲吐霧。裏面還有一套間，南北並排五張寬一尺的條桌，共十五個小學生，二人面前燃着一盞菜油燈，有的在讀，有的在寫，有的在打算盤，還有的偷偷打鬧。東北角上放一張長方桌，那位道貌岸然的老先生手拿四五尺長的煙袋悠閒一位背不熟書的學生，正要責打的時候，他的女兒上前報告了，他慢慢兒轉過頭來看看我們，又慢慢兒轉過頭去對那學生說：『今天且寬恕你，明天再講。』然後起來讓坐，因爲地方小，就同學生擠着坐下，我們詳詳細細的說明來歷和請教的事項，他老先生開始拈着八字鬍盡力的吸了兩口煙說：

『我這是一所私塾，辦理整整五年了，現在有三十二個學生，多半都是鄰里親友送來的，夜學是年長的來，最大的今年十四歲。他們的功課有三字經、百家姓、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預定六年把上面的學課都全教完，但是現在的兒童太玩皮了，一點不知道用心，因此我才規定下章程：第一次背不過的罰跪，第二次打十板，第三次罰跪

並打十板。』他嘆了口氣繼續着又說：『我今年六十三歲了，本不應再幹這教書生活，只是衆戚友一再請我出來，說是洋學堂不好，整日裏跑鬧，把孩子們的心都跑野了，連三字經、百家姓也不認識一個字。不過我還有一件苦衷，我家裏有八口人，四人都有點煙癮，不瞞先生們說我是多年病根吃下的了，像我這大年紀，還想戒它不成！就是我發奮要戒，他們兒輩們也是不許的，因爲老年人戒鴉片是頂危險的事，但是家無積財，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雖然幹這買賣沒多大進益，（年俸三十元）勉強够我吃鴉片的了！』

我們又問：『教育廳有令定七月二十日訓練私塾先生，十五日必須報名聽訓，否則取消其資格，你老先生可知道嗎？』那老先生不聽此話還罷了，聽了此話忙的起身丟了煙袋走到我們的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慌的我們齊向他還禮問怎樣了？他說：我前天就接到這公事了，一方着急，一方又不相信，裏面定的有軍事訓練、跑野外、聽講、算學、白話文等等，你瞧我這大年紀那能吃下這苦呢？今天諸位先生又問起可想定是眞的了，我看諸先生們都不是平常人，定與那教育廳裏的官長們有關係，萬請高抬貴手多加美言，使我不受訓練仍能執教，不但我感謝諸位的大恩，就是我的兒女妻孫都蒙諸先生們的大德呢！一言未了，躺在外間吸煙的老太婆和三十幾歲男子，立在旁邊的女子，和坐在書桌旁小孩都來到我們跟前施禮求情！更慌的我們不知如何是好了！天哪！這是從那裏說起呢？

經我們再三的同他解說，好容易告辭下了樓，忙的他們全家送出大門口。上弦的月光，把人的影兒照在地上，大家低着頭兒，一步步的走着，想不明白這是什麼社會！

貴陽素描

在我們未到貴陽以前，先作一個貴陽的想像好像是：(一)地勢高下不平，樹木陰鬱，頗有鄉村風味的城市。(二)居民依山傍水，男女恬靜幽雅，不問不聞，吸兩口鴉片煙。(三)教育不發達，女學生很少，並極守舊，男女授受不親。(四)公務人員，都有鴉片煙癮，非到下午二時不起來辦公。(五)有苗子怪模怪樣的很好看。(六)沒有大商店大工廠。(七)窮人走路，富人坐轎。

及到貴陽以後，經過十幾天的觀察，覺得前所想像的多半靠不住；它仍是一個普通的都市，與內地所謂大都市並不特別兩樣。

記得一段故事：在清末時，有一位北方人，去雲南做官多年，一天卸任回家，驚動了全鄉人士找他，爭問雲南地方的長處和短處，他老先生卻不慌不忙的答道：

『愈熱愈出汗，愈冷愈打戰，愈貧愈沒有，愈富愈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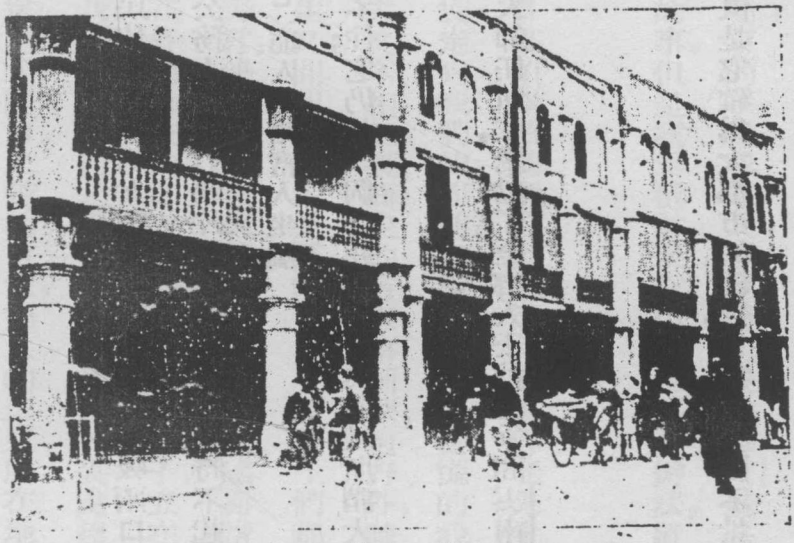
關於貴陽的情形，我們當然不願作這樣太令人失望的答案，但是它確爲大都市的縮影，大都市裏閙不景氣，這裏一樣的閙不景氣，大都市通行的流弊，這裏也應有盡有。

貴陽有周圍九華里的磚城，坐落在貴山南部約二十方里的平原上，共開十二個城門，現在的名稱新改成什

麼中華門、中山門、中正門、民族門、民權門、民生門等；城內縱橫有三四條平滑的柏油馬路，有三丈寬，汽車、黃包車、滑桿、馱馬均可暢行無阻，城外有環城馬路，據說是民國十六七年周西成坐貴州時，強令各學校學生分段築成的，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分段的路名，如達德路、正誼路、省師路等，修的都很平整寬大，兩旁還種着垂柳，在這春末夏初的時候，輕裝飄然其中，好不舒暢，數千學生血汗的結晶，的確值得紀念稱贊，實開全國學生築路的新紀元。

貴陽城內最繁華鬧熱的街道，要算十字街、中華路了；四五層的樓房，高高的電綫桿，短小的走廊，明淨的玻璃窗，五彩醒目的廣告以及飄搖空中大減價的招牌，在在會吸引大們的注意力；每當月下西山電燈明亮的時候，一般紅男綠女們沿着左面的走廊一邊走一邊瞅那舖店內耀眼歡心的東西；而舖店內的老闆伙計們也睜大眼睛看着道路的行人，似乎都很失望的樣子，各不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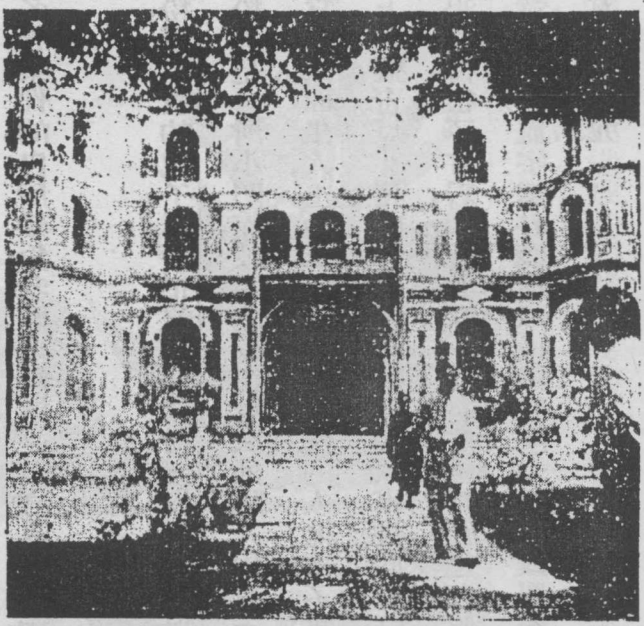
街心不遠站立藍衫短褲手持短棍的軍人，他們多是苦埔軍官學校畢業的學生，來此充當別動隊，指導民衆實行新生活運動，走路要靠左邊，穿衣服要扣好鈕子。強迫商號準



貴陽街道之一

八時開門營業（前非至十二時不開門。）有一件事到給他們添些麻煩，在貴州的鄉民和一般苦力的人們全喜歡用條白布或毛巾纏在頭上，四圍突出數寸中頂空空，這本是前不衞生不雅觀的風俗，他們決意要剷除這種習慣，無論在街上或旅店裏看到就抓，因此給民衆一個很大反感，萬不得已，他們出門勉強拿下，回去仍然包上，別動隊經月餘的強制並不見效，遂不得不改變方針實行宣傳教育。現在居然大有成效了，外表上漸現出活潑的朝氣來，而尤其是各校的男女學生們，多半短裝制服，雄糾糾的走在街上，更來得生動。

說到男女學生在貴陽確有一種特殊現象，無論省立的高中師範、高小及私立的中學小學，都不許學生寄宿，在學校裏他們的理由是：(一)學校的經費支絀萬分，買不起學生寄宿學校所需要的各種床舖鍋碗等用具，更雇不起茶役火夫廚司等職員。(二)學生多來自遠處鄉村，以交通不便往往未能將火食費交清，致使學校更加一層負擔。(三)貴陽城內多經濟旅館飯營伙食，每月不過八九元。如能借居戚友家則尤爲巧妙。(四)減少學校當局管理上的麻煩。因此貴陽城內在午飯晚飯早起的時候，常遇見一



貴州省立高級中學

熙熙的男女學生，十幾歲廿幾歲的踱來踱去，而尤其在晚間她們同他們奔回了旅館，一切都無拘束的非唱即鬧，有時隔壁調戲，有時大談戀愛，至於傳聞紛紛，致有發生不名譽案作的，自所難免；我們以爲這是教育界裏最大污點，希望貴州當局極力設法改善。

關於飯食，貴陽也有幾樣特別味道，如蘇德勝的腸旺粉，老不管的包子，培養正氣的鷄肉粉，慢慢嘗的甜品，都是內地所吃不到的。有一天友人邀我們去蘇德盛吃腸旺粉。那是一所小門面，破舊的板窗烏灰油膩，入內有三小間地位，一間安放鍋爐及賬房，外二間攤放五張方桌，一面靠壁，三面坐人，土地上滿是痰液，等吃的人擁擠不堪，幾無立脚之地，我們一行九人鵠候二十餘分鐘始得一座。先上一盤青豆芽猪肉片，隨後大碗麵粉承來，裏面有鮮紅的猪血白色的猪腸，還有方塊的肉釘和以紅色辣油的粉湯，覺得很不好看，少嘗其味辣而香，吃一碗後還想吃第二碗、第三碗。據說這是貴陽頂有名的一家，旺字是血字的意思，因爲血字不好聽所以改成旺字。一般軍政學商各界都喜歡吃，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爲營業時間，每日收入七八十元。

公安局最近統計全市有十二萬三千人口，大部經營小商業，輸入的商品以洋廣雜貨爲大宗，多由廣東經廣西運來，運輸工具非人卽馬，以脚價及運輸之艱難，致物價增高，往往增至二三倍以上，一包無敵牌的牙粉在上海不過賣七個銅板，在這裏賣一角大洋，煤油九元六角一聽；交通不便是物價昂貴的大原因，而商人層層剝削確也可恨。這裏沒有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的分館，只有幾個小書店代賣，生意很不好，因爲一本東方雜誌由上海寄

到這裏要一個半月，各種教科書寄到這裏最快也要四個月，以前往往有上學期所要讀的課本，到下學期還沒有收到，等下學期書到，他們又不需要了；類似這種情形的，非常衆多，影響文化及各種事業的自不在少處。

共軍入黔，逼着中央軍事領袖蔣委員長親到貴陽坐鎮，不但打跑了公軍，並把那萬惡吮民膏血的王家烈趕走，豁免一年的糧賦，取消苛捐雜稅，老百姓們自然歌功頌德了。隨之而來的下江風味，首都文化佈滿了全城，汽車多了，若干部，飛機場有了，新生活食堂、新生活浴室、新生活旅舍也都建造成功；馬路衝要的地方，碉堡上、高山上製起大字的標語。時髦的女子，長官的太太，踏起高跟，舖起香粉，點起口紅，燙髮捲捲，行來翩翩，把個貴陽城內一向自認爲不凡的女子，給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初入目的男子又何嘗不爲他的老婆落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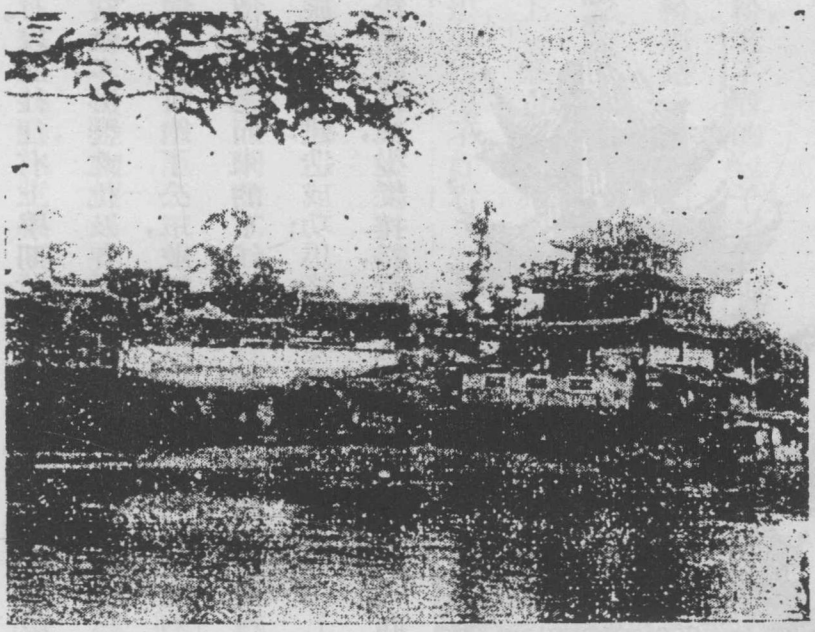
論風景：城內有中山公園，世傑華園，東門外的螺旋山、東山、仙人洞、小西湖，都值得一遊。螺旋山上有王陽明先生塑像，及親筆字刻在石上，現在紱靖公署感化院住在那裏。西門外有黔靈山，風景最佳，在貴陽堪稱第一，山高共三百六十石階，樹木參天，溫度夏日常在七八十度之間，名勝有古佛硐、碧

貴陽奎星閣

亭、黔靈禪院等，遊人衆多；中華門外有香爐橋、何紹孔墓、盧壽蓀墓等勝蹟；南門外五里有圖雲關，雄踞要衝，翠峯環障，抱迴五拱，形勢天成，而萬里封侯坊，崇閣摩霄，屹立於爽人道中，那就是清楊遇春平苗成功後人紀念他建築的。

貴陽的和尚、尼姑很多，約數總在三千人以上，她們的勢力前幾年很大，據前任陳教育廳長說：他曾爲佔據禪院辦學堂對他們起了衝突；後來因爲中央戰院長提倡拜佛，更長了她們的氣焰，不但學堂沒辦成，並將全省佔據廟宇的學校都被他們鬧的開不了學。

總結起來說，貴陽的確是一個已具規模的都市。只要現在修築的公路，一旦完成；北通成都、重慶，南通廣西，東通湖南，西通雲南，那就成了西南交通政治的中心地了！我們希望貴陽盡力的發展自己的實力，不要專學外來的皮毛！



貴陽甲秀樓

值得介紹的達德學校

在貴陽住十八天，關於教育方面參觀的學校，計有省立高級中學、省立男子師範學校、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貴陽縣立中學、私立導文學校、私立正誼學校女子部、私立志道學校、私立達德學校等，我們參觀下來的結果，覺得私立的學校比省縣立的學校要好些；而在私立學校中使我們的印象最深而富有朝氣的，要算達德學校了！

達德學校有三十幾年的歷史，最初創辦人是黃幹夫、凌秋鶚、賈遺民、黃齊生等三十四人。於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組織一個達德社，那時他們很想用教育的力量來改造封建閉塞的貴州社會，促進革命思潮，走向新的社會之途。於是分科講學，購閱京滬新聞雜誌，持續三年，很有些成績。

民國紀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他們又創辦一個民立小學堂，——即達德學校的前身——那時在貴州省算是唯一的新學校了，第二年更提倡男女平等，打破重男輕女的惡習，招收女生——後改爲達德女校——開貴州女子教育的新紀元。

民國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他們在日本購買大批理化儀器，開一遊藝展覽會，任民衆參觀，並作各種物理化學的實驗，這在貴陽又是破天荒的舉動了。

民國二年他們漸漸注意到國家問題，編演新劇，間接喚醒民衆，直接建議當局，那時最引起民衆同情的要算

反對袁世凱稱帝。

民國八九年提倡國語文，加辦男中部，十四年又加辦女中部，二十二年更加辦幼稚部，二十三年添女子工藝科，到二十四年春季的現況如下：

中學生三班，學生二百人。女子工藝科一班，學生五十人。男小五六年級各一班，學生百人；一二三四年級各一班，學生二百人。女小五六年級各一班，學生五十人；一二三四年級各一班，學生一百二十人。幼稚班，學生六十人。總計男女學生共七百八十人。他們的組織，於校長下設事務、教務兩主任及學監，男小部、女小部、幼稚班各設一主任，合共十五人。教員專任者甚少，多依鐘點計算。他們的經費，常年收入爲一一五三二元，其中七七〇〇元爲學費，三二〇〇元爲補助費，餘爲房租、售品盈餘、證書試驗等費。

達德過去有那樣光榮的歷史，現在又有這樣蓬勃氣象，其中有幾個優點值得介紹的：

(1)一貫的精神　我們曾參加過他們幾次活動和集會，覺得他們無論師長、學生都是很誠實，很樸厚，很團結。一天去問事務主任曾俊侯先生，他說：『有二個原因：一、是我們的創辦人始終如一的來服務，他現在雖年高而精神頗健旺，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必來校看看各地的清潔，間間先生們授課的進度，查查賬目的開支收入，並担任中學班每週幾小時的談話國語講解，不要分文報酬。舉凡學校有什麼糾紛變故，學生們有特別情事，他都是首先出馬來調解、交涉、勸勉，有時把三十幾年的艱辛苦鬥的經過講給大家聽，沒有不受他感動的。

這位先生是誰——凌秋鶚先生。歷任校長都是達德畢業生輪流充當；他們都身受訓練，復在創辦前輩領導之下，當然不會發生特殊變化，我們的校訓是：好學力行，知恥！』

(2)認清社會環境的需要能隨時改進——他們於教課之外並組織教研會，每週指定一二題目或書名分頭研究，星期六晚八時凡與會之男女教職員皆須出席報告討論，其不能出席者聞洋二角。七月十日我們參加過一次，在圖書室下實行抽籤辦法，那天先抽到謝仲謀校長，他講的題目是東漢士氣之勝；第二是陳教務主任，發揮朗讀與禁讀；第三是汪汝衡講幾個實際問題；我們聽下來覺得還都切實際，尤其難得的是曾俊侯先生能把下週討論問題的材料從古今書籍雜誌裏選出幾個綱要讓大家參考。因此他們的思想是常向前的，同時他們有七八千畢業的同學，分佈在各地各界，時常來信報告建議督促協助，使他們隨時改進。因此貴陽起過幾次變化，貴州起過幾次變化，全國起過幾次變化，獨達德學校仍是很前進的存在着。

(3)師生情感融洽——有一天的午後，氣候非常溫暖，一個個男女學生們都穿着單衣服活潑潑的來上課。不知爲點什麼事，幾個工藝科的女學生，團團的把凌秋鶚老先生給圍住，要求他如何如何，凌先生當初堅決不許，後來有兩個年幼的學生（十五六歲）拉着他老先生的手撒嬌，又有兩個學生咕嚕嘴說：『你不答應，我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飯了！』終於凌老先生被纏不過才答應了她們，她們於是像蜜蜂兒似的飛奔回去。我們在老遠裏看到這般情景，非常羨慕。據說這一般學生無論對任何導師，都是一樣的和愛可親；尤其在放假的時候都懶得回家，

開學時都早早的到校了；足見爲導師者平素教導有方，愛學生無所不至。

此外我們很希望達德學校努力的幾點。

(1)擴充圖——達德雖然有一所兩層樓的圖，但內容太不充實了，雜誌只有四五份，報紙三四份，書籍連萬有文庫不過萬餘冊；看書的學生很少。——據說民十六年被周西成燒掉許多——我們以爲今日辦教育必須有一個充實的圖，讓大家參考研討，從而改進各種生活，更應使學生養成與圖爲友，打破死讀課本的習慣。

(2)聘請專任導師——貴州鐘點制的由來，完全由於待遇菲薄，不如斯不足以養生。即就達德而論，在貴陽各校算是待遇較好的了，中學部每小時四角，工藝課每小時三角，小學部每一小時一角五分，校長月薪三十元，教授主任二十元，小學部主任每月十六元，以這許多的事務，換這數目的待遇，我們覺得他們的窮幹苦幹精神比起江浙一帶月入二三百元而大聲疾呼的窮幹苦幹者要好上幾倍！但這終不是常法，應謀解決之道。生活能維持，專任自屬可能了。

(3)加添職業教育——年來貴陽已有很多失業的學生，多由於學無所用，用而不能爲，這在內地早已成了問題，在貴陽才初發覺，應早爲設法籌辦適用當地社會需要的人材。

青天白日十一時

我們到貴陽正是省政當局到任不久努力整理的時候。據說因此貴陽市上從前死沉沉的暮氣，也換上一層蓬勃的活氣象了。

我們每到一個省縣都得拜訪當地最高當局，一方面爲我們的護照上蓋印；另方面藉此談談當地的情形和施政方針。在貴州的貴陽當然也就不能例外！

記得我們第一次到省府，傳達仍未脫官僚時代慢客的習氣遲遲不報，經過兩次催促，才悻悻的拿着我們的名片進去通報。

省府裏面沒有高大的洋房，只是古色古香的幾進平房，大廳裏面停着幾乘轎槓前短後長的黑轎，一輛黑色的轎式摩托卡，也低聲下氣的躲在中間，忽然在廳後轉出幾個穿着黑色袍褂，身體很魁梧的人物，鑽進汽車裏面，那汽車便像揚眉吐氣，不可一世的，于四個衞隊致敬聲中，從省府大門衝出去。

問衞兵：『車裏是什麼人物？』衞兵輕輕的說：『是主席公出。』我們雖懊恨着那傳達的故意遲遲不報，然而對于吳忠信主席的輕車減從的公出，却不由人起敬佩之感。

第二次到省府，傳達比較知趣了，接了我們的名片，即通報進去，一會兒出來引我們到一個會客室。室內陳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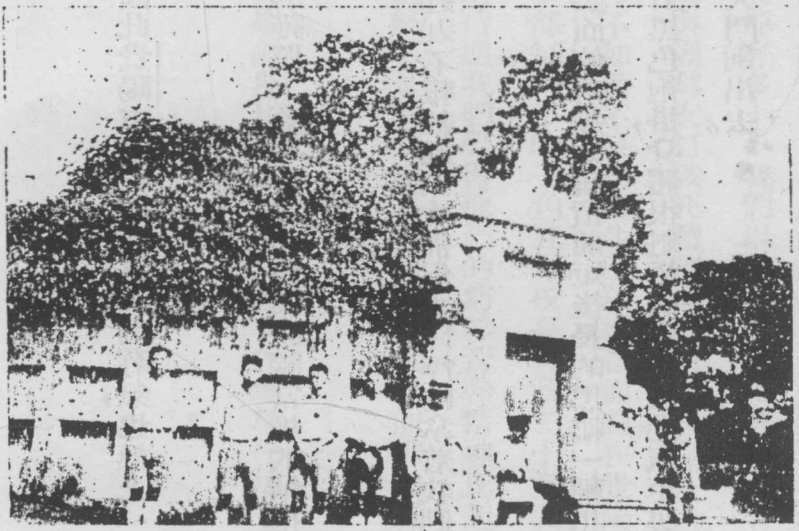
很是簡單。

接待我們的是鮑參軍午橋，我們把來意說明後，因爲知道到雲南去的那條路，不大安靜，所以請他另外辦一個護照給我們。鮑參軍很誠懇的接受，約定辦好送到我們所住的達德學校。

貴陽事情辦完了，打算下鄉去，而護照尚未送來，不得不再去訪問省府。這一次却發現大門右左二面的壁上，綁着國旗和黨旗，黨旗樣式却有些特殊。仔細看看，原來白日上代表十二時的尖角只有十一角，欠缺一角。

這一次是派代表去的，回來除護照辦妥外，還加上四張五元的鈔票，和黨旗缺角的新聞。我們對于二十元贈儀，因爲要保持一貫主張，全數璧還。對於缺角的事件，猶恐外國人進府時見了，難免不生出笑話，同時爲正確民衆視聽，於是將此事向省府說明。

據省府人談：『黨旗缺角的把戲，是以前省主席王家烈所鬧的。』但是我們對於天天進出省府的人員，沒有注意到，却也不能不深爲遺憾。



貴州最大的墳墓

黔西道上

七月十五日，辭別達德學校諸先生，及其他新交朋友，乘貴州綏靖公署顧代主任祝同氏特派汽車出發，經清鎮至平壩縣城，看見客貨車停着，並有人通知我們不必向前開。一打聽知道前路有軍隊開來，汽車不准過去。我們在貴陽已風聞安順軍隊，因爲要開入四川剿赤，請求發清欠餉，或有異動，當局勸我們要走快走，不走且待幾日，再作計較，所以我們決定就走。現在得到這個消息，心想事情有些不妙，便問他們有沒有不法舉動？得到的回答，是尙無野蠻舉動。我們想進又不能，退又不可，既是沒有野蠻舉動，且向前行再看遭遇如何，隨機應變。既決定了這個原則，就叫司機膽大心細的往前開，離城不多遠，就看見零零落落穿着軍服的人，在汽車路上往來，將近石板房，軍隊愈來愈多，服裝參差，軍容自然很是不整，一部分竟煙容滿面，肩上除一桿步槍子彈帶及背囊外，還有一桿煙槍。我們一面談論雙槍軍隊的戰鬥力，一面看看他們隊伍的行進，倒也沒有甚麼阻難。我們正安心向前行進的時候，又遇到一隊兵士，好像不滿意我們坐汽車，有的謾罵，有的惡意的張望我們車內的東西，有的拾起石子打我們的車子，我們默然的不理他們，也就安然通過。忽然前面數十步外，隊伍中立出一個兵士，張着兩手，高呼停車，我們便囑咐司機，緩緩前進，他就拔出盒槍，對準我們，怒氣沖沖的說：『你們不把車開回去，就要開槍了！』我們馬上停車，告訴他路狹不能迴旋！他就冷笑了一聲說：『那麼停着不許開！』他的同伴，就笑起來，我們才明瞭他惡作劇，但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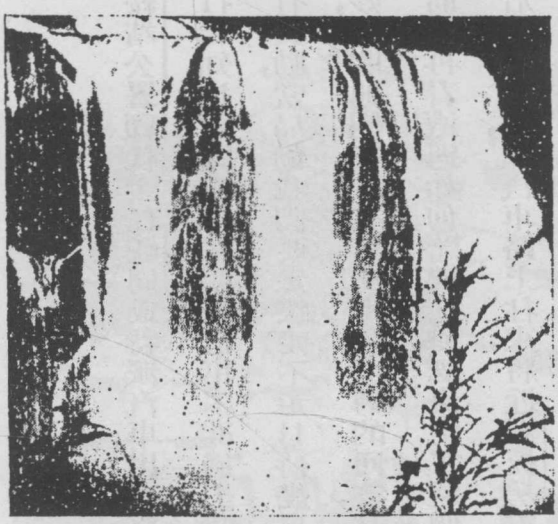
全起見，便停着不動。等到他們一隊走完，才又前進。過石板房隊伍稀少起來，我們才放下千斤重擔，放胆開足機力，絕塵而馳的趕到安順。

安順爲黔西重鎭，通雲南的大道，商務也很繁盛。雖是離開雲南界還有五六百里，但是爲了貿易的貨物，對於雲南太密切了，所以已經通行雲南幣制。我們略吃了一些包子和麵條，算做午飯，趕忙與駐車當局接洽了一下，就又乘車西進。過鎭甫後，因路基多時不修，車輛也似乎停行了好久，以致雜草叢生，好在司機是熟路，不顧一切的開上去，在下午五點多鐘，到達汽車路的盡頭黃菓樹。

黃菓樹是一個鄉場，街路不滿一里，店鋪也沒有幾家，住宿幾乎發生問題，幸而駐有一個副區長，同他接洽一下，才覓得一家住宿地方暫且住下。

黃菓樹有世界第二最高瀑布的榮譽。（高七十五公尺寬三十二公尺，）據某西人的估計，用他的力量發起電來，應用的範圍，可以展長至貴陽。至於他的景緻，旁邊的廟壁上，有一首詩，雖然不大好，描寫倒還確當。

「黃桷岩頭掛百練，磨盤嶺脚舞長虹。飛沫噴珠凌霄漢，雪花



貴州黃菓樹大瀑布

玉屑飛玲瓏。轟轟雷鳴應千里，滾滾銀濤亂山中。丹青臨抹坐長嵕，妙手還須造化工。』又有一付對聯，也形容得好：

『白水如棉不用弓彈花自散，紅霞似錦何須梭織繡方成。』

原來這飛瀑的上流，是諸水匯聚的地方，等到水流一直飛奔下去，彈力極大，水點飛洒，濛濛成一片煙霧，有時像白雨濺空飛噴而上，日光晒上去，也幻出許多顏色，晚霞相對，更顯出美麗的景色，使人流戀難捨。

黃菓樹有一段神話，說是有一家種着一園橘紅樹，在那瀑布旁邊。有一年，滿園橘樹只結一個果子，主人氣得要命，忽然有個道士走過，看見那個果子，認爲寶貝，便找主人要買，答應給他一千兩銀子。主人喜出望外，滿口答應，道士便一面先交十兩銀子作爲定錢，一面叮囑他小心看守，一百天來採果子。主人便小心翼翼的看守，一直到九十九天，果子已經轉黃了。主人想，只有今天一夜，大概不要緊了，於是不去看守。滿了一百天，道士果然興冲冲的到主人家裏，同他去採果子，豈知果子早已不翼而飛。兩人急急的在園內找來找去，影蹤全無。後來找到瀑布邊，只見瀑布已乾，毫無滴水，主人正自詫異，道士却長嘆一聲說完了，主人問他，道士說：『果子一定給人家拋在這水裏了，這是一件寶貝，能够把水暫時吸乾！你看白白的銀子，在河底炫耀着，但現在來不及去拿了，也是命該如此！』話沒說完，洶湧的瀑布，頓時又像從前一樣地滾滾的奔流下去。黃菓樹便因此名傳今古。

(二)花江坡高接天雲

七月十七日正午，從黃菓樹出發，一路山多田多。經過雞公坡的時候，看見周西成的衣冠墓。周西成前爲貴州

省政府主席，對於貴州建設有相當貢獻；民衆對他也有相當好感，可惜他的頭腦太陳腐，爲新派所不滿意。因此以兵戎相見。結果督戰受傷，爲敵軍追迫到黃葉樹落水身死。事後他的骸骨歸葬故鄉，部屬就在此造一個衣冠墓以爲紀念。

走到大坡頂，頂上有稅卡。過安龍縣周科長，乃結伴同行。其人患聾病。特備喇叭式的聽筒，做談話時的傳聲器。下坡聽說前幾天有兵士八人，護送某縣長上任，回來在坡脚給土匪襲擊，損失槍二枝，受傷二人。我們雖沒有護兵，但也不顧一切的前進，到百齡橋，還折上紅岩山，看諸葛孔明在削壁上親書的大字。（恐非孔明眞蹟）過百齡橋，上關嶺坡，有馬爬泉、刀劃泉，都是關雲長的古蹟。有關雲長縛馬的一棵樹，可惜最近給無智無識的民衆砍掉了。到關嶺頂回頭看大坡頂，就在眼前。但路程却要一下一上共十五里。下坡卽到關嶺場，爲今天行程終點。

十八日早晨，從關嶺場出發，因爲沿途很不清吉，所以請當地區長知照各段派丁護送，但只送了一半路，沿途村落更少，我們心上確很担憂，却沒辦法，硬着頭皮前進，到關嶺縣府所在地募役，還算沒遇到什麼危險。

十九日經過花江大坡，路上也不清吉，由關嶺縣政府公安局派警八名，護送到花江大坡。坡高三十里，形勢很陡，幸而石級還鋪得整齊，走起來比較省力，但十步一停，五步一歇，肩挑重担者仍然吃力萬分。諺云：

『花江坡高三十里，氣如牛喘汗如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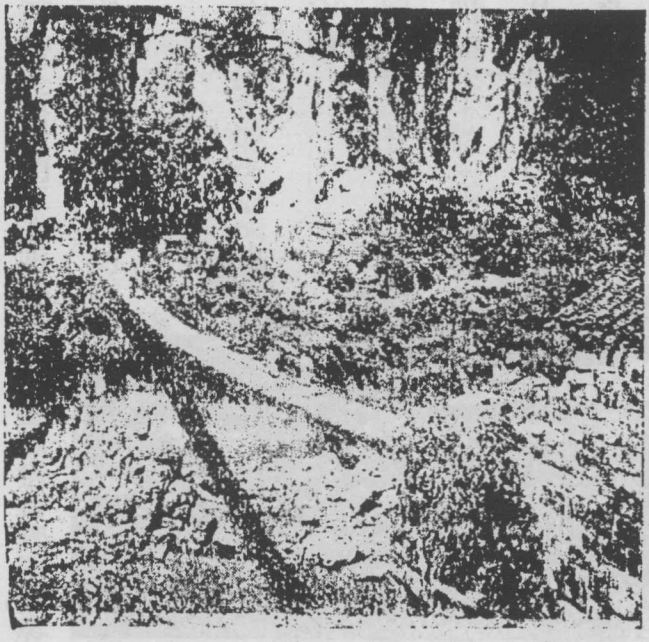
描寫得確是眞切。坡東脚下爲夾盤江，建有鐵索橋，以通往來，下臨激湍。聽說沒有橋的時候，川渡船，往往發生

沈船溺人的事情。當夜憩平街。

二十日從平街出發，由鄉公所派鄉丁送到迴龍場，去多曾爲土匪洗刼，至今民衆談虎色變。經九洞橋一路荒涼不堪，向爲土匪出沒之處，雖沒有人護送，也幸平安通過。當夜止宿於巴林。

二十一日從巴林出發，細雨濛濛，路又崎嶇，行亂山中，人煙又少，處處提心吊膽，幸平安到達興仁。

在興仁聽說前途更不安寧，乃訪縣長請求保護，縣長表示，非有三十名兵士，不敢擔保生命安全，前保安隊，只有二十八人，全部調出縣城，不能保送我們，心中更加着急。又往駐軍司令部接洽，也沒有着落，再到區公所，允派八人，聲明聊盡人事，我們不得已，也顧不得許多，決定明天要走，回到客寓，有許多客商也願同我們結伴，我們才放心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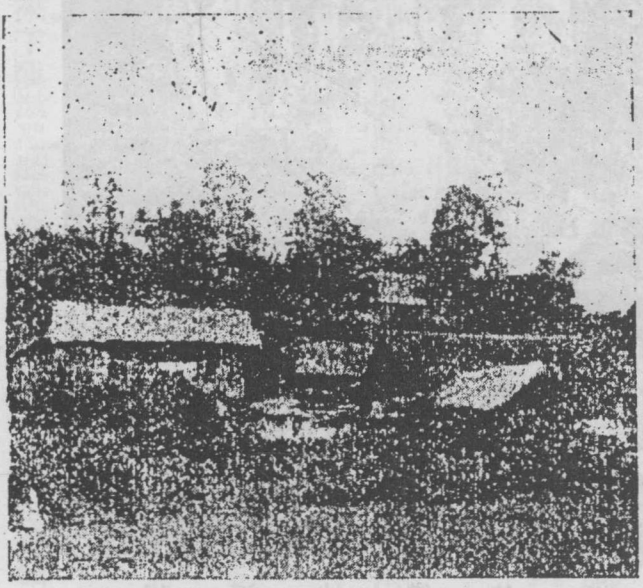


花江坡鐵鋉橋

當天晚上在東門外發現槍聲，一早調查知道有二十幾個土匪，搶刼一個村莊，槍傷一個婦人，搶去幾兩鴉片煙。保安隊駐軍却不敢出城追捕，任他遠揚。我們心想前進或可逢凶化吉，在此反覺危險。於是出發之意更爲堅決，

立即召集客商及護送區丁，約有五六十人，忽忽就道。在路上又聽說前幾天，有雲南馬幫走過，有全副武裝的馬哥頭二十餘人，馬百餘匹，給土匪三百餘人包圍，刼去馬十五匹，貨十五駝，槍十餘枝。尙有零星小股，數人至數十人，大股恆二三百人不等出沒無常。一路人煙荒疏，危險非常！途中雖遇大雨，衣衫濕透，心中却在慶幸。因爲綠林豪客，也許會見雨而不出來搶刼。到萬屯後以爲已脫險境，住宿可以沒有問題，但因天已昏黑，寓少人多，我們又以裝束特異，處處碰釘子。加之當地區長因公去城，留守區丁，以地方不靖，不敢開門。正在進退兩難，忽然聽得書聲朗朗，尋聲前往，與教師一談之後，才得同區丁找到一家宿店安頓。這是七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講到宿店，眞是生面別開，一間舊茅屋，劃去一小間，做主人小老婆和女兒的寢室。我們寄宿的一間裏面，有三個床鋪，有兩只小長桌還算乾淨。我們吃了晚餐想去睡覺時，却不料向同志忽然嚷着這是一間牛欄！我們仔細一看，果然一根縛牛的橫木上，還有牛糞黏着。大家不禁相對苦笑了一陣，勉強睡下。可是蚊子的襲擊，臭蟲的進攻，那裏睡得熟，於是大家共同向蚊子臭蟲大剿了一次，算是得了相當的效果。剛剛矇矓入睡，李同志的床



貴州農村外表

下却酣聲大作起來把李同志驚醒李同志聽覺得很奇怪，便把手電燈照一下，豈知不照猶可，一照却引得李同志哈哈大笑。我們還怪他看見了什麼東西大驚小怪，他却不慌不忙說無獨有偶，剛才向同志說這是牛欄，我却說這是豬圈，你們看明明有三條豬睡着，他說着還把一根小竹頭打他們起來以表示他不是說謊。害得裏面睡着的小太太陪着不是，說今天下雨這幾口豬沒有地方安置，權且在床下歇一宵，請幾位先生原諒。我們也想到農民的苦況，不去責備他，而且安慰他說：『不要緊，』不過各人的心中總印上這樣一幕劇景是牛欄、豬圈、床舖、人豬合住。

（二）險些兒被刼

二十三日到興義，因爲一連步行了七天，精神肉體都感覺疲乏，便決定休息一天。

興義是雲南、貴州、廣西貿易的樞紐，商務尚發達。

二十五日，從興義出發，聽說此去一路都平安，到雲南境後更安全，因而一切都不大提防。但沿途吃飯發生問題，原來雲南馬幫在路上放草的時候，隨地埋鍋造飯，客商也都事先帶些冷飯上路，午飯不需在中途買，飯攤所以很少，這天幾乎連飯都買不到。幸而同行兩位雲南朋友，設法到一座廟裏吃了一些麵，一碗糙米飯，才算將飢餓問題勉強解決了。

下午到江底正在準備晚飯，一個馬哥頭（馬幫的首領）說：『你們今天遇到土匪嗎？』我們說：『沒有！』他說：『你們運氣眞好，我今天眞晦氣，給八個土匪，搶去十幾塊洋錢，和一駝草鞋！』我們問他被刼的地方時間情況，

他哭喪着臉說：『在一個荒野的叢林中，我同兩個夥計，八匹馬，駝着草鞋走過，忽然聽得叫子響，我們也不以爲意，吹了三次不見動靜。便有一個人跳出大喊道：「你們還等什麼？」隨着又有七個人跳出來，手裏有二枝步槍，三人把我們看守住，其餘五人，分頭搜我們的身上和駝的東西，結果拿了我的十幾塊盤川，和一駝草鞋呼嘯而去。』我們算一算時間，離開我們打前站的姚同志，不過半點鐘。

(三)被迫見鎮長

我們在興義，決定休息一天。我們五個人中間，姚同志是歡喜動的。對於各地的名勝古蹟及風俗，更是不肯輕易放過。二十四日的早晨，吃過了早飯，他便一個人偷偷的溜出去，先探得本地名勝古蹟，有穿雲洞及水晶觀。

他先到穿雲洞，原是一座小石山，穿雲洞就在這座山裏，可以容得下一二百人，裏面塑着王陽明先生的像。順着石級上去，曲曲折折，爬到山頂，有一所小小的瓦房，瓦房的前面有一片水泥鋪成的平地，圍着磚砌的矮牆，可以坐在上面，流覽風景。姚同志獨自一人就坐在那矮牆上看風景，只見興義新舊二城，都在脚下，水晶觀也在一座較高的小山上矗立着，田野間碧綠的稻秧，及青翠的崇山峻嶺，遠遠的圍在四周，賞覽了一番，便下山到水晶觀去。

水晶觀在興義舊城內的一座小山上，附近除幾座廟子外，望出去同穿雲洞差不多，不過位置有些變動罷了。

在水晶觀有二位青年告訴姚同志，你莫看輕這幾座小廟子，他們一年爲了皇壇會的花費，眞很可觀！每次爲了什麼神什麼佛，總得花上二三百元，多至一二萬元，每年總得七八十次，你想這花費大不大！他說着領着姚同志

去參觀一個廟裏的集會，男女老幼，共有一二百人，在經堂裏排着許多紙頭，上面寫着神佛的名字，念經的男男女女，不穿袈裟，也不穿道衣，更不穿尼裳，雜亂的含糊的念着。廚房裏的男男女女忙着燒茶煮飯，看上去高貴一些的紳士們，有的打牌，有的談天。這種勾當，都是些無賴或煙鬼，利用迷信心理的糊口辦法。

這時的姚同志，因服裝的不同，便被他們注目，但是還不敢查問。

姚同志下山後，在幾條街上跑跑，看見聯很多，便拿出日記簿來抄錄幾付滿意的聯語。這時覺得有二三個人注意他的行動，並看他抄聯語，但還是不查問，只亦步亦趨的跟着他。

後來他看見一座新砌的市房，裏面布置着惹人注意的神龕，他便立定了注視一下，就向西走了。迎面過來一個衣冠不整，並無符號，而黃肌瘦，年紀十七八歲的兵士，也注視一下，就各走各的方向去了。

忽然姚同志的肩膀上，有人一拍，接着鎮長叫你去的一句話，也衝進耳朵。他回頭一看，就是剛才的那個兵，爲免除誤會，就跟那個兵走。走到那座新砌的房子前面，看一簇人，立在街沿上的人有三五個，手裏拿着步槍，面上現出惡意的樣子。這時人叢中走出一個青年，問姚同志你是不是江西人？姚同志回說不是，是江蘇人。接着把我們的任務說明一下，他們似乎不大明瞭。於是拿槍的幾個人說，送他到縣政府去再說，那時不怕他不招。姚同志那時看他們這樣無理，就憤然的說，到縣政府去，有什麼大不了！這時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把這條街擁擠得水洩不通。

一會兒，裏面踱出一個四十上下年紀的紳士模樣的人，幾個拿槍的又說：『王鎮長，這一個恐怕是共產黨，送

到縣政府裏去如何?』王鎭長却很鎭靜的,用嚴重的口氣向姚同志說:『你究竟到這裏來做什麼的?』姚同志恐怕說的話聽不懂,白費脣舌,便又拿出日記簿來,把我們的團名所屬機關任務,簡要的寫了一些給他看。他看了便說:『這一本日記簿,讓我翻閱一下。』一面說着,一面叫衆人散去。又把姚同志引到一間會客廳裏,裏面布置得很整潔,一旁的床上,有紅緞面上繡着的神位挂着。王鎭長一面沖了茶給姚同志喝並嗑坐着。一面他去坐在辦公桌邊翻閱那本日記簿,同看的除王鎭長外,另外有二個青年,一個大概是王鎭長的弟弟,但都表示衹袴子弟的習氣。看到共軍不拉夫,王鎭長的弟弟很得意的說:『這不是共產黨的證據嗎?』另一個青年說,『不要忙,下面有一個註解,拉去十八人,一人尚未放回。』原來這所記的是姚同志考察青岩苗民狀況所抄的標語,和訪問的實在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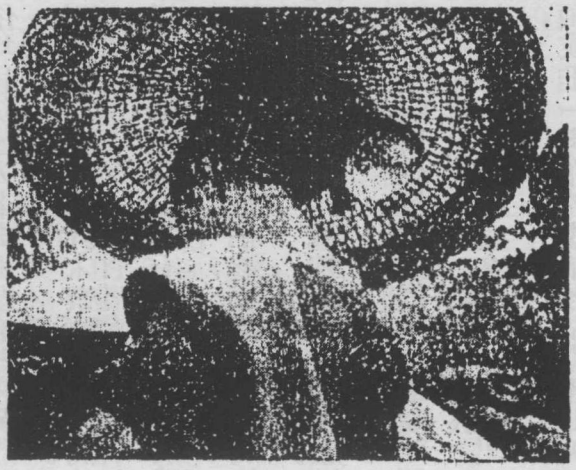
他們翻來翻去,看了好一會,便和顏悅色的,把日記簿退還。同時說:『我們這裏的老百姓,知識閉塞,以致大驚小怪的騷動姚先生,要請原諒!』並問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些什麼事情?姚同志就把改進農村及其他事業,略略告訴一些。他們又說有沒有出版的書送給我們看看,以開我們的茅塞?姚同志就開了一個通信處,並說明隨身帶的太簡略,等一會可以送一份來,要詳細的,請他們寫信到社裏去要。說完起立告辭,他們就恭而敬之的送到大門外,作揖而別。外面的民衆還三五成羣,竊竊私議的未散,看見王鎭長送出來,才有散去,有的還到王鎭長家裏去去問個究竟。

姚同志回來,把出版物送去,纔了此一件公案。

貴州一千一百餘萬人中，漢人不過占十分之四五，餘均爲土人。土人分苗、獞、猓玀、犵狫、狆家等幾種，中以苗族占多數。苗人分生苗、熟苗，生苗大半未開化，生性野蠻，不知禮節；熟苗則大多與漢人毗隣而居，逐漸與漢人同化，一切禮俗，均模仿漢人，若非服裝有些差異，幾不能辨別與漢人有何不同之點。苗人之中，以「宋家苗」「蔡家苗」最文明，相傳爲春秋時代宋蔡兩國的後裔。次如定番縣的谷蘭苗，男耕女織，憑媒嫁娶，頗有中國古風。至於狆家苗，則尙未脫古野習俗，月夜歌舞，男女相逐，大都先野合而後婚娶。此外各苗，凶狠獷悍，好殺好鬥，野性不易馴服。苗之種類，極爲複雜，即同爲苗族，亦不能辨識屬何種何支，漢人更無法辨識。普通多以服飾爲標準，如「花苗」則婦女多圍以白布花裙，「青苗」一律以青布蒙頭，或垂一青布於腹下。各苗身體健美，比吸雅片煙的漢人，漂亮得多，尤以「花苗」婦女，穿着清潔，白布花裙，綉花絲帶，隨風飄舞，與西洋婦女姿式居然大同小異，而面白如玉，脣紅

苗人少女手上愛戴鐲頭

齒白，秀眉俏眼，美麗且遠非懦弱的漢人婦女可及。我們此次調查貴陽附近及黔東黔西的苗人所得印象，都很不壞。無識者常罵苗人如何如何無禮，其實苗人大多非常講理，爽直天眞，心口一致，從不外示親善而內藏奸詐。所不可解者，不少漢人明明自己欺凌苗人，歧視苗人，偏偏昧心說苗人非常惡毒，非常凶狠，官廳不察，亦信而不疑，每遇



苗女用銀杯梳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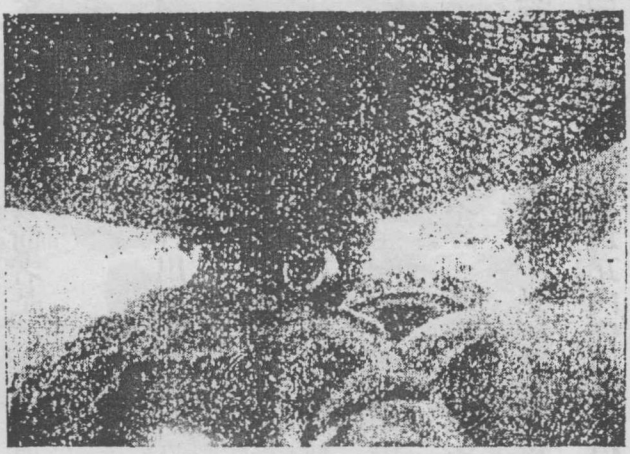
苗女前額裝飾

漢苗訴訟，總一味苛責苗人，甚至藉端敲索。如納糧一事，漢人中奸狡之徒，常無故「飛糧」給苗人負担，苗人既不識法理，全憑官廳判斷，官廳既不敢得罪彼輩奸狡漢人，苗人又善而可欺，於是祇好糊裏糊塗的與奸徒打成一片，責成苗人納糧。苗人喊冤無門，結果乃不免感情用事，起而抗辯，奸徒遂更振振有辭，說苗人叛亂，官廳亦常小題大

作，動人動馬，以彈壓爲名，率性向苗人無理敲索。一般苗人，逼得無路，本意祇在申辯曲直是非，到此時却迫得不能不挺而走險，聚衆抗拒，官廳與奸徒乃又覺有辭可措，不分皂白，故危其辭，說苗人暴動，焚殺搶刼種種罪無可逭的罪名，一齊加諸苗人頭上。這一來，可憐一般無辜的苗人，常死於非命，寃沉海底，叫屈連天！結果便促成兩種心理，一種是怕漢人，一種是恨漢人。前者是消極的不與漢人合作，後者是積極的防範漢人，甚至一見漢人就怒火冲天，非置之死地不甘心。

我們理想中，以爲苗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出入於青山綠水之間，徜徉於男女情愛的氛圍裏，生活縱不十分愜意，至少比我們這奔逐於是非名利場中的人強得多。豈知事實上竟完全相反！以我們所見的苗人來說，十九都苦不堪言，雖有田地可耕，但多數爲佃農，且所耕田地，非深山即絕壑，漢人看不起的才佃與苗人，出產有限，租佃反非常苛重。每年收入，穀米幾完全納與地主，雜糧始留爲己用。因之生活簡陋，出乎我們逆料以外。所有衣服，大多祇有兩套，一套稍新，非出門不穿，一套破舊，算爲家常便服，一年四季，從不換洗，露體見時，狼狽形象，令人見而酸鼻。食物以雜糧爲主，吃白米飯者絕少見到，雜糧和以青菜薯芋，無油無鹽，與漢人所煨猪料相差不多。魚肉則非逢年過節不辦。住屋以泥爲墻，茅草爲瓦，內分兩隔，一隔人畜共用，關牲口是牠，廚房是牠，客廳是牠，人臭與牲口糞臭混和，味道十分難聞，窗戶不開，光線黯淡，富貴人家的廁所還比此爽暢多多。另一隔爲寢室，但無床舖，有亦不過木板數塊，隨地支架，床上舖稻草一厚堆，即算了事。每夜男女老幼躺在一起，與牛羊何分上下？此等生活，奸狡漢人不但不

加憐憫，反諸般諷刺嘲罵，認爲苗人與牲畜如出一轍，直如猪狗無異。苗人苦況雖如是，再加以漢人之輕慢歧視，依理該生出若干惡劣反感，而苗人竟忍而受之，毫無怨憤，且對漢人之待遇，不但不反脣譏詆，反認爲命數如此，對漢人仍十分敬重，承認漢人爲天生驕子，較苗人地位應高一等，如此柔順良民，漢人與官廳還不能多方誘掖，宜其所以視漢人如惡鬼，不敢十分借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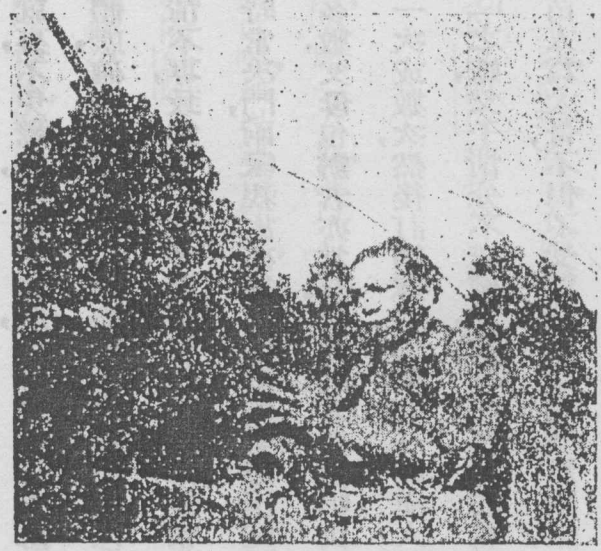
苗女的銀質耳環

苗人少女的又一裝飾

苗人物質生活，既如是簡陋，精神生活，自然更談不到什麼，無可法設之下，祇好在男女身上打主意，男的追求

女的，女的戀愛男的，成爲唯一的消遣法門。大凡男女長成之年，毋論美醜，祇要體態健康，就有情人追求，或公開獻敍，或祕密幽會，機會許可，即可達到目的，絕無任何束縛，事實上成爲公開祕密，父母非但不加深究，甚且有意鼓勵。如女兒青春期間，父母大多放任，任其與男性追逐，女兒亦不過分隱瞞。許多男性，追求女性，常先贈以銀質項圈，請其套於頸上，以表示雙方情愛之深，父母即常以此爲榮，以爲女兒能獲得男子歡心，必有漂亮可取之處。但此種項圈，並非終身訂情之物，不過聊表一次戀愛紀念，女的若不滿意男的時，竟可另戀新歡，新歡亦照例贈以銀質項圈。

終年辛勤的農婦



苗人樂器——笛

漂亮者往往頸上套上若干項圈，以表示自己的尊貴，父母亦藉此誇耀女兒什被多少男子追逐，地位因之無形增高。我們曾見一位女郎，頸上竟套上五只項圈，起初不明就裏，不免驚奇，隨後一打聽，才知道這位女郎已經有了五個情人，現在還正在與第六個未來情人開始追求。看她憨態，確實美麗，待人接物，亦彬彬有禮，與漢人大家閨秀無甚差異；所惜者，唯用情不專，未免令人寒心。因爲苗女用情不專，致常發生許多慘案，情敵相見，刀斧相向，絕少寬容。譬如某女起初戀甲，繼又戀乙，甲乙於是成仇，明槍暗箭，時常決鬥，兩家親族，亦從而揚威助勢，終至冤結不休，故稱苗人「情人多，仇人多」，並非虛語。苗人婚姻，自由者占多數，父母包辦者亦常有。自由的，大多由唱山歌入手，山歌唱得投機，便結爲情侶，先在山上或預建的交媾屋野合一次或數次，然後訂期嫁娶。包辦的一如漢人的包辦情形一樣。苗女貞操觀念非常淡薄，故大兒子大多有「雜種」之嫌，父子情分不能確立，幾等於漢人的私生子，無父產繼承權。許多大兒子便因之否認其爲大兒子，不知者，稱苗人爲大哥，不但不受歡迎，反以爲有意嘲笑，時常遭到苗人的虐待。去苗區者，須小心注意這一點。

滇東之行

江底爲滇黔兩省交界處，中以黃泥河爲界，河之上游稱木各河，再上稱牛欄江，下游稱南盤江。水色黃紅，從兩面山峽流出，勢極洶湧，兩岸高山夾峙，直沖霄漢。河左屬黔境，河右屬滇境，中建一大石橋，連絡兩岸交通。黔境居民近二十家，大多以開客棧爲生，設有關卡，關上設有閘門一道，每早七時開放。滇境居民十餘戶，亦大多開客棧，但無關卡，祇在石橋上端一險要山中建有碉堡一座，正對黔境來路，防禦森嚴。看兩境設施情形，似各不相謀，帶有敵對形象。我們不禁有感，問同行蘇君，答說：『滇黔素來不睦，尤以周西成時代爲最，頻年戰爭，隔閡因以日深，近貴州既收歸中央統治，前途或不致再有糾葛』云云。

七月二十六日，由江底起程，過橋入雲南境，道路峻險，先爬一大坡，坡以石頭砌成，雖不寬整，但堅穩不滑，時迷霧細雨，不見坡巔。幸爲時不久，即略爲開朗。早起爬坡，腹飢口喝，加以氣喘汗流，備極困頓，就山腰路旁一突石上稍坐片刻。回看江底，青山紅水，茅棚瓦房，形勢很是壯觀。同行除蘇陳二君外，尚有大批『馬幫』，馬百餘匹，人數在二十以上。蘇君說：『此路交通不便，全是山路，年前雖有議倡修公路，以通汽車，但因天災人禍，經費無着，且兩省當局又不竭誠合作，以是未能如願。而此路又適爲滇黔孔道，兩省貨物，均由此來往運輸。運輸貨物，大都利用駝馬，故駝馬在此地不啻爲唯一的交通工具。倘養駝馬者，在滇黔兩省極多，雖貧農苦工，亦必有駝馬一匹，或自己利用旅行

載貨，或受商旅僱駝貨物，價錢公道，每馬每日不過一塊錢，而貨物若有損失，馬主人且須負賠償責任。專以駝馬運貨爲業者，兩省所在皆有。此等馬主人俗名「馬哥頭。」「馬哥頭」有大有小，大者有馬百餘匹或千餘匹，做一次生意，入款在萬數以上。駝馬五匹，僱馬伕一名照料，千餘匹駝馬，僱伕必須兩三百人。馬伕三人一槍，或兩人一槍，甚至一人一槍。兩三百馬伕全副武裝，聚在一起，幾與軍隊無異。少數盜匪，不但不敢覬覦，反而多方趨避。此等「馬哥頭」，隨從既衆，而又常僱保鏢，以是出入均有人前呼後擁，威風不在團營長以下。與大腹賈大官僚實相差無幾。故人常名之曰『馬老爺。』中午過清水河，「馬幫」須在此「端哨」（中午埋鍋造飯謂之「端哨。」）我們亦在此進早餐。當地人戶二十餘家，完全農村，路旁僅有飯攤一家，賣酒賣飯。天雨氣候變冷，五人買酒一大碗，分而飲之，攤上菜蔬不多，五碟辣椒酸菜，頓時一掃而光，吃飯無菜，各人以豆腐水和鹽拌飯，居然狼吞三大碗。所謂「飢不擇食，」確非虛語。飯後蘇君邀往農家訪問，先至一家，並無男子，一中年婦人出迎，未及入內，先問伊「老板」是否在家，婦人愁眉苦笑，半響始答稱：『老板已出外當兵，四年未歸，不知死活。』我們以瓜棚之下，易生嫌疑，另轉一家，不料老板亦外出未歸，一少年婦女正自烹茶煮煙，一見我們，即起身笑臉相迎，頻道「辛苦。」察其意，或以爲我們都是「馬哥頭，」前來買吸鴉片煙。蘇君本有小癮，既見有煙可買，又見少婦殷勤相待，乃不假思索，應聲而入，在一榻上躺下，大呼「拿煙來，」少婦即時照辦，點燈倒茶，非常親熱。我們亦入內稍事休息，即行告辭，不意臨行，少婦忽碎步趕來，連呼：『馬老板，燒桿煙再走！』蘇君也隨聲倡和，滑稽情形，令人好笑好氣。（燒桿煙，雲南土語，又有人稱燒

口煙，或吹口煙。）下午一時繼續登程，經老鴉場，因爲喝酒異常口喝，就路旁井邊伏身牛飲，水清涼可口。陳君則竭力諫阻說：『雲南水多吃有毒。』若果有毒，本地人何以可吃，令人費解。出老鴉場不遠，忽現一大平原，土肥草茂，有黃牛水牛各數十頭，來往吃草。中有水牝一頭，身壯體高，被牡牛十數頭包圍求歡。牡牛中有一大黃牡，獨爲水牝所喜，其他牡牛俱不使近身，惟任黃牡爲所欲爲，隨意擺佈。但黃牡不及水牝體高，始終難達目的，跳爬叫囂，醜態百出。此事令人駭怪，同行者均各稱奇，齊稱有生以來，尙屬創見！生理學家不知對此作何觀感。若果黃牡與水牝雜交結果，能產生一雜種，倒頗有研究價值。午後四時許抵板橋，與「馬哥頭」同寄宿一小客棧，當家者爲一中年婦人，精明良幹，可惜是一雙小腳。腳上綉鞋，滿綉花朵，腳以上緊纏紅帶，走路尙矯健，但不時妮妮作態，弱不勝風的樣子，老派人喜歡小腳姑娘，大概就在這一點。本日行程計有七十華里。午飯費，每人費滇幣一毛三分。客棧費，一宿一飯，每人費滇幣五毛。

小腳姑娘

（一）板橋一夕驚

二六日，宿羅平縣屬板橋鎮。

一路聽說雲南對治安極注意，省府三令五申，凡是在省境任何縣區發生搶案，都責由地方官吏負賠償責任。因而地方當事者，訓練民團，組織民衆，非常認眞，偏僻鄉村，遇有旅客投宿，亦須取得地方團董許可，否則發生事端，即責由宿店負完全責任，或以通匪論罪，或以防奸不愼論罪，法令森嚴，從不寬假。

板橋爲貴州入滇孔道，雖屬市區，但比三等縣城猶有規模，市街寬大，店面整齊，看來很有氣魄。設有區公所一所，區長出身軍伍，勇於任事，下屬民團，服裝齊整，精神飽滿，可想見其訓練有素。當天晚餐，我們便高枕而臥，不復像在貴州境內每夜都提心吊膽。然理想固如此，豈知事實竟大謬不然，客棧臭蟲特多，隨手可抓，使我們無法入睡，大家乃遵照「逢苦思樂」法則，率性開個臭蟲比賽會，以一刻鐘爲限，看各人能捉多少。結果李同志獨得冠軍，捉獲活臭蟲一百三十二個，姚同志得亞軍，捉獲臭虫一百〇五個，鍾汪二同志各獲臭蟲六七十個，向同志屈居殿軍，捉獲臭蟲三十四個，共獲臭蟲四五百個，以大紙裹成一包，一時東逃西奔，洋洋大觀，爲臭蟲召開了一屆運動會。臭蟲既大半肅清，於是重整床褥，想從此放心安眠，不料一波將平，一波又起，忽聞街上脚步聲雜踏無序，人聲擾嚷，火光燭天，氣象突然緊張，向客棧逼近。初以爲匪徒來襲，同寓均哄然而起，面現驚慌，膽小者竟手足無措，通體戰慄，向同志任軍事工作有年，胆壯心定，即起身以軍人態度，喊令店內各色人等，不准慌張，須靜聽動靜，一面將燈息滅，一面邀齊年壯者，守衛門內，小心戒備。佈署將好，脚步聲已走到門前，但並未停留，仍一直向西走去，衆人不禁心安，相與稱慶。然未幾，突聽槍聲大作，劈拍有聲，又不禁心慌馬亂，所幸搶聲不多，即不復作，但聽街上有人議論紛紛，說是捉

強盜，強盜未捉到，却將盜兒打殺。大衆更覺心安，各自安睡，候明早再行打聽。

翌早起來，便急急分頭調查昨夜事變眞相。

原來本地有個姓李的，從前是個大盜，地方上的搶案，沒有一件案子不與他有關。五年前，因爲本地不能存身，便逃到貴州去幹了一番舊勾當。

此次，他以爲事隔五年，地方上人或不致再有惡感，居然回來探視他的家族，順便看看風色。豈知回家時，雖盡藏夜伏，而仍被鄰居偵知。鄰居以責任重大，不敢瞞蔽，於是報告區長。區長雖不在家，主持團務的却也不敢待慢，當天夜裏，即率領團兵會同公安局警察前往圍捕。孰知姓李的機警異常，知道事情不妙，拿了手槍，跳下床來，躲在房門背後。團警不察，衝進房去，不管三七廿一，即照準床上一槍，以爲將大盜業已格斃，乃召呼其餘團警進去，却不料大盜忽從房門後轉出，高舉手槍，大呼照槍，就此衝出。大盜平時既膂力過人，團隊又猝不及防，眼見他長驅而出，跳上屋頂，轉瞬間去得無影無蹤。

看床上被打死的，却是李的兒子，始知這可憐的孩子因爲他父親作惡而罹不測之禍。

(二)雞平有毒水

七月二十七日由板橋出發，約行數里，即見公路一條，路基尙平坦寬敞，惟未通行汽車。我們循公路前進，無坡無嶺，走來不甚吃力。中午經蘆溝，人戶百餘家，原爲此路腰站，以公路改由村前通過，飯館飯攤，生意絕少，氣象日漸

冷落。路旁有賣糯米飯及賣桃子者數人，不堪充飢，買者無多。我們仍照直前行。將及羅平縣城，忽然傾盆大雨，衣服盡濕，幸未幾即雨過天青。羅平離公路，約近一里。遠望城池，依山建立，城中樹木成林，紅廟黑閣，隱約樹林間，清幽非常。由城南一小路入城，但見街市古樸閒靜，行人往來，絕少嬉戲，頗有古城遺風。縣屬山多田少，所種多是雜粮，且人各有家，故飯館無多，零吃館子，祇有數種麵食一類的點心。李同志籍屬河北，一見麵點，涎羨無比，乃各就城中一麵館進湯麵包子等，香料不齊，味道毫無，僅李同志一人吃飽，餘則仍帶飢出城。臨行訪問縣長，已外出未歸，祕書代見。所談如下：清以前羅平爲蠻夷盤據之區，凶獷慓悍，叛亂無常。明中葉改土舊流，稱羅雄鎮，後改爲羅平州，今改稱羅平縣。全縣面積，縱橫二百餘里，百分之十五爲水田，百分之十爲旱地，百分之廿五爲石山，百分之廿爲荒山，開墾漸有種植的荒山，占百分之五，出產有限，貧窘可知。土籍居民二千餘戶，移屯漢人一萬一千餘戶。民國二十一年調查，增至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一戶，十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三人，其中夷人土著爲數約占十分之四。名勝有十處，一爲鐵山玉帶；一爲太液澄波，即城北太液湖，波澄如鏡；一爲九龍挽渡；一爲三峽懸流，瀑布飛湍數十丈；一爲金鷄獨立；一爲石虎懸岩；一爲溫泉漱玉；一爲曲水金花；一爲峭壁仙鋤；一爲石鑿甘泉。古蹟有盤龍勝景、方圓塔、梁王堆、定雄廢所、劉將軍壘、土官寨、駐鎮營、淑龍山寨城、阿邦寨城、匯水河道碑、龍馬跡、仙人足跡、石牛角、大仙洞。縣南六十里浪丕村旁有毒泉，山山澗流出，匯流多衣河，水色淺紅，人畜經過，稍不注意，濺濕皮膚，立即浮腫，數日即潰爛難治，永成痼疾，甚有被毒致命者。春冬兩季，毒質尚輕。夏季人畜被毒，潰爛入骨，簡直無可救藥！因南路羣山環繞，空氣滯塞，終

年酷熱，山嵐瘴氣，溶解澗中，故其毒劇烈。識者常改道他處，不敢涉過。初到此地者須注意避免。本地喪葬，有錢漢人，出殯時，常請十數夷人，於殯前歌唱跳舞。

過羅平行十餘里，經青多羅村，尙未果腹者已覺飢火上升，恰路旁有婦人出賣涼湯，向同志一氣買吃三大碗。吃後精神奮發，正自慶幸，不料數分鐘後，肚脹如鼓，彈之嘭嘭有聲，如懷孕婦人，衆方大笑，繼見向面色慘白，暴然倒地，大呼肚痛不止，不禁大慈失色，適救急藥箱一時未在身邊，急無辦法，由同行陳君邀來老婦人一位，爲之診視，婦人年近六十，對時疫急症，頗有經驗，即令將向抬入伊家，紮手放血。十分鐘後，向果然神志清醒，勉可行走。婦人繼以薑湯一碗，令向喝完，立時恢復原狀，衆各轉憂爲喜。以一元滇幣送爲老婦酬金，老婦堅不肯受，並令女兒，燒茶奉客，女兒亦非常賢慧，毫無羞態。向乃以出花汗巾一條，贈與老婦，老婦竟歡然令女兒收爲紀念。滇人厚道好客，可見一斑。由此前行，繞過三條大灣，長約廿里，（土人祇說有五里）方到大灣宿站。一路灣來灣去，山高水響，前瞻後顧，眼光不及半里，令人氣悶。無怪俗諺云：「跑攏大灣兩腿發酸。」宿站僅有人戶十餘家，盡是茅棚，高不達兩丈，無窗無樓，空氣惡濁，一屋皆黑。我們住的一家，略爲寬敞，但無床鋪，至夜以草席鋪地，木塊枕頭，形象至爲狼狽。一夜燒煙煮茶，煙火不息，滿屋是煙，幾使人不能開眼，與湖南人燻臘肉情形差不多。本日行程計有九十里，本該止宿羅平縣城，因明日須趕到師宗縣城住夜，以是破站。（七十里一站，過此名曰破站，亦雲南土話之一）當夜馬幫在野外露宿，月白風清，馬伕把酒當歌，令人羨殺。馬幫野宿，名曰「開亮」。

(三)好個師宗縣

二十八日，從大灣子沿公路前進。因昨日大雨，路面泥濘，坎坷凸凹，與鐵路枕樑相似。泥深在一尺以上，有時沒到膝蓋，走來很是吃力。約走十里光景，在路旁攤上略進早點。一路都是山岡深谷，人煙荒涼，田地絕少。公路面基極不堅固，一經大隊人馬通過，即形成上述狀態。

出山岡後，水田仍不多見，只是些種着玉蜀黍的旱地。但路面已比先平坦堅固。下午到達師宗縣城。

未到師宗縣城以前，我們曾聽到一位雲南朋友念出一首歌謠：

「小小師宗縣，衙門像豬圈。拍拍驚堂木，四門都聽見。」

這首歌謠據說描寫得非常確當，將師宗縣輪廓已完全暴露。師宗縣城，周圍不滿三里，縣政府門可羅雀，冷煙息火，門崗也沒有，裏面雖沒豬圈那樣小，而大堂上確實不大乾淨。

縣長剛巧出巡，我們沒有訪着，僅同一位收發兼書記月薪值三元的職員談了一陣天。聽說師宗縣府每月經費三百二十元，縣府人員和公安隊薪餉都在內。不够，由司法方面彌補。科長月薪八元，平時不到署辦公，有事才臨時去請。原因是月薪八元，不够生活，還須開鋪坐店。

大凡到本縣做縣長的，起初不知就裏，一領到省府委任即歡天喜地來上任。及至中途聽到那首歌謠，就好像迎頭澆了一勺冷水。但還半信半疑，或以爲不是事實。孰知進了縣城，已證實了一半，走進縣府接事，又證實了一半，

於是興冲冲而來，終至痛哭自己的官運不通，鬱鬱不樂者好幾天。

師宗縣府雖是簡陋，民衆雖是窮苦，却有健訟的風氣。一件口角細事，也要扭到縣府評個曲直，甚至窮年累月，訴訟不止，結果傾家蕩產者不知幾多！我們親聽到一宗搶案，盜贓俱在，而官司却打了三年。又據我們住的一家客寓的主人說他利用自己的地基蓋造房屋，劣紳認爲有傷風水，硬不許動工建築，至今官司還沒了結。

此種風氣，大多是縣長勾結土豪劣紳，利用健訟的風氣，榨取人民的膏血。所以不旋踵囊橐已滿，等到免職或調任令下，又不免戀戀不捨，而又長吁短嘆，自嗟官運不佳。

在雲南全省，師宗縣的苦，是聞名的，上峯督促因之稍寬。老於官道的既知此種內幕，鑽營時反以得到師宗縣任爲美差。

在城內，參觀一所縣立高級小學校，時正下午五點鐘踏。進校門，繞了一圈，却不見一位先生，只看見擁來擁去穿着粗布短褲赤足的一羣年歲已不小的小伙子。起先以爲他們是來玩玩的鄉下佬，豈知竟是本校的學生。問他們年齡多少？答稱二十歲以下的很少，有的竟高到三十一二歲。家裏已經娶妻生子而兒子也在讀書的也不少。其中居然有離家百里以上拋妻棄兒所來求學的；但一看他們的程度，却是非常幼稚，文字還寫不通順。聽說：師宗讀書的很少，初級小學畢業，便好像前清考進了秀才一樣，親友們捷報高升，共相慶賀，本人也以爲高人一等，頤指氣使，武斷鄉曲。如果高小畢業，便等於前清的舉人，那更了不得，出入官衙，包攬詞訟，令人看了，也會羨慕。因而讀得起

書的人家，不惜工本，不怕路遠，不顧年齡，入城求學，以求畢業的，就是爲了這一紙文憑。

(四)馬街區

二十八日在師宗縣住一夜。縣城並無正式商店，與村鎭的雜貨攤差不多。街道以石板鋪成，年久失修，坎坷凸凹，泥穢滿街。兩面房屋，破舊不整。縣府儼如舊廟。城市有兩大特點：婦女十九裹小脚，年輕者亦不免；不少民房，在中堂國一未葬的棺材，房屋既狹小，空氣不流暢，而因此龐大棺材，已覺隙無餘地，全家老幼處之泰然；若逢暑炎天氣，屍臭外溢，將何以堪，不但有礙觀瞻，且甚有疫病傳染危險。當局者不早爲勸誡，設法預防，前途未免堪憂！

廿九日由師宗出發，天氣較昨晴和，路面不十分泥滑，穿草鞋走路，輕便易行。中午經鴨子塘，進午飯。村在路北，離公路約四百米，路旁僅臨時搭有小茅棚四家，出賣飲食。附近煤洞極多，觸目皆是。本村農民副業，大多從事挖煤，收入尙足溫飽。可惜煤層雖厚，未嘗有大規模開採，祇任村民三五結伴，以土法挖取，每挖一洞，深達百步，即行見水，因無抽水機件，祇好望洋興嘆！然深度雖祇百步，出產却很可觀，村民獲利千餘元者亦常有，此係依本地估價而言，若照都市市價，爲數更不止此。挖煤者說：『本地遍山有煤，隨地可採，家裏煮飯無煤時，用鋤頭到煤山去稍挖幾鋤，即可滿載而歸，不數分鐘，即可煮飯，毫無困難。平時將所出生煤，煉成焦煤，載往師宗、陸良等縣出售，或作與「馬幫」商販，每駝售價五毛，不論斤量，祇要馬騾駝得起。政府抽稅，視紅利多寡而定，每洞每月抽一元或數毛不等。』

下午五時許到馬街，計程七十里。近馬街時，先經一坡，坡高約近三千尺，立坡頂瞻望馬街，爲一大平原，北面有

大河，沙鷗飛集，帆船點點，河北爲陸良縣，與馬街隔河相望。入雲南境以來，每日所見皆山，一旦見此平原，廣袤無邊，眼光不但爲之廣大，心境亦暢快多多。平原上，田疇萬頃，阡陌縱橫，茂林翠竹，房舍櫛比，且是一絕好風景區。夜住「泰安棧」，爲馬街唯一大客棧，有屋三進，最後一進有樓房兩層，高堂大廈，容客約可百餘人。老板姓楊，有兄弟現充某軍團長，氣勢煊赫，威鎮一鄉。老板不很管事，一切事務，俱由兩位太太管理，身爲團長嫂嫂，不免稍帶官氣。一胖一瘦，態度非常莊嚴，尤以胖者最爲凶悍，打鷄罵狗，令人膽寒。我們進棧，已無房間，然捨此又無其他較好棧房，不得已商請老板設法安插，結果乃在三進二樓樓上開一地鋪，每人給予草席一床，別無其他。同居二樓耳房者，有女客三人。一中年者聞亦某官長太太，餘二少女，乃侍候太太的丫環。太太架子十足，一臉橫肉，使人不敢正視。丫環年均在廿左右，剪髮天足，態度天眞，對太太唯恭唯謹，太太猶時常謾罵，旁觀者多爲之不平。三樓住有年青男客數人，頗類學生打扮。晚餐時，李同志猶未歸隊，不禁驚疑，四出找尋，當無蹤影，四人寢食俱廢，忽忽將晚餐用罷，又分頭查訪，街上大小客棧，來往商旅馬幫，一一訪問無遺，而消息杳無，焦急萬狀？急命當地團董，團董正是本棧房老板。當即將李同志失踪情形告渠，請派人即刻搜尋，老板不以爲意，連說：『無妨，無妨，深夜尋人，白費工夫，明朝代爲探詢，想李同志或已錯走道路，由公路直去宜良，若果走錯，明日到天勝關即可取齊云。』衆遂半信半疑，然時已深夜，無從訪問，決議今夜且即行就寢，明日天亮即奔天勝關，再無着落，便退回陸良縣請縣府派人尋訪。

卅日一早出發，奔向天勝關，一路同行「馬幫」愈集愈多，不下四五百匹，中有少年女客二人，各乘黑馬一匹，

氣宇不凡，騎術精良。聽說女人善騎術者，在雲南隨處可見。證以今日所見，誠然不假。中午過新哨，預備在此進餐，坐未定，忽見李同志一馬衝來，張口大笑，一時歡欣雀躍，快樂非常。問昨夜何以失蹤，李同志答稱：『容我書面報告，此刻且先飽吃一頓！』午餐後再行一半路，到天勝關，有人戶百餘家，完全鄉村。我們住一馬店內，老板極謙和，晚晌邀我們喝燒酒，隔壁羊屠戶聽說我們是上海來的旅行隊，特地送一包熟羊肉，也陪着大家一起喝，情形很親熱。臨別送他半塊錢，作爲羊肉錢。他馬上拍起胸膛說：『不客氣，諸位很辛苦，遠道到這裏來，我們應該要歡迎，大酒席辦不了，區區羊肉算得那樣事。』雲南人交朋友，祇要合得來，錢米看得輕。我們羊屠戶，遇到合性的人，每天寧願送他羊肉吃，一錢也不要。』雲南人的豪爽慷慨，令人表敬佩。卅一日出發上宜良，中午經大哨進早餐，人戶約近三百家，是一小鎭市。在一家飯鋪，五人各買蛋炒飯三大碗，味道很可口，當家反是一位年輕老板娘，頭上滿戴珠花和翠環，脚穿紅緞綉花鞋，全長還不到三寸。看形像尙在蜜月期中，但待人接物，態度表情一如老太婆。吃完飯，給我們每個人泡碗茶，我們祇當她很賢慧，料不到暗目算下來，問我們要十五塊錢！弄得大家張口伸舌半天說不出話！沒奈何祇好忍痛掏十五元中央票遞給她。她却大笑兩三聲，馬上退還給我們。連說：『弄錯了，十五元滇票，祇要五元五角中央票就够了。』這才使我轉憂爲喜，慶幸未被敲竹槓。雲南人的信義也由此可以想見大概了。

（五）今夜好險呀

廿九日的早晨，氣候像秋季的涼爽，天上的白雲東西奔跑着，牽連出一輪紅日來，前簇後擁的光芒，刺探到舉

目無邊的山堆裏的人間；耳聽得城外的鑼聲，攆馬引路的鈴聲，知道大隊的馬幫已經開拔了；心想今天這九十五里的旅途，定要早些趕到，好看看馬街那個地方出名的小脚姑娘！

離別了村般大的師宗縣城，沿着新築的汽車路向西北進發。因爲不慣赤足穿草鞋，兩日來已把右足大趾磨破，裂成鷄嘴那麼大的瘡口，必須慢慢的着地，一步一屈，我漸漸兒落後了！

雲南的馬路不比貴州，廣西的好，雖然同是山地，但是貴州、廣西路基堅硬，這裏受風化作用，上面一層都是黏土，下起雨來自會變成泥漿，又有大隊馬幫每日不停的來來往往，更把這馬路鬧成泥濘不堪，草鞋上不時粘起寸多厚的黃泥。右首是石山，不時有小溪流飛下，順便舉起脚來讓它冲刷，冰冷的很。獨自走着，一邊看風景，一邊想這半開化的地方同內地所謂已開化的地方有什麼不同？記得小時先生教我地理，把個雲南說的如何荒涼野蠻，又是什麼烏煙瘴氣，那時想假定爲了一樁事兒，非到雲南去不可，豈不苦痛要死？現在果然來到雲南了，但並不覺得怎樣苦痛和絕對特殊呢？

行約四十里，有一條支路，從陡坡山林裏穿過，於是看到山外有山的遠景，和附近斜豎起橫剖面的山層，有橙有黑，片疊雜列，非常齊整。下望山腰間有許多洞口，旁面堆着無數的煤炭。聽說此地產煤甚富，如用科學方法開採，能供給全國應用。又行十里左坡下一片平地，大隊馬幫都陸續趕到，他們照例在此打尖餵馬，三四百匹馱馬，散跑在草地上，有的打滾，有的咬鬧，好容易得到片刻的自由，但是每匹馬背上都負有碗大的傷口。臨崖處有兩所草房，

四五人家各據一方賣飯。等我們先後到齊了，胡亂買些肉湯下飯。問知此地名鴨子塘。

向汪二君打前站，先走了。鍾姚二君又去煤鑛調查工人生活，留下我一人等在飯棚裏，那時正是十二點溫度忽然高起來，飯棚裏腥臭難聞，心想還是在路上等着他們吧！走出鴨子塘山口順着左山脚走，是一條平坦的馬路。經一次休息，脚傷口處更覺疼痛了，心裏非常麻煩，沒精打采的照直往前走。忽然有一條下坡的小路，馬蹄印很多，我很奇怪，問道旁一位女孩，她很害羞的樣子說了個不明不白。但我腦筋中仍印象着兩個觀念，一個是寬大的汽車路可直達宜良縣的，一個是長途電話也可直達宜良的，於是本着這兩個目標往前走！

電綫桿漸漸遠離開汽車路了，在正午的時候農民們都回家去吃飯，馬幫也不見一匹趕到，站在歧途上的我，確費了許多次的推究考慮，最後決定走汽車路，以爲電綫桿或許中途折回。路基漸平，兩旁多植玉蜀黍，短小稀落，黑石突出其中，影響耕種不淺。行十餘里，四圍更覺荒涼，見不着一個人。奇石壘壘，有二三隻烏鴉呱呱叫着，飛向東方。忽在右面山坡後鑽出一個戴草帽披麻布的人，胖大了兩隻眼睛看我，我覺得神氣大不對，加緊走兩步。不遠又是一個戴油布平頂帽的，從從容容的坐在一塊焦石上，兩個人都不像農夫，又不像行旅，回想起昨夜店老闆說的話，越發懷疑，還不是好人；急忙把左手插入褲袋裏，故意使它突起，表示有手鎗在內，右手夾着雨衣摔開大步向前衝，並作出很自然的態度哼兩口京腔，如李逵下山，秦瓊賣馬等，總算平安闖過。回頭看看那兩人又變作五人了，我恐怕他們還要追來，於是拚命的跑了五里，說也奇怪，脚也不痛了！

氣喘口渴，實在不能支持，於是倒在山坡後一棵油加利樹下不覺呼呼睡去！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太太，大約有六十四五歲，手拿着一條木棍，輕輕的喚我起來，她問我到那裏去？爲什麼不隨着馬幫走獨自在這裏睡覺？我據實以告。她說你走錯路了，前面不遠有一個村莊名召跨，可去投宿；只是這條路爲土匪出沒之地，連馬幫都不敢走，改走小路去馬街。我才明白剛才的叉路和那兩個人事已至此，且奔召跨，回頭深深的道謝了那位老太太。

召跨村乾禿無樹，茅頂土牆，一望而知是赤貧的鄉村，一條東西小街，屋角拴着兩隻黃牛，三條花狗迎頭撲來大吠大咬，隨後鄰居的狗兒也跑出來將我團團圍住。我一面應付狗咬，一面張望街上行人，果然有二三個人過來問我來歷，跟着大男小女都出來看熱鬧。我趁這機會把我的來歷經過說了一大套，只見一人從後面大聲嚷起來說：『這不是好人，把他送到區公所裏去！』空氣驟然變化了，我終於被送到區公所。

區長陳光廷不在家，由一兩級小學校長徐子才審問。我從新說了一遍，並拿出日記本來交給他看。畢竟讀過書的人好辦事，他大罵他們鹵莽，不該把遠來客人當賊看。我又勸他不必罵老百姓，實由於我走了錯路，因爲言語不通，才發生這誤會。徐先生十分客氣招待，並留我夜飯。

時間已是五點半，想起分途到馬街的同志們，不知怎樣着急？或者現在在找區長，打電話，派人四訪，長夜等待；頓時覺得不安起來，走！找我們的同志去！夜奔馬街。

由召跨到馬街四十里，與鴨子塘恰成一個三角形。徐先生一再勸我明天去也不遲，但我決意要去，說什麼也

不留了。他很熱心的臨時給我雇了一匹馬，並找到一個人牽馬，遂告辭出發。

赤日的光芒，慢慢兒收下西山，普天的黑幕漸漸的罩住大地，幾粿疏落的星光，成了我們唯一的引導，忠實誠懇的馬夫在前面走着，爲怕我膽小，特別燃起草煙來。一面吸一面同我講話。忽然他跌了一脚，馬受驚猛抬頭看見有一塊黑東西，撥跑而回，放開四蹄，大跑起來，不知又是一塊什麼東西，把馬惱的又倒跑，一脚踏空，人馬一齊倒下山坑，幸馬夫趕到，模模索索的拉住我的手救出泥坑，全身滾成泥蛋。牽住馬走過黑石，重新上去，天越發黑暗，馬夫又是幾次的跌脚，不時叫出哎噯媽呀的聲音，我實在不忍心了，問他到馬街還有幾里路，說還有廿五六里；我們又沒有燈籠電把，這如何是好？二人站住了，四圍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兩旁夾着豎起的高山，更使我們失望左右的救援，不得已仍舊勇前進。有四五里的光景，只見前面有幾盞豆大燈光，馬夫說：『好了！前面是張家村了，我們暫住在這裏，等明天一早再奔馬街吧！』

夜深人寂的鄉村，被我們二人一馬驚動了全村狗吠，牆頭屋頂上，漸漸有人蠕動，忽然一聲「幹什麼的？」緊接着聽到拉拴裝彈聲；馬夫趕快聲明從召跨來失路借宿的。一人從牆頭跳下，擦亮火柴照照我們果然不像什麼歹人，他才問我們爲何走到這般時候？我們來不及答覆，先求他領導我們去找鄉長，說有公事在身，那人果然答應；好容易叫開鄉長的大門，拐了幾個轉彎，走進一間客廳，兩盞菜油燈照着，眞眞是光明世界了。

首先拜見鄉長李方田先生，分賓主坐下，他捧過大水煙筒來請我吃煙，我辭謝他（因爲這水煙筒是雲南所

特有，外省人吸不出煙的。）然後他才坐下說：『先生今夜好險呀！』接着他女兒給端上一杯茶來，跑到她父親的身邊笑指着我說：『爹爹！你瞧這個人身上滿是濕泥。』一言把我提醒，急忙站起看看椅墊上已經濕了一大片，因向鄉長道歉，鄉長說：『不怕的。』那女兒說：『讓他脫下來給我烤烤去好嗎？』看着她父親！她父親果然要我脫下，我再三的不敢當，結果還是依了他，把外面的破雨衣交給她，暗想難得碰到這麼一位十五六歲而通理性的小姐。

那旁一張矮方桌，圍坐着五個小孩在讀書，走過去看看是復興國語課本。我拿起書讓年長的從頭背到第十課，他却一字不差背個純熟，這到出我意想不到的。問他今年才十二歲，是鄉長第二子名叫李之雲，我一時高興把身旁帶的照片給他看，他們喜歡的不得了，爭着問我這個那個，我也樂意的一一答覆；却驚動了在樓上做夜工的老太太——他們的母親——在樓梯口死般的釘瞪着我，頓時又走到她丈夫面前低聲說了些什麼？一會兒樓上咕嘰嘰的有聲響，我大吃一驚，心想他們也懷疑我想處置我嗎？

鄉長夫妻兩個和顏悅色的請我上樓早些休息，原來剛才他們忙着打舖把鄉長的床讓給我睡！麻葛花帳，舖一張涼席，中間擺好精緻的烟具一全套。鄉長親自給我燒了一個大烟泡，據說這是雲南人待客最客氣的了，我勉強學着咕咕的吃了兩口，即此倒床而眠。

第二天一早起來，催着馬夫餵好馬快趕路。鄉長還在鼾聲大睡，他的妻子却早起來，給我燒水，並堅留我吃早飯，幾個小孩也爬起來拉着我再講個故事，多謝那女郎把衣服給烤乾了，在昨天整個悲歡哭笑當中，使我想不起

一句話來道謝這一家可親可愛使我永永忘不掉的恩情。

到馬街探知四位同志剛剛出發奔天生關，於是我又離別馬夫，奔天生關。在這裏我應當鄭重介紹致謝那位馬夫先生。他姓史名炳永召跨人，現年三十五歲，業農爲生。

(六)新哨女人

自入雲南境，不論客棧飯攤和茶棚，主持者大多是婦女，而且是年輕多情的少婦。我們七月二十六日由滇黔交界處——江底到板橋，客棧裏是老闆娘當主事。二十七日到大灣子也是老闆娘當主事。二十八日到師宗縣也是老闆娘當主事。二十九日到馬街也是兩位老闆娘輪值當主事。三十日到天勝關也是老闆娘當主事。三十一日到宜良也是老闆娘當主事。由宜良乘火車一直到昆明旅店裏，還是老闆娘當主事。雖然老闆並未死，却很少招待客，似乎招待責任，完全歸之於婦女。此輩老闆娘待人接物不但很謙和並且很親熱，無論怎樣疲倦的旅客，一到她們跟前，三言兩語就使你很興奮而無異喝燒酒。因此馬哥頭們雖然每天走個百吧里，心裏總是暢快的，爲的是白天困頓，住夜時即可在老闆娘身上攢念頭。一路招待我們的老闆娘，不下十餘個，沒有一個不精明，也沒有一個不可愛，尤其是三十日在新哨打尖時所遇的一位老闆娘，使我們至今還難忘！她是一位二十三歲的大姑娘，體魄極健康，像貌雖平常，却不討人厭，一嘴牙齒雪白而整齊。新哨是個小村落，十幾家小飯棚，依理講這窮鄉僻里該沒好生意，但事實正相反，凡來往此路的馬幫或客商，無不趕到新哨來打尖，打尖的人又無不爭先恐後趕到她的飯棚

裏獻殷勤，雖然別處飯棚同樣是女人做生意，但除非她飯棚裏插不進足是絕少去光顧，因而被同行取了個渾號，叫做「騷狗娘。」「騷狗娘」本是個壞頭銜，她却受之而無愧，許多客人當面叫她「騷狗娘，」或問她究竟「騷不騷？」她不但不生氣，反和顏悅聲的問客人「騷不騷？」至多不過嬌聲柔語的對客人「啐」一聲。我們走進她的飯棚裏；正是中時候，她正和別的客人做生意，我們不去驚動她，先坐在一堆木屑上看熱鬧，約莫兩分鐘，她一眼瞟見即轉過身來問我們。

「吃什麼呀，客人？」

「吃晌午」我們說。

「晌午不賣給你們食！」

「可是看不起人？」

「那裏，怕你們吃不慣喲！」

「什麼都吃得慣。」

「什麼都吃得慣。大蒼呢！也吃得慣，哈哈！」

「哎，你怎麼開起玩笑來了？」

「不開玩笑，難道高興哭？哈哈！」

一開口就有挑撥性，「騷狗娘」可不容易惹。我們於是故意不說話，都把眼睛釘住她，讓她一個人說。旁的客人看見我們裝束不普通，不知是那類人，一個二個都向外邊溜，不到十分鐘已溜得精光，單剩下我們幾個人。

「吃什麼呀？客人，怎麼不做聲？」她焦急的問。

「你說吃什麼便吃什麼，」

「說呀！吃什麼？我好辦！」

「……」

「可是得了啞吧症？說囉，我好辦呀！」心知有異，趕快走到我們身前來，嬌聲嗔語的一個二個挨着問，惹得大家忍不住打哈哈。於是點了一樣菜，高高興興的吃一餐，她始終坐在我們身邊添飯盛菜忙個不停空。餐後每人賞一雙稻草鞋，也由她挨着替我們穿妥貼。一種愛人如己的好心情，為我們旅行以來所僅見。臨行送她一塊小汗巾，並拍了一張照。她高興得了不得，問我們是那裏人，二回來不來？我們說是上海來的旅行者，將沿途生活情形講些給她聽，她馬上即像小孩似的拉着我們不放手，硬要留我們到她家去住一夜，明天讓她也參加跟我們一同去。我們說她是女流，路上不方便，不能伺着走。她立刻把我們的帽子手杖搶在手上，問我們像不像男人，一時引得衆人都大笑。臨別時，竟一直送我們出了村，才意興闌珊的走回去。

三十一日由天勝關出發上宜良，行程七十里。中經一條大坡路，距宜良縣約莫十五里，天氣突然變陰，驟正在無人烟的荒涼處，一陣狂風暴雨襲下來，大家全身都濕透。在亂草蓬裏蹲了半個多鐘頭，雨仍然如倒水似的不斷，身上被雨水浸得很難受，風吹到身上，更要打寒噤，牙齒自動碰個不停止，於是率性咬緊牙關往前奔，把帽子擋住臉，拿手杖一步步地撐着走。但路面泥滑，已完全走不穩。未到半里路，各個人都跌了幾大跤，尤以向同志跌得更凶險；因爲他的塊頭大，跌下去不容易爬起來；有次跌在一支筆陡的岩嘴上，下離地面幾十丈，竟幾乎連生命都送掉！如是一步一步往前移，大家聯着手，穩住腿走了五里路，幸而發現了幾家小茅棚。鑽進一家較大的茅棚裏，內面漆黑一團，連什麼也看不見。大聲喝老闆，忽然在門角旁邊站出一個人，聲音很姣嫩，樣子雖然沒看清，但可以猜想一定是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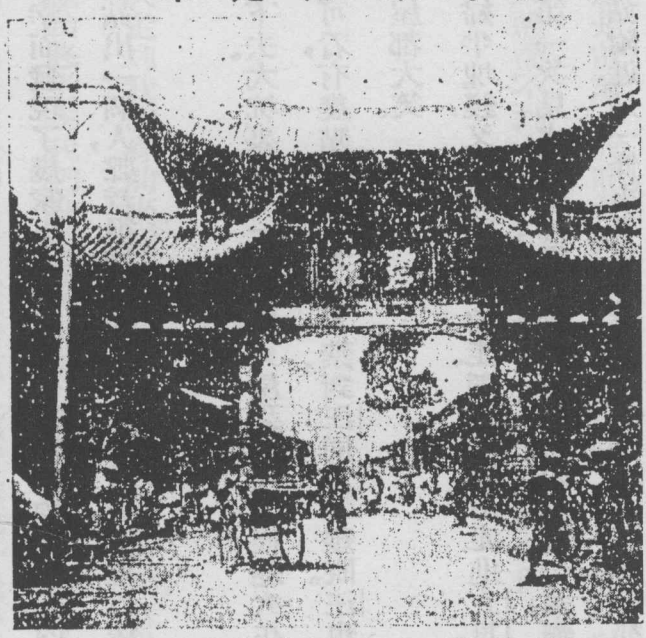
好容易經過一大套對話之後，大家順着她的手指坐下去。大坑裏燒了一堆大柴火，屋裏什物已經逐次在眼前出現了。她是一位年近三十的少奶奶，眉清目秀像貌還可看，有幾點小麻子。大家不禁對汪同志看幾眼。汪也很知趣，竟自告奮勇說她與她「原是眞同志！」一時引起滿屋都大笑。

一陣閒話，居然不知不覺把衣服全烘乾了。給她們夫婦半塊錢，又拿起手杖向前走。雨量略減小。走進宜良，天氣已開朗。住在離城半里火車站上一家旅館裏。出發以來第一次見火車，精神很興奮。跑到車站四週看一遍。辦事職員多是法國人，尤以安南佔多數，家眷也帶在一起住。車站附近是一條小市集，幾家煤店規模略大點，其餘都是

聲，心裏很怪異。問他們笑什麼，小孩答說：『你們走錯了，這是女澡堂，隔壁才是男澡堂，你們再拍，就要挨她們罵！』於是邀小孩指着的大門走過去，果然有口大池子。這一來，大家喜得跳起二尺高，不到三分鐘，一個二個都跳進池堂去。一位侍役很客氣，陪我們談了一陣天。問他男女何必分池洗？他說：『女人很害羞，又大多包小脚，』因此有句口號是「小脚姑娘不准進池堂。」誠恐男子的運道弄壞時，一輩子要倒霉。

（八）滇越路上

八月二日上午九時乘滇越路火車上昆明。臨行「環球步行團」薛王二同志及其他新舊好友多人來送行。薛王二同志在昆明已經住了好幾天，此次特去商舊看「錫務公司。」據說：『昆明政府大員不容易會，尤其是省主席，更加不容易見。』滇越路是法國人經營的，路工職員大多是法國人，安南人中國人佔少數，一切重要大權，都操於法國人。全線由昆明直達安南首都——東京。這是法國人向雲南作經濟侵略的一大工具，等於用一根長矛直刺入雲南的心腹。車站管理並不好，秩序極紊亂。車子分四等。我們坐四等，由宜良到昆明，每人票價舊滇票九元



昆明市街之一

小店子，全部比來，還不及車站一半大。鐵路是法國人經營的，取名「滇越路」。這是一條蛇，鑽在雲南省內吸去了若干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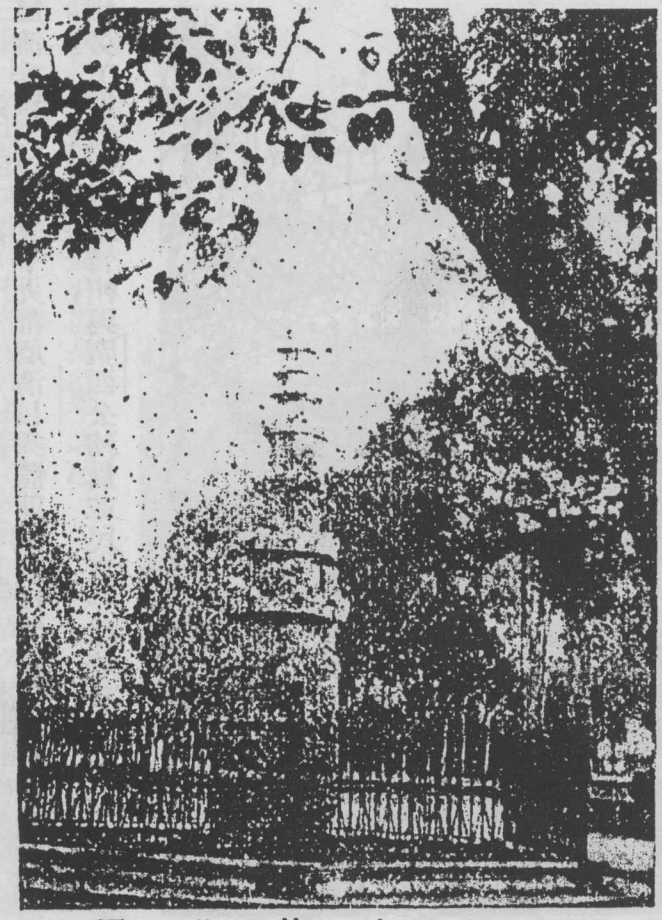
翌早進城訪縣長，縣長楊天理先生，是位中年人，以前在省立師範做校長。聽說宜良屬雲南一等縣，在滇東一帶算得富庶區。出產以米爲大宗，爲滇省有數軍米區。面積二千六百方哩，良田二十八萬畝，每畝產米約一千二百斤，人口十一萬七百人，夷人占百分之二弱。分七區，百九十三鎮，二百三十多個村。每村平均約百人。農民佔百分之九十。自給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原因有兩點：第一本縣劃爲軍米區，米價有規定，每擔八百斤，合國幣二十四塊錢。第二農家少有經營副業者，收入很有限，一切日用貨物，大半仰給外來貨。農村經濟因而出入不相符，一日窮一日，縣府行政經費月支滇幣二千元，司法費月收入滇幣千餘元，申合國幣共得三百多塊錢，全府職員不下五十人，平均每人名下分攤六塊多國幣。我們問縣長公事忙不忙？他連說「忙、忙，簡直非常忙！」所忙的是呈上轉下的報告和通令。有些令辦的事業，理由雖充分，可惜沒經費，結果還祇是兩句話。

下午在街上兜一轉。石板街道很有些小古風。鋪面多是雜貨攤：香紙、烟草、辣椒、花生、布疋、油鹽、洋貨、樣樣有。街道不到兩丈寬，清潔整齊都欠缺。出城五里地，有一處溫泉池，同行蘇陳二君引我們去洗個澡。溫池附近是一個小村落，房屋構造帶些北方味；幾家小茶館，門口掛一條紅招子，專向浴客兜生意。走到溫泉澡堂，正是下午一點鐘，大門口歇有幾頂小轎子，門却關得緊緊的。姚同志向前拍了好久，不見有人來，但見門外幾個孩子哈哈的笑個不息

六角，折中央票爲一元零六分。車廂祇有貼壁兩排長椅子，乘客超過坐位至少有一倍。乘車者大多不客氣，祇要有空處，即先坐下去，剩些老少婦女立在車中廂，擠來擠去，擠得她們連喊「擠死人！」還有些恃強凌弱的居然把笨重東西硬塞在車廂裏，管理者却假裝沒看見。一說：『法國人就喜歡看這種調調兒，因爲不如此，就不好說中國人是野蠻，非法國人好好代爲訓練不可。』一說：『雲南人最富民族性，對法國人的滇越路早已不滿意，故常在車上滋事以洩憤，法國人吃過幾次大苦頭，已經不敢再領教，祇好假裝不知道。』九時開車。一路都是傍山走，懸岩陡壁，車在山谷裏走，儼然一條大蛇在谷底面爬，灣來繞去，忽高忽低，速度並不很快，看來非常有趣。經過隧道十五個，其中一個較長，五分鐘才通過，洞內黑漆一團，膽小者常喊「駭死人！」聽說：『由東京到昆明，隧道有五十多個。』雲南人便因此常說：『法國不藉滇越路進兵則罷，一進兵，祇將這幾十個隧道一塞，就許她死的連不出去，活的爬不進來。』十二時到昆明，附近是一塊大平原，與江浙情形無大異。昆明車站扒手特別多，向同志下車時因忙於照顧行李，放在背後褲袋裏的一包信件竟被扒手扒了去。在扒手得了不免喊倒霉，而在向同志却不啻失去活寶貝。大家爲這件事都氣得頭暈腦脹半天說不出話。

昆明風光

昆明是雲南的省會，人煙稠密，出產豐富。縱橫數百里，俱屬平原，米麥雜糧，應有盡有。面積有耕地約四十三萬餘畝，人口十九萬餘人。分八區，四十八鄉鎮。氣候和暢，有「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兩句俗諺，每年無論寒暑季節，都不必重裘輕葛，三件衣服即可適身。人說昆明常常是春天，杭州以西湖出名，春夏兩季，遊客絡繹不絕，實際不及昆明氣候溫和適度，山水風景媚人，滇池與西山以及「大觀樓」秀麗景象，更非西湖所能及，可惜是地處偏僻，未得文人雅士青睞，否則，地位也許在杭州西湖之上。昆明市街，整齊壯觀，尤以城南車站一帶，道路寬整，洋樓軒敞，與大都市全形相像。繁華街市，以南門「金馬」「碧鷄」兩坊間最鬧熱，百貨雲集，為全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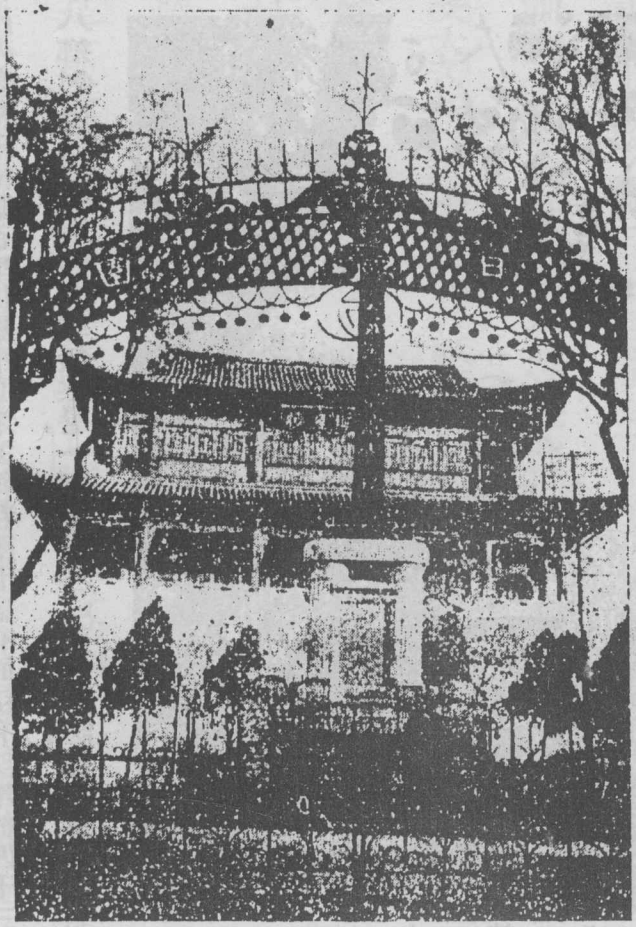


昆明古幢公園

精華所在地。

昆明人因天然環境適宜，大多風流秀雅，尤以婦女，十九都眉清目秀，體態健美。所穿服裝，公務人員一律着長衫戴呢帽，商人亦着長衫戴瓜皮小帽，勞工則着短衫戴竹帽，與廣西公務員並民衆一律着灰布短裝情形完全相反。人說：『廣西是軍國主義，短靠短打；雲南是文治主義，長袖善舞。』婦女不論老少，大多着旗袍革履，惟年紀較大者，脚小履大，行動不免妮妞，少女則不然，脚大步大，走來煞是雄邁，頗有西洋女人風度，間亦看見一般少女，易釵爲弁，穿長衫戴禮帽，或着西裝，爲他處未嘗見到的，又常見一般女兵、女警察身着制服，腰佩刺刀，遠看幾與男兵無異，挺胸闊步，氣宇軒昂，令一般老弱殘兵，簡直自慚形穢，望塵莫及！

關於食，毋論男女老少，每餐必備辣椒，若無辣椒，雖龍心熊掌，亦認爲美中不足。故請昆明人甚至全雲南人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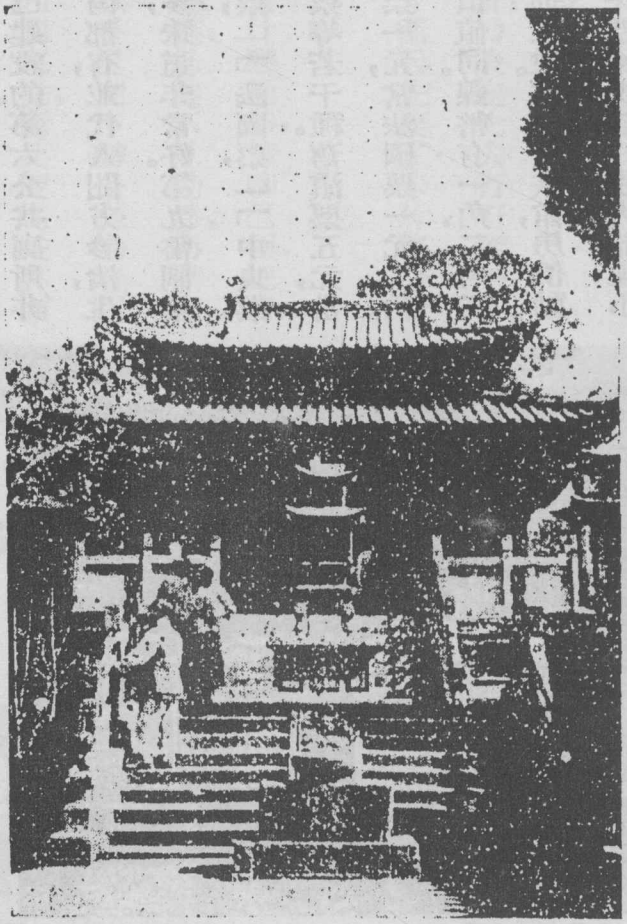


昆明近日概

飯其他菜項，不備猶可，惟獨辣椒一項，則絕不可不備。此外牛生殖器，俗名所謂「大勁」，昆明男女亦皆大歡喜，營此種生意者，多爲清眞館子，在昆明大小不下百餘家，每日天亮至早飯時間，男女前往買食者，絡繹不絕，各館子常擠得滿坑滿谷，出進不通。惟女客去食，大多邀約男客，因爲不便叫喊，但亦有不少女客，結伴去食，胆大心壯，並不覺怪難爲情。聽說「大勁」食後，能滋陰補陽，與現在藥房出賣的海狗鞭有同樣功效。

關於住屋形式，近日樓一帶，儼然北平的前門大街小巷，多有類似北平的。尤以各衖衖裏的民房，簡直與北平的民房裝飾一模一樣。偶然走進衖衖裏，幾有置身北平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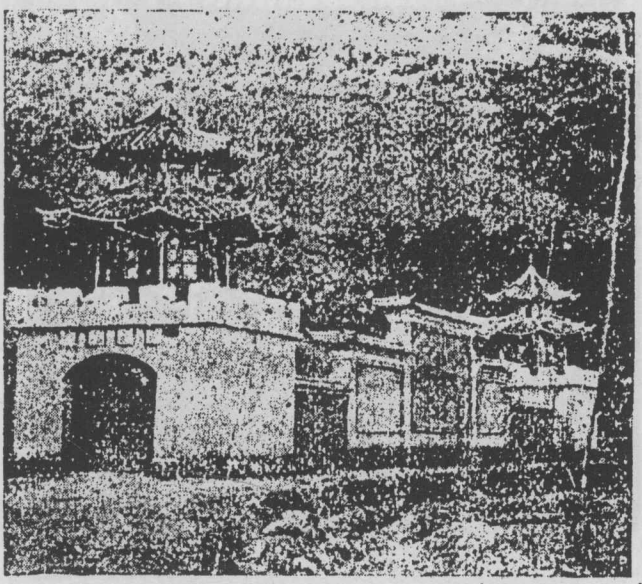
關於行，昆明除新闢的馬路用三和土外，其餘大小街巷，都是用長條石板鋪成，整齊光滑，比柏油路，熱天輭化，雨天濕滑似乎別有價值，街道寬敞，兩面爲行人道，中間爲車道。來往人馬，毋論士、農、工、商、男、女、老、幼，均各自動一律



昆明金殿完全銅質

靠左秩序井然在我們旅行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以西南幾省看來可說是有一無二的好現象

除此昆明尙有十大特點：第一商店以洋雜貨店居多數，而大都爲廣東人所經營。第二市內有金馬、碧鷄、天開、雲瑞等大牌坊，是西南各省都會沒有的。第三寺廟古蹟極多，都一律改爲公園。第四城郭附近，碉堡林立。第五街上壁報架觸目皆是，都是各報館自己建設的。第六公共厠所非常多，而且非常整潔。第七藥店遍街都有，並代人開方診治，生意比西藥店興旺十倍。第八糍粑多，味道非常好。第九幣制紊亂，有富滇銀行所出的新「舊滇票」「法國票」「中央票」「滇洋」「錄幣」「銅元」票等若干種。舊滇票五元，當新滇票一元，新滇票兩元，當中央票一元，當法國票一元二角。滇洋有半圓、二角之分，與新滇票價值同。錄幣有一角、二角、三角數種，銅元有十仙、二十仙、伍十仙三種。住一天旅館，房價動輒十五元或廿元，其實還不到中央票兩塊錢。「說大話，使小錢。」這裏正用得着這句形容詞。第十婦女喜歡遊街，每天晚晌，街上滿是脂粉香，好像走進了女兒國。私娼多，「釣台」聽說有五百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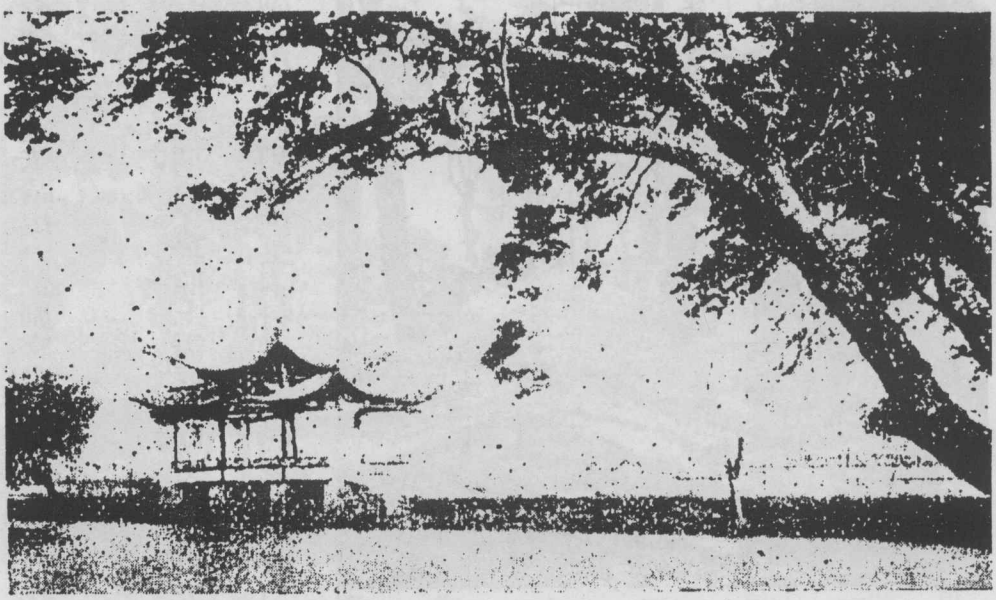
龍雲公館

三顧省府

在昆明聽說雲南省主席龍雲不容易見，我們事先便備了一件公函，請他指定時間，親自或派人見一次。

豈知等了十幾天，竟然沒回音，乃決定先去省府探一下。某日到省府去，正是下午三點鐘，守衛兵先接了卡片後，令我們站在一邊等。

等了大約有二十分鐘不見有什麼動靜，無聊已極，把府門口兩旁揭示牌上的批示看了幾遍，仍然不見動靜，而襟佩省府徽章的人員却已陸續出來，似乎已到下辦公廳的時間，心裏不禁有些焦急！請衛兵進去問個究竟，衛兵便高喊裏面傳達兵的名字，一連喊了十幾聲，才有人答應，說是還沒有下示。等至四點鐘，省政府大門裏吐出整批襟佩省府徽章的人員，已知辦公時間已過，多等也枉然了。乃對衛兵說，主席既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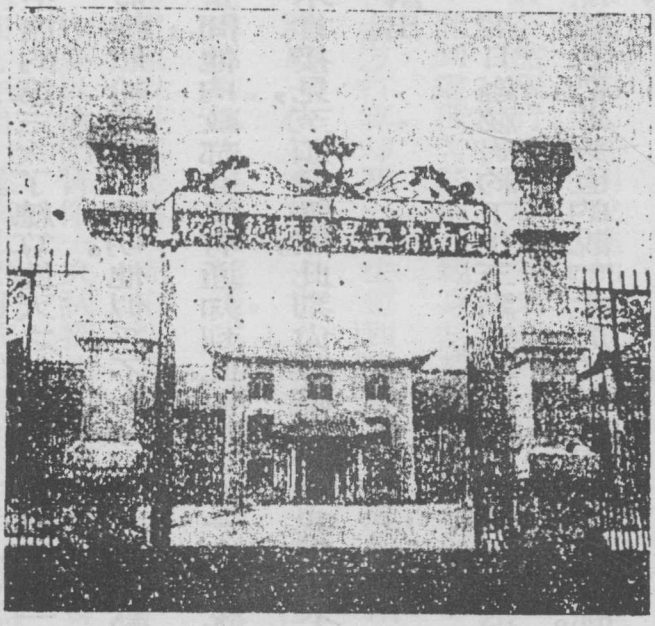
昆明大觀樓風景之一

很忙，今天不一定要見，但我們前次送上的公函，希望早些批答。衞兵又進去請出一位副官，告稱已呈上多日，我們可靜候批示再來拜謁。

如是等了又等，一切調查、參觀、遊覽等工作都完了，而批答仍渺茫無期，爲了護照上需要蓋印，又祇好再去詢問一回。幸好這次衞兵居然領我們到副官處，副官處派一位副官，引我們預備進去，不料府門衞兵忽然高喊「總司令入府」（龍氏兼任中央剿匪軍第二縱隊總司令，省府與司令都併在一處辦公）二門三門挨次傳呼進來，引導者神色大變，立即下令催我們快走，態度驟慌。同時一班正在進膳的值日衞兵，急忙放掉飯碗，背起背囊，手持步槍，整隊迎候。其他工作人員也都屏聲靜氣，蹴足奔避，我們則被副官引入一小室，一再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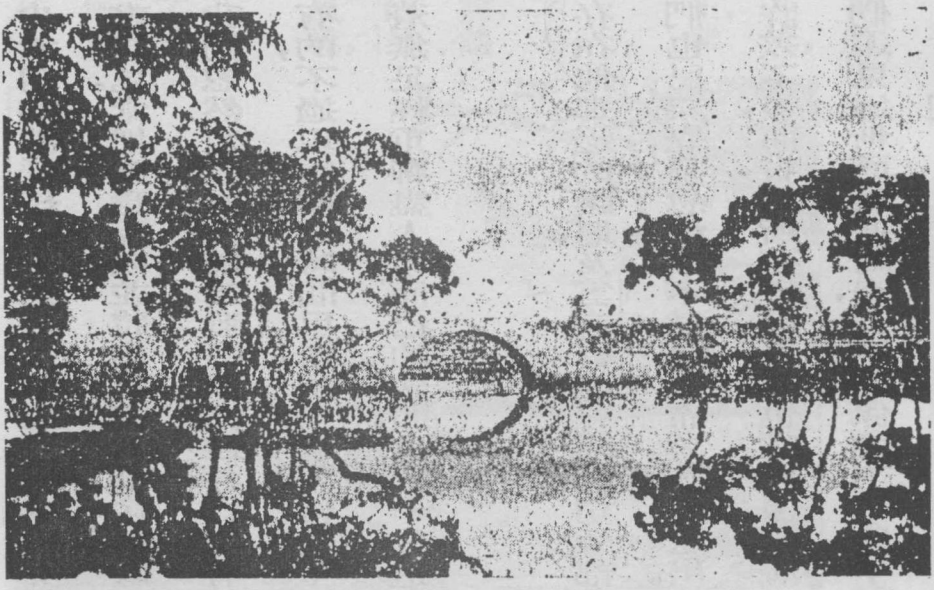
昆明護城隍

凜的坐着轎子闖進府來。經過這一度非常時間，副官還不敢卽時稟報。我們因爲另有約會，於是要求改見秘書長，而祕書長却不料又說是正在開會。等了一個多鐘頭也毫無着落，看看時間已晚，沒辦法又祇好自己告退。



昆華師範學校

一切事情辦了，一候護照蓋印，卽可以出發，而印偏



昆明大觀樓之一

偏不得鬆。旅行者的精神物質是何等寶貴，卻在此浪費了不少無謂的消耗！結果決定再去省府碰一次。這算是求見主席的第三次了。總算僥天之倖這次未碰釘子，得一位秘書接見。當把來意說明，並將內政部及沿途軍政當局所發護照給他逐一驗明。他似乎不十分相信。大家靜默一會，我們忽然想起內政部既發護照，沿途各省當有通知。於是問他內政部有沒有通知到此。他查了好一會答說有是有的，不過現在辦公時間已過，須至明天轉呈主席，看肯不肯接見，至頒發護照，此刻尚難確定。此時我們已不禁存着無足輕重聊盡人事而已的念頭，也不十分追究，快快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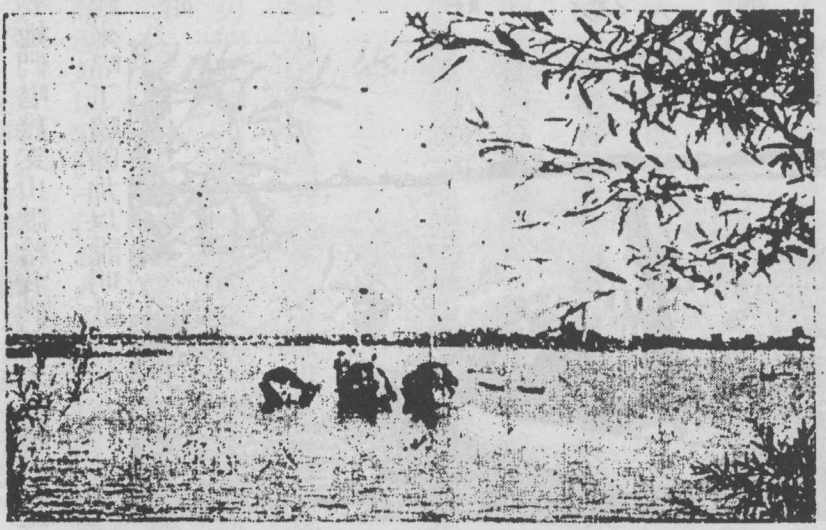
翌日遵祕書約下午三點鐘再到省府聽信。祕書把我們存在他那邊的護照，及雲南省府會同總司令部發的護照給我們，並爽直的說：『主席忙得無暇見客，請原諒。』我們也已深覺皇恩浩蕩，不敢再有希冀。欣然退出。旅行以來，從未碰過這三次十足的釘子，這比以前大臣見皇帝也許差不多，而省府所有儀節，看來也頗有像前清軍門提督衙門裏大人升帳時的情形，前護後擁，八面威風，幸好我們還見過世面，無甚驚奇，否則，若係鄉下老兒，早不知魂靈兒飛到那裏去了。無怪居民有句俗諺：『無事莫見官，見官要喊冤！』

情歌

在昆明有位朋友用滑稽的語調告訴我們，到鄉下去調查農民生活，要提防少女們的包圍。某日在圖書館裏也看到一本調查員下鄉被許多少女包圍着歌唱，窘得面紅耳赤，無法脫身，經人解圍脫逃的記載。這種風氣，近因當局嚴厲禁止，雖不敢公然舉行，但密秘舉行者也常有。

聽到這種奇談便想親身試探一次，惟恐她們人多，擺脫不易，正在多方打算，却巧一天去遊西山，僱一隻遊艇，艇上兩位少婦，談話中聽出一位是本地倘未字人的處女，一位是毗鄰昆明市的呈貢縣的嫦娥。都生得非常健美，尤以嫦娥長得最好看，表情最風流，看形態她似乎不是漢人而有點像夷人中的白子。

於是以她們暫作一次試探的對象，問她們會不會唱歌，不待她們回答，先自引吭高歌，唱了幾曲新式歌曲和京劇，然後如無其事的高談闊論。果然嫦娥有些耐不住了，撒嬌似的說：「我們本地



滇池風景之一

人最歡喜聽京調，先生們再好好唱幾劇。』我們便乘機提出條件，要她們唱幾支山歌給我們聽。不料她們也立時提出條件，說是她們唱一首我們也得答一首。二人便笑嘻嘻地唱起來唱了隨卽加以說明。歌詞如左：

（一）「月亮出來月亮斜，五個哥哥五朵花，五個哥哥花五朵，陪着你看妹子去，去吓去吓不歸家。」

（二）「小小蜜蜂翅膀長，九日九夜不歸家，歸家又怕爺娘打，生死只貪這朵花。」

（三）「百里路上栽棵花，千里路上挑泥巴，北京城裏挑挑水，好妹妹唉！爲生爲死爲棵花。」

（四）「月亮出來月亮紅，時時找哥時時哭，找哥模樣多多有，找哥心腸世上無。」

（五）「小小扇子九條槽，慢慢打開慢慢瞧，只要郎心合妹意，銅絲也有鐵絲牢。」

（六）「唱歌唱得夜月濃，妹唱歌來哥裝聾，新式調子當山歌，妹妹是個假開通。」

（七）「西風那有北風涼，妻子那有戀人強，妻子看來像叢士，戀人看來像鳳凰。」

滇池裏的划艇

(八)「一棵栀子一棵梅，昨晚挨打因爲你，每回挨打都爲你，哥哥唉！永遠不敢想起你。」

正唱得起勁時，忽然後面一隻大貨船追來，貨船上的把舵者，等我們船上一唱完，便唱和一首。嫦娥聽了，漲紅了臉，即刻羞憤的唱答過去。把舵者很鎮靜的又唱答過來。可惜聽不出唱些什麼，看嫦娥模樣，好像是表示拒絕。把舵的大概是知道不好惹的，慢慢也就把船避開些。嫦娥掉轉頭來，對我們得意的一笑。未幾過大觀樓時不知怎的又惹動了一位青年工人，追着嫦娥對唱，嫦娥邊唱邊起勁，害得工人跟了三四里路。

某次到金馬寺附近的黑土鄉去調查回來，看見稻田裏耘草的一羣年青婦女。我們想看看她們的耘草方法，便站住看了一會，忽然笑聲四起，接着歌唱不絕，歌調同上次聽到的一樣。因爲齊唱的緣故，比較好聽些。唱了一首，對我們望一下，又笑一陣。這樣唱了三四首，有一位過路人指着我們對她們說：『他們是外路人，不懂的。』才相顧大笑，毫不介意的仍然進行她們的工作。

唱山歌，在雲南有的有一定的時期，有的興之所至，便唱起來，參加這種歌唱的大多是青年男女，唱得情投意合，說不定就從此結合。但臨時的，或永久的，却不能即時確定。不論男的女的，不論先唱後唱，必有一個指定的對方。被指定的對方，或迎或拒，必須歌唱答覆，否則便被唱的一方譏笑，或作弄，甚至成羣結隊隨便來取笑，使對方難堪。所唱的歌詞，毋論男女，尤其是女人，都能够隨編隨唱，這話並非虛語。即如以我們一行五人來說，穿的旅行服，橡膠鞋，她們都一一唱出來，而且形容得非常得當！（按此輩男女，據說是另一種同化於漢族的民族，確否待證。）

東川銅與箇舊錫

雲南東川的銅和箇舊的錫，是世界聞名的。

東川採銅的歷史，遠在三四百年以前，當前清乾隆年間，產量最多。每年約有五六百萬斤，大部供京銅之用。費用由各省協助。光緒九年，設「招商局」，改歸商辦，旋即失敗。十三年，仍收歸官辦，增設煉局於東川城裏，將各廠所出的銅，再煉成銅磚後發售。光復後，由官商組織公司合辦，定名「東川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先後二次招集股本七十五萬元。民國二年三月成立，兼營鉛鋅硫礦等礦。迄今設總公司於昆明市象眼街，設支部於東川城及各廠所在地。現任總經理爲陸子安君，是股東會選任的；協理鄒子彥君，是政府委派的，算代表官股。

至於東川銅礦，實在產於巧家縣境內（該縣在從前屬東川府）的湯丹、落雪、因民、茂麓四廠。離東川西北一百四十里至二百二十里。面積很廣，山勢也很陡峻，地質是粘板岩構成的。礦質沿岩石的罅隙，充填散布，浸染於石英脈的裏面，地點沒有一定，主要的是斑銅、黃銅，其次是炭酸銅、孔雀石。（土名錫蜡）有時發現自然銅。開採和製煉，至今還沿用土法。先由坑夫照着露頭開鑿進去，採獲了礦石，背着出來，經過手工選礦，就焙燒起來，再入爐熔煉。所出的銅，含量約百分之八十五。如經煉局煉爲銅磚，可得含量百分之九十五。

鉛鋅產於東川之礦山廠，硫磺產於迤碌廠。

近年來，因坑道太遠，採鑿不易，生活程度增高，人工昂貴，燃料也漸漸缺少，交通又不便，產量減少，營業無甚起色。自設銀號辦理存放匯兌等事後，情況才比較好一些。照目前的光景，只好維持現狀。現每年產銅二百公噸，鉛九十公噸，鋅七十公噸，硫磺五十公噸。

箇舊採錫的歷史，已經不可考了。相傳從元、明到清，只採銀鑛。後來發現錫鑛，但出產不多，銷路也不旺。自同各國通商後，外商也來採購，才慢慢注意到。光緒九年，設立招商局，自開官鑛。十三年，設置同知，裁撤招商局。三十一年，由雲貴丁總督暨唐鑛務大臣協商奏准，提官股四十五萬八千元，紳商集股十八萬一千元，組織「箇廠官商公司。」但純屬販賣性質。宣統元年，官股提足一百萬元，商股增到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元。政府委派王賡虞做總辦，改組爲「錫務股份有限公司。」購進馬拉格廠地，並與德商「禮和洋行」所薦工程師斐勒祿，訂立合約，購置洗砂製煉電汽化驗架高鐵索等機件。宣統二年冬興工，至民國二年春完工。此後即用新法開採，做各廠模範。然公司營業，不過佔十分之一二，其他十分之八九，都係商號，約共百餘家，仍沿用土法。

歐戰時，錫價大跌，公司幾乎關門，幸而有官商款項，前後救濟，共計百餘萬元。戰事結束後才慢慢平穩。民國九年十月，在馬拉格建設鐵索，直達公司洗砂廠，十二年十月完工。從此運輸便利，獲利較豐，近來更打算在適當地點，改修雙綫。公司的股本，也增到二百萬元，又計劃開鑿深三百六十英尺的深豎坑。現任總經理陶鴻燾氏，協理鍾偉氏，工程已達二分之一，較之以前運鑛，約增三倍。如果工程完畢，更可樂觀。此外有一富滇錫業公司，也由陶氏兼辦，

鑛地是新探得的，現正積極籌備進行中。

至於產錫的地點，在箇舊東南部。大小鑛坑，星羅棋布。工人達八九萬，產量約七千餘噸。單計官商合辦的錫務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產金屬錫礦八百二十餘噸，運往香港。惜因成色不劃一，不合紐約倫敦銷場標準，多須經過專商提煉改裝，就中不免大受操縱，損失不少。前實業廳長繆雲台氏，屢經試驗，民國二十年，將錫務公司製煉廠，全部撥出，招集股本滇幣五百萬元，組織雲南煉錫公司，專煉雲錫，使成色劃一，直接運銷。現出品有 YTC99・75%上錫 YTC99・5%純錫 YTC99% 普通錫三種。營業至今，以交通又便，成效大著。

錫務股份有限公司，還兼營煤業。產地在開遠縣鳥格寨。每年產煤二千一百六十四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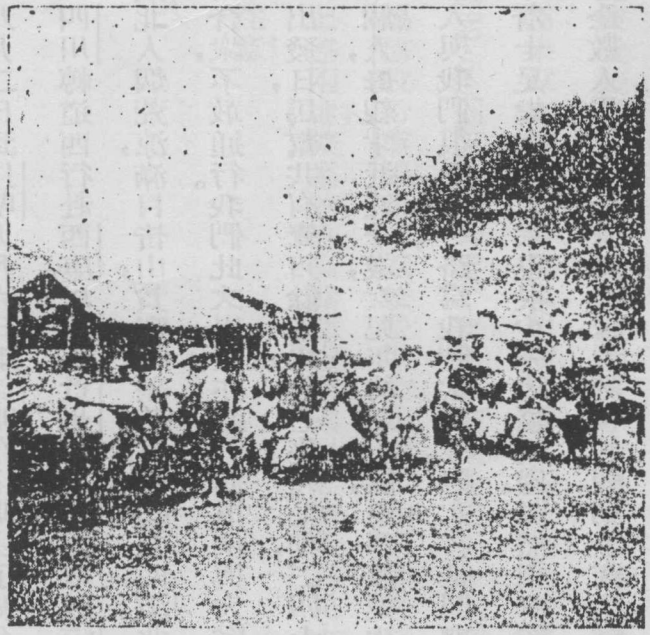
上述兩地，鑛業的盛衰，關係雲南國民經濟，至為重大。不但我雲南同胞該特別重視，即我全國朝野人士也應非常注意！

滇北道上

八月二日到昆明，九月六日離昆明。在昆明住了個多月。此行路線係由昆明向北行，經富民、祿勸兩縣，渡金沙江入四川轉道西行赴西康。以前由貴州來昆明，係取道滇東線，今則取道滇北線。兩線相較，滇東人烟稠密，土地肥美，滇北人烟荒涼，滿目皆山，貧富相差甚遠。交通方面，滇北尤爲艱難，全賴駝馬，且盜匪出沒無常，行旅多不安全，非結幫合夥，不敢通行。我們此次出發，亦遵普通慣例與大隊馬幫合夥。行李分由兩匹駝馬負載，間亦輪流騎人。

出發日，馬幫共有壹百餘匹馬，六七隻大毛狗，三四十個馬哥頭。此外同行的尚有兩位女客和男客，女客是母女兩個人，母親才近五十歲，女兒年約二十餘，中學畢業生，但體態極婀娜，坐在轎上整天不下來。男客是行商，四川西昌人，與我們很要好，一路爲我們當嚮導。與女客是同鄉，但並非親戚，故關係很疏遠。女客尚未訂過婚，言談舉止，都帶着十足處女氣，大家也很少一道談笑過。雖然朝夕在一處，女兒表情很親熱，許多人常猜想我們一定有關係。總計全數人馬，不下一營騎兵隊形勢極壯觀。狗子在全隊人馬中最有趣，最機警，我們叫牠做尖兵或者叫警察。牠們常走在馬前頭，或跟在馬幫後頭走，照管駝馬，一若得力的馬哥頭！聽說此種狗子，每頭頂好的要值幾百元，最低也是幾十元。體格較普通狗子大一倍，很少有長尾，每天可走百里路，但性情極凶悍，除自己主人而外，對其他人畜都敵視。因之在馬幫露宿處，非得主人命令不能隨便走近去。

六日離昆明，經二道村、富民縣、綵麻街、祿勸縣、拖梯、龍海塘、緻西、石板河、杉老樹，於十四日到江邊，一共走九天，每天平均七十里。此路原是人烟荒涼區，馬幫大多在野外露宿。我們雖然住客店，但店主僅肯供飲料，菜飯都須自己辦，所幸同行兩客事前有準備，沿途飲食未感到十分大困難。



駝馬露營

滇北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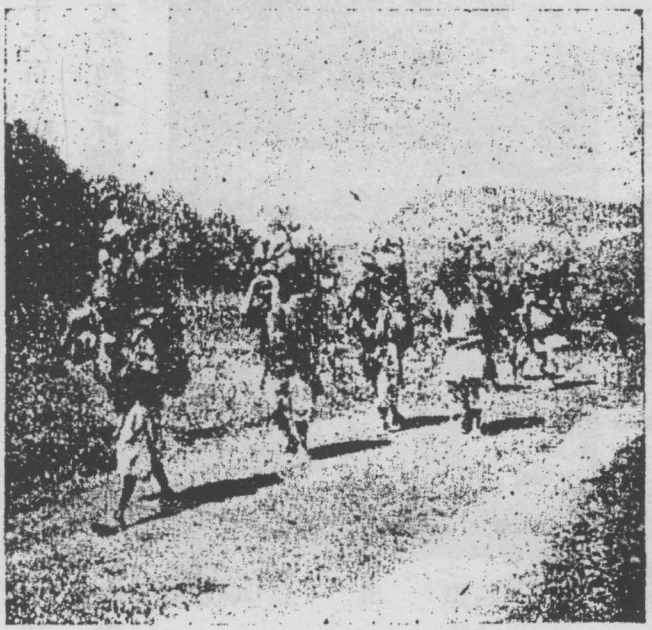
八日過富民，是雲南三等縣，遠看儼然大村莊，城角各築一碉堡，頗與北方屯集形式相類似。全縣人口祇三萬餘人，城內僅佔二百餘戶。無所謂商店，惟馬店（住駝馬者）與零星攤販而已。耕地面積約六萬〇八十餘畝，三分

之一爲旱地，平均每人可攤兩畝地。但大部屬佃農，自耕農還不到十分之五。出產以烟葉、地蕷、高筍（上海俗名高把）板梨爲大宗。此外有一大特產，即著名遠近的鷄塚菌，味道鮮美，猶在凍蘭以上。年產六萬餘斤，每斤值價三元。全縣教育經費，大半即給於此。縣府經費，每月僅滇幣一千六百元，職員則有三十餘人，每人平均各得五十餘元，合國幣當不足五元之數。縣署佈置，一如舊式，毫未改善，祇大堂勉強可觀，餘如縣長室及各科辦公室，俱簡陋不堪比之窮廟堂，相差無幾。大堂之上，尚貼有三種標語，一曰「上任大吉。」一曰「加官晉爵。」一曰「祿位高升。」司法由縣長兼理，祕書兼承審員，每案收銀幣四元二角錢，差捕費除外，兩房錄事費，並無規定。現每月僅有一兩案。人民因費用背不起，雖有冤事，也不敢上衙門，大多願自行解決。反較官審便當。但解決方法，非常簡便，也非常殘酷。先之以議和，議和無效，即起械鬥。每因一平常爭案，而惹起流血慘劇，以致爭案愈積愈多者，幾成常事。全縣有初小九十餘所，完全小學三所，鄉師一所。但聽地方人士說，俱徒有其名，且數量也須打折扣；所謂完全小學者，

滇北農村

反不逮舊式私塾設施完全，鄉師亦祇是掛個牌子。其所以如此者，或即因經費不濟。例以教育局長月薪而言，每月僅幣百餘元，合國幣不過十元左右，其窮困可知。城外四周一望平原，村落疏密不一，有大有小，但都能守望相助，景緻亦清新可觀。若得一精幹人士，埋頭建設，實一塊好地方。惜縣長與太太同居衙內，既須顧公，又要顧私，精神分散不少。據縣長告：前中央軍追擊共黨時，經富民會派去民伕三千餘人，內有七八百人尚未退回，馬兩千餘匹，死傷亦可觀，義穀一千二百餘石。民伕完全是壯丁農民，目前耕種無人，家屬又難以安置，縣長左右為難。參觀縣府監獄，情形不下神話中所說的地獄！斗室一間，囚犯十餘人，衣食住行，拉屎撒尿。概在室內行施，光線黯淡，臭氣沖天，每犯每天僅得一碗白飯及米湯稍許，大多枯瘦如柴，形同僵屍。問縣長何以致此，答說未有經費，每年且須縣長掏腰包，否則連一碗白飯亦無法發給。此種待遇，毋寧處以極刑，反較痛快，而不必如此費神費事。主事既不得安寧，囚犯又不得一飽，且一切享受已超過猪狗以下，天良安在，人道何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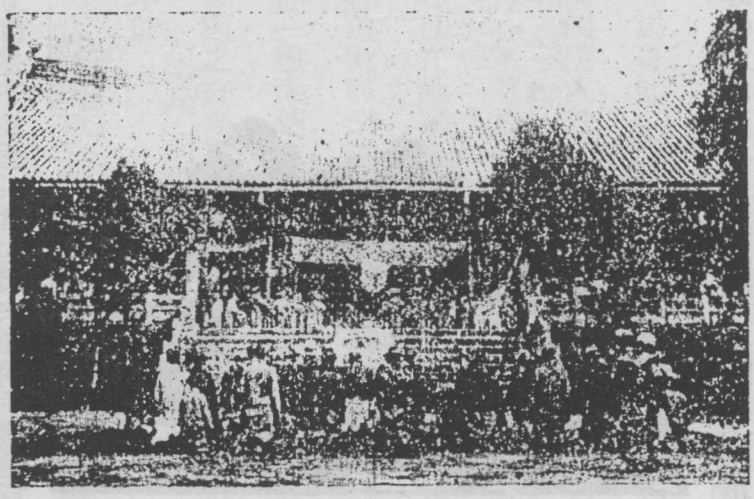
十日過祿勸，也是雲南三等縣。城在一面山腳下，地勢凸凹無平處，初看一如大鄉鎮。城牆新用泥土築成的，四



雲南的女逃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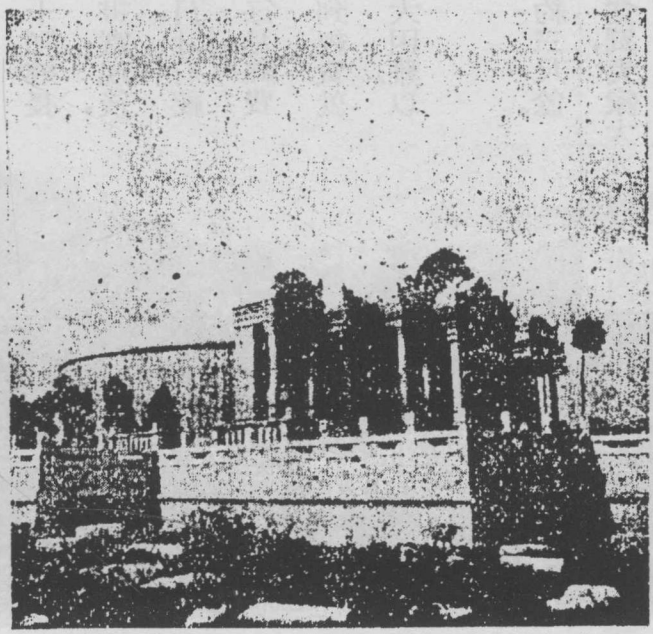
門設碉堡。形勢較富民有氣魄。全縣人口將近兩萬人，城內祇有一千五百人。此外夷人約有幾千人，但實數不明。面積東西二百四十里，南北三百零五里，荒山荒地很不少。出產以米、板梨、土紙爲大宗。前縣長被共黨攻城打死的，政聲還不錯。本屆縣長，以前在省會做公安局督察長，辦事經驗很豐富，對縣政措施，值得注意者，是強迫種樹苗，區長每年須種四十顆，鄉長二十顆，各戶種五顆。不種就罰錢。全縣有八區，一旦種樹計畫實現後，即加多一筆大收入。以這筆收入從事全縣新建設。縣府職員，計有祕書、承審員、收發、管獄、司法警長、師爺、法警、看守，將近五十人，每月經費一千六百元，平均每人分得三十元，合國幣三元。縣長常談到經費就嘆氣，慢說職員薪俸養家成問題，就是縣長本人衣食都感大困難。以此情形而欲潔身自愛不幹壞事者，祇恐十中難選一。

十二日早晨通過二順河，河雖不寬大，水勢很急猛，深約三尺餘。人馬涉水走過去。兩岸有幾家小村落，多半是夷人，並無飲食買，大家有些餓不過，向同志忽然在河南山岡上，遇見一位夷妹子，年近二十歲，頭上挽一條長辮子，披一張大羊皮。手提着一籃包穀米，站在岡上笑嬉嬉地打招呼，但不走下來，意思要向走上



瀘人紀孔

去。向果然依從她的示意走近去，問她包穀賣不賣，她搖頭不做聲，但却一步一步逼近向的身前來。當時周圍已沒有一個人，向有些胆虛不敢多停留，馬上退下山，想趕上大隊去，她也立卽追下山，丟一個包穀米，並用手指地，意思要向坐一會。這奇遇是旅行以來絕無僅有的。向爲好奇心所驅使，竟然坐在地上拿着包穀吃。她似乎很高興，起初還站在向的對面看他吃包穀，後來竟索性坐下來，但彼此不說話。一會向把包穀吃完了！對她笑一笑，她又立卽遞一個，同時也隨着輕輕笑一聲，仍然不講話，情形很滑稽，向把第二個包穀吃了一大半，她一手搶過去，不准吃下去，重又遞一個新的給向吃，將剛才搶去餘下的自己拿着吃。正在這當口，忽然在樹叢裏跳出兩個人，向駭了一大跳，以爲是歹人，便提起手杖準備防襲擊，却不料兩個人也是夷婦人，年紀都近三十歲。看見向與夷妹子坐在地上吃包穀，立卽打了一聲大哈哈，與夷妹子用夷語說了一陣卽走去。但臨行對向看了好幾眼，其中一個且把眼睛擠一擠，情形更滑稽。她看第三個包穀快要吃完了，臉上泛出更愉快的形色和表情。向於是慢慢用漢語問她在那裏住，她指一指對面山間的一個小村落，跟着站起來，朝着村落走，叫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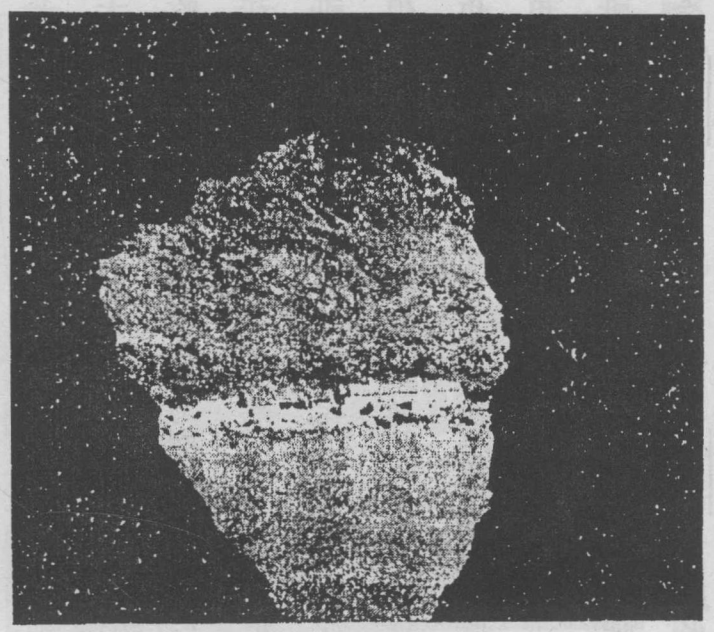
唐繼堯將軍墓（用大理石造成）

跟她一同走。向不走，她笑一笑，在衣袋裏掏出一把板梨要向吃。向怕內面有毒藥，刮了一粒要她吃，她把口張開叫向丟進口裏去。一嘴白牙齒齊整而且極白淨。向不禁注視了好一會，她似乎已覺出向正在看她的嘴，率性愈挨愈近身，但不久嬌羞的一笑，即恢復原樣子。如是經過兩刻鐘，大隊已走出五里路，向不能不走了，於是下山急急向前走，她走送半里路，又目送半里路，才一聲長嘯走回去。這情景後來聽「馬哥頭」說，滇北夷女最多情，尤其對強壯的漢人特別好，她們自己也健美。祇是有幾點令人很害怕，大凡愛上某個漢人，就多方勾引到她家裏去，或逗引到山林間野合，關係發生後，隨之就有一種毒藥給你吃，你不吃，她以為你心不真，於是給你一刀，然後自己也自殺。藥的功效，是防止你逃回家，吃藥後逃回家去的人，十九都難活。反之安心住在她家裏，即和家居情形一樣好。不但生命不危險，並且很十分安逸，不必做苦工，她會給你吃，一天祇放肆同她追歡尋樂就行了。若果彼此住過三年或五載，感情非常好，男的乘此時要求回家走一遭，她也不反對，但仍須給你一種毒藥吃，毒藥功效，是限你某月某日必須趕回來，超過指定時日而仍然不回來，毒藥一暴發，生命也是保不住。因之許多漢人雖然羨慕這生活，却不敢放膽去嘗試。而身體不行的，夷女不但不垂青，反而極厭惡，就想嘗試也不能。

十三日過杉老樹，是一座火山坡。由此到金沙江邊，已祇一天路，但都是下坡，坡高上下各需走一天，其高陡險峻，已不言可知。山頂有住戶數十家，十九是夷人。氣候極寒冷，與金沙江邊幾成兩個小世界；在杉老樹上夜間必須穿棉襖，一到江邊即不下暑熱天兩件衣服都穿不住。我們在山頂住一夜，正是中秋節。大家主張將夜餐辦豐富些，

於是買了兩隻雞，買了十來個雞蛋，再賣些雞塚菌，居然也炒了幾大碗。由店主代向夷家買了幾斤酒。月剛出時，一陣涼風吹來，各個都舒服，齊聲唱了一支「散佈快樂」曲。便把一張方桌擡到店外場場中，每人身邊酌一大碗酒，對着月亮慢慢喝。酒興勃發時，向同志提議每人唱一首歌或作一首詩。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乃決定由姚同志唱上海曲，鍾同志唱松江曲，汪同志唱常州曲，李同志唱河北「邦子調」，向同志唱湖南調，外加一曲京劇「五家坡」。不料向同志唱「八月十五月光明」一句時，聲音宏亮，響澈山谷，忽然四面八方都有哈哈聲，隨風送過來，不覺大大吃一驚。正在這一驚的剎那間，祇見竹林深處跳出幾個黑影子。月光下，雖不能看出眞面目，但都是彪形大漢，氣象很緊張。大家一齊站起來，預防被襲擊。黑影見我們站起，立即退回去，轉瞬間已不見蹤跡。但不久，即聽到許多腳步聲在叢林間，由遠而近，最後竟向我們坐處逼過來。

「幹什麼？站住！」大家不期然喊出這一聲。



由石洞內遙望金沙江南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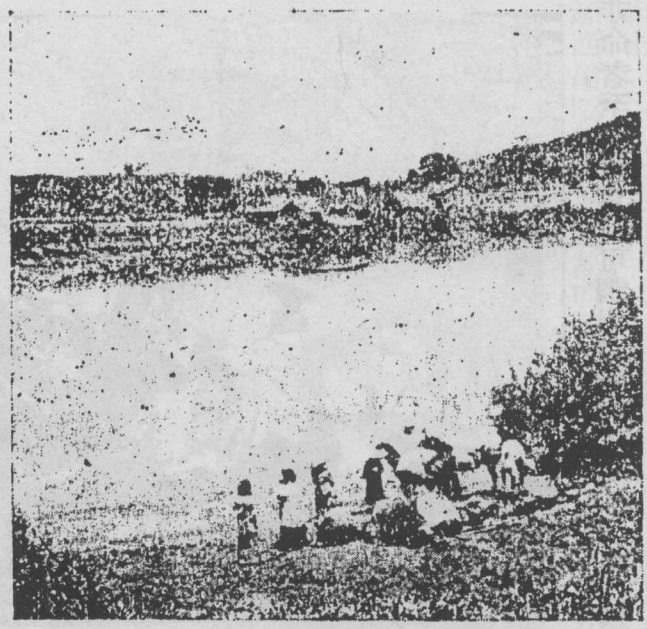
「幹什麼的？站住！小心我們的手槍！」我們再嚴重的警告一聲。

「哈哈，嘻嘻，哈哈哈……」一羣笑聲回過來。

「都站出來，笑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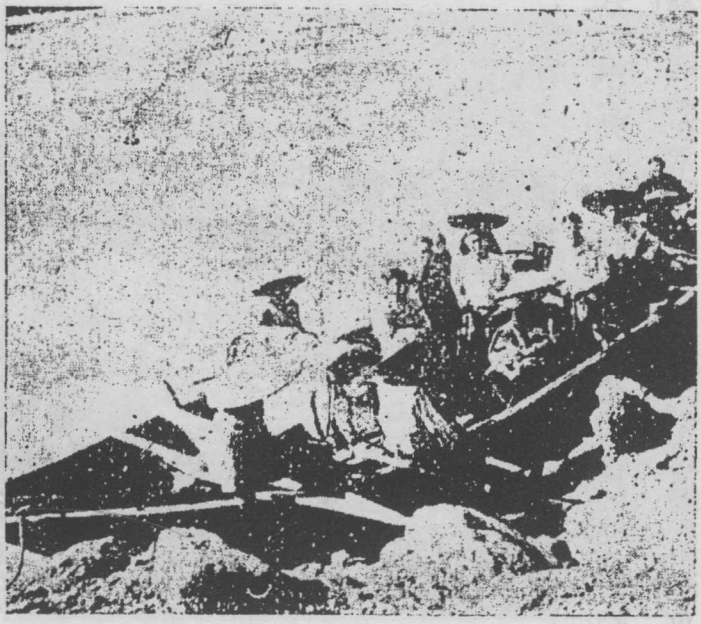
「哈哈……」仍然報以笑聲。

「讓我倆進去看來。」姚向兩個同志隨着笑聲尋近去，約莫百步遠，一眼瞟見一羣大漢站在樹前還在打哈哈，表情很和平，不像是歹人，但服裝很奇異，披羊皮，赤腳不着鞋，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羣夷妹子。大家也不禁笑起來。於是不去管她們，仍自喝我們的酒。夷妹見我們也和平，一個二個率性走攏來，站在離我們十步遠處看我們豁拳喝酒講笑話。我們笑，她們也隨着笑，我們唱，她們也不禁在嘴裏哼着調子和情歌。直到半夜，大家才散去。「這時月亮掛在天空，涼風吹動杉松，我們的情感像火一樣的熊，酒意曚曨，醉影在地上搖動，假若這酒席永不散，人世間樂趣，眞是無窮！」這是在當時寫的一首寫實詩。事後聽店主說，可惜我們沒有請她們喝些酒，燒一堆火，否則她們也許要同我們跳一夜舞，唱一夜歌。



波二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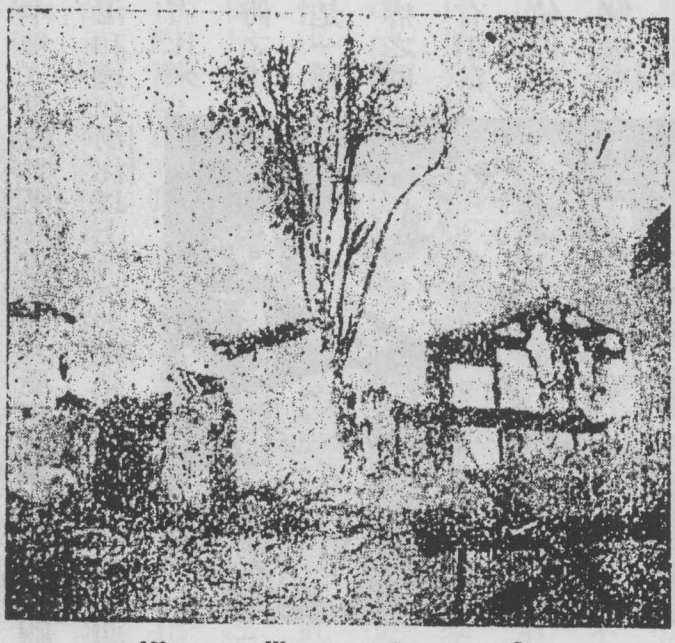
十四日到金沙江，此爲離開廣西、貴州、雲南以來第一次看見大江河，尤其是這偉大壯觀的金沙江，幾如使我們喝了一次興奮劑。江寬近千尺，兩岸是高山，山腳有少許住家戶，大多開客店。房子構造很別緻，完全是地洞或用人工鑿成的大岩洞；尤其是江北，遠看簡直不見有房屋，走近去才知道有人家。我們當天過江，即住在江北一家岩洞裏，裏面也有廳堂和臥室、廚房、以及儲蓄室也都有，缺乏的祇是廁所，因而拉屎撒尿都跑到江邊去。同行的女客一夜不敢喝茶水，情形很難堪。晚餐後，大家沿着江邊散一趟步，最後坐在沙灘上看江水。水色與黃河差不多，色樣極深黃。河床不平坦，流勢很急湍，奔騰之聲，遠聞十里外。兩岸高峯冲天，將江底形成一條大深谷。傳聞每年渡江不愼，人馬死於非命者，至少以百計。可謂川滇兩省天然的分界線，也是唯一的險要處。渡船十餘隻，在江北者屬四川管，江南者屬雲南金土司（夷官）管。每渡一客，收費五角錢，駝馬收費一塊錢。渡江有定處，水手要老練，否則不明水勢，渡至中流，即被水冲毀。



渡金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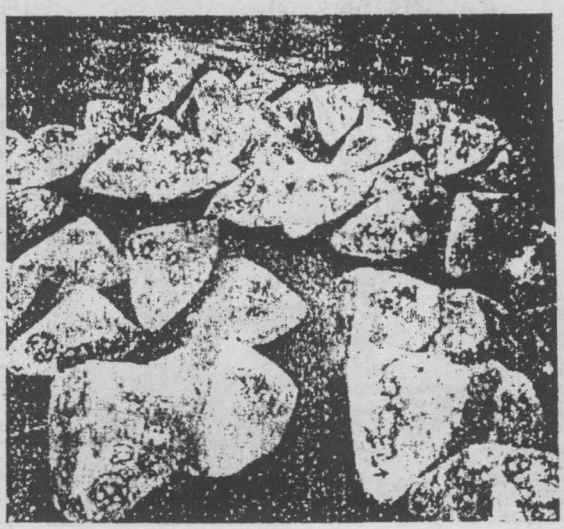
通過寧屬

九月十四日渡金沙江入四川境，由金沙江以北迄大渡河以南止，以前屬四川建昌道寧遼府，府轄八縣，川人因而簡稱這一區爲寧八屬。所轄八縣爲會理、鹽邊、寧南、鹽源、西昌、昭覺、冕寧、越雋，府設西昌，此爲以前政制，現均改縣爲自治單位，府道已先後取消。八縣之中，以會理、西昌、越雋，開建最早，地位非常重要。地勢山多地少，但有安寧河、雅礱江、西溪河之河流，河流沿岸平原極多，土地非常肥沃。此外多屬高山大嶺，但極富鑛產；聽說寧屬鑛產之富，爲本國任何省份所不及，所出的雲母石、鷄血銅、石棉以及種種奇異礦石，都屬本地特產，他省少有發現。氣候以平原論四季溫和，以高山論四季寒冷。物產在平原以米爲大宗，常有三十多年的陳米，可想見產量之豐。在高山以雜糧爲大宗，山芋、玉蜀黍、燕麥等寒性植物，應有盡有。面積南北以金沙江、大渡河爲界，史載距長千餘里，以我們此次循會理、西昌、越雋等路步測，計有一千〇三里。東西因都係大山峻嶺，無



會理災況

測。據居民說，相距將近八百里；「會理州志」載東西距八百二十里，差數不遠，或非虛語。與浙江省面積，東西距約八百八十里，南北距約一千二百九十里，已相差無幾。以是本地人常說：『浙江省與寧八屬相較，寧八屬也可闢爲一省，雖然地勢不及浙江平衍，但土質肥美，出產豐富，氣候溫和遠在浙江以上，所欠者牠是交通，若果一旦交通便利，寧屬物產可以源源輸出，外面文化積極輸入，和其他各省比來實無多大遜色。可惜政府當局、朝野人士都祇把寧屬當偏僻之地，不加注意。任軍閥割據，夷匪蹂躪，使民不安生，貨棄於地，本是一絕好地方，於今却不但不愈臻佳境，反一落千丈，變爲荒涼貧瘠之區！』此說雖不免稍帶意氣，但以我們此次親身看來，也確實有相當理由。開發西南的高調，固然不可瞎唱，但此地若能開發，價值似亦不在開發西北的口號以下。所困難者就是人財問題不易解決！寧屬人口雖無精確統計，事實上也無從統計；原來此地就是夷人的地盤，漢人到此地來的，還祇是明朝來的比較多些，明以前，十九都是在夷人的統治範圍內，漢官等于虛設。自後漢人繁殖並遷徙來的愈加增多，于是將安寧河沿岸一帶逐漸佔據，夷人乃相率退處高山，但人數仍不及夷人之多。大體說來，漢人逐水而居，佔有平原，夷人山居野處，佔有山地。山地幅員之大超過平原若干倍，自然夷漢人數也有



鹽石

同樣的比例。據夷人青年首領曲木倘比君說：『寧屬夷人至少有五百萬。』西昌夷務局局長鄧文宜先生說：『寧屬夷人約五六十萬戶，每戶平均五人。約數將近三百萬。果然此種估計可靠，則夷人在寧屬聲勢之大，可以想見，而漢人數量之少可想見大概。以少數種族侵略多數種族，欲能不受抗拒，不受報復，當然不是容易事。所以年來夷漢明殺暗鬬，已層出不窮，漢人數量既不多，團結力又缺乏，結果總是吃苦遭殃，被夷人燒殺擄掠，成爲尋常事態。從而造成兩種可笑可憐的現象，一種是情願搬家，不再住在夷區；一種是還未到過寧屬的人，因懾犯夷人聲威，不敢去冒險，甚而還宣傳叫別人不要去。却未想到我們自己待夷無方，種種措施，都不能不使夷人發怒！如其我們不專靠武力征服夷人，而代以文化教育，先改變其思想，不專以欺詐輕視對待夷人，而代以和睦親愛使其感化來親近；不彼此自私自利，而以團體行動對付夷人；不常以高壓手段脅迫夷人，而以恩禮對待夷人，夷人何肯反對，更何敢欺侮！而今之談夷者，不由此處設想，一味罵夷人，恨夷人，怕夷人，無怪夷人猖狂，更無怪夷人虐待漢人！我們此次通過寧屬，深入夷區，危險並不如無識者宣傳之甚，所見所聞，比別省雖略有異同，而地方情形，與外省仍原無二致，同樣有山清水秀的村鎮城市，有高冠盛服的秀麗人物，有田疇萬頃的平原，有取用不盡的礦藏糧食，有半開化或已開化的夷人，有外省不易多見的奇珍異獸，有風流瀟洒的漢夷青年男女，有好客的漢人和夷人。未曾來到此地以前，有人說這是蠻荒之區，瘴毒橫行，鬼夷傷人等等一些無稽之談，現在想來，幾要使我們笑不可仰。這簡直是一條康莊大道，一塊肥美之地，有志開發西南的人，有志考察夷情的人，竟可大胆前往，雖不能滿載而歸，至少不會賠

惡那值人留戀的山川城鄉，是我們敢爲担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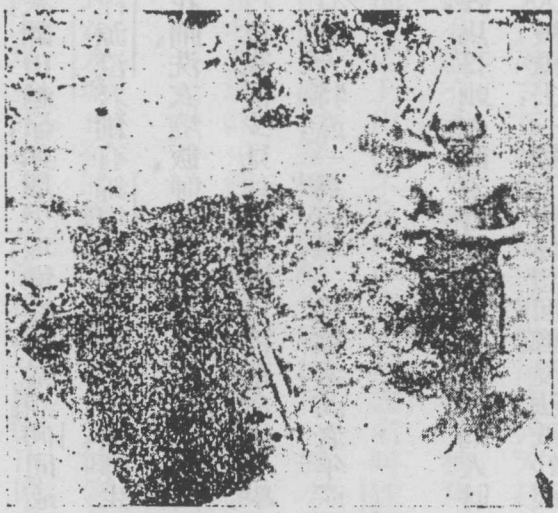
十五日，我們由金沙江邊向北沿舊有驛道走，經大沙壩、閘子河、桐子嶺、乾龍潭、蕎麵洞、一家娘子、水浸溝、水龍塘、新鑛房、高洞橋，到通安州止宿，計程六十里。通安州屬會理縣管，是一個大鎭市，比雲南師宗縣差不多。

十六日，早餐後出發，經洋河橋，橋已毀，正在募緣培修。紅墟店子、張官沖、長沖，到會理縣城止宿，計程一百里，休息四日。

會理，漢曰會無縣，至五代，沒於蠻獠。唐復置會川縣。宋曰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明置會川衞。清置會理州。現稱會理縣。面積縱橫四百餘里，分十區。人口十三萬餘，城區七千餘戶，夷多漢少，夷人眞實數量，尙無精確統計。爲四川一等縣，川上南一大都會。城池周圍約五里，北門外有土城，與內城相貼聯。城內街道尙寬整，南門至北門的一條大街較繁華，西北角一帶爲全縣精華區，但因紅軍過境，駐軍爲堅壁清野計，完全燒成了一片焦土。燒的時候，聽說不准人民搬動絲毫家具，被害者幾乎連褲子都沒得換洗。事後又未設法救濟，以致哀鴻遍野，餓殍載道，景象淒慘，非筆墨可以形容。居民不被紅軍搶窮，而被駐軍燒窮，怨氣沖天，每言及駐軍燒屋及派捐情形，無不罵不絕口，自後駐軍望風轉舵，以追剿爲名，隨中央軍開向川北、西康，由滇軍旅長王炳章氏墳防。居民藉機控先前駐軍留守的一派公務人員，公務人員爲防範計，于是連結一致，無形中便分成了兩派，一派所謂是前駐軍的爪牙，一派是所謂地方公正的紳士。王氏精明能幹，左右開導，小風波雖不免時有發生，大風波幸而得以避免。我們在會理四天，居民時常來

遞狀子，新舊兩派都來歡迎，儼然成了他們的法院。

二十一日起程上西昌，滇軍王馬二團長與地方紳士同來送行。王團長是雲南的宿將，勇敢善戰，馬團長精細幹練。據說：『公軍有三句口號：「拖死中央軍，打死滇軍，駡死川黔軍。」而滇軍却始終未受紅軍多大損傷。這次「公軍」偷渡金沙江，事前故意向昆明大理等處虛張聲勢，使滇軍固守昆明線，同時川康軍又未急于趕到金沙江邊予以堵剿，以致漏網脫逃。否則「紅軍」一定必殲於金沙江邊。』九時出發，王團長獨送至十里外始珍重道別。由此經白雲寺、永定橋、大灣營、油菜基、盆門鎖、五里坡，至白菓灣止宿，計程六十里。當地人戶四五十家。附近有煤廠，出煤很多。捐稅極重，每百斤煤售價祇三毛（銅洋）抽稅却須四毛。夜晚居民來看我們的絡繹不絕，對我們一切所用的服裝什物都非常重視，常把玩不置。其中也有一位是專來告狀的，說團董欺壓他簡直想逼死。可惜我們不是老包，也沒有權力處置，祇好點頭唉氣。



煤洞

二十二日早六時出發，經縣馬灣、分水嶺、坡腳、到摩挲雲止宿。計程四十里。見一婦人，全身裸露，僅私處遮圍破裙一方塊，背柴兜作，狼狽形狀，令人心酸，本地貧困情形，不言可知。晚餐以豆腐燒肉，正想買酒解困，不料照相機失

掉，愛心如焚，略進茶飯即罷。當地人戶近兩百家，鄉場冷落，頹敗不堪。今日全是山路，稍感困倦。

二十三日上午五時半出發，經甸關、穩定營又名公母營，到錦川橋止宿，計程四十里。有六七十家人戶，街道別緻，用三合土舖的。聚有川康軍一連人，服裝器械破舊不整，與民團相較還不逮，但連長有匹好馬，每點鐘可走二十里，全身純黑，售價七十元銅洋，合中央票不過三十五塊錢。產自夷家，翻山越嶺，如履平地，惟性子暴烈。向同志被連長請去騎了一點鐘，果然是一匹名馬。當地青年領袖魏又新君與程源澄君創有錦川橋區立小學一所，師生一律同勞作，學校一切設置，大多是自己創作的，如教室各種佈置、農場、花圃、洗衣燒飯、師生都一律參加，頗有「山海兒童工學團」的氣象。偏僻鄉村經費無多，而能有如此精神，倒是旅行以來很少見到的，他們自稱革命的小學，看來並非過分誇張。汪鈍二同志落伍，未曾歸隊，乃留此休息一天。錦川有兩大特產，一爲白蠟，一爲棕棗，前者年產萬餘元，後者年產千餘元。

二十五日上午六時出發，經鐵近房、觀音店。我們想在此進早餐，馬哥頭忽前來警告，不能脫幫，否則人財不保，因此段地界正在夷匪蔡三老虎的虎口邊，搶貨不打緊，還要搶人，人被搶去，一輩子也休想回鄉。沒法，祇好跟着前進。趕到河口街吃早飯，路上餓得沒法，伏在水溝邊喝了幾捧涼水。餐後行二十里到小高橋止宿，計程五十里。一路曾見廢村荒墟極多，聽說都是蔡三老虎燒的，駐軍以兩團人去打他，反而被他打得七零八落；有位妹子，會唱歌，非常風流，每逢與漢軍作戰，都親自參加，以唱歌鼓勵夷匪。今夜住的客棧，是一寡婦開的，有三位千金小姐，都在十五

歲以上，天質本極秀麗，可惜祇嫁出去一位，其餘兩位還無人問津，又怕夷人垂涎，都故意蓬頭垢面幾乎將本來面目都毀掉；而嫁出去的一位，又是童養媳，穿得比乞丐差不多，兩個乳房和私處的地位，衣服比較完整一點，此外就不便入目，一雙赤腳，腳板皮至少有三分厚。問她們一天日子怎樣過，話還沒答出，卻已淚不成聲，寡姊的名譽既不吉兆，又無財無勢，養的女兒嫁不出去，這內幕是如何的淒慘！當地人戶兩三百家，是一個大鄉鎮。每逢六天趕一場，趕場天，周圍百餘里的人都來做買賣，油、鹽、火柴、布匹、肉類、菜蔬，都應有盡有，或以貨幣交易，或以貨物交換，尚未完全脫去古代市集風味。今天卻是趕場天，漢人夷人各種各樣的人都在場上川流不息。其中有一種族，名叫獟獟，女的都穿一件白麻布衣，圍一件長僅過膝的白麻布裙，腰上纏一根紅帶，赤腳，不穿褲子，頭髮蓬鬆的梳一個小髻，面目很是清秀，牙齒雪白，笑時非常嫵媚，與西洋女人大同小異，也極像我們神話中觀音菩薩的裝束。坐在地上時似乎都習有一定的姿式，但間或也看到她們神祕的所在。

二十六日上午七時出發，經一把傘、德昌分縣、賈壘營、火燒營，到黃水塘止宿，計程五十五里。人戶百餘家，是一個小鄉場，夷人在鄉場遊玩，除帶一柄佩刀外，還多帶步槍。附近有個大地主，牧租不下萬餘担，這一路的田園，大半是他的。有十來個小奴，幾十名丫環，幫工數百人，儼然是本鄉的統治者，但女兒不許出外求學，祇在家鄉請先生教四書五經。擇配極苛，非門當戶對的人家休要妄想。女兒卻因此斷送一生幸福，年紀大了，溫和的便去做尼姑，現在做了尼姑的已有好幾位，乖巧的便私自與幫工通個人情。今日所經火燒營，是夷匪出沒處，同行均劍拔弩張，防備

襲擊，我們把手杖托在肩上，裝做有槍的樣子，同時把旗子高高舉起，居然平安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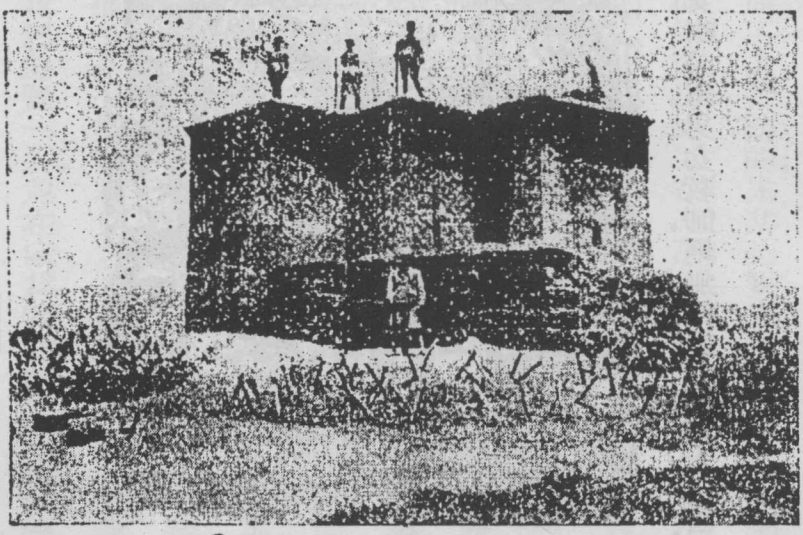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上午六時出發，經黃蓮坡，到經久坎，原名崩土坎，止宿，計程三十里。人戶百餘家，客棧主人起初不歡迎，把我們當軍人，後經說明才勉強留我們住一夜。晚晌許多小孩齊來看我們，每人送他一包花生米，歡喜之至，後來連老少男女也都來同我們談了好一會，大多以夷匪做題材。

二十八日早餐後出發，經馬道子到西昌縣城，計程四十里。近城一帶，地勢平衍，樹木叢森，風景非常宜人。城內川康軍、夷兵、團兵都有，夷兵披黑毡，赤腳佩槍，三五成羣，或躺在街旁，或蹲在地上喝酒。每見我們即呆視不瞬，因爲我們穿的旅行裝，他們第一次看見，不免有些驚奇。有的竟隨在我們後面走，我們拿手杖拍他們的披毡，他們感到格外榮幸，笑笑地點頭。住城內榮華旅館，主人是湖南人，與向同志認同鄉，親熱之至。在西昌住九天，到北山夷人的大本營住了幾天，與夷人一同共生活，極有趣味。

西昌又名建昌，舊寧縣府治，明代始開化。與會理、越雋同爲寧屬重鎮。城垣周圍十餘里，居民漢人約兩三千戶。城內以四牌樓至南門較繁盛，城外以大西街最繁盛，爲全縣精華所在。可惜也被駐軍燒成焦土，現在祇空餘一塊瓦礫之場。頹牆收垣，慘狀不忍卒視！因爲全縣精華，付之一炬，居民流離失所者觸目皆是，有不少婦女傷心過度，竟在邛海跳水自殺。距城十餘里有遮山，爲本縣著名名勝地，山上古木蒼松，幽靜清涼，寺廟十餘所，規模都相當宏大，和尚尼姑不下百餘人。山頂有夷人，很少人敢上去。山下有邛海，一名熱水塘，一名邛池。周圍五十餘里，汪洋一片，水

清明可見底，魚族極多，漁船划艇來往甌邊，每逢夕陽西下，或正朝陽東升，風景美妙非凡。土人說海底即漢代的梓桐縣，有水手到海底探察，見城郭依然存在。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史乘及志乘都未見有此項記載。本地特產有鹽鴨、杉板；農產以米爲大宗，豆麥絲麻等次之，礦產則五金都有，而且極爲豐富。城內設有川康軍留守處，留守司令鄒重儀精明能幹，是「川康軍」的台柱人物，但地方紳商多不滿意。居民所看重的是一位埋頭苦幹的鄧秀廷先生，現充夷務局局長及警備司令。辦理夷務，卓著成效，夷人敬之愛之，有如神靈。寧屬夷人祇怕兩事，一怕飛機，一怕鄧秀廷、羊仁安兩位先生，將來整理夷務，非借重他們兩位不可。我們此次得深入夷區，不受夷人傷害，反而待如上賓，都是鄧先生的大力。雖然他「以夷治夷」的政策，有許多值得研討，但目前治標的方法，捨此也似乎沒有其他再妥當的門徑。

縣城東北有孟獲土城一座，相傳爲蜀漢南蠻孟獲所築。城周圍約五里，西北一半，即今之西昌縣城，蹤跡已沒，僅剩東北一半，然已廢圮，惟城腳可辨而已。土著說：『孟獲生前，爲寧屬夷人最富智勇的首領，以現代名之，則可稱爲一絕頂聰敏的



川康軍碉堡

政治家、軍事家，與諸葛丞相抗戰數年，敗績雖多，然愈敗愈戰，愈戰愈勇，夷人愛之如神，若非諸葛丞相機智過人，絕難降服孟獲，故孟獲之名，迄今猶留予夷漢最深的印象。

本縣教育，本有發展趨勢，後因川中內戰不已，劉文輝退守寧屬，軍需繁重，地方負担日多，苛捐雜稅，又復層出不窮，民窮財盡，教育經費大受影響，維持現狀，尚不可能，發展已更成問題。現有縣立男女初中各一所，小學數所，辦理人雖努力稱職，奈經費困難，設施均非常簡陋。教職員最高月薪，爲三十元，教員以鐘點計算，中學每點鐘五角，高級小學二角，初級小學五分。待遇菲薄，不言可知。女子中學教員分男女辦公室。男女教師，絕無接談機會，縱有機會，亦不敢隨意談話。小學以鷄心市小學辦得較有精神。

治夷能手鄧秀廷將軍

十月八日早出發，到鄧司令處辭行時，他送我們每個人一床獵獵羊毛披毡，可以兩用，白天披在身上，遮風蔽雨，夜間作爲褥子，保持體溫。這是獵獵的工藝品，值得重視，我們也就毫不客氣的將牠收下。同時我們也送他四個

軍用背架，是寧屬所買不到的，他非常高興，隨即要送我們一百塊錢，我們保持既定的主張，完全拒絕了，他似乎難爲情，以爲我們嫌少，後經我們說明一路都謝絕饋贈，才勉強收回。鄧司令爲人忱爽，不善敷衍，虛僞的客套一點沒有，說話很少，但有點幽默風味。到寧屬去的旅行者，這位先生是不能不去拜訪的；尤其是要去夷區考察的人，那更是非先請他幫忙不可。由西昌起程行十五里，經小廟，附近建有飛機場，徵用民工在五萬以上。時有溜溜馬招攬生意，遂各租乘一站，溜溜馬是民間的用馬，農忙時季自己用，閒時則租與人乘，每站十餘里，取價二十枚銅元左右。這一路都有馬，雖不大，走路却很是快捷。馬夫有男有女，隨在馬後走，常見不少年少婦女出租溜溜馬，乘客與其一路打趣，有說有笑，儼如家人。但她們雖溫柔體貼，承顏觀色，却不肯絲毫苟且。所謂「失口不失身」，是她們的信條。又十里經過衙樑，人戶三百餘家，正在趕場，夷人很多，大多背槍背刀。又二十五里到禮州，是西昌的分縣，也是寧屬一帶出產鴉片烟最多的地方。城內人戶千餘家，城外大街，較爲繁華，城內冷落，住戶較多。人物秀麗，婦女大多體態健美，惟小腳觸目可見，未免美中不足。東北五里有古城一座，城郭尚存，人烟絕跡，已開成田地。登城一覽，感慨無窮。今之禮州城，新建不久，全係人民自建，未動官庫分文。當夜住客棧，大觸霉頭，都以爲我們是軍人，總說沒有房間。後記起一位青年朋友胡曉鐘君，在西昌曾經約過我們到禮州時去看他，于是去找他。相見之下，高興非常！立即爲我們打點食宿，將城外一家房子，讓我們住，自己回城內住。第二天堅留我們遊覽一天，並在家爲我們設宴洗塵，殷勤招待，猶如骨肉兄弟，令人感激難忘。胡君是禮州的紳士，以前充任陸軍步兵連長，人極慷慨，仁義好客，到此地去的旅

行者，若去拜訪他，一定得到不少便利。此外禮州有位閱貢臣先生，曾在夷區傳教七年，對于夷人生活、禮俗、言語、文字、宗教、習慣等等，都非常熟習，著有「夷文漢釋」一書，可作研究夷文的一大參考。先生現年七十三歲，德高望重，我們由一位法國朋友德維明神甫介紹，特地訪他一次。所談治理夷務等方策，俱頗中肯。

十日一早出發，經溪龍街、松嶺，向同志由此渡河至秧草壩看一法國朋友，戴天恩神甫。秧草壩是一個村落，離村落約一里山路處，即滿住夷人，此輩夷人大多是戴神甫召來的佃農，與戴感情極好，但絕少入教。戴爲向講述不少關於夷人的生活情形，並想留向住一夜，以便翌早前去夷區參觀，向恐同志不放心，終于在熱烈的歡送中仍奔到瀘沽集合。由秧草壩到瀘沽是走河西的一條小路，路上碰到很多男女夷人。有次碰到三個夷人，都帶有一柄單刀，對向盯了幾眼，突然揩住去路，問向從那裏來。向一面戒備，一面即告訴由戴神甫那裏來。他們一聽到戴神甫三個字，頓時和顏悅色讓向通過。此可見戴之得夷人信仰的一斑。漢人常說夷人野蠻不馴，不可親近，看到這位苦幹幾十年的法國朋友，將作何感想！由松嶺沿河東直行三十里，即到瀘沽。瀘沽是一個大鎮市，與禮州大小以及市面情景都大致差不多。瀘沽河貫穿其中，兩岸搭有大橋一座，聯絡兩面街市交通。有鍋廠兩家，每日出鍋近百口。

十一日黎明出發，順瀘沽河而上，經潮音寺、孫水關、鐵廠，至太平舖進早餐，有飯棚十餘家，都是婦女當家。每逢客至，即齊出接客，笑笑地把自己的飯菜一一加以形容，如我的飯非常香，菜也多，還有很好的清茶，還有……等等，必使客人走進她的棚子才住口。許多生客，常被她們包圍得進退兩難，熟客則常藉此取樂調笑，她們也不拒絕，但有

時熟客朝秦暮楚也大起醋勁，弄得不好下台。早餐後再行，經冕山、孫溝到登相營止宿，計程一百里。路上曾有兩位少婦結伴同行，一位孀居，年才二十一歲。兩人均背梨子去廿相營趕場。據孀婦說：『與丈夫結婚五月，即行亡故。現守節已半年，將來也許不再下嫁；因再嫁一則恐別人說自己命醜，八字不好，克夫不利。二則死了丈夫的人，不守節旁人要看不起，說你淫蕩，以及其他種種不堪入耳的詆毀。縱然不顧一切要再嫁人，也得爲亡夫守三年孝。毋論守孝守節，都必需吃齋，不能吃葷，否則認爲不誠心，也要遭人毀謗。至于結識情人，那就不是自殺，也要被人殺害！』登相營有人戶四五十家，氣象冷落，四面高山，夷人來往不息。有牽馬的夷人，老勸我們買馬。我們答說沒有錢，他們都笑了起來，邀我們去喝酒，旁邊幾個夷女瞪着我們一眼不閃，也表示想叫我們去喝酒，我們怕生是非，未敢答應。

夷人營長

十二日出發，經九盤營、象鼻嶺、小相嶺、小哨、白泥灣、中所壩，到越雋縣城，計程一百二十里。沿途人煙荒涼，旅客多有戒心。休息一天，調查縣政，極有朝氣。

十四日出發，經天皇槓、王家屯、獵獵河、鎖夷橋、青崗關、五里城、關頂、天鵝壩、到保安止宿，計程七十里。一路人烟稀少，惟溪流與鳥鳴之聲相應和，頗覺寂寞。途中有夷女二人，對我們唱歌，可惜不懂，空費心思，令我們不禁抱歉。保安在山頂，人戶六十餘家，景況不佳，氣候極冷，至夜非飲酒烤火，不能禦寒。寨有夷兵一排人，完全夷裝。一見我們，即前來包圍，但不野蠻，祇對我們所用服裝器具非常愛好，尤其對我們的雨衣，從未見過，表示驚奇，一種淡的心理，時常流露出來。有一位比較年輕的，居然按耐不住，請我們將雨衣送給他，他送我們一件羊毛披毯，並請喝一次酒和茶。本意，我們想答應他，祇是有兩個顧慮；一個是怕掀起他們的醋意，爲了一件雨衣使他們彼此不睦爭奪起來，不好收拾。一個是我們每人祇有一件雨衣，前途還正很長，送給了他們，自己沒得用的。結果是婉言拒絕了，用紙烟代替。雨衣，每人送他一支。他們抽得很是開心，時時發出快樂的嘻笑。看來眞像一羣天眞的孩子，我們也不禁同他們混在一起笑了半天。

十五日出發，經鐵索橋、蔡葉坪、清水塘、鎖西、到海棠止宿，計程八十里。有人戶兩三百家，建有磚城一方，已破敗不堪。氣候與保安一樣，冷不可當。

十六日出發，經陡坡頂，高峻懸陡，名符其實。時大霧瀰漫，不辨東西，氣候寒冷，呼吸頗覺不暢。在馬槽進早餐，無飯可買，每人祇買食包穀粑粑兩個，用豆腐湯吞下，勉強溫飽。餐後再經窖廠、平壩、觀音岩、大灣、清安驛、到平夷堡止宿，計程八十里。一路山路崎嶇，路道坎坷，頗不易行，而人烟荒疏，風聲鶴唳，令人提心吊胆，前瞻後顧，眞如行軍尖兵。

十七日出發，經八里舖、河南站進早餐，人戶百家上下，有人賣麵包等食物，令人頓時垂涎欲滴！此數日來，每日飲食均極清苦，非大市鎮連油鹽都不易買得。河南站有「西隱古刹」一座，爲本地著名古蹟，相傳爲魯班神仙所造，內容裝架，精妙絕倫。本地人稱看曰「視」，老板帶我們去看「西隱寺」，却問我們要視不要視，我們誤將視字聽爲賭字，心裏很是懷疑，後經問明，才恍然大悟，此爲初到河南站的人所宜知的一句土話，否則恐生誤會。餐後再行，經晒經關，相傳唐僧取經，經大渡河被魚魔將經書吞去，由孫悟空擒獲，用金箍棒敲魚魔的背，始將經書一一嘔出，然後拿到河南山上晒乾，晒經的地方即今時所稱的晒經關。關上人戶二三十家。立有碑刻甚多，中有一塊爲周達武公征蠻時所記，對治蠻詳舉三難三便，可供目前辦理夷務者一大參考。由此再經李子坪到大樹堡止宿，計程五十八里。大樹堡是越雋分縣，現已取消縣佐，改設爲區。人戶三百餘家，因大軍過境，瘟疫流行，居民十九面黃肌瘦，平均每日死二人。街道整潔，市面稍覺可觀，惟商業並未發達，未脫鄉場氣象。大渡河即在其北約一里遠，河寬水急，原設有公渡，祇因大軍過境，縣政廢弛，欠發薪工，水手無計生活，多已變爲私渡。每客收渡資兩角五角不等。船的構造，簡單非常，渡人渡馬很是危險。十八日渡河出發，到富林止宿，相隔僅二十里，點多鐘即到達。當地爲一大鄉場，人戶六百餘家，住有軍事委員會別動隊一組，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情形至爲忙碌。居民每早五時起床，壯丁訓練成績良好，爲此行以來所創見。回顧寧屬一帶，地大物博，而人烟反形荒涼，政治百端待舉，令人無限感慨。本地有望族羊仁安先生，曾充過陸軍旅長，辦理夷務與鄧文富俱爲夷人所敬愛。人極好客，輕財仗義，遠近皆知。在此共休息四日。

新越嶲

越嶲是四川一等縣，與會理、西昌同爲川邊的重鎭。漢人約有五萬多，餘均爲夷人，故又有夷國之稱。途中與同行者談越嶲過去和現狀，據說過去幾年因受夷匪、漢匪、官匪的騷擾和劫掠，氣象極冷落！人民精神不舒暢，日以鴉片煙解愁悶，因而吃煙的人數特別多。一座錦綉的越嶲城，幾淪爲一座枉死城；官吏多只能幫軍隊做捐款派餉、拉夫、封馬的一類大工作，也無暇計較縣政建設的應興應革和得失；且多是軍官腰包裏的私人，拍馬吹牛營私舞弊猶能稱拿手，對縣政建設也許就根本不認識。故過去幾年越嶲城內，祇聞有哭聲，不聞有笑聲，直到現在才較爲有生氣。現任縣長蔣宇周，是新由省政府委任的，辦事極能幹，一到縣裏就下了幾道嚴令，第一不准濫人逗留在城內，第二不准聚衆賭博，第三街道責由各段民衆負責掃除。這幾件命令居然已經做到了。於今全城民衆不惟不厭惡，反欣欣然有喜色。下午四時走進城，先經過南門外一條街，街道很整潔，兩面住家都掛有一只新紙燈，上面一律寫有「慶祝國慶」四個字，氣象很興奮。城內有一條水汀路，比城外更整潔；當中正式商店很稀少，大多是攤販，大可想見元氣喪失不易恢復之一斑。但全城走遍，却不見客棧。大多對我們看看即說「不曉得」，猜想他們一定是誤會了，于是找一位年長者說明我們來歷和去向，請他來介紹，長者問我們到不到過縣政府，我們答應找到客棧即去見縣長，他才點頭叫我們跟他走，可是走過幾家都說不歇客。最後找到一家恐怕是全城第一的小棧房，經過半

天交涉好容易才讓我們住進去。事後問他們何故不歇客？據說歇客但願歇商人，不敢歇軍人；軍人不講理，奉侍他兩餐一宿不算事，還要受他罵。不是飯不好，便是菜不好，臨了結算房飯錢，往往伸出一隻手來問人要不要，說是五條手指就是五吊錢。若果要就叫老闆把面孔送上去，讓他在臉上打一記，這就是他所開銷的房飯錢。故凡遇見軍人下客棧，就不得不擋駕。

客棧歇定後，即趕快到縣府拜訪蔣縣長，縣府門口規模不算小，整潔較住家尤過之，通報後，縣長即出見，體格很魁偉，與向同志差不多，略一寒暄即請其談縣政情形，他很少費思考，馬上一五一十將今昔縣況談得很詳盡。據說他到此地還不滿一個月，以前是某軍防地，省府不能直接委縣長，今年省政統一後，打破防區制，才由省府直接委。大凡做四川地方官長，有兩個無形的大條件，第一須有好背景，而且須與背景關係很密切，最好是軍長們的親屬或祕書，甚至勤務兵馬弁也可以，在軍長身邊地位不妨低，而一出馬那就無異於大老爺，任何

土司夫人

人都不敢攻訐他。第二自己須有大實力，至少在屁股後面要跟有幾十枝盒子砲；否則地方上的痞棍以及於「準老爺」的丘八就無法來對付，而且沒有盒子砲，甚至連印都接不到。尤其是越嶲，一面有夷匪；一面有漢痞，縣長更是不好當。他這次接印，帶着八支盒子砲，雖然實力嫌單薄，但幸省府已稍有威望，尚未鬧笑話。不過上任的第一天，曾有許多武裝夷人來迎接。聽地方人士說，這迎接表面看來是好意，實際就是藉此向縣長示威的，看看縣長胆量大不大。如果縣長貌不驚人，言又不出衆，從此夷人無所懼，什麼非法事情都要幹。若果縣長有魄力，夷人示威不生效，那就常集合無數夷匪揚言來攻城，但並非是眞意，乃是照例給縣長來的一套「下馬威」。幸而他當天對夷人說的一席話，都還合口味，結果很和平，下馬威竟未用到他的頭上來。漢痞是縣裏的濫人，多是軍隊裏面退伍、落伍、撤差的濫軍人，和地方痞棍勾結專門幹壞事，賭博場、鴉片煙館都是他們的大本營；自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金剛，白天敢殺人，可以想見其凶悍。他此次到任首先對他們下一道逐客令，限三日出境，否則都逮捕。地方人士平日吃這般痞棍的苦頭很不少，對他極同情，有形無形間接直接都爲縣長壯聲威。結果很順利，但却結了不少怨，痞棍竟因此嗾使某軍落伍士兵數十名到縣府，要縣長開發盤川錢。他對于落伍士兵本來很同情，但苦于縣府拿不出錢，連辦公費也天天覺窘，措情形很困窘，于是叫科長出見，說明這苦衷。士兵全不聽，爺娘罵老子的硬要縣長親自來答覆。科長說縣長沒有空。士兵乃擁到公堂上大聲罵，叫縣長「滾出來。」這一來可把他氣煞了，馬上叫八個佩盒子砲的馬弁站到大堂上，親自與士兵開談判。士兵先以爲他也是本軍軍長的幕下客，故肆無忌諱。及至大家見了

面，聽他口氣，來頭似乎並不小，而縣長恰又是姓蔣，也許與蔣介石先生有關係，更加以八支盒子砲，居然把士兵喝出去。聽地方人士說，這種情形，也是過去常有的，縣長往往被他們逼得無路走，是報上去，不但不討好，反而受申斥，若果真的，五一十開銷盤川錢，縣府又沒有公款報銷上去又不行，還祇好縣長私下掏腰包；掏腰包不要緊，還要挨罵，士兵常罵着「你媽賣屄，你當那個的縣長，不是我們軍長和老子們，你那裏能够當縣長。」好像縣長是兒子，非好好孝順他們就不行。

夷人士司漢製

本縣出產極豐富，所產以雞血銅、石棉、雲母石、水晶石、晶岩、黃蠟石、蟲草、麝香最名貴；以蜂蜜、花椒、野漆、桐子、茶子、貝母、大黃、苧麻、白蠟爲大宗。雞血銅每百斤含金一兩多，劣者也有七八錢。一沾火即可製器皿，質量之美恐爲全世界所僅有！石棉即市場出賣煤汽燈罩的原料。雲母石透亮如玻璃，無論或燒或打，均難破碎。每百斤本地祇售十七元，上海則每磅即須售二十多塊錢。此外離越嵩不遠，有兩個地方，一名普雄壩，一名萬担坪，出產更豐富，以前本是漢人居留地，自後被夷人趕走，從此便淪爲夷蠻區。土地肥美，在川邊稱第一，不必耕耘，每年播一次種，即可望豐收。兩處遍地產煤油，隨地掘井，即可得煤油若干斤，不必加煉，多能燃燒，與煉油無稍異。因有俗諺云：「打開萬担坪，世上無窮人」，這兩塊大平原合起來，尚可劃成四個縣，惜夷人勢力很雄厚，漢人不能輕易佔進去。

夷區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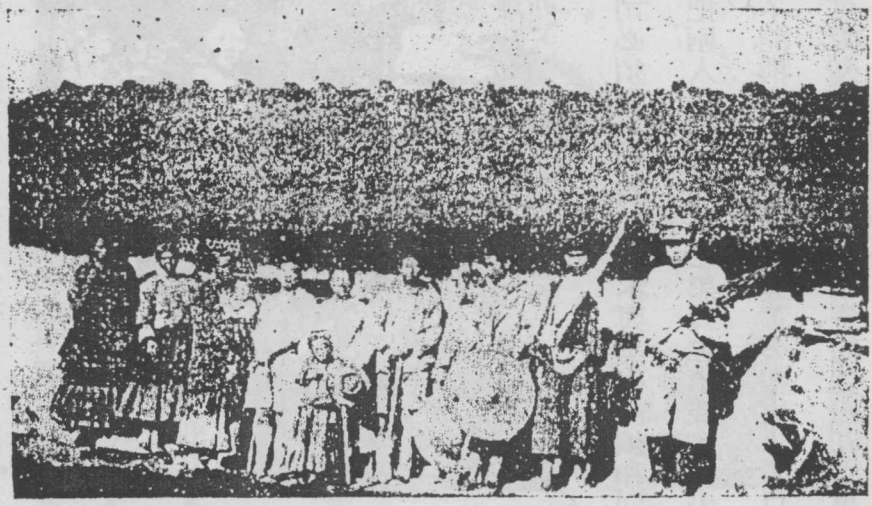
昆明到康定，這段路上，引起我們特別注意而感到無窮興味的是夷人。從雲南祿勸縣以北起，渡金沙江，一直到大渡河以南大樹堡止，可說完全在夷人勢力範圍內探了一次險；雖則這荒僻所在，早已被漢人佔據了若干大地盤，但比起夷人數量，仍祇能算是小部分。夷人特性和生活，我們一路都細心調查過，而且還親到他們家裏共生活好幾次。

夷人，在許多史乘上，稱玀玀，俗名稱南蠻。在寧屬一帶則統稱夷教。「南詔野史」上，好像說玀玀是東鬟烏蠻的後裔，中國西南一帶的老土着。（某外人著述上說，玀玀形態服飾類似安南人，說不定就是安南種，未免太武斷，或者有作用。）種類有兩種，一種稱黑夷，一種稱白夷。黑夷眞正是夷人，俗名又稱黑骨頭，是夷人中的貴族及統治者。白夷俗名稱娃子，分一二三四…等，第一等是黑夷始祖比亞史拉支的胞弟比阿克齊烏的後裔，二三四…等都是被夷人搶去夷化的純漢人。（凡漢人被夷人搶去，就變成他們財產，可以自由勒贖，自由買賣；設若自己看中意，不願買賣，那就不論男女，關在一間火

娃子

坑上把腳板皮給他燙傷，一竟將腳板燙得烏焦潰爛，然後塗點酥油。這是每個漢人變做白夷過程中的必經慘刑。

）他們是黑夷的被壓迫者，搾取者，澈底說來，簡直是黑夷十足的奴隸，其身價與黑夷豢養的牛羊，分不出高下。夷人對階級看得比什麼還要嚴；階級分四等，一等是土司；二等是土木，又名媽頭；土木所以高出其他夷人，是因爲與土司有郎舅關係，即等於漢人所說之裙帶上的官兒；三等是普通的黑夷；四等是白夷。白夷又分幾等，一等是黑夷的支系，用俗話說，就是夷人當初同堂的么房，本與黑夷有同等的權利，祇因祖先沒有大房智慧，不會設計，不善經營，單會埋頭幹苦工，結果用心的事被大房——（黑夷的祖先）把持，用力的事就推到么房（白夷的祖先）身上，久而久之，白夷便成了黑夷的被支配者，與二三四……等娃子處於同等地位。所不同者頭等娃子，黑夷雖也視同奴隸，却不能隨意買賣，這是頭等娃子多于其他娃子的唯一權利。至于二三四等娃子，則完全是搶去的漢人，譬如二等娃子，受黑夷指使，搶得一批漢人，于是這批漢人便成爲三等娃子，以此類推，就造成了這麼多的等級。但無論何等白夷，都必須



娃子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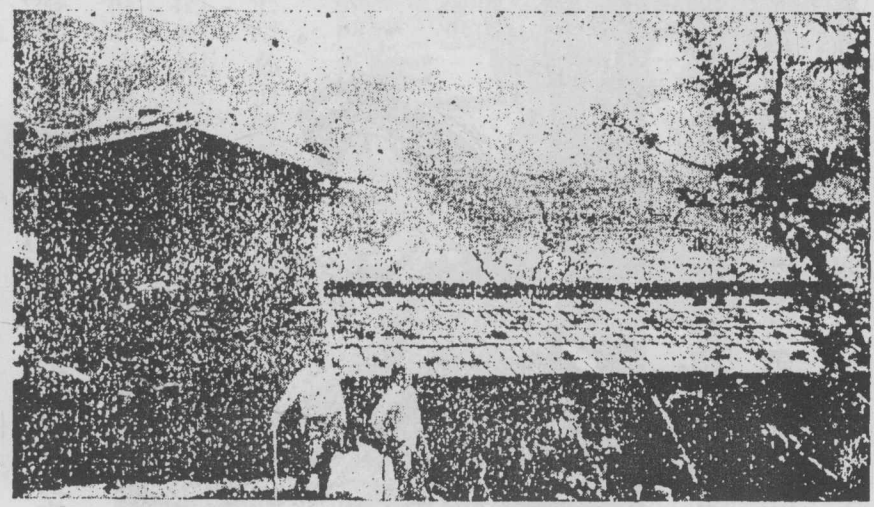
效忠黑夷；黑夷的心目中，白夷也就無異是自己的臣僕，故凡對任何人談話，首先就告訴你他有多少娃子，娃子愈多，愈是顯得出自己的體面；往往一家黑夷，統率一二千娃子的也常有。娃子在黑夷支配下，又分爲鍋莊娃子，豬頭娃子，前者是養在黑夷家裏，整年整月整日，替黑夷做苦工，故又名當家娃子；後者比較安逸，除每逢季節供黑夷差役外，過年時，獻贈黑夷一隻大豬頭；但黑夷遇有紅白喜事，或與他族宣戰，還是要隨時聽調。總之無論什麼娃子，都是黑夷所有物，生殺予奪都可以；白夷絕少反對。黑夷對血統也認眞，土司必須與土司對親，土木與黑夷，必須和同等的黑夷對親；設若黑夷婦女與白夷發生戀愛關係，那就毫無考慮的把兩人分別處死。反之，黑夷也不能娶白夷婦女做老婆；設若黑夷與白夷婦女私通，生下了兒女，既不准稱黑夷，也不能稱白夷，稱之曰黃夷。黃夷在夷人心目中簡直是最可恥的東西，也即等於漢人的私生子一樣的受人輕視和可憐。夷人散佈在寧屬一帶，約莫四五百萬人：分爲五大支，一支在大小涼山一帶，名「阿賀。」幾一生不同漢人往來；一支在越嶲、普雄一帶名「裸其嘉；」一支

黑夷婦女。

在晃寧一帶名「哪和」一支在昭覺一帶名「馬嘉」其中以「阿賀」一支最多，勢力也雄厚。統計寧屬夷人所有槍械，至少在二十萬枝以上。體格很健壯，魁偉結實，不怕冷，單怕熱，生吞活剝，茹毛飲血，與歷史上所說的上古人類生活差不多。降生時，祇在腦門頂上塗一把牛屎，其他一概都不管；產娘拿些牛骨頭煲湯吃，催催乳汁就了事，此後即照常工作，一切不禁忌。像貌與漢人大同小異，但因爲不沐浴，臉上很慌髒。夷人都喜歡喝燒酒，不論男女，祇要有酒喝，做什麼都可以。酒性極富刺激性，飲後放肆追尋歡樂，因而死於色癆病的，在死亡率中要佔第一位。一生認爲最光榮的事，是多搶人，多殺人。搶人越多，殺人越多，男子見了要拜服，婦女見了要愛慕，一生榮耀，就由此享受不盡。否則，非但娶妻的權利都失掉，甚至連家屬也瞧不起，認爲沒出息。故搶人殺人，在夷人想來不啻是做人的起碼大條件。對貞操不重視，往往父親去世，遺妾可以轉嫁給兒子。衣食住行都簡陋，男子披毡佩刀，內身穿短裝；婦女上身披毡，內身穿短衣，下身穿桶裙，全不穿褲子。我們問她們，爲什麼不要穿褲子？她們答覆很巧妙：『不穿褲子，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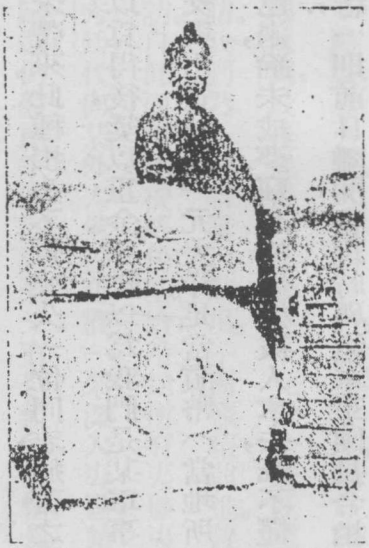
媽頭夾人

很方便。』這方便二字，有不少的神祕性。吃的是山芋和雜粮，吃時不用筷子，用手抓。住房用泥築成的，蓋茅草或木板。裏面橫寬不過兩丈幾，縱深不過一丈幾，分三隔，右隔關牲口，左隔放家具，中間一半堆山芋，一半作客堂、廚房和寢室。一個大火坑，開在左中兩壁間；睡時，拿幾塊竹籬放在火坑四周圍，大家一起睡，男女老少親疏都不分。某次，我們睡在一家貴族的夷人家，午夜醒來，在身邊發現許多鼾睡着的男人和女人，其中一個，是主人的大妹子，不但不害羞，還故意向我們舖邊移，態度極天眞，而也很神祕。每個走的路，都是非常崎嶇的陡破路，「羊腸鳥道」一點也不假。每個夷村都有個和尙，和尙一面是全村消災的大法師，一面又是夷人文字的保存者，似都有妻室，甚至還有小老婆。男女婚配，由父母包辦的也常有，但自由結合的畢竟佔多數。說婚時，男家必須誇說很富豪，有娃子若干名，牛羊多少隻，新郎很勇敢，搶過多少人，殺過多少人，身體如何強，女家也照樣說一套，同時說新娘如何美，如何守貞操。結婚時，新郎率領自家娃子到女家迎新娘，新娘率同自家女娃子用冷水向新郎身上潑，即使在冬天，新郎也



土司公館

要咬緊牙關忍過這一關，否則新娘瞧不起，一輩子出不得她的頭。洞房第一夜，新郎新娘還是與親朋戚友一同睡在火坑邊，不管親友入夢未入夢，祇要新娘舅子睡着了，新郎即猛力撲到新娘身上去，形勢如強姦，新娘表示很貞操，拚命來抵拒，三五天內不達目的的也常有。喪葬大多用火葬，親友帶酒去吊喪，火葬時，站在屍邊頭，邊喝酒，邊哭號，直到屍身火化，酒也喝乾，於是散場，各自奔回家。



黑夷的文化保存者夷人在山頂掘之碑石

丟了攝影機

此次出發，事前帶有兩架攝影機。其中一架，因一路奔走，少加修檢，機件漸次破舊，僅一架完好，以是視如活寶。每日朝夕，大家輪流管理，負責修整。而負責最多者爲汪同志。汪同志僑居南洋，辦理教育多年，對攝影特別愛好，技術在五人中最有把握；每逢重要地方，即常推汪一人主持。餘如各人興趣愛好者，始由各人自攝，由汪從旁指導，數月以來，實地經驗，居然進步可觀。惟可用的機器，祇此一架，每人平均所負重量，均在十公斤以上，攝影機雖重量有限，然大家相互體貼，常爭相負帶，以減輕同志負重，初不料因此反將機器遺失。原來九月二十一日，我們止宿白菓灣，與同宿兩位客商，同宿在一房。第二天天剛亮，我們即出發，二客尚未起床，天氣昏黯，大家未能過細檢點。出發後，一路崎嶇難行，且無景物可照，直到宿站，才問起攝影機是誰人負帶，一時均目瞪口啞，各稱不知。苟且以爲有意開開玩笑，經過數分鐘鎮靜盤詰，始知攝影機在白菓灣棧房中，並未帶來。此種損失不啻喪失一位同志，痛苦之狀，難以形容，乃請本地剿防局派得力脚伕前往白菓灣多方尋覓，許以覓得後，獎以重金。團總以爲我們是某軍事調查員，不敢疏忽，即時派人前往，限於明早趕回。我們爲鼓勵起見，先交與川資一元。一元大洋，是當滇幣（當地所通行者）兩元，脚伕喜出望外，登時起程。當夜俱各心神不安，雖半夜已過，猶未成夢。竊想攝影機被人拿去，既不懂攝影方法，又無底片可買，得而無用。反之，我們失此良伴，却受莫大影響，一則前日離開會理時與滇軍王團長合拍之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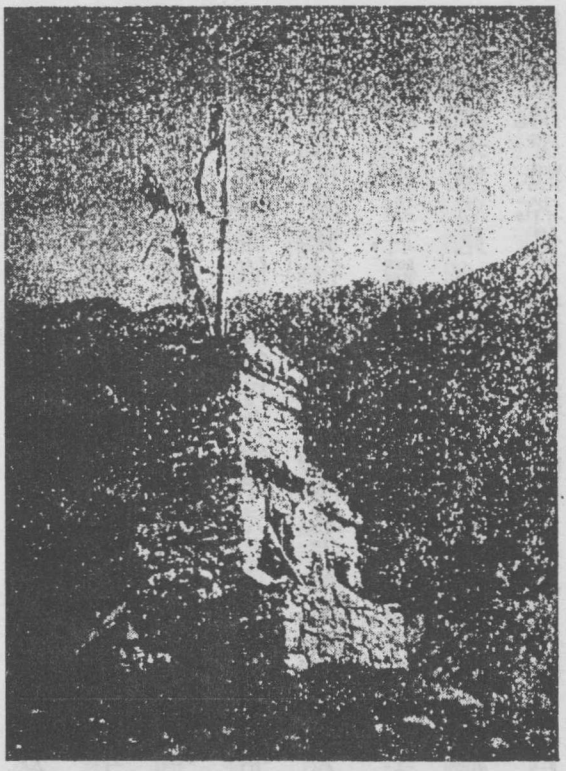
王認爲珍貴紀念，非常重視，底片尙在機箱，猶未取出；一則此去一路盡屬夷區，可照的材料，必然很多，絕好機會，失之交臂，何等可惜；而當地有錢無市，毫無補救希望。一夜焦思，輾轉反側，最後思得一法，懸獎十元，勸拾者及覓得者交還我們。翌早脚伕趕回，聲稱絕望，但已通知當地團防，隨時查訪。我們乃一面將獎白貼出，一面繼續前進。趕到錦川橋，再假川「川康軍電信所」拍電與會理王團長，請注意查訪。自此而後，兩機等於空廢，沿途所有夷區夷民，農村眞象，俱無法攝取，望洋興嘆，懊惱已極。到達西昌後，幸鄧旅長秀廷，代向某外人借得舊機一架，深入夷區，始勉強拍得夷區照片數捲，但不及先時完好。離西昌後，所借舊機，已經歸還，仍然兩手空空，對若干有價值的人情風土，禽獸景物，惟徒喚奈何而已。苦痛與日俱增，可謂旅行以來所僅受！

青康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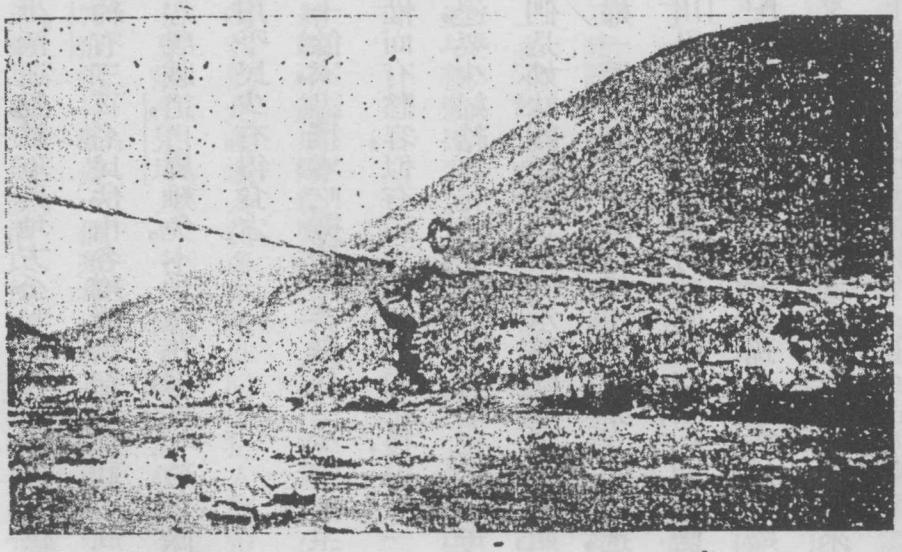
在富林休息四天，準備到西康去的一切行裝，同時打聽西康目前的情況。聽說：『西康目前因紅軍出沒無常，中央軍跟蹤追擊，進駐西康一帶，情形至爲混亂，沿途居民已逃走一空，食宿都成問題；米在西康最爲艱貴，有錢無市，旅行者須自帶米粮，油鹽亦須先行預備，否則凍餓無疑。再此去一路，人煙荒涼，每日步行高坡峻嶺間，非準備充分，困難必多。』一說：『刻下西康駐有大軍，每日均有民伕運米接濟，米粮或無問題，不過須向駐軍商買，手續麻煩，價錢過高；至沿途現因民伕絡繹不絕，做小生意者，所在皆有，情景較前繁華，旅行者可不必過慮。』兩說俱有道理，但我們極贊同後說，而何況我們是立意要到西康去的，一切困難雖在所難免，好在憑我們過去經驗以及現在準備受苦的決心，想來實無多大問題，于是決定循漢源、青溪、宜東、花林坪、瀘定橋、折向康定河轉經瓦斯溝等處直奔康定——西康政治中心區。

十月二十二日黎明出發，一路桑林夾道，風景絕佳。十二里過大地頭，有人戶十餘家，營飯店業者占大半；店主婦均站在門前召客。但有飯無菜，僅有辣椒鹽水佐餐。又八里過拐子灣，上一坡，坡上有人戶十餘家，大半賣飯賣茶，在此進早餐，有女客三人，女裝男扮，對我們非常注意，帶有偵探意味，幸未同路。又十五里過店家壩，是一鄉場。又十里至漢源，住鼎豐春店，店主婦年少貌美，爲我們親自燒茶，殷勤招待，情意可感。但睡房有打油詩一首，似乎對店主

婦有些關係，詩云：『掌櫃娘子生得好，瓜子臉兒楊花腰，衹要花邊（即袁頭大洋）來得快，今晚即可搭天橋。』其他詩歌尙多，不計其數，此與外省之用女招待情形如出一轍。漢源屬漢源縣管，與富林同爲本縣兩大鄉場，人戶近千家，商業興旺。街東頭有節孝牌坊一座，精製絕倫。一法國朋友告稱：『他旅行川康數十年，所見牌坊，俱不能與此媲美，實爲中國一最良好的藝術作品。』當地駐有川康軍一師，軍委會別動隊三分組，參謀團亦設有



碉　　柳　　堆



渡　　索

機關別動隊組長權力至大，與縣長會銜發令，指示縣政設施及新生活運動，駐軍與地方公私團體行政機關，俱唯恭唯謹，居民大爲吐氣。參謀團在此調遣民伕，運米運衣。每日平均約有三百名。民伕由各鄉徵調，初僅爲壯丁，壯丁調盡，則調婦女，婦女亦調盡，即不分男女老少，一齊徵調。妻離子散，怨聲載道，自屬難免。本地產花椒，每年約千餘担：此外特產有龍眼，價值極貴，每斤作約半元，昔日專爲進貢皇帝之用，平民少有得食者。

二十三日出發，行十里過白鷄關，休息半點鐘，略用茶點。人戶十餘家，盡擺零吃攤子。一茶攤係一少年店主婦經營，年約二十左右，體態健壯，舉止活潑，青衣紅褲，打扮相當美觀，惟面有愁容，似有苦衷。爲我們泡茶後，退坐一旁，埋頭縫衣，未幾，忽見一小孩，年約十二三歲，天眞爛漫，跳到少婦身邊，要少婦給以花生吃，哼聲嗡嗡，若兒子見母親，嬌態百出。旁觀者，俱爲捧腹。少婦面紅耳赤，羞不自勝！我們以爲她們是姊妹關係，無意中問小孩除了這位姐姐，還有幾位姐姐？小孩即口答說：『你們別鬧錯了，她是我的老婆！』少婦一聽此言，即時跑進房去，小孩亦立即跟進，但聽二人啐咭不休，移時小孩即哭喪着臉走出來。據同行者說：『四川早婚之風，仍然流行。其原因有三，一則是雙方父母覺得門當戶對，不論年歲大小，即由雙方口頭許婚，故常有大配小的滑稽劇。二則男家抱孫心急，或見媳婦已大，等不得祇好馬虎結婚，至于生出的孫子是不是自家的血統，那又當別論。三則女家因女兒過大，軍隊時常來往，有些顧慮；而軍官們祇要看見某少女生得端正，就百計勾引或率性強娶爲妻也是常事，故一等女兒到破瓜之年，即催男家結婚，像目前這一對大小配，就是屬於這一類。』又十二里至青溪城，即漢源縣府所在地。城在一獨立的

山頂上，四面陡削，高約千尺，形勢非常雄壯。東南有溪流，四面有高山，天然風景，令人百看不厭。城內縱橫約五里，東門一帶及城中人煙較稠密，其餘盡是空大廣場，煙稀草蔓，荒涼景象，猶如神話中所記載的古城。人戶三百餘家，南門下臨絕壑，終年不開。全城東南方尖小，西南北三面圓方而大。有讚歌一首形容其實景，歌云：『清溪城，在山頂，城高坡斜不易登，四圍山作屏，東南水流縈，山有林，溪有聲，人戶不嫌少，炊煙可凝雲。』當夜住城中松鶴店，老板即本城紳士，老板娘殷勤招待。夜晚與她談去西康事宜，她為我們介紹了一位曾去西康幾次的農友——邱子英，是個身格魁梧性情忠厚的中年人，一見面即談得很是投機。我們于是決定請他做嚮導，一面為我們當通事，一面為我們做廚房，每天工資八角錢。他勸我們把行李少帶些，說是此去路上多不好走。我們便將日常不必應用的行李交存松鶴店，暫時請她做我們一次保管處主任，她很慷慨的答應了。翌早輕裝出發，各人帶個小包裹，火食用具即交由邱子英管帶。

二十四日出清溪西門行八里過猛虎廟，完全歧路，一路民伕絡繹不絕，成隊結幫，不下千人。多半背軍米，少半背軍用大衣，其中婦女小孩人數可觀，可憐形狀，令人心酸！她們以為我們是護送人員，多來結伴同走，每人都帶有一包乾糧，如包穀蕎麥之類，中途遇有井水，即用涼水吞下。由此行七里過牛兒坪，人戶七八家，宣康宣慰使貼有標語曰：「擁護三民主義，就是實現人天十善。」令人費解。又十里過富莊進早餐，是一個鄉場，人戶百餘家。又二十五里過大淹溝，人戶五六家。又二十五里到泥頭，又名宜東，舊名粵橋清，前為古飛越縣，清以後廢縣改設驛，設縣佐，屬

清溪縣管，今廢縣佐改設區。有讚歌寫其實況，歌云：「宜東鄉，秋風涼，不穿棉襖冷難當。人煙三百戶，街市半里長。前有溪，後有山，一年四季好風光。人物本秀麗，祇爲疫癘面色黃。不信藥，信鬼王，三角符囊貼衣裳。年產花椒五千斤，運銷三江大市場。」夜住街中一小客棧內，沒有被蓋，沒有飯菜，全由自己料理。子英爲我們燒飯並辦理一切雜務，居然井井有序。夜飯菜由向同志燒，店主婦作參謀，諸同志來往打雜，把一間清冷無比的客店，弄得有聲有色。

二十五日盥洗後出發，天氣陰霾，冷風刺骨，行五里，過老君關，爲飛越嶺的起點。又五里過馬跑石。又五里過高橋。又五里過三角坪，進早餐，有包穀粑可買，餘均有錢無市，鹽巴亦不易買得。又五里過寧口。又十里過二道橋，見男女數人正割黃鬚，互相歌唱，空山人音，更覺寂寞。又十五里過豐隆寺，破屋五間，闃無人聲。又五里過卡子——飛越嶺最高點，（另有報告）煙雨迷濛，步行不穩。又十五里到花林坪止宿。人戶五六十家，爲瀘定分縣，景象冷淡，死氣沉沉。夜住周家店子。

二十六日出發，行五里過鹽水溝，又八里過鷹角嘴，又二里過興隆街，又名龍壩鋪，人戶近百家，早餐後，再行八里過番邦門，削壁危崖，凶險萬狀！大渡河奔流其下，湍急之勢，如萬馬奔騰。又二里過冷磧，人戶百餘家，爲此段路線中唯一產米區。又十里過么塘子，又五里過甘露寺，又十五里過大壩，一塊沙坪，桑樹成行，人煙三五戶，遠看儼如畫圖。又十五里到瀘定橋縣城，駐有中央軍及川康軍甚多，民房俱已駐兵，無處投宿。中街一帶前因紅軍過境，已燒成瓦礫荒場。人戶二百餘家，多已遷避他處。我們投宿一普通民房，房主人初不許可，後經說明原委，始勉強邀准，在房

角及樓上空餘處，開一地舖，一夜即和衣而睡。晚餐食桃子充饑，老板娘不忍，將伊平日積存的兩升白米，賣與我們煮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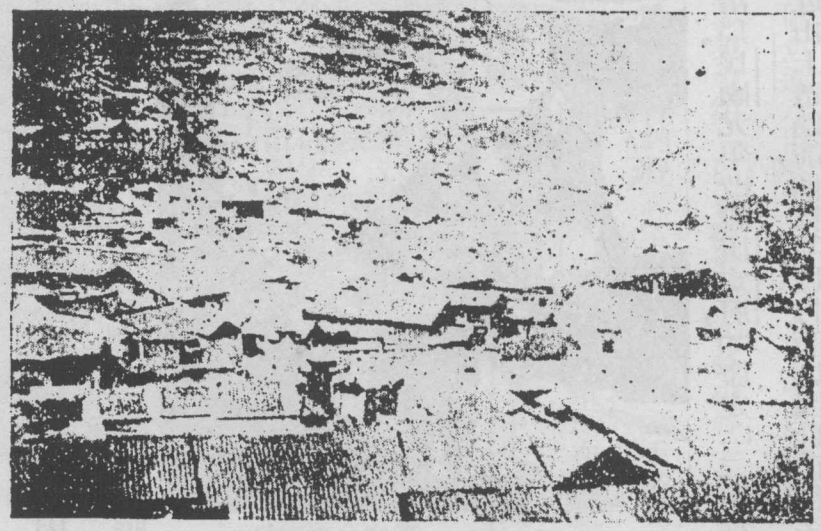
瀘定，即古魚通，元、明置土司。唐屬吐蕃，漢屬西羌。清初開打箭爐廳，始有瀘定之名。今寧屬冕寧縣屬的瀘沽河的正流即屬此。康熙四十七年建橋以聯絡川康交通。二月初三日立有碑記，記載瀘定橋建設端末甚詳：『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所屬之化林營，化林所隸曰沈村、曰烹壩、曰雞牛，皆瀘河舊渡口而入打箭爐所經之道也。有水經注瀘水，源出曲蘿，而未明知何地。按圖誌，大渡河水即瀘水也。大渡河源出吐蕃境，諸水至魚通河而會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源矣。打箭爐，未詳所始，蜀人傳係諸葛武鄉侯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兩宣慰等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被寇亂，番人竊踞西瀘，迄至本朝（清朝）猶阻聲教。頃者，點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大官，侵偪河東地，罪不容誅，康熙三十九年冬，遣發師旅，三詔誅經，四十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番隸版圖，鍋莊、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而西瀘之道遂通。顧入瓘心，經瀘水而渡瀘，向無橋樑。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下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霆矢疾，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地名安樂，擬即其處，仿鐵索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詔從所請，于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贏覆木板於上，而又翼以覆欄，鎮以樑柱，皆溶鐵以竣事。橋成，凡使命之往來，郵傳之絡繹，商賈之車徒負戴，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以上，深愜朕懷，爰賜橋名曰

瀘定，……設兵戍守。』由此碑看來，瀘定橋一名，即是康熙帝所命，瀘定縣因橋爲名，當必先有橋而後有縣，可見瀘定縣開闢爲時尙祇幾百年。縣並無城，二百多戶人家擁擠一處，與鄉場無異。位臨大渡河左岸，後依高山，無甚出產，一切粮食用品，俱仰給外來輸入，故物價特貴，尤以目前大軍雲集，所有粮食家畜，已都搜買一空，米、油、鹽、香煙、火柴、服裝、猪肉以及其他物品都由民伕向內輸送。瀘定橋已焚毀數次，目前又因紅軍過境，破壞無餘，現用竹纜數根，勉強搭成，行經其上，一彈一跳，下望河流，波濤洶湧，令人毛骨悚然！

二十七日早出發，過橋時，有軍士管理指揮，每十步間隔，過一人，身上不准帶行李。鍾同志在橋中因眼花撩亂，幾遭不測，過後頻道「駭死人！」沿河行五里過觀音岩，又五里過昏水溝，又五里過咱里進早餐，人戶十餘家，時有川康軍某部由丹巴等處退來，形狀狼狽如同乞丐。又五里過三杜坪，又五里過小枇杷，又五里過沙子灣，又五里過大烹壩，人戶二十餘家有一小街。時有康定電報局職員王君由瀘定回康定，正在此休息，彼此一見，即情投意合，結爲同伴。王君重義好客，我們此次在康定，住在他府上，所得幫助不少。由此啟行，出街口，忽見下面河中有「皮船」兩隻，來回渡客，船身不大，直徑約五尺，全用牛皮做成。每次坐六人，用畢即順手拖上河岸，將水晒乾，應用至爲簡便。五里過迴馬坪，又五里過冷竹關，有歌寫其實：「好個冷竹關，一條陡坡灣，兩岸相對立，一水流中間，水長不知源，岸高難見巔，上下行三里，猶在灣口邊。」又五里過大嘴上，又五里過大鼻石，爲大渡河、康定河匯合處。四面峯高壁立，險絕非凡！由此轉沿康定河上行，五里至瓦斯溝，天已傍晚，想在此寄宿，不料川康軍敗兵來此收容集中，民房全爲

佔據，我們毫無插足餘地。無法再前進至上瓦斯溝覓宿處，情形亦復如是，夜飯不得吃是小事，宿處不得却有些太難堪，幸駐軍爲中央軍李抱冰部，官兵多屬湖南人，向同志到一排長處商借宿地，排長聽說向爲鄉親，非常親熱，但又礙于軍令，不敢留宿營房，乃邀往一伕子住處，與伕子合睡。就地紮舖，以草席一床，木柴一束，作爲枕褥，合衣而睡，起初尚可支持，半夜後，氣候更冷，所蓋雨衣已不濟事，全身戰慄，脣齒相碰，無法祇好大家貼緊身子，互相擁抱，彼此以體溫，度過長夜。

二十八日出發，行五里過涼水井，又三里過頭道水，又二里過三道水，又二里過目的買得包穀米一升，煮而食之。又三里過黃泥崗，又五里過大河溝，又七里過水窩子，又三里過柳場，又五里過黑桃坪，又七里過新店子，又三里過打柴坪，又四里過小孫康，又三里過大孫康，又四里過菜園子，又八里到康定。入城時，受別動隊極嚴厲的盤查，當下栩於王君府上。此來所走多高山深谷，朝見山暮見山，朝朝暮暮，都是山谷，氣候寒冷，冷風刺骨，人煙荒疏，淒涼難耐，粗茶淡飯，辛苦非常，而受驚受氣，猶其餘事！



康定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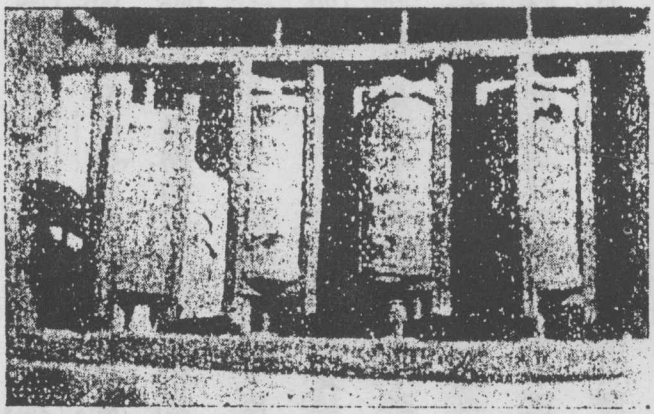
康定現狀

康定是康藏唯一大商埠，是目前中國邊疆的政治中心區，是川邊的門戶，是西藏吞納中國文化的咽喉。因而西藏人對康定很重視，中國內地人視康定爲西疆唯一生命線，誰都不願意退讓一步；尤其是某帝國主義教唆西藏人唱大西藏主義，將西藏、青海、雲南及川邊寧遠八屬，簡直劃入勢力範圍，以便貫通揚子江的勢力範圍，使我們非常傷心！爲要消滅這必然的禍患，我們不能不傾全力經營西康，爲要撲滅西藏無智者的野心，更不能不將康定建設成一重要的關防而鞏固之！我們並非故作危詞，無論理論與事實以及一切，都迫令我們不能不注意西康，開發西康，經營西康！

康定街市

康定漢朝名旄牛國，清朝雍正年，改置打箭爐廳，等於現在設治局。民國元年改設康定府，「康定」二字從此始。民初廢府制，又改爲康定縣。相傳諸葛亮遣將軍郭達在康定附近山上造過箭，稱打箭爐，打箭爐因此而得名。此話是否可靠，殊難證信。地在八百餘尺以上的高原上。爲川藏交通要道，群峯嵯峨，道沖胥溪，乃軍事必爭之地。傍山

爲城，山脚地勢稍微平坦，一河中流，水色清澄，惜無青山叢林，否則可以當「青山綠水」四字而無愧。縣分八區，一區在縣城及附近。二區木啞鄉。三四兩區中廠。五區阿太。六區瓦斯溝。七區魚通。八區弘玉。全縣二九九七戶，一四九六一人。藏番佔十分之五強，但多係熟番，面積約有六八二一方哩。教育多集中第一區；有縣立男女高小各一所，初小兩所，一在瓦斯溝，一在二道橋。康人人口稀少，戶口散漫，且視讀書爲堂差，教育經費又不充裕，全年祇六千多塊錢，故教育不發達。私立者英國教會辦有伊斯蘭中河小學一所，法國教會辦有康化兩級小學一所，成績反在縣立者以上。此外有省立西康師範學校一所，並附設女生部，國立中央政治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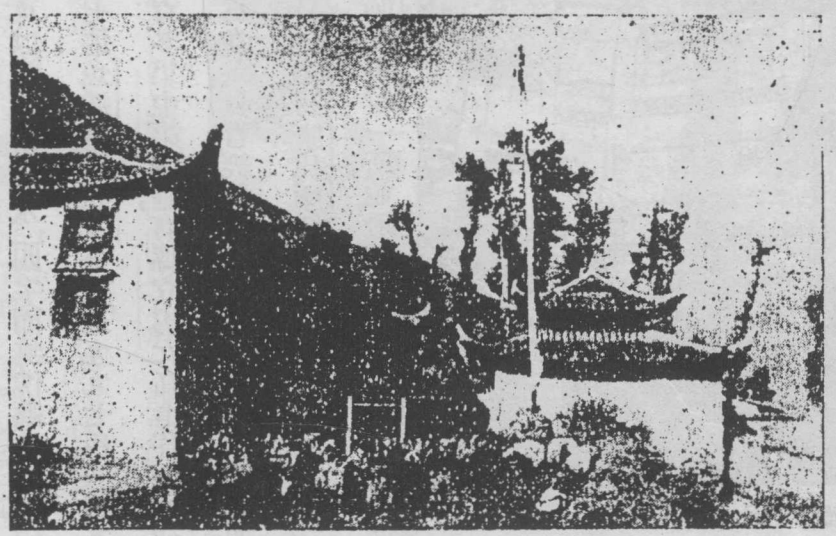


轉經

西康唯一的最高學府中央政治學校
康定分校校門

校康定簡易師範部一部，附設小學部，但經費有限，師資缺乏，學生無幾。最近中央軍李抱冰氏駐防康定，對康定銳意興革，很有欣榮氣象。縣長華浩然氏，係一穩健青年，住康很有年代，再輔以祕書洪師湯老成持重之士，襄贊一切，對康定如何規劃，如何建設，都有相當可取。洪氏現年七十二歲，住康二十多年，昔年追隨清末駐藏大臣趙爾豐氏，在西康當過知縣，對西康情形非常熟習。所苦者，祇是經費無着，行政費尚且朝不保夕，建設更是談不到。而藏番心目中祇有喇嘛，對政府措施，素不重視，甚至不相理睬，前途實很多憂慮！再加以交通不便，關山阻隔，內地政治，又鞭長莫及，政府勢力反不逮喇嘛雄厚，甚而連外國教會勢力亦遠在政府以上。若非積極開發交通，常駐重兵，委以賢員處理一切，應興應革事宜，一旦大西藏主義果眞進行不懈，前途必至不堪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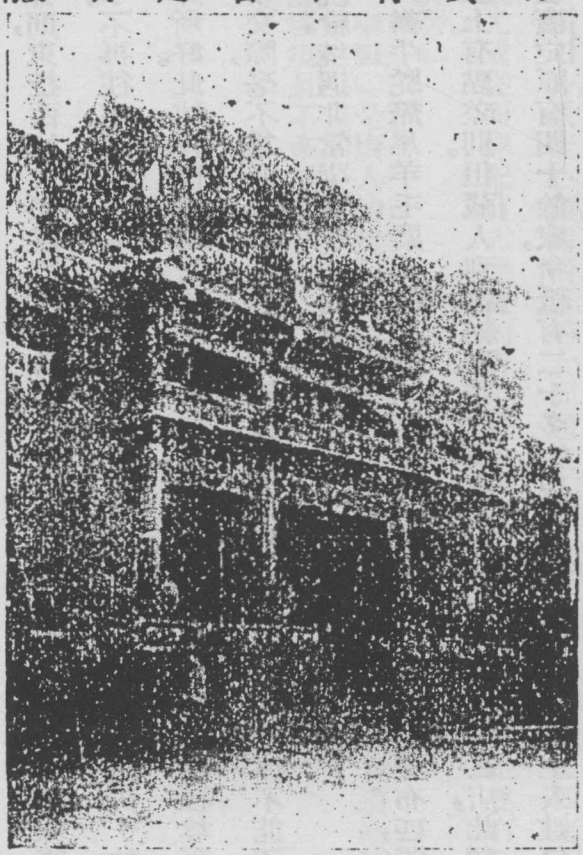
康定四圍是山，且無山不高，無山不大，雖秋高氣爽，山頂已大多積雪盈尺，銀光萬道，逼人眼簾，奇景非凡，非內地人士可以想像！但地當瓦斯溝、亞拉溝、仁達溝中點，高山深谷，怪風細雨，俱向康定



喇　嘛　廟

吹來，寒氣刺骨，冷不可當，朝夕如是；故雖至盛夏，也必身穿棉襖，因有「風窩」之稱。以我們此次經驗過來，並非虛語。藏番因之喜歡喝酒，我們住康期中，也無日不以酒取煖。不喝酒，即手足凍僵，麻木不仁，無異行屍走肉。

城內商店大小形式，貿易收入，與內地鎮市大致無異。雜貨舖佔多數，以前中央軍未曾駐康，生意很是蕭條，現在駐軍衆多，營業日益發達。但祇限於日常用品，如紙烟等吃等類，非康人正宗貿易。其正宗貿易，爲茶業、金業、麝香業、藥材業、皮頭業五大宗，尤以茶業最發達。每年貿易總額約一百二十餘萬元。金業、麝香業，約六十餘萬元。藥材業約十餘萬元。皮頭業約數萬元。經商者，幾全爲漢人，各省均有，以陝西人佔多數，祇靴鞋業多是藏番經營。分東西兩條街，以河流爲界，河東者總稱河東街，河西者總稱河西街。有四座大橋，一名將軍橋，一名上橋，一名中橋，一名下橋，橋下水聲淙淙，人常稱之曰東方威尼斯。河西有民政街（原名弓甲市，弓甲爲藏語，即鍋貼之意，北方人稱燒餅，因此街爲做鍋貼生意者的聚集處），陝西街、興隆街，興隆街後面，爲茶店街。北門河東有南內街，將



喇嘛廟正殿

軍橋街、馬市街、大石包、中橋、風窩街。商市以中橋街最繁華，以民政街最冷淡。此外有兩條神祕街，一爲西門北土坎，一爲北門水橋子。聽說民國九年以前，每夜常有番女結伴在此等街道守候情人，情人以漢人佔多數。進行方式，非常簡便，但不免有些野蠻，一見漢人男子行經此處，即如上海四馬路野鷄拉客的形勢一樣，不問三七二十一，拚命拉起走，男子不反抗者，猶能文明將事。否則，東扯西拉，大家幫忙，結果仍然抬豬似的抬到她們家裏去。既到家後，雙方不大合意，同宿一宵，翌朝即各自撒手，不再往來。同意者，則有極豐富款待，番女常因此誓以終身委諸男子的也常有。但必須男子健康有力，小白臉則非所好。此種行徑，幾爲當時公開的秘密，無人不知。藏番對女人素極尊重，不但不因此有傷和睦，而視此爲女人尋常交際，毫不爲怪，然有不少漢人，離家鄉過遠，偶遇意外事情發生，不能不忍心回去者，常留於番女不少痛苦清淚洗臉境遇非常凄慘！今日此風，因以大殺，已成爲歷史性的談助了。

藏人在康定多爲行商性質。由關外辦牛駝犛尾、羊毛、麝香、葯品運到康定售賣，再由康定收買茶葉、布匹，運出關外。在康定居留者，十九都漢化，僅服裝上有點差別。但藏人到康，絕不寄住漢家，必須住於藏人所開之店，此類店號名曰「鍋莊」（即漢語客棧之意）在康定原有四十餘家，今祇有二十多家。規模最大者爲瓦司碉主人姓包，已經亡故，現由夫人經理。夫人姓王，爲西康望族，北洋時代，隨父親在北平僑居數年，曾肄業於某中學，父爲國會議員，于歸時，始返康定，現年三十餘歲，能通中藏語文，漢語也說得動聽。我們相見日，夫人裝飾簡樸，穿藏服，梳分辮頭，以綠繩纏辮，滷施脂粉，內身穿雪白寢衫，眉清目秀，脣紅齒白，雖當中年，而風韻未減，不亞二十許人。言談謙和有禮，與

普通番女相較，相去很遠。全店事務，一手包攬，對外交際，也是親自出馬。數年來，店務居然不因夫故發生影響，且聲譽蒸蒸日上，全康人士莫不知瓦斯碉女主人的大名，更無一人不以與夫人一度傾談爲榮幸。然夫人外圓內方，冰清玉潔，雖每日周旋於羣雄之間，而從未發生曖昧事件，實爲番女中不多見的婦女。我們受伊款待，甚爲周到，飲以酥油茶而外，尙有若干名貴食品，可惜口味不合，祇能心領。對西康婦女問題，夫人見解獨到，曾說：『要使西康人不脫離中央，最好請西康婦女到內地去觀光，或從而擇配有志邊疆的青年漢人，西康婦女最忠於服務，祇要有心愛者加以鼓勵，即最勞苦事務也能代任其勞。』

西康是紅教「喇嘛」的大本營，「喇嘛」是康人的無形統治者，其權威非政府所能及。喇嘛本人，道高德重者固然有，但壞蛋也不少，說來恐不利於環境，且不多提。

西康婦女

一般的說來，番人的體魄，比我們西南方的漢人強健得多。番女也是一樣，雖然個兒比男的矮一點，但是她們結實的體格、氣力、精神並沒有比男的差多少，甚至比一般吃坐撈食的男番更強健、更耐勞！我們整天看到她們在工作，由早到晚，簡直沒有清閒的時間；在早餐前，她們要背一天需用的水，在背水時要唸着經，要磨一天食用的糌粑粉。早餐後，她們要去冷冰冰的山上打柴或牧畜，否則就蹲在家裏從事手工藝的製造，有時必須代男的担任貿易上或聯絡上不可少的交際事宜。晚餐前後她們的事務更麻煩了，而她們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也同時當然的降臨了，她要計算一天耗費的粮食，又要計算明天繼續的出納，更要爲全家老幼安排今晚的臥宿，但是她看看她的丈夫或親人也是否同她一樣的忙碌着計劃着，她就會馬上失望而覺到一些不自然的悵惘，丈夫是老愛坐在煨着酥油茶爐子邊數着唸珠念着經的，其他的親人從來祇會把眼睛瞪她，或互相談天，好像是與自己不相干；一句同情和體貼的話，很少在她的丈夫嘴巴裏說出來，整天的勞碌，沒有一點精神上的安慰和報酬，深夜時，甚至一個人孤淒淒地倒在一支角落裏，好像丈夫專爲做喇嘛的信徒，念喇嘛的經典而生的，對妻子沒一點愛護的義務。

番女比漢人並沒有什麼不文明，有人說番女是獷悍淫浪的婊婆，這顯然是說者主觀的錯誤。我們曾經和幾個番女交際過，從未看到她們有過獷悍淫浪的情形，她們有禮貌、有智識，溫和而謙遜。雖然有些因生理上的關係，

自然流露出熱情的表現，但她們的背景是極可憐的，沒有合意的對象來安定她的心，與乞丐向人乞求的情形有什麼區別！

她們的服裝，很有些古來漢裝的遺風，因此常稱我們的服裝是蠻裝，她們的服裝是眞正的漢裝。普通都穿長衫毬裙，但不穿褲子，因爲她不穿褲子有時竟失去上樓的權利。脚上穿靴子，是用西藏來的一種紅呢和皮子做成的，鮮豔奪目。上身穿的是開領的罩衫，衣袖很大，好像我們內地和尚所着的和尚服，貼肉汗衫多是白布做的，衣袖比外衫至少長五寸，爲的是要將這五寸白袖反紮在外衫袖子上面。頭上大多是紮兩股大辮子，盤分在頭上，紮髮的頭繩，分紅綠兩種，結婚的紮紅色，居孀的紮綠色。耳朵上穿着一串紅珠子，臉色紅得很好看，但有些太少洗臉的緣故，非常骯髒；有些則因爲怕山神忌嫉，故意拿紅糖乳茶酥油把面部塗黑。不過在康定城內的番女，因時常受漢人的感染，已經趨向時髦，不但只把臉洗乾淨，而且還塗上雪花膏。最近因爲內地的軍隊去駐得太久太多，交際的機會和範圍都無形擴充了，竟有不少的番女抹粉塗脂，比以前更裝飾得非常講究。

以母系爲中心的社會，在康藏似仍保存着頑固的基礎，番女不僅可自由行使固有的權利，而且在社會上佔有特殊地位。她們可以自由和任何男性交遊，祇要是出自她的心願，就是爲她的丈夫製造一個情敵，也與她榮譽上人格上沒有什麼損失。至于未出閣的少女，那就更無所謂了。在經濟方面，她們更有十足的權威，丈夫對商人做一件貿易，必先知會妻子，甚至貿易成交的最後決定權，也操於妻子的手裏。社會上許多交際的場合，多由婦女充

當主角男子好像祇站在配角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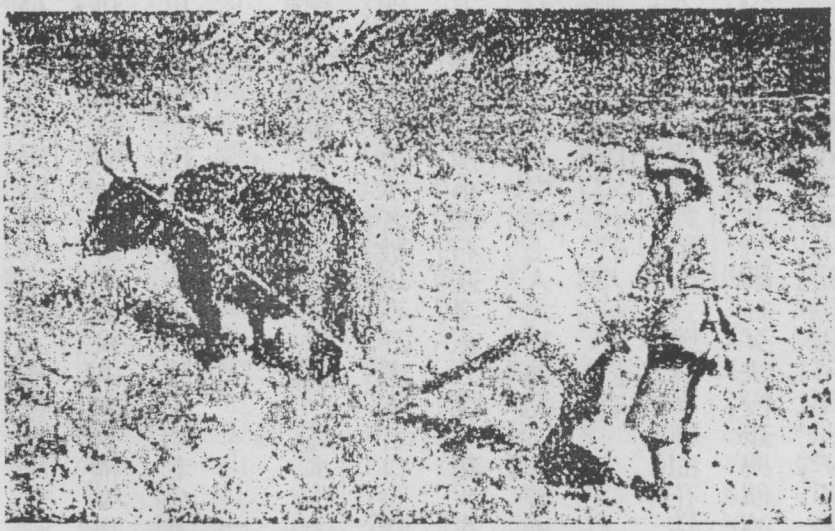
許多勇敢的番女，情願做多夫的妻室。她們嫁到一家弟兄最多的家庭，名義上雖是幾弟兄的妻室，實際上她是這幾個弟兄的無上領袖，有支配他們任何一切的權能。一位由關外僑居過來的老者告訴我，他在關外時，曾經看到秩序很好的一個家庭，家長和老伴已經七十多歲，一共有五個兒子，大的近五十歲，最小的三十多歲，五個兒子共娶一個年近四十的婦人做媳婦，媳婦將一家事務支配得有條不紊，非常完善。白天工作時，她督令五個丈夫均到她指定的場所去工作，絕不許彼此推諉和偷懶，夜間則依次輪流派定老大或老二在她的房裏值宿，沒有一點爭風吃醋的情形。一家和睦的同居着，直到如今仍然沒有破裂的現象。

但也有與此正相反的，有些有女無兒的家庭，不管女兒有多少，一個兩個三個甚至四五個，祇招贅一個女婿，一方面是女兒們的丈夫，一方面是女家的長工，白天爲女家從事生產的工作，晚晌聽女兒們的吩咐，按次盡夫婿的責任。許多青年人起頭很高興被人招贅作女婿，但經過一些時間就逃跑了。逃跑的女婿，若果被女兒們捉到了，就馬上給他一頓打罵，仍然關在家裏，一直到他病死或自殺，才重新覓一個替代者。這種怪俗，現在雖大部消滅了，而過去却是很普通的盛行過。

康定回來

十月二十八日到康定，住六日，於十一月四日折回赴四川。先是到康定，預備長住一個月機會可能時，還想出關去拉薩。孰知一到康定，風聲就不好，說共軍已逼近康定來，由康定出關去拉薩一帶，都被佔據着，已不能通過。同時拉薩方面，對本國人反不如對某國人好，常給以無謂阻難甚至無謂脅迫。當地軍政各界領袖都表示不放心，一再苦勸我們不必去，於是決定乘冬雪尚未全部封鎖飛越前，立即趕回來，一直往四川。

出發前一天，抽空看了幾座喇嘛廟，看了三處名勝，最後請藏女跳鍋莊。喇嘛廟構造形式，頗近西洋化；殿宇與內地佛堂亦稍有出入，中間供祖師像，並不供佛爺。祖師視各教教主而定；如紅教供蓮化身，黃教則供宗喀巴。喇嘛教有四種，一名紅教，一名黃教，一名白教，一名黑教。紅教爲老教，黃教爲新教，即如天主教與福音教之別。此外白教以文殊菩薩爲主神，黑教則屬巫教之類，爲普通喇嘛



西康耕地

所認爲旁門左道。四教勢力，在西康以紅教爲最大，在西藏以黃教爲最大。在康定駐節的西康宣慰使，即屬紅教首領。各教寺廟所在地，所有人民生命財產，幾全被操縱，人民絕少反抗，且甚而視喇嘛如神聖，處女的初夜權亦以獻與喇嘛爲榮。至喇嘛兩字的意義，與內地所稱長老相同，含有極尊重的意思，而現在一般人不察，將一切老少番僧俱稱喇嘛，未免糊塗。

康定名勝最著名的爲石乳，在電燈公司附近，內含硫磺質極多，水氣略溫。形勢奇古，非常壯觀。一爲水井子，水澄清如鏡，反照人物，清晰異常。康人大多飲此，專建有小院一處，每朝番女來此取水者，數以百計。老年者口裏唸經不絕，少年者天眞活潑，哼唱歌謠。爲一龍虎石，爲一平常大石，惟頂上略平處，堆積小磯石甚多。土人說凡想生育男女，必來此處投以石塊，中者有，否則無；土人堅信不懈。我們亦各投石塊三枚，一一中的。土人大笑，連道恭喜，聲稱每人必得三子，姚向二同志乃問其無妻何從生子？土人立說願代介紹，但須長住康定。我們乃一笑置之。

跳鍋莊爲藏番普通娛樂。其方式以番女若干人與男番若干人，對唱情歌，成對舞蹈，姿式雖有多種，而花樣很是簡單。跳時毋論室內露天均可，場中置酒一罈，邊喝邊跳，酒愈喝得多，跳時愈起勁，其舞蹈好歹快慢，幾與飲酒之多寡成正比例。屆時番女俱必衣新衣，盛裝迎人，巧笑輕語，與內地舞女有異曲同工的本領。但以不穿褲子，不若內地舞女可將裙摺舞開，常小心翼翼顧及裙子，姿羞作態，非內地舞女可及。此外有一特點，即番女毋論貧富老少良莠，都普於跳鍋莊。平時一有集會，即舉行一次。有時亦可受僱，但須餉以美酒，並送禮物稍許。

四日出發，行五十里，宿日的。人戶約十餘家，淒涼景況，儼若荒墟！客店主人很客氣，送我們一碗青草和豆腐。晚晌給每塊人（西康土語，一塊即一個）一條薄被絮，算是入康以來第一次磕頭的優待。經早行十五里，經瓦斯溝，爲康定河、魚通河（大渡河上游）分水處，人戶二三十家，被潰軍紮滿，人民逃避已空。我們無處買食，早餐在一破屋休息幾分鐘，拾乾柴一束，就地下燒開水兩缸，分而飲之，亦津津有味。又十五里，過冷竹關，人戶七八家，亦駐有軍隊，情形混亂，無我們寄足地，飲食更無法購買。忍餓前進，時以口液潤喉。又十里，過大烹坝，人戶二三十家。駐軍一團人，兵慌馬亂，情形較前尤爲緊張。一軍官說共軍今日即可抵此，前線已不支，多數敗退。正說間，對河槍聲突起，約百餘人，由對山跑下，狼狽之狀，一望即知爲敗兵，跑至河干，大聲向此面川軍求救，要求以渡船渡河，駐軍不允，立時佈防汇干，答以不准渡河，可沿河直下瀘定。潰兵怨聲冲天，擾嚷而去。軍官乃勸我們留此暫觀動靜，不必前進。我們猶恐守軍斬斷瀘定橋，交通隔絕，反多不便，仍主前進。乃繼續趕路。又五里，過沙灘，居民紛紛逃難，揚言共軍已在對河山頂，多如螞蟻，不知其數。我們立定視之，果見對河山頂上一條黑線，徐徐蠕動；又一隊潰兵，沿河奔下，形勢洶洶，前途危險，想見大半。然同志均認爲戰區在前，攻防情形，不可不看，以增加見聞常識，仍不顧一切放膽走去。由此一路，但見駐軍動定不一，或佈陣以待，或構築工事。又十里，過傘槓坪，人戶一家。一幫民伕，迎面前來，形色驚惶，一見我們即大聲告稱「不要去！不要去！」詢其所以，答說共軍已佔瀘定橋，與中央軍川軍正在衝鋒肉搏，前進十分危險。我們一笑置之，依然趕路，民伕唉惜不置。又五里，過小烹坝，果見對河谷道村，共軍蜂擁下山，數約一團人，直向瀘定道

上奔去，時僅數分鐘，即聽下河槍聲大作，衝鋒喊殺之聲，響激山谷。下河守軍聞係中央軍李抱冰部，平時對士兵有兩種特別訓練，一爲爬山，一爲描準，故槍無虛發。共軍對子彈珍貴異常，非至必要地方，絕不放槍。故兩軍雖激戰多時，而流彈很少。此時我們對河相望，河寬不及百尺，兩軍交鋒，都歷歷在目，槍林彈雨，雖屬危險，而精神特別興奮。觀戰移時，共軍改變戰術，一部退回，復上山頂，由左翼迂迴包抄，一部仍頑強對抗，歷時祇數分鐘，包抄隊即逼進中央軍，於是又大戰刻餘鐘。中央軍仍沉着防守，專以火力對付，大炮、機槍、步槍、炸彈，一齊施放，共軍終於被迫退回原處，折返谷道村。然自始至終，從未見其慌忙紛亂。轉瞬已屆黃昏，雙方休戰，我們乃趕到咱里止宿。當地人戶十餘家，多數逃避，軍隊絡繹不絕，伕馬連串不斷，我們住一小飯舖，夜以木柴枕頭，草蓆舖地爲床。一日飢餓，至是乃以重價買米七斤，煮而食之。飯尚未熟，先喝米湯一大桶，先壓下飢火，然後從容買青菜一大捆，以鹽煮熟，用以佐餐。翌早繼續起行，未及五里，對河共軍又復進攻，但不激烈，意在牽制，大部已向大全方面進發，中央軍不追擊，不反攻，祇固守碉堡而已。我們乃得從容趕到瀘定橋，渡過河北。此行經過戰區凡三日，危險時有，忍飢奔走，體力減損不少，每日平均未曾食足一升米、一兩油、一兩鹽，但精神始終未受任何威脅挫折，可謂旅行以來，最值得慶幸的一回事。

逃奔成都

十一月五日山咱里趕過瀘定橋，破站直到龍堪舖止宿，計程七十里。昨日路上聽說瀘定橋已失守，橋已斬斷，今日到達瀘定橋時，氣象雖亦緊張，但不如謠傳之盛。駐有中央軍李抱冰部一旅，官兵況旨，居民依如泰山，惟逃避者已不少，十室九空，景況慘然。我們過橋，付受極嚴厲的檢查，駐軍均全副武裝，戒備森嚴。在城內稍息，即去會縣長和駐軍旅長，旅長已去前線督戰，僅得與縣長晤談半點鐘。據告：「瀘定面積，縱長二百里，橫寬一百里，人口五千餘戶，漢番雜處，城區占兩百餘戶，現燒去大半，祇有九十餘戶。宣統元年，設立縣治。目前縣府組織，分財政、教育兩科，並一保安隊。每月經費四百二十元，職員三十餘人。司法費，每案收四千五百文，訴訟費一元零十二千。承審十二人，兩房司爺十人，經費完全自給，由訴訟人方面取來。教育經費，每年約兩千元，辦有小學三所，初小十一所，教員月薪一百五十千文。但此刻大軍壓境，戰禍不已，地方已山窮水盡，財政困難萬分，所謂教育費，不但毫無着落，並縣府辦公費，亦非常拮据。」龍堪舖居民搬走大半，所餘都是窮光蛋。其實這一路居民，大多貧苦無告，恆產所怕者只是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故雖貧民老弱，亦相率逃亡。我們一夜數驚，居民心慌意亂，謠言烽燧，自相驚擾，忽而說共軍今夜必來龍堪舖，忽而說共軍已襲進化林坪，心驚肉跳，徹夜不安。

六日，佛曉即動身，趕到化林坪，預備買早餐，孰知冷烟妻火，居民逃亡殆盡，無法，自己隨便走進一家店舖，以非

水一桶，煮茶當飯。時高山雪已盈尺，冷不可當，不敢長留，飢火稍壓，即繼續前進。過飛越嶺，一路不停，直到宜東止宿，計程九十五里。山路崎嶇，腳板皮爲之起泡。宜東居民亦大多逃避深山叢林，街市冷落，猶如荒墟。所幸前客店主人，尚未逃奔，爲我們買來買菜，得飽吃一頓。夜間寒風刺骨，和衣而睡，以稻草滿蓋身上。

七日由原路折回清溪，計程七十五里。原住客店，已駐軍隊。老板娘派人爲我們另找客店，直到深夜，才找到一家腳子店（平日住伕子的客棧，俗名腳子店）店少人多，樓上樓下佔滿。幸店主婦殷勤招待，溫飽無慮。在此休息兩天，將寄存松鶴店的行李取回，大家換洗一新。入康以來，未得勤於換洗，衣褲滿生白虱，各人找得不下五十個，今日松鶴店老板娘含淚前來，告訴丈夫李松山先生日前被派出所所長逼而自殺，要我們代爲伸冤。據告：『清溪行營運輸處第二派出所所長某君命李徵民伕二百名，運米上瀘定縣，不意行至中途，某又派人追回，聲稱瀘定情況不佳，民伕大駭，居民亦驚惶失措，頃刻逃散。未幾，某又命李速徵民伕二百名，限八點鐘內徵齊。李至是大感棘手，無法應命，因民伕散避各處，徵集不易，乃將情由哀告所長，准予寬限，所長不但不體恤民情，反認李有意規避，即令弁兵亂打，隨又親將李亂打一頓，仍責令於限時內徵齊。』李年已七十餘歲，爲本城年高望重之人，現任團總，勇於負責，居民敬之愛之，而今受此奇辱，且遭無理壓迫，自覺羞於見人，乃竟吞烟自殺。本城紳商，羣動公憤，然敢怒而不敢言，如是而欲得邊地民心，何異緣木求魚！清溪因係山間小邑，一切縣政設施，頗多簡陋，又值軍事時期，兵慌馬亂，縣

十日出發，鍾同志因奔忙過度，一路風霜，苦不勝言，已患感冒，僱滑桿轎一乘（兩人抬的轎子），代步，因共得八人上路，前呼後擁，亦不亞委員下鄉。沿途居民，杯弓蛇影，咸認爲我們是某城縣長，逃難來此，又不禁膽戰心驚，相顧失色！戰禍之烈，有如此者！出北門即登大相嶺，城內城外，軍隊來往不息，或築工事，或任勤務，至爲紛忙。上嶺行五里，過楊哉門，又五里過盤角，氣候愈冷，坡勢漸陡。又三里，忽見冰雪遍山，死屍數具，下身被野獸食光，狀極慘酷。又二里過草鞋坪，爲大相嶺頂點，有人戶三家，但冰天雪地，雲霧瀰漫，已不辨東西。又五里過三道灣，又五里過長老寨，又五里過蟹子坡，又五里過板房，又五里過大關，又十里過小關，又十里到黃泥舖止宿，計程六十里。當地人戶有一百七十餘家，人心惶惶，絕少生趣。特產有紙和煤、鐵三種，紙年產六千餘馱（每馱六十斤）煤炭年產萬餘擔（每擔百斤）鐵年產三千餘担。

十一日，早起即起行，經炊市舖、大通橋、安菁堰、古佛碑、和鈞閣、花溪橋、鹿鳴堰、到榮經縣城，計程四十里。此路人烟逐漸稠密，五里一哨，十里一塘，氣候亦轉暖溫和，地形開擴，眼界寬暢，山林青秀，溪流縱橫，比之入康一路，禿石礁峯，懸崖絕壑，令人舒暢得多。近城一帶，凡有人戶處，即有字紙爐一座，可想見文風之盛，又節孝牌坊，琳琅滿目，在他處亦屬少見。可惜城內居民多已遷避一空！據說共軍已攻佔天全，現離榮經不過三十餘里，頃刻即可到達，以是靠得滿城風雨，一若大禍即將臨頭，各個五心無主，徘徊街頭者有之，竊竊私議者有之，長吁短嘆者有之，呼天號地者有之，慘狀難以形容。我們寄宿一小客棧內，僅得空房兩間，油燈兩盞，此外別無所有。往訪縣長，縣長臥病，由一秘書

代見。談話間，忽聽府內喧嘩不止，聲勢洶洶，秘書愁眉失色，莫知所措！我們以爲是共軍臨城，立卽出看究竟，原來正是一位行營運輸處派出所的所長老爺打罵縣府職員及區公所人員，指手頓足，八面威風，口上聲聲『我們中央軍前來爲你們解除痛苦，不供給伕子，是何居心。』職員則稱：『伕子早已徵完了，叫我們向那裏去徵！請所長原諒寬限，讓我們設法去徵！』所長並未動容，仍打罵不休，初尙文明將事，賞以耳光，繼之以拳打脚踢，毫不容氣。我們不忍再看，卽時辭出。行營運輸處的人員有如此威武凶狠，與前淸的欽差大人有何區別，殊令人費解。

榮經縣因縣屬有榮、經二水，故取名榮經。城池早已廢塌，有街二十四條，東西正街及北街較繁華，現改修馬路，路兩旁柳樹成行，頗爲壯觀。全縣人口約有八萬餘，城區佔三四千人。而積東西縱長一百七十餘里，南北橫廣約七八十餘里，分三區，爲川省三等縣。出產有鐵、銅、煤、茶葉、荷子、沙罐，農產以玉蜀黍爲大宗，穀米稀少。據案外人調查，本縣煤鐵之富，在全中國數一數二。茶葉爲本地大宗特產，銷售於雅昌與西藏一帶。沙罐製功精妙，全國著名，用以炒乾蠶豆，味香無比。

十二日出發，經康寧橋、麻柳舖、潘安墳、觀音舖、八步石、紫石、對岩，到雅州，計程八十七里。近雅州時，卽見細雨濛濛，所謂「淸風（淸溪）雅雨（雅州）乾榮經」確實不虛。雅安爲川康軍二十四軍軍部所在地，防衛更嚴密，大軍雲集，多數住城內，所有寺廟教堂民房，俱完全紮軍隊。幸遇老友杜大德君，才得安宿處。但駐軍對我們很懷疑，糊裏糊塗地剝奪了幾小時自由，第二天一定要我們出城，說是共軍已在城郭附近活躍，戰事馬上會爆發，住在城內受危

險，而且也不便作調查，還不如即早出城另到別的安全處，比在雅州受困強得多。其實就是將我們驅逐出境！

雅安，舊名雅州。爲川西一大重鎮，當川康、川滇交通要衝。北臨雅江（亦稱青衣江），南靠大山，地勢高低不平。城周圍十餘里，居民約五萬餘人。街道新闢馬路，舖以水門汀，兩旁栽有柳樹，尙稱美觀。惟房屋矮小，高大者僅幾所公私機關與天主堂、福音堂、十字架尖塔聳入雲表。繁華街道，在省道署附近。貿易輸入以西藏輸入的藥材、毛皮爲大宗，輸出以茶葉、布匹、食鹽爲大宗，但布匹、食鹽並非本地出產，茶葉則爲本地一大特產；分粗細二種，細茶多銷售本地附近及內地建昌一帶，粗茶則輸出西藏一帶，原料不如細茶精緻，製法簡略，不問老葉嫩葉，隨便摘來，烘焙使乾，以厚紙數層包裹，裝入一竹織桶中，每包重二十斤，交山背力搬運。每年輸出約二百萬斤。粗茶又分金光、金玉、金庫、頂茶四種，金光價貴，頂茶價賤。此外竹筍亦爲本地特產之一。

十三日中午被迫夾於難民中，逃出雅安，沿江直下，天雨泥濘，困窘難行。對河即爲共軍，幸未放槍，否則生命不保。行十五里，至大興場止宿。一路但見逃難者扶老攜幼，連綿不斷，哭聲載道，附近砲聲隆隆，淒慘情形，無法形容！大興場居民早已逃避，十室十空，僅同荒墟。我們無處棲身，擇一空大民房寄宿一宵，向逃難者某君買得粘米半碗，煑湯果腹。在地板上和衣而睡，不料更深人靜，忽然有脚步聲，響山遠而近，一黑影向內房走去，未幾即聽內房嚷嚷有聲，衆各大駭，起身入內一看，不禁毛骨悚然，突見一物奔逃而去，頃刻不見，內房睡有一人，久呼不應，近前一看，原來是一死屍！眼睛突出，張口露牙，臉色雪白，始悟剛才所見爲一大狗，狗或爲死者所養，時來探望，上床下床，不免嚷嚷

有聲。衆退出再將全屋巡察一遍，至一廳堂，又見棺材一具，蓋猶未封，注視內面，亦有女屍一具，腥臭撲鼻。時淒風苦雨，燭光黯淡，如身處鬼域！當即退出，驚恐之餘，無法入夢，乃坐以待旦。

十四日一早啓程，仍與難民男女老少數百人同行，天雨不止，舉步艱難，婦女號哭連天，砲聲仍不絕於耳。經草堪、裏脚灣、竹井關，至羅坦止宿。人戶三百家，十九已逃光。當夜住一客店內，店主人已逃亡，無人主持，各人自理膳宿。我們幸得女客賞光，夜餐得飽吃一頓，因沿途不少婦女與我們同行，受我們保護照料。

十五日，經徐嘴、止戈、石杜子，至洪雅縣城止宿。滿駐軍隊，秩序紊亂，居民大半已逃往他處。但零吃攤子不少，我們得又飽餐一頓，慶幸不置。今日一路所見，俱屬人口富庶之區，田疇萬頃，阡陌縱橫，青山綠水，景況之佳，比江南猶過之無不及。城內人戶三千餘家，平時繁盛街市爲衙門口一帶，特產有白蠟、絲、布等。

十六日經南安場，至夾江縣止宿，沿途遇二十軍傷兵多人，紀律尚好。但某軍官誤認我們爲共軍，因途中曾抄寫碑記，鬧了一場小風波，幸得旅長劉次乾君明達事理，未釀禍端。抵夾江後，情形約略轉好，人心稍爲鎮靜。

夾江故城，在縣北，唐徙今治。因兩山對峙，一水中流，取名夾江。全縣面積：縱橫七十餘里，人口萬餘戶，城內占六千餘戶。分三區，爲川省三等縣。每月經費六百元，八折發放，實數祇四百八十元，連地方補助金月收千一百餘元，共計一千五百餘元。職員共三十餘人。特產有紙，以前年產二百萬元，現因日本紙傾銷，加以紙質不佳，銷路減少二分之一。糧食以米爲主，但不够全縣食用，僅可維持八個月，尚須仰給洪雅丹稜二縣補足。有完全小學四所，初小四十

二所。古跡有千佛岩，地勢極扼險要，山巒水活，風景天成。農民貧苦原因，最大者爲粮稅苛重，農民與地主常將一年所得盡以納官，猶不足數，比比皆是。民十四年後，防區制時代，每年徵粮十餘次！夾江已徵至民國六十餘年。今年中央與省府雖極力體恤民苦，但亦徵收七年半；計有粮及附加二年，正粮三年，剿赤捐一年，善後公債、保安捐一年，地方政府行政費用一年半。佃農占全縣十分之六分租，地主佃農對分，小收則歸佃戶獨得，但收穫不多。

十七日經雙福場，至峩眉縣城。本縣因枕峩眉山東麓，故以名之。「峩眉山水甲天下，」到四川者，不到峩眉山，等于不到四川一樣，我們因而暢游峩眉山一趟。（另有報告）

十一月二十四日，游峩眉歸來。因此行繞道過遠，經費超出預算。即日趕往嘉定直奔成都，所經地方有嘉定、劉家場、眉山縣、新津縣、雙流縣。於十二月一日抵成都。此行所經各縣，行色匆忙，未及詳細調查各地縣政設施，但所聞所見，大致與夾江相同。來往軍隊頻繁，雖不如洪雅一帶萬分緊張，然亦形成非常狀態。居民恐慌，無多生氣。惟各地特點不少，顯著者如：峩眉縣屬人物秀麗，尤以婦女蛾眉俊眼，體態活潑，嘆爲少見。

嘉定，又名樂山，風景秀麗，爲全川之冠。郘博云：「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境內名勝，首推九頂山的凌雲寺、蘇子樓，爲蘇東坡讀書處，大佛寺，有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目廣二丈。烏尤寺，內有爾雅台，爲郭舍人治爾雅處。陳莊花園等都是極幽雅生動的名勝區。物產以絲織物爲主，樂山大綢，名著全川。特產有白蠟。

眉山，舊稱眉州，城周圍十三里，居民六萬餘人。縣政設施有一特點，街道每隔一里，置有木製方匣一個，放在街

旁，爲行人吐痰之用。名勝有三蘇祠，即宋代蘇洵、蘇軾、蘇轍的舊宅。

此外綜納這一路特點，尙有如下幾點：

(一)由康定直到成都，無地不看見天主堂、福音堂，每至一地，別的建築物尙未看見，總先看見教堂巍峨壯觀的塔尖。而地方官吏對於地方情形，反不如外籍教士熟習。

(二)康定至雅州一段，地瘠民貧。雅州至成都一段，物產豐富，人物秀麗，土地平衍肥美，但農村破產已達極點，情願不要田地而逃到外省去的農民不知若干，原因就是苛捐雜稅，使民不安生，無法生活。

(三)兵慌馬亂，無一處居民得過安靜日子。

(四)軍隊與民衆，幾如老虎與綿羊，民衆是羊，軍隊是老虎。

(五)青年出路多認爲是當軍官。婦女出路多認爲是當太太，最好是團長以上的姨太太。

三座名山

小相嶺、飛越嶺、大相嶺是川康三座著名的大山。凡旅行這一帶的人，對這三座名山無不存留極深刻的印象。我們此次在川邊經過小相嶺，在西康經過飛越嶺，在川西經過大相嶺恰是秋冬時分，三山各有不同的景緻和特色，使我們難於遺忘！

經過小相嶺時，正是十月十三日。可謂秋高氣爽，而當天却非披羊毛黑毡不可。由山南脚底九盤營到嶺上，行程三十里，坡勢漸來漸陡，但不及山北險峻。由嶺北下坡行二十五里到小哨，坡勢轉灣抹角，形同長梯，雖路道鋪有石板，不受滑跌，然已凹凸不平，坎坷難行。初登嶺上，滿天雲霧，不辨東西，所見祇是糊塗一片，十步之內，非相互擊掌，不知遠近。但轉瞬間，雲開霧散，頓時日光千道，照耀全嶺；遠眺四週，大小山峯，星羅棋佈，奇古者有之，秀麗者有之，凡突者有之，形形色色俱來眼底！嶺上除一哨堡以外，別無人戶，夷兵十餘人圍火而坐，或高歌，或鼾睡，而貌猙獰，舉動粗野，令人見而却步。但此景不常，未及十分鐘，又見一朵烏雲，蜂擁而來，將全嶺籠罩，與先時景象無異。此時我們若身騰雲海，脚下雲霧環生，不明高低，但聞夷兵歌聲，而外絕少聽覺。夷兵歌聲淒厲，若泣若訴，所謂塞外悲音，其哀惋想也不過如是。嶺南九盤營有人戶四家，做小買賣營生，夷兵一棚，守卡保商，此外全無人煙，沿途碉堡連接，但無人駐守，徒增荒涼景況。聽說前數年，夷匪在此橫行，官兵累次剿撫，俱遭敗北，後竟無人通行。然此路適爲滇川康三省

要道商旅極多在無可奈何之中常集結數百數千人身帶武器或集資請兵護送，勉強通過；但常遭夷匪襲擊，生命財產仍無十足保障。官兵又極懦弱，一見夷匪，即先行膽怯，而每次護送費則又非常苛求，動輒百元數百元數千元不等，如與夷匪小有接觸，所有傷亡及武器消耗費，仍責成商旅賠償。此等款項，均入官長腰包，至士兵沿途茶煙小賬，還是商旅供奉，商旅苦不堪言，多情願冒險通過，然十九均難幸免。官兵不但不負責任，反「幸災樂禍」，以商旅吝嗇多遭搶刼爲敲竹槓的絕好機會。現此嶺治安由西昌夷務局負責，該局局長鄧秀廷，精明能幹，以「以夷治夷」方策，招募夷兵征剿夷匪，夷人畏之如神。目前九盤營所駐夷兵，即係鄧氏所派。但夷兵火食無着，常向過路商旅需索，每人銅元數枚，每馬一角數角不等。我們經過時，夷兵突然排隊表示歡送，臨別我們以未給以酒資，亦頗表不滿，然未多事糾纏。嶺北有碑記；大意「小相嶺在越嶲南七十里，與大相嶺同爲諸葛武侯所開，故稱大小相公嶺。」

飛越嶺，又名飛月嶺，頂上名烏鴉嶺，今統稱飛越嶺。爲川康通衢要

夷兵

道。在宜東鄉西，在化林營北。（瀘定分縣）由宜東至飛越嶺，行程五十里，都是高坡陡路，崎嶇難行，但風光爽暢，雖苦亦樂。惟自豐隆寺至嶺巔一段，不易行走，上下幾非爬伏不可。毋論晴雨，均大霧瀰漫，不見天日；氣候驟然下降，常在零度以下，冷氣刺骨，微風細雨，泥濘潮濕，一失足即斷手折足。嶺上高山大樹，翳翳黯淡，陰森恐怖，非筆墨可以形容萬一。人煙絕跡，禽獸少見，雖有熊狼，亦很少出遊，但聞聲息而已。頂上有小坪，縱橫兩丈餘，建有碉堡一座，番年藏番入貢，即在此辦妥一切手續，始准通過。我們入康出康兩次均在十一二月之間，幸得軍伕衆多，日必數百人同夥而行，聲威壯甚，未受任何困難。惟見沿山死馬觸目皆是，不免稍有感喫。聽說：「人馬通過此山稍一疏忽，即常遭山鬼襲擊，迷路不知所出，常因致凍餓而死者，不知其數！」我們出康時，已冰雪滿山，以杖擊冰，嘩哪下墜，每人食冰一塊，高歌長嘯，四山響應。同行俱膽戰心驚，猶恐觸怒山神，遭禍不小，而終無絲毫響動，不禁大笑下山。

大相嶺在清溪縣北，古名邛崍山。相傳諸葛武侯昔年征蠻駐節於此，故稱大相嶺。爲川、滇、康交通要道。山之高峻，每至盛夏，猶見冰雪，路道崎嶇，大都下臨絕壑，上倚懸閣。人說：「蜀道之難，于斯爲極。」可見一斑。由下至上，共有九折，二十盤。登山者，常有三戒，一戒大聲說話，一戒嘲笑山神，一戒不穿鞋襪。凡人在山上大聲說話，立刻風雲變色，冰雹雪塊，一齊襲來，人即死於非命。此說雖近神話，但有相當理由，緣山高氣冷，冰塊易於凝結，一旦人聲衆多，溫氣冲天，冰雹即時溶化下降，以致冰雹紛飛。至嘲笑山神，完全迷信所致。不穿鞋襪，其理易解，因山上冰天凍地，不穿鞋襪，脚趾凍僵，難於行走。我們此次過山，所見氣象，大致與上述情形相符。最高一段，滿山是雪，煙霧瀰天，人鳥絕蹤，頂

上有人戶兩家，售買麵包。但寒氣侵人，袖手裹足，手腳都已麻木，雖餓也不敢輕易伸開。山壑下死屍數具，被狼噬虎吞，祇剩肢骨，狀極慘酷。此等死屍，傳聞係軍隊沿途所派民伕，負重致遠，饑寒交加，上山無力，中途倒斃者。此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

踏雪遊峨眉

出峨眉縣南門，步行五里，到聖積寺。有大黃葛樹二棵，樹大根深，枝葉可蓋到一畝多地。旁邊有老寶古樓，掛着一口銅鐘。據說有五千斤重，是明朝嘉靖皇太子所鑄。峨山十景裏的聖寺晚鐘，就是指這口鐘。此外有一座銅塔，身高一丈多，共十九層，上面刻有華嚴經和佛像。對于這兩件古物，中委吳稚暉遊山時，曾寫有對聯一幅，聯云：

「洪鐘獨吼，珍塔挺奇。」

又三里多，至保寧寺。寺前也有黃葛樹多株。再前經過觀音閣、藏店子、龍殿、光明橋、鳳來橋、約計五里，到報國寺。建築宏壯，內部整齊清潔。今夏軍委會將委員長召集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公務人員，在此舉行軍事訓練，設備費共約百萬元，規模不小。現正把臨時建築物拆卸，搬去成都軍分校。又三里，到伏虎寺。中經虎溪橋後，松竹夾道，景色幽靜，可惜殿宇年久失修，羅漢堂供着的五百羅漢，灰塵滿面，毫無莊嚴氣象。據說此地以前虎狼常道出沒無常，果和尚造寺鎮壓，果然虎狼絕跡，因此名爲伏虎寺。但此種傳說，恐係附會之談；照理造此座大寺時，往來工人必然很多；既已竣工，居民因迷信傳說香火自然很盛，豺虎僅能欺孤獨懦弱的人，既見香客成羣，朝拜不絕，當然隱躍潛逃，另謀出路，以致虎狼絕跡，此說或能近乎情理。

出寺左後行，經無量殿，過涼風橋、解脫橋，到雷音寺。古名解脫菴。離城十六里，無甚可觀。出寺，登解脫坡，坡形如

「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

據說水漲時候，兩水冲在石上，浪花飛濺高及三丈，眞是奇觀；此卽峨山十景的雙橋清音。兩水一名白水，一名黑水。

從閣後右首上山，至牛心寺。寺新建，佈置很好。有橫匾一幅，寫其形勢。牛心頂在其後，黑、白二水環抱於左右。

從寺右上坡，到鵝項頭；再上猴子坡，共九百四十餘級，到會佛寺。遠望羣峯屏列，古刹隱約；俯視黑、白兩水，眞如兩虹。再沿猴子坡上一千四百七十餘級，到中頂大坪寺，峨山十景的大坪霽雪，卽指此。惜當時雪已溶完，未得奇觀。寺有記云：

「上千佛樓，則雕雲鏤月；下羅漢堂，則竭巧窮精。」描寫得相當確實。聽說：「從前有虎夜巡更，蛇不傷人」的怪異。下蛇倒退坡，計三千四百三十餘級，至積善橋。其陡險名實相符。過橋，上八百九十餘級，中有「洞天首步」木牌坊一座。再上四百三十餘級，到古洪椿坪。卽峨山十景中的洪椿曉雨。有長聯一付，比雲南大觀樓的長聯，更多二字；不知出自何人。洪椿坪的形勢、歷史、古蹟、風景怪異，無不形容盡致。聯云：

「峨眉雖不成山，到洪椿，看四壁蒼茫，瑩然天池陰屋，冷然清音當門，悠然象嶺飛雷，峻然龍溪濺雪，羣峯森劍笏，長林曲徑，分外幽深，許多古柏寒松，虯枝偃蹇，許多琪花瑤草，錦繡斑斕，客若來游，總宜放開眼孔，領略些曉雨潤玉，夕陽燦金，晴煙鋪綿，夜月舒練。」

「臨濟宗無慈聖題公案，數幾個老輩，遠哉寶掌駐錫，卓哉繡頸結茅，智哉楚山建院，奇哉德心咒泉，千衆靜安居，淨業慧因，華生精進，有時機鋒棒喝，蔓語拋除，有時說法談經，蒲團參究，眞空了悟，何常障礙神通，纔感化白犬啣書，青猿洗缽，野鳥念佛，修蛇應齋。」

又有一聯很是詼諧而可供我們修養上的取法。聯云：

「開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無所不容。」

在此進午膳。再出寺向左後行，上一千五百八十餘級，復平行山腰間。一路左有削壁，右有深壑，景色更是清幽。向同志戲作猿鳴，一時猿聲四應；一會兒，但見山頂上下來十來隻，在竹林樹枝叢中，跳來跳去，活潑非常！又過壽星橋，上一千八百餘級，到一座樹皮蓋着的屋子，休息十分鐘。

再上一千二百三十餘級，到小尖峯，又上七百五十餘級，到九老洞，時已天晚，霧氣又重，大雪未溶，冷入肌骨，乃借宿於此。吃的雖是素菜，却也很是可口，睡處也不差。

二十日晨起，霧氣仍重，早餐後，參觀殿宇，整潔寬大，後殿有玉佛和舍利塔，據寺僧云：「來自印度。」出寺右後行，約二里，到九老洞口，洞爲峨山十景的九老仙府。乘燭深入，漸入漸小，約二百步處，供有佛像；沿途香灰燕糞滿地，引導者說：「糞土是燕子歷年積起來的。」再入一百二十步，即須匍匐而行。歧路紛呈，不能再進；引導者復極力阻攔。據說：「有僧入洞二日，尚未能窮其底，洞中怪石嶙峋，稍不留心，就要受傷。」回寺，見有碑記如下。

『峨眉在百里外，其山如大雲蟠空，即之迺千岩萬壑，如茵茗然，擅其奧者，仙峯寺；蓋蓮苞也，寺以九老名世，傳天皇眞人授道而黃帝留之峨眉山……古語不可具詰，而鬼谷子、陰長生、諶珞璅子丹經，其流率沿峨眉，豈非山靈深峻，上溢埃風，發遣世之幽心，飄飄乎洪荒以上，故九老視七十二洞在峨眉爲獨奇，遠山之阿，得曠處可臺，張國璽榜曰：「仙皇傍玉屏之麓。」其脈噓自光明岩，嵯峨一氣，左右皆大嶂，其碧摩天，前則萬峯俯伏，山以外，岷江流水，一白如臥長虹，蓋一登矚中，而乾端坤倪盡矣。』

從寺左前行，有石刻「南無普賢菩薩」六大字，爲周祚章先生所書。由此下三百七十餘級過一橋。再進，近觀普橋，又下三百餘級。過觀普橋、長壽橋，上長壽坡，高八百三十餘級到遇仙寺。穿寺右後行，上六百四十餘級，又平行過木橋，再上二百三十級，至一三叉路。左行至蓮花石寺，寺內有長方石，瓣如蓮形，得於明時，寺以此得名。由此上鑽天坡，一千四百二十餘級至洗象池，原名初喜亭。寺左有石砌六方小池，即古洗象池。相傳爲普賢菩薩洗象處，因以名寺，此即峨山十景的洗象夜月。在此進午餐，餐畢再上，忽見淋冰長二三尺懸掛樹上，大雪鋪道，形成另一景象。我們急欲趕上最高的金頂，沿途不再參觀廟宇。至大乘寺，中經石級一千三百八十餘級，至白雲古寺，中經石級一千一百三十餘級，爲梅子坡。至雷洞坪，只稍有上下，再至接引禪院，上多下少，路道崎嶇；自此上九百三十餘級，有孫元良題「峨眉天下秀」五字。又上四百四十餘級，由平坡上金頂，路雖不陡，而崎嶇特甚，中經太子坪，時已夕陽西下，已穿過雲層，突見雲海茫茫，變化萬狀；天上星點，歷歷可數。沿途竹樹，應接不暇，枝各披雪，形如白塔，更覺別緻。於黑

暗中摸索至金頂，寺僧已閉門圍爐取煖，經敲門呼喚，始開門延入，當夜膳宿於此。

二十一日晨，小沙彌來喚：『快看雪山雲海！』據云：『有人欲看此景，候十餘日尚不可得，現在就可看見，眞是有緣。』于是趕緊披衣起身，登寺後覘光臺。西觀雪山，矗立天際，如銀鑽，說是川康邊境的大雪山。四望雲海茫茫，浩無邊際；間有山峯露出，如海中孤島。雲出兩峯之間，直瀉而下，恰如瀑布；有如錢塘之潮，橫空而來；一青岩壁，浪花四濺，勢極洶湧。有如銀色之野，屹然不動，滿鋪棉絮，毫無人迹，幽靜可知。此情此景，可心領神會，而難以文字言語形容！早餐後，知客師來談：『峨山有四奇：雪山雲海而外，尚有佛光與聖燈。佛光今天下午或可見到，聖燈須待雲收霧散之夜，方能看見。』峨山四奇，我們已見其二，不禁快慰非常。午前遊千佛頂，屋似西式，上蓋細竹枝，簷頭襯有青苔，別有風趣。寺後岩下有象鼻石，以形似象鼻得名。再至明月庵，很是潔靜。更上萬佛頂，有玉佛高約三尺。折回遊錫瓦殿，有慧公肉身金塑成像。可惜殿宇已破舊不堪，現正募修。又過祖師殿，達臥雲庵，正在建築。今夏蔣委員長曾率僚屬遊山，食宿於此。在此除雪山外，其他三奇，都可隨時看到。午後，參觀寺內設備，寺屬新建，規模很大，佈置也井井有條。古蹟存有王羲之所書銅碑。據說：『舊有銅殿，某當權者惜其風侖雨剝，罩以木屋，因不戒於火，旋即焚燬大部。寺僧募修，以所餘門窗爲配，又不戒於火。尹昌衡主川，將銅質搬運下山，改鑄銅元，銅殿乃無端犧牲。又有鐵瓦殿，亦名存實亡。』

參觀畢，隨到覘光臺上看佛光出現，此光爲峨山十景的金頂祥光，很是著名。根據寺僧的談話，似乎佛光的幻

出和虹的道理一樣。四時左右見白虹如帶，金黃色圈並不顯著，七色也幻不出，寺僧說：『是初現的景像。』

二十三日，天剛亮，即起身西望雪山，另有一番景象，東觀日光由雲海中升出，形同探海燈；忽強忽弱，幻成七色，已而爲雲所蔽。回寺洗臉進餐，突覺屋瓦索索有聲，推窗一望，漫天大霧，雜以雪珠，已知無緣看佛光，乃決定下山。

臨行，知客師中虛和尚作詩送別，我們以行色匆匆，置未作答爲歉。師本志士，以投筆從戎入川，一二八之變，加入四川抗日義勇軍，欲東下，不果，所志亦多不如意。結伴遊峨眉以遣懷，孰知竟受戒爲僧。

沿來路下行，經普賢塔。有活普賢肉身葬此。活普賢是清康熙勅封的某和尚，並非眞普賢。現塔已燬，只存寺。過七天橋，有七天禪院。至天門石，兩石壁立如門。過沈香塔，塔已于民十九燒燬，現亦存寺。過開山祖師殿，有明龍慶間通天和尚肉身在內。過永慶寺、太子坪、到雷洞坪。舊有禁聲碑，禁止高聲談話，違則雷殛，現已不驗，碑亦不存。過接引殿，入門有接引佛一尊，高一丈六尺，雕鏤也不差。過白雲寺，至大乘寺，有明嘉靖時鐵碑，記該寺原爲化城寺，後改木皮殿經過。下雜漢坡乃至洗象池午餐。沿途路滑難行，提心吊膽。午餐後，已見陽光，仰視金頂，仍爲雲霧籠罩，莫辨所在；俯瞰羣山，田疇江河，清晰可見，與上山時，十步內不見人形，景象全非。下鑽天坡，經蓮花石，至三叉路，直上華嚴中頂，中經石級四百二十六級。寺初在洗象池遠望，高據峯頂，以爲景色特佳。登知入內，乃年久失修，已呈頹象，無甚可觀。下上天梯，一千二百餘級，至開山初殿，本名鷲殿。以山如鷲鳥之狀得名。再下五百九十餘級，至長老坪，現住朗教大和尚，年已九十六歲，尚能健飯；惟牙目稍有不聰。下放光坡，計一千零五十餘級。又上二百九十餘級，到息心所，沿

途岡脊如馬鬣，不容並步；左右都是深壑，大風吹拂不敢過，眞有大步則股栗，回眺則目眩之概。下觀心坡，一千四百五十餘級，至觀心禪院。更下一千零五十餘級，至海佛寺。沿途寺宇，都無甚可觀。海佛寺有修路工程處，是唯心和尙發願捐修峨眉山路所設，現已修成一段。又下二百八十餘級，再平行一段，至萬年寺。寺現分三部，卽萬年正頂、磚殿、毗盧殿。本屬一系，現已各立門戶。當夜宿此。時天晚，除萬年正頂無甚可觀外，只粗粗的把磚殿看一下，特出的是一座殿宇，全用磚造，內供銅鑄普賢乘大象像，極精巧。該寺某和尙有考證云：

「是寺乃東漢蒲氏事佛舊址，晉時建寺，旣而荒蕪；唐慧通禪師重修，卽李白聽彈琴處；宋名白水普賢寺，太宗遣張仁贊齎黃金三千斤，鑄大士像及座象，高二丈六尺，太宗、眞宗、仁宗俱有御賜經卷法器等，後燬于火；惟大士像存焉。明萬曆間，勅改聖壽萬年寺，殿宇七層；一毗盧，一某佛，一金剛，一天王，一大佛，一接引，一磚砌旋螺內供宋鑄大士像；嗣遭獻賊之亂，殿宇傾頹；淸初川督蔡毓榮重修之，但未復舊觀。」

又有佛牙一具，似爲石質，如象之臼齒，重十三斤，爲該寺傳家寶物；峨山十景的白水秋風卽指此。

二十三日晨，早餐畢，至毗盧殿，正在修建，規模也不小。內有明鑄銅佛。淸乾隆時，寺遭火燬，而此佛獨存。又有明嘉靖元年所鑄大銅鑪，高與人齊。出寺，下二百級，至佛牙寶殿，據寺僧云：『佛牙已存萬年寺磚殿』，想係昨日所見的。再下一百十級，至極樂寺，有接引銅佛，高二丈有餘。左卽鑽官樓，樓跨大道，如城門。穿樓而下，至金龍寺，中經石級七百零九級。過白龍洞，下九百五十八級，過遇仙橋，路尙平整。自此經五顯崗，下四百餘級，過明月橋，上平坡，至蠻水

溝。過石橋，行竹林中，沿溝下二百八十餘級，途中見岩孔中噴出泉水，如白練，過一洞橋，經鐵索橋旁小鎮，將出谷口，忽見對岸數十道泉水，自岩石中噴出，谷口有龍門峽，又名龍門洞，兩山對峙，水從中出。有游魚數百，悠然自得。路如棧道，以石製，故平坦。前後左右，青山綠水，映以田疇，農田數個村落，景色絕幽。古人云：『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及至龍門，雙溪又在下風，天下峽泉之勝，當以此爲第一。』的是確論。經黃灣，至蕭店，而返抵峨眉縣城。

此次上山遊覽，計行一百八十里。費三日。下山只一百二十里，費二日。頂上休息一日，計六日。五人所費，共爲十四元。以區區十四元，遊名山一座，雖多素食，味多可口，宿亦不惡，眞是值得。但此爲冷季，非熱鬧季節可比。而我們又床頭金盡，衹好加重精神負担，減輕物質享受，否則或不止此。

窮辦法

由康定出來，沿途郵匯不通，用費早已拮据。本來一路很可以向軍政各界商借，但一來用費尚未到十分困難，每日兩餐一宿，若光吃青菜豆腐，隨地安宿，還可勉強支持。二來自入西康以來，日常生活，艱苦萬狀，間或食不得飽，宿不得床，一碗麵，一個蛋，一兩豬油，亦視同奇珍。如此生活，尚且過來，前途雖再艱苦，也無多大困難！且認爲西康一段艱苦生活，尚不足表現旅行生活之奇跡，亦決心再嘗一極艱難困苦的生活滋味，故雖拮据異常，也處之泰然，不稍憂慮。

自雅州直到嘉定，辛酸生活，果不出我們逆料，每日所食，惟粽子、麵粑、白飯間而食之，甚至以甘蔗充饑解渴，（一路甘蔗極多，價廉物美）亦幾成常事。然我們並不稍餒，經過峨眉縣，已祇剩成十九塊多錢，仍不顧一切，窮遊峨眉一趟。普通遊峨眉山者，每人來回至少須十元之數，而我們五人僅共用十四元整，（上下山來回七天。）苦雖苦，然樂趣無窮，也許非普通遊客所可比擬。翌早離峨眉縣，開去房飯費、短伕費，僅餘一元四角。當天趕嘉定，決定祇吃一餐飯，俟到嘉定後想辦法。下午四時趕進嘉定城，住進一家大旅館（因小旅館不供飯）。賬房初當我們是軍人，表情很惡劣，乃先送一張卡片給他們，並說些沿途見聞，以博其歡心，但夜飯雖無慮，而菜錢無出處（川省旅館，供飯不供菜），伕子又要錢抽大煙，一時無辦法，將標本洋錢賤價售與錢攤子：一面大大方方和賬房說，身邊盡是十元

大鈔票並無零錢，請代墊小菜錢，明天調散即歸還。一餐夜飯勉強混過了。第二天早晨不得已又用老法門，小菜仍請賬房買，賬房茶房的表情逐漸不自然。隨後想一法，故意將照片拿出幾十張，放在廳堂桌上讓大家看一看，表示我們不是窮光蛋。雖則心頭早已急得沒奈何，但態度始終都鎮定，這一來居然又把早餐混過了。午後向當地官署商借三十元，到成都五日內即匯還。不料縣府反一味先告窮，聲稱辦公費幾乎都無着，佾大三十元，實在借不出。這一個釘子碰得可不小，看意思似乎以我們無故打秋風。出縣府，覺得很氣悶，走到中山公園坐一會，一股氣消不了，借讀隨帶的唐詩以解悶。但看看已近下午四點鐘，回到旅館，不吃夜飯是小事，賬房要算房飯錢就有些下不去。研討再三，結果決定向中國銀行想辦法，萬一又落空，就用化零爲整辦法，向各教育機關每處商借一元或兩元，同時將照片附送各界，請予小補助，如此法也不通，便拍賣衣服用具，祇要將去成都一段客棧費得到即了事。晚飯前到中國銀行會行長。行長王蔭棠先生親自來接見，一聽說我們生活很困窘，暫時已無法來支持，即慷慨願如數借予五十元，共仗義疏財之氣，竟使人感激得說不出半句話。錢借得後，我們自動寫一借款收條，注明十日內歸還成都中國銀行交與王先生；即返歸旅館，一重難關，却不料在此輕易突破，精神爲之一振。到旅館後，一面叫賬房備辦晚餐，一面將房飯錢全部算清。旅館各級人員，即頓時一反前態，和悅非常。急早將伕子打發回去，即前進向成都。伕子邱子英，川邊涪溪縣人，體格健壯，人極忠實，跟我們將近兩個月，一面負戴行李，一面担任通事。由川邊到西康由西康到嘉定，從未「拆爛烏」，是一位難得的好伙伴。與我們苦樂共享，毫無半句怨憤話；此次已明知我們錢不多，而

仍忠心耿耿，一直送到此地來，眞令人銘感難忘了。臨別時，大家竟熱淚長流，幾天不安寧。十二月一日到成都，最先一件大工作，是將借款如期歸還成都行，成都中國銀行行長，對人也誠懇，我們料不到在極艱難困苦中，認識了兩位難得的好朋友。可見苦盡甜來，這句話不是不能兌現的。

成都特寫

成都是四川省會，沃衍千里，地點適中，是全川最富庶的地點，也是四川歷年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區，不僅是西南各省中最富有歷史價值的大都會，也是全中國的重要都市之一！有人將四川比爲中國目前的堪察加，則成都將來也許就是復興中華民國的發祥地，她的地位是如何重要，我們已可想而知了。五代王建、孟知祥據蜀僭號，皆爲國都，後主孟昶僭擬宮苑，於城上徧種芙蓉，每逢秋季，四十里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又名「芙蓉城」。民國十三年建市。現爲乙種市，直屬於四川省政府。西北部爲成都縣，東南部爲華陽縣，市區範圍，尚未確定大小。估計全市人口約八萬餘，面積三十五方公里。市府組織分三科。每月經費七千餘元，來源爲車捐和雜捐。市立小學，僅有一所。公安局歸民政廳直轄，市府無權指揮，辦事頗感棘手；路政責成各街自修，市府則不過供一些計劃意見。故有人說市政府祇是個設計委員會，確係實在情形。

華西日報名記者某君告稱：「四川農村破產原因，最大莫過于苛捐雜稅。苛捐雜稅之所以有增無減，要之，皆爲內戰所致。川中內戰，大小在四百三十七次以上。慢說財政耗費難以計數，即死的人數也不知有若干。再糧賦負担不均，亦爲川中特有現象，而農村慘受摧殘，極有重大關係。所謂「偉人粮」，是一般大軍官，及有財有勢的土豪劣紳，有田不納粮，地方官，大多是此輩軍官們腰包裏的私人，與有財有勢的闊老們又是聲氣相通，軍爺和土劣不

納粮，非但不敢催徵，甚或故意爲他們減免，將這筆欠粮，派給平民分攤，以獻媚軍爺和土劣，保持自己地位與爵祿。可憐一般平民，完自己的正粮和附加已經不可開交，再加上這一筆「偉人粮」，不啻是死上加剛刀！

四川縣長，好當又不好當，好當的是能有靠山。譬如以前是某軍官的秘書或親屬，當了某縣縣長，爲後台老板拚命找錢固不消說，同時爲自己充實腰包也不要緊，小百姓是絕對不敢反抗，就反抗也無效，結果還不免招災惹禍，這便是當縣長的好處。至于不好當的原因，是一旦失去了靠山，或靠山被人打倒，另來了新上司，不但位置保不穩，而且被新上司故意非難，民衆也跟着起而清算，官司也就從此吃不了。尤以最近正值剿匪期間，中央軍已控制西川的當口，當縣長的眞是胆快心慌！中央軍却是毫不客氣。據華陽縣某重要職員談：『此次中央軍與本省友軍，在本縣徵派民伕，已達八千人以上，死者恐已有四分之一。蔣委員長到成都，隨從人員一切用具，多責成本縣供給，如棹椅床鋪等，縣府墊款購買，爲數已在五千元以上。此筆墊款，縣府既無此種公費，當然無法報銷。每次來人派伕稍不愜意，即拍棹大罵，把縣府人員罵得走頭無路！縣長因而非常灰心，竟逼得連上五次辭呈。』由此可見目前在四川當縣長眞是「啞子吃黃連苦在心頭」的一句話，並非虛言。

成都繁華街道，首推東大街，自東門至舊皇城，馬路寬整，商店排比羅列，營業發達。其次爲總府街，報館、書店、茶肆、戲院、錦華館、昌福館，都在此爲新式商場與娛樂的中心。此外磚壩街、打金街亦很熱鬧。市內交通，汽車、包車、人力車都有，騎馬、坐轎的也不少。全市飯館、茶館隨處可見，生意特別興旺。所炒菜蔬，俱必加放辣椒，味道可口，價錢尙廉，

每盤菜一千二百文起碼，四千八百文止。一個人有兩千文錢，即可飽餐一頓，而且吃得心滿意足，此或爲成都市特點之一。各馬路商店，大凡規模最爲堂皇的要算是大藥房，門面偉大，氣魄非凡，此亦可謂成都特點之二。

名勝古蹟，成都極多：錦江樓、武侯祠、草堂寺、昭烈陵、卜肆、武當山、西樓、薛濤井、浣花溪、青羊宮、二仙菴等處，都是富有歷史意味而風景也極爲動人的所在。

華西大學爲基督教會所辦，規模極大。博物院內搜集歷朝古物甚多，對于藏番和夷人的東西搜藏尤富。中以人皮鼓，係藏人喇嘛用人皮做成的，最爲驚人，而能引起參觀者之非常興趣。

成都的婦女職業

成都水準線下的婦女職業，大體說來，可分兩種：一種是受僱的，一種是自由的。前者又分兩小類，一類是奶媽，一類是娘姨。奶媽和娘姨雖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家所僱的，但生活却不大相同；奶媽祇專爲太太喂少爺，而娘姨却是要煮飯洗衣，做些粗笨工作，早起晚睡，苦痛比奶媽時煩十倍；工錢也有很大差別，奶媽每月有三元至五六元的工錢，娘姨每月至多不過一元工錢。此類女工，成都至少有三千人。奶媽大多是中年以下的婦女充當，溫和美麗幾乎是她獲得工作的先具條件。娘姨大多是比較年老的，忠厚老實，絕對服從，是她獲得工作的不二法門。她們大都來自鄉村，初到成都，都須住到人販家中，由人販介紹，或到人市自薦，如果得了工作，最初一月工錢，人販要抽去十分之三。成都人市在南門瘟祖廟，每早到午，都有兩三百人集合在那裏，候人去僱。生得端正的，僱主容易看得上，否則就要看運氣了。此外，還有一類女裁縫，也是受僱的，此輩婦女，大多在成都有家，白天受僱主僱到家裏去工作，晚餐後，仍回到自己家裏做活計。每天工錢，兩角至三角不等。但最初習藝者，須將所得工錢二分之一給與教授的人，無師徒的名義，在成都約計百多人。後者爲自由性質，或做小生意擺攤子，賣零吃，或爲人補綴衣物，漿洗衣裳。其中尤以補衣者最艱苦，每天提一竹筐，帶着零碎布片及針線什物，東奔西走，手腳不停，雖淒風苦雨下，也要咬緊牙關坐在街頭路側爲人補衣服。有孩子的，多把孩子帶在身邊，一面做工，一面看孩子，孩子哭了，還得把奶頭亮出

來放到孩子嘴裏去，旁邊人看到打哈哈，而她的苦況却不知如何難受！每天收入，平均不過兩千文，還不滿一角錢。洗衣的婦女，成都約有千餘人，每件衣裳，由二百文起到八百文止，每月工作多時，可得兩三塊錢。此外還有最可憐的一般婦女，平時沒有工作做，逢到大鬧老家出了紅白喜事，就都奔去爲他打旗傘，扛禮盒。有些竟左手抱嬰兒，右手打旗傘，有些則是十歲未滿的女孩，或是傴僂襤褸的老嫗，赤腳單衣，令人心酸！每次代價，至多不過兩千文。

知識階級的婦女，在成都最大的出路是小學校，其次是行政機關或商業機關，但近來都不大走得通了。一則四川省政府改組，裁汰的人員不知有多少，人浮於事，男子的門羅主義愈加來得凶，女子的出路愈狹隘；二則四川女子社交地位很薄弱，不比在上海可以自由，可以隨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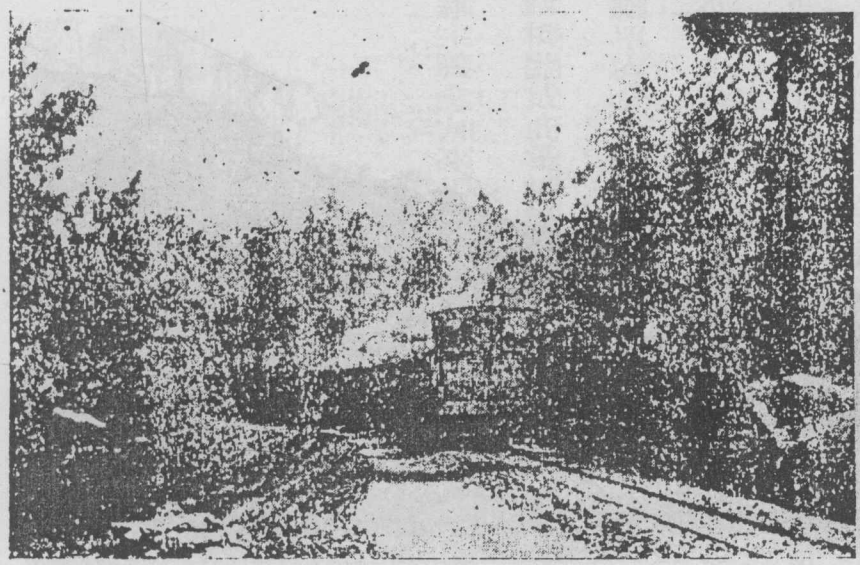
成渝車上

成渝公路，是由成都到重慶的簡稱。這條公路，因在軍事時期，商車絕少，惟少部分郵車照常來往。公路局雖然外排場很不小，實際祇是一個空架子，沒有車輛，連本局公務人員都須借重商車，其困窘可知。但局長的私人用車，卻是特別漂亮，而局內設置，亦頗有衙門氣概。我們此次承公路局好意，送了五張乘車證，搭乘郵車赴重慶。郵車都是載運郵件及其他什物的，與通常卡車一樣，沒有頂蓬，更沒有坐位。搭客須候郵包或貨物裝載清楚，然後即看準空隙的地點爬上去，把屁股拼命塞進貨包堆中間使身子坐穩或躺住不被播下車。我們此次同車的一共是九位身強力壯的中年人，屁股却不小，而貨包却是特別大，要得空隙的地方，就祇好各憑自己的力量侵略到貨包堆裏去，得分進寸的來開拓。然而車廂的地盤畢竟是有限，開拓的結果，所得的空

北碚新營房　策動北碚鄉運非業的大本營

隙仍然與自己費的氣力和汗水不相抵。于是掉轉方向，身不由主的都向着屁股較小，力氣也不大的人坐位上去擠。你也擠我也擠，結局還是九條好漢各不相下擠做一團。十八隻手，一齊擺在膝蓋上，十八條腿，一齊塞在凹中間，縱橫交織，你伸我縮，你笑我怨，結成了很密切關係！所謂「舉足輕重」「砍一木驚百林」正是這情景最確切的寫照。幸而這正是冬天，更僥倖沒有人放屁，否則眞是叫人啼笑皆非，活活受罪！

成渝路，因爲原來路面狹小，路基也不平整堅固，載重汽車行駛很費功夫。軍事時期，運輸頻繁，由委員長行營下了一道命令：限期培修。徵用民工數十萬，專趕修這條路。一路但見民工忙碌非常，手腳不停，老少皆有，情形實在熱鬧。汽車在民工隊中駛過，好像通過繁華街道，也好像偉人們的車子駛進被羣衆歡迎的隊伍中，受羣衆歡迎一樣，大家挺身站在兩旁，鼓着眼睛一直看着車上的人和車上全部的裝載。但在這裏歡迎兩字却說不上，祇能說是怨憤交加，惡意相向。幾十萬充滿血絲的眼睛注射到我們面上，使人不禁恐怖和不安！『媽的，你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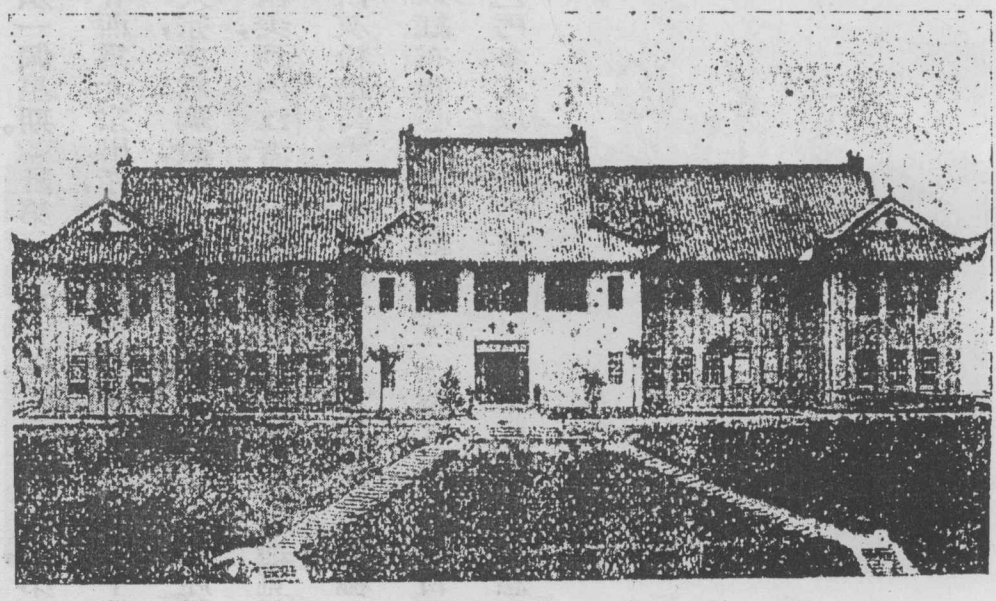


北川鐵路

逸，老子們遭殃！』這些刺耳的話，隨時可以聽得到，尤其是一般年輕的工友罵得多，也罵得響亮。其實，我們又何嘗安逸，九個人還不是等於九個貨包，隨便擱在車子上，但比起我們這幾十萬勞苦功高的工友至少要差強三分，罵我們兩句也是理有應該；而且我們還在車上爲他們工作報酬開了一屆極熱烈的辯論會，多數都贊成將來公路完全修好，要預備幾十部車子讓這些工友們坐一坐，嘗一嘗坐汽車的滋味。

這一路土質鬆散，每逢雨後即泥濘不堪，輾弱路面，陷成無數深溝。車子通過，常被陷住，行駛不動。此時必須乘車者，一齊下車，捲袖紮褲，拚命推車，所以目前乘這路汽車的人，也實非身強力壯的人物不可，否則一旦汽車被陷，祇有徒喚奈何而已。所幸我們都不是弱者，每逢陷坑，或覓石填坑，或出力推車，居然有進無退，很少阻難。

由成都到重慶，經過地點有簡陽、資陽、資中、內江、隆昌、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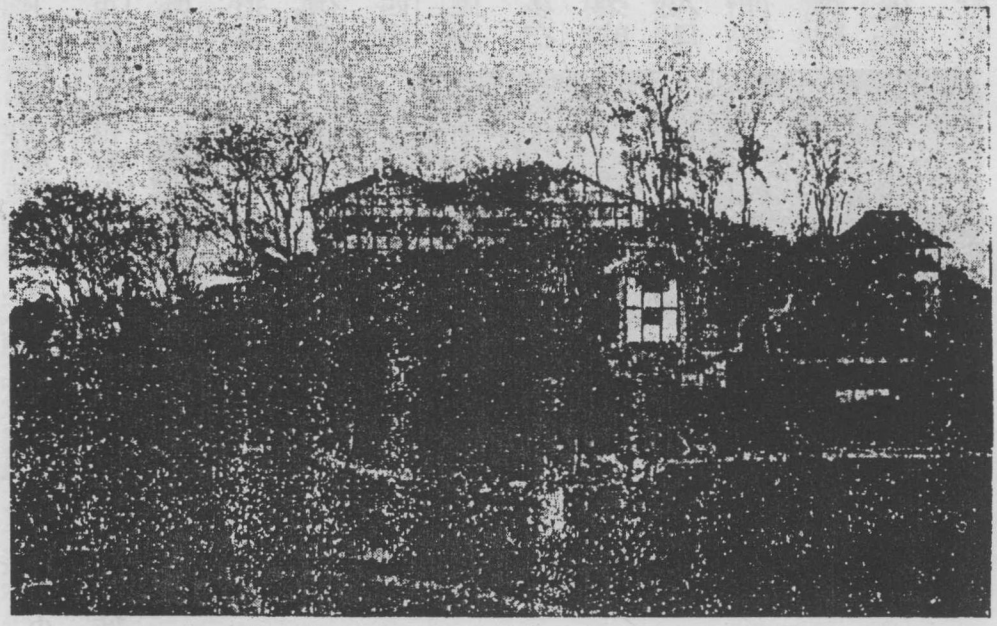
中國西部科學院化驗室

昌、永川各縣。共行四天，（若車機馬力不足，而路面滑濕時，常須一個星期。）計第一天宿資中，第二天宿榮昌，第三天宿永川。前陽瀕沱江與絳水會口之西，市況繁盛，農產豐富，甘蔗爲大宗出產，製糖業極爲發達。資中城周圍十餘里，居民三萬餘人，北街西街和中街最熱鬧，出產亦以蔗糖爲大宗，次爲綢緞，再次爲醬菜；果園也很多。內江爲產糖的中心地，甘蔗綿亘數十里，糖坊數百家。蜜餞糖食，做得非常精美，到內江者，不可不買點糖食嘗嘗。榮昌街道寬整，兩面房屋建築，做亮高聳，頗有廣東各縣風味。永川建築，多用白灰粉牆，高大軒敞，與西式洋房大致類似。果實極多，橘子味道甘美，可口異常。對于戒烟，辦有成效。處置吸者方法，以紅布背心一件，上縫烟犯二字，令穿着上街，觸目驚心，居然令戒烟不誠者胆戰心寒。除此，各縣有一共同特點，即乞丐多，尤以永川爲甚！四川當局，對此將作何感想與安置！

歸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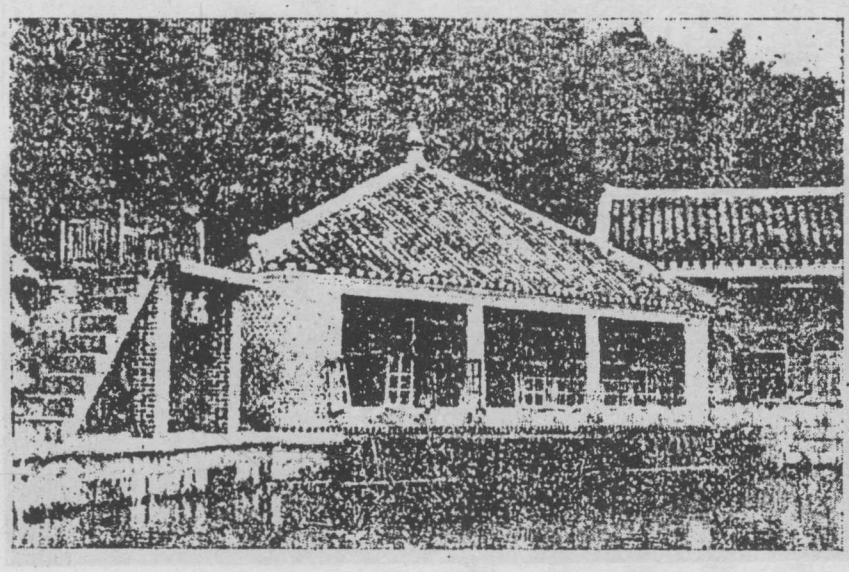
(一)重慶拾趣

重慶是長江上游第一個大都會，是四川第一個大商埠，是四川歷年來各大小軍閥所必爭的一塊好地盤。春秋時爲巴子國的都會，後周改爲巴縣，唐號渝州，宋名重慶，設爲府治，元明仍沿用重慶府，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訂中英北京追加條約，闢爲商埠，從此外人來往頻繁，儼然視如勢力範圍。位於嘉陵江、揚子江二水之間，形同半島。城門十七個，九開八閉。濱於揚子江者，(俗稱大河。)爲東水、太平、儲奇、金紫、南紀五門。濱於嘉陵江者，(俗稱小河。)爲臨江、千斯二門。當兩江合流處爲朝天門。(又名朝天嘴。)通陸路者爲通遠門。此九門均隨時開放。距城十五里處，有浮圖關，昔日扼成渝孔道咽喉，山形長窄，極像鵝頸，兩江



北碚平民公園

未合流前，至此相距很近，若將鵝頸鑿斷，重慶即成孤島。關上峭壁矗立，形勢險要，毋論攻防，俱爲軍家所必爭。小河對岸爲江北縣，但歸重慶市政府管轄，商業甚微，大多住家。重慶城區，包有巴山在內。因地勢高低不平，分上半城下半城，上半城較大。街道形勢，以及每日烟霧漫天的氣象，都與香港大同小異。臨江街道，極其潮濕，終日如下雨一樣。主要街道爲新豐街，道路寬整，市政機關、大商店、外商洋行，多在此。陝西街，分上中下三段，商家櫛比，爲全市精華所在。白象街道路與陝西街相等。太平門爲本埠第一碼頭，各汽船公司，多在此。商業場，民國四年所建，有街五條，百貨商店、輪船公司、外商洋行、總商會，多在場內，握商業中心。此外都郵街，因交通便利，繁華較舊日繁榮的陝西街，尤爲出色。城區人口五萬餘戶，三十餘萬人。川省出入口貿易，除下川東一部分貨物由萬縣集散外，餘均經過重慶。每年貿易總額約在五千萬元左右。進口貨首推棉紗爲大宗，占總額百分之五十五，次爲疋頭，每年約百萬元以上，再次爲煤油、五金、蘇貨亦各近百萬元，此外乾菜每年約數十萬元，稅收極豐，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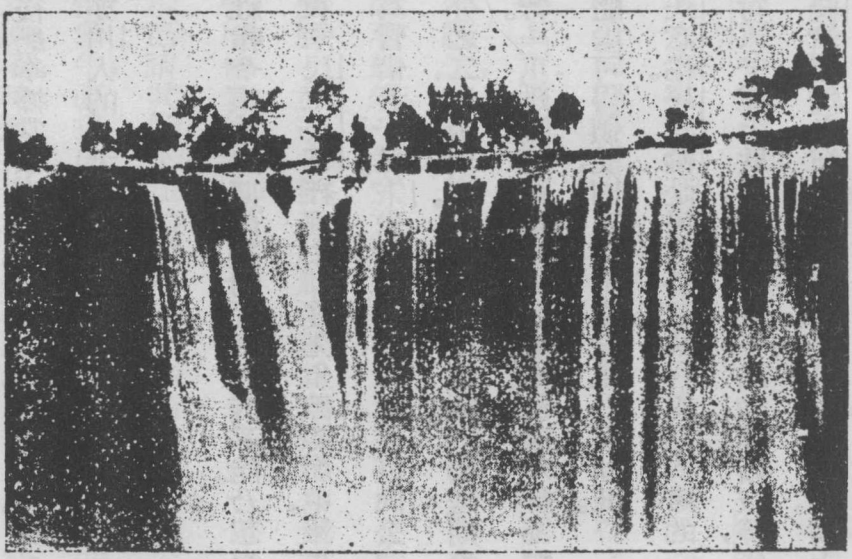
溫泉浴池

軍人，常因而爭奪不休。

聽說重慶有娼妓約三千人，本地人最多，江浙次之，湖北又次之。江浙以蘇揚二州占多數，然冒牌者亦不少；因川中軍官，對蘇揚二州的娼妓，特別寵愛，一擲百金，甚至數千金，在所不惜，故任何娼妓，一加上蘇揚二字，身價即高拾十倍。至於本地娼妓，則大多因生活逼迫，來自各縣鄉村，稱爲本地「土貨」，價格極賤，夜度資比黃包車夫收入相差無幾。

川省軍官，不但多喜討姨太太，（常以有姨太太多少以判己之榮辱，）且多喜結識娼妓。姨太太無法控制，乃亦思得一法，以相抵制。其法係以戲子爲對象，一旦看到可意戲子，即多方捧場，戲子識相者，乘機百般承歡，不論年歲大小，常屈尊拜姨太太爲乾媽，于是乾媽乾兒，往來密切。相習成風，笑話百出，成爲公開秘密。

川人多有辯才，毋論士農工商，販夫走卒，多能雄辯，而談話當中，莊諧並臻，使人不厭其煩；對鳥人一道，亦似研



高坑岩瀑布

究有素，但不常動武。常見川人爭論時，始則以諷刺見勝，繼則以惡罵相向，若此再罵個不休，二人即以頭頸伸長，拚命狠罵，猶如兩鷄相鬬，伸頸比勢，經此一番激罵，猶不甘心。則最後，孱拳擦掌，頓脚紮袖，作相打狀，氣勢洶洶，莫可一世，但始終並不眞正動手打，其用意似在引旁觀者起而解勸，此亦川人的一大趣事。

(二)水上生活

到重慶後，經費又感拮据，郵匯頗需時日，依照決議案及本社指令須於限期內趕到武昌，恐有不能。乃想得一法，向當地民生實業公司借款百元，暫作川資，候到武昌歸還。某夜乘民生公司經理宋師度先生歡宴席中，報告我們歸途川資無法維持，須到武昌後，始有辦法，問渠能否設法，代爲暫借若干元。宋先生雖慷慨非常，但以向公司借款之例，絕無僅有，願將船費延期至武昌兌付，並願減少票價十分之二，以示優待。本意也祇須將船票費延期兌現，即無多大問題，沿途火食好在由船上一併供給，可謂已全無困苦。一重難關，又在師度先生慷慨仗義中輕易解決，不禁令人感奮無地！此種恩惠，旅行人祇要對事認眞，對人以誠，隨處可得領受，固不僅師度先生一人如此。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民生公司各級人員歡送照料中，登上民意輪。民意輪是民生公司航行川江內河的一隻小輪船，容量雖不大，而外表內容都整潔，尤以茶房極謙和，予旅行人一種大欣慰。時正午後十點鐘，萬籟寂靜，僅我們所乘之划艇，盪漾河當中，漸行漸遠，徐徐划至民意輪，回顧重慶沿岸，燈光輝煌，反映河底，風景美觀非凡。輪上水手將行李一一檢點收迄，登船上保安隊士二人稍施檢查，亦非常有禮貌，與憲兵無異。但因乘客過多，鋪位已售出

一室茶房先導入餐廳休息數分鐘然後報告經理經理即時前來一再道歉態度誠懇絕非其他輪船上高視闊步之經理老爺可比令人反覺不安。隨後將我們鋪位安在貨艙，貨艙平時絕不乘客，此次係特別通融。位置既定，乃隨意與經理及茶房談天數分鐘。談話之中，毋論經理茶房對民生公司今昔概況，無不知之甚詳，上自創辦人盧作孚先生，下至公司中雜役工頭，俱能洞悉其個性及爲人如何與夫各人之私生活，皆言而有中。最可貴者，每談至公司必加以「我們的」三字，一若公司即彼等惟一家庭，關係密切，非公司即不能生存，公司非彼等即無法維持之狀。足見民生公司之得有今日，實皆由于公司與職工打成一片，不分上下，不分親疏所以致之。作孚先生以集團生活打破自私觀念，消滅家族狹隘觀念諸理想，可謂已相當成功。經理辭去，各自伏榻作日記，未幾忽聞艙面有婦女談話聲，洋洋盈耳，清脆動聽，夜深至此，尙滔滔不絕，不禁好奇心動，出至艙外一看究竟。原來有兩位青年婦女，正在艙面開鋪，鋪席華貴，不類平民，一被一毯即已值數七十金，而置於艙面一角，落裘任人踐踏，毫不爲意。茶房侷促不安，時刻代爲收拾。我們問茶房艙面何以可隨地開鋪，而開鋪者又係兩位貴族夫人？茶房先稱：『兩位婦女，一係某軍官太太，一係某大家小姐，事前未付買票，上船已無鋪可讓，經理本已請其候下班船或搭其他輪船去宜，無如太太小姐執意不從，寧願在艙面開鋪，故有此種狼狽情形。』我們疑信參半，直接向兩位婦女請道其詳。太太說：『我們一向不肯坐外國船，而川江偏偏多是外國船，招商局雖也有幾支船，不時航行川江一帶，而設備又却是非常簡陋，坐一次船，不啻坐一次監獄：其他本地小輪船公司，所有大小輪船，與招商局所屬輪船相比，大致不分高下，因之我

們婦女出一次門，即等于充一次軍，苦況說不盡，於今却幸有這民生公司輪船航行長江一帶，設備雖不十分考究，但比起其他輪船，總算差強人意。票價既不高，招待又周到，最難能可貴的，是船上由餐廳以至于廁所，都格外清潔，不討人厭。我們婦女最歡喜的就是清潔整齊，有人時刻照料，所以我們寧肯花錢陲民生公司輪船的地板，却不願搭其他公司輪船的房艙。」說畢，即躺在鋪面上，與小姐有說有笑，安之若素，儼然身居家庭。此種形象，又無異是替民生公司添製了一幅貨眞價實的活廣告。天下事好歹自有公論，誠非虛語了。

(三)過長壽

長壽縣又名鳳城，城在長江北岸，高踞山巔，形勢如鳳，周圍八九里，居民三萬餘人。漢代稱枳縣，元代改稱溫樂縣，明代玉珍據蜀，以縣內多百歲老人，改稱長壽縣。城內氣象冷落，僅河街一帶，比較繁盛，但商業並不發達。物產以米麥爲大宗，山中煤鐵雖多，然未有大規模經營，徒擁虛名而已。

居民談：『長壽因近年災禍頻生，不但百歲人物已不多見，即全縣人物亦日漸衰落，長壽將變爲短壽。以前百歲老人所以特多，係因歷朝政治清明，天災不大，人禍少見，境內民安物阜，人民無重大憂慮；加因川東各縣，大多是湖北人，惟長壽土著最衆，而此輩土著，勤奮刻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其安居樂業的生活，因之能延年益壽。百歲以上的男女，往年隨處可見，尤以老太婆竟年高至百二十餘歲者，亦大有人在。降至今時，粮稅苛繁，有槍階級，如狼似虎，今日派款，明日抽捐，人民傾家蕩產，節衣縮食，猶不足饜其貪慾，稍不遂意，常至非刑拷打！更可怕者，一般被官

吏壓迫得不堪忍受而稍有抗辯的民衆官吏常指爲匪類或紅色黨徒必置之死地而後止』

城內有兩種工業品較爲出名：一爲紙張，一爲席子，而尤以後者最出色。聽說，睡長壽的席子，不但可以長壽，而且可以心廣體胖。理由有三，長壽的席子第一光滑不毛；第二織工細緻，臭虫無法藏身；第三夏季睡上涼快，冬季睡上煖和。有這三種好處，所以睡長壽席子的人，可以高枕無憂，心廣體胖，既心廣體胖，自然長壽。此或係賞席者的一種宣傳技巧，確否尙待查考。

縣屬古蹟有張爺廟、純陽洞。名勝有懷淸臺，相傳爲巴寡婦淸所建。靑溪廠產奇石，遠看似人物禽獸。桃源三洞，有布瀑三條，高懸如鏡，唯喇之聲，遠聞千步，氣勢雄壯，遊者常留戀難捨。「四川到處是樂園」，此話確不假。

(四)泊忠州

忠州，現名忠縣。漢代稱臨江、墊縣，至唐代始改稱今名。城在長江北岸，周圍約十里。居民近五萬人。出產以鹽、鐵、金、竹子、茶葉、藥品等較著。商工業簡直不發達，近來雖稍有起色，但不過商店門面上的裝修略有改變而已。

城市踞高臨下，距離江面，至少百尺。由江干至城中，拾級而上，如爬扶梯，中經兩級大坡，每級以石砌成碼頭，數約百餘級，勢懸而陡。先上一坡，有橫街一條，名曰河街，街道不寬，而行人摩肩接踵，很是熱鬧，茶店酒館營業獨好，顧客大多爲船上水手。由此再上一坡，始入城中，城門一帶，反不及河街繁盛，值十字街附近，比較可觀，然亦紙茶店酒館生意興旺，其他都絕少生氣。我們泊忠縣，時正下午七點鐘。晚膳方罷，即聽同行大呼「上街」。茶房亦從旁促駕，

了雖然喊着貼着「男女平等」的口號和標語事實上忠縣女人已變得非常懦弱了

(五)三峽風光

重慶到奉節，水程一千里，奉節到宜昌水程一百二十海浬。帆船上慢下快，上水往往需二十餘天，下水三四天。因水流湍急，逆水行舟，非常艱難。古人有詩說：「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可想見其下流之速。又有詩說：「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更想見其上行之慢。所幸今有輪船通行，爲時不過三天，已便利多多了。

重慶到宜昌，經過縣份，有長壽、涪陵、酆都、忠縣、萬縣、雲陽、奉節、巫山、巴東、秭歸等十縣。巴東以東屬湖北省境，巫山以西屬四川省境。十縣之中，商業以萬縣最發達，物產亦最豐富，居民二十餘萬，建築一如大都會，極壯觀瞻。光緒二十八年中英重議條約闢爲商埠，設有萬縣分關。川東除重慶以外，即數萬縣最爲繁華。川東北諸縣及陝西南鄭，湖北恩施等縣貨物，都以萬縣爲集散地。砂糖爲該縣主要農產品，此外土布、生絲、猪毛、桐油、菜油、藥材產量也很多。唯氣候熱濕，六七月間陰雨連綿，河水猛漲，船舶交通多受阻難，八月間則又天氣陡熱，常在百度以上，冬天氣候奇寒，冷不可當，但不常下雪，是其特點。風景以奉節最出色，又名夔州城。北靠巫山，南接長江，適當三峽西口，扼西蜀咽喉，襟山帶川，爲入川第一重鎮。城郭突兀，高踞山巔，青山綠水，相映成趣，每值清早昏暮，朝雲落日，蓉色斜暉，景緻非常動人。古蹟也很多，城東江濱沙磧中，有細石雜列，即諸葛武侯八陣圖的遺蹟。再東有白帝城，爲漢昭烈帝劉備崩

鷲處永安宮爲昭烈帝託孤處甘后墓爲甘夫人埋香處此等古蹟奉節三尺童子俱能詳述迷信以酆都最甚一般無知識者常以「人死必須到酆都」一語相傳說得活靈活現未到過酆都的善男信女便確信酆都就是陰曹地獄祇稍有詆觸卽咒人「到酆都去。」原來酆都在漢代稱平都縣城北的酆都山卽以前的平都山。山上廟宇極多在山腰間的一座廟內面有口井深不可測相傳其底卽爲地獄。地方土人每年卽在井口燒紙投入井中以爲特鬼贖罪廟內和尙復乘機削一大竹杖供鬼行刑一年更換一次宣稱時常聞鬼行刑聲竹杖拍得非常響。這當然是和尙的聰敏而土人不察硬信以爲眞。考據此種謠言起源大概由于漢代王方平在平都山修過道隨後陰長生又在此地煉過丹後人以訛傳訛便將平都山誤稱陰王山更把「陰」「王」訛叫「陰王」「陰王」所在地卽是地獄所在地于是就把個好好地酆都縣說成一個鬼地方。沿江一帶奇峯怪峽懸岩陡壁風景極其美觀。計自重慶起沿江而下所經峽峯灘磧有羊角灘龍舌灘黃草峽觀音灘手巾溪麻柳沱胡蘆溪石砫羊渡溪白沙沱鉤鐮磧東溪口三孔石官溪口石鼓峽武陵溪壤渡口小江口長磧東壤湍廟磧老馬灘烏龍沱高唐磧瞿塘口豔澦堆白鹽山赤甲山門扇峽虎鬚灘焦灘下馬灘將軍灘烏鷄灘紅石梁境架灘鐵灘神女壇神女石神女廟十二峯培石官渡口巫峽香溪兵書寶劍峽青灘西陵峽牛肝馬肺峽崆岭峽黃牛峽三遊洞。自門扇峽至鐵灘全長四海里半通稱瞿塘峽；白巫山縣至官渡口全長六十二海里通稱巫峽自崆岭峽至三遊洞全長三十海里通稱西陵峽。普通所稱三峽卽是指此。三峽各有特色瞿塘峽飛崖峭壁石色青古古樹叢林宜爲壯士欣賞。巫峽山崖突兀水勢縈紆十二峯霧髻

煙螺神女廟風流佳話宜爲文人欣賞西陵峽雜花滿樹閒草叢雜瀑布千條流水漫漫宜爲新婚夫婦欣賞

三峽風光雖好，有天然公園之稱，但近年天災人禍，居民失業者日衆，性情剛烈者，挺而走險，爲盜爲匪，合夥打劫之事，層出不窮；性情懦弱者，或出門逃荒，或僅以兩餐一宿爲條件而受僱於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邊居民祇好以幫人常年拉縴或應時搭縴爲出路，于是沿江一帶，終年靠拉縴過生活的男女，不知有多少。以前輪船尚未通行，帆船極多，拉縴伕不愁沒有僱主，現在輪船通行無阻，帆船逐漸絕跡，拉縴伕因失業者日衆，數量反而增多，不得不明爭暗鬥，一再減低工資，還就僱主，于是在以前每月可得工資三四元者，情願減去一半，或甚至全行不要，祇求得一飽已足。而每日生活，則比之駝牛輓馬還不如，日行山麓磯磧間，一步一趨，伏地長號，每至灘頭溪口，呼天喊地，力竭聲嘶，船主不但不加憐憫，反催促叫罵，情景慘酷，非筆墨可以形容。長壽以下，山多地少，常見三五村坊，煙稀草蔓，景象非常荒涼！甚有以山洞爲居室者，仍大有人在。同行某君告稱：四川歷受軍閥壓迫，可謂無微不至，無孔不鑽，以此地居民而言，衣食住三者尚無法解決，衣褴葛，食雜糧，住山洞，走山路，終年胼手胝足，猶未能足衣足食；而軍閥不體恤民艱，反令爪牙抽捐派款，居民無法應付，祇好逐漸逃亡，居留者惟老婦孺子，故景象以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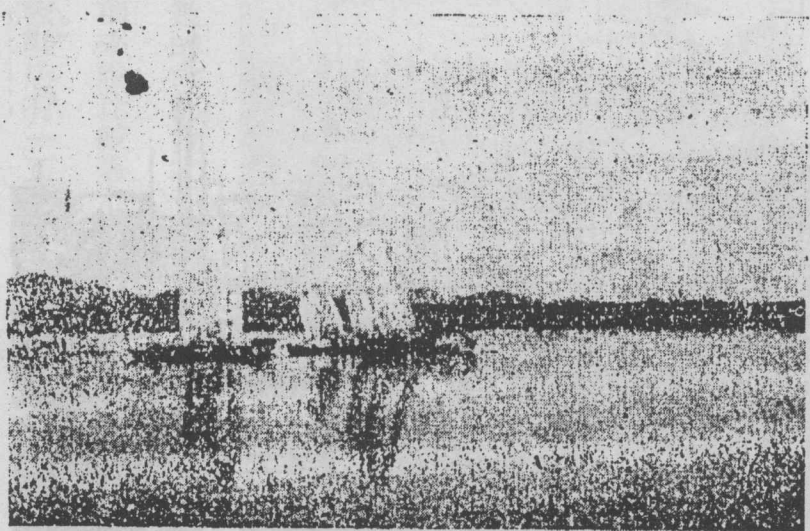
（六）除夕在宜昌

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宜昌，渝宜段的航線以此爲終點，到武漢須改換大輪船。航行長江一帶的大小輪船，在此停泊的非常多，各公司俱有囤船和碼頭，民生公司的囤船規模，居然比外國公司的更整齊壯觀，幾號大拖駁，縱橫

江面上爲本國人壯了不少的膽在宜昌我們停留幾點鐘當夜仍改乘民生公司的民風輪下武漢乘民風輪船的商旅數不少，比之其他外商輪船，尤其是X輪船的清淡象，幾乎有極端的差別。誰說中國人不愛中國人，誰說中國人不肯扶助中國人？除非是漢奸，否則，放在眼前的中國船不去坐，而偏偏硬要去坐外國船，成了什麼道理！民風輪有這樣好的生意，在自己國境內，實值不得驚訝，而是理當如此。

宜昌在長江北岸，東北有巴山，西南有長江，有山有水，氣象十分雄壯。由江中遠望，祇見高樓大廈，巍峩峯峯，可與萬縣相伯仲，而氣魄大方，猶過之無不及。由奉節經峽江三百餘里至此，地勢一反，江面遼闊，兩岸平衍，令人心曠神怡，非如三峽之高峯插天，奇灘險流令人提心吊胆了。俗諺云「過了三峽灘，出了鬼門關。」宜昌之名，即由此而起。

今天恰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末一天，「每逢佳節倍思親，」心頭不免有些小感慨。晚晌將一切安置好，便先到街市上看一遍，然後找一家小飯館進晚餐。街市情景很清淡，比重慶夜市差得多。居民對新曆年關似乎不重視，一點表示看不出，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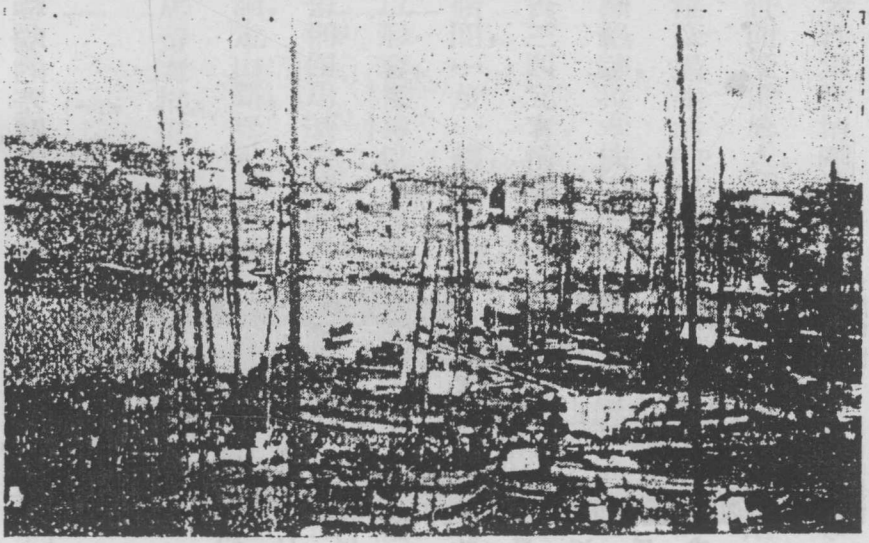


宜昌以下的長江風光

(七)漢口漫寫

二十五年一月三日抵漢口，先到本埠民生公司見經理，公司職員均以禮相待，至爲親熱。由公司代訂「福昌旅館」房間一大間，價錢打對折。但比上海旅店房價還是大，福昌五元對折的房間，在上海至多不過兩塊錢，這亦可見兩地生活程度的高低；人說福昌在漢口旅館幫中算是頂清靜，不打牌，不攬妓，或者是房價較高的一個小原因。

漢口，昔名夏口。在長江左岸，與武昌、漢陽鼎足而三，昔稱九省通衢，爲江漢流域貨物集散處，與佛山、朱仙、景德合稱四大鎮，而繁榮尤在三鎮以上。西北由漢水可通陝甘，東西由大江可達滇、蜀、蘇、皖、贛，由洞庭湖可至湘、黔，由平漢鐵路直達北平，由粵漢路可到長沙，該路將來全部完成，可直通廣州，實堪稱全國交通貿易兩大中心區，故有東方芝加哥之稱。清咸豐八年，訂天津條約闢爲商埠，舊有英、俄、法、德、日五國租界，現俄、德、英三國租界已先後收回，貿易輸入以洋貨、布匹、煤油、煤炭、絲、綢、蔗糖等爲大宗，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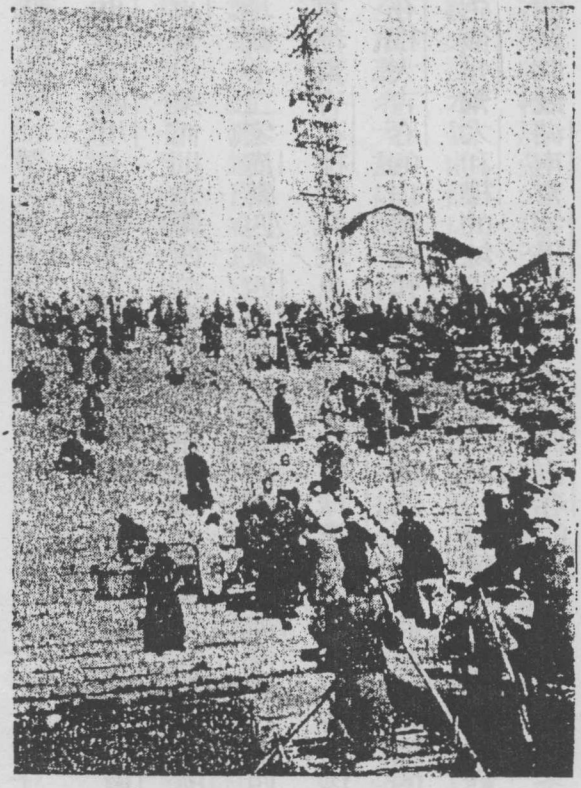


漢口的民船

出以棉花、棉布、生鐵、桐油、苧麻、生漆、牛皮、豆、茶等爲大宗，尤以茶業貿易最大，爲本國三大茶市之首。

漢口繁華，雖不及上海，但與天津、廣州却相等。大公司、大商場、大工廠、大遊藝場、大戲院、大建築，應有盡有。以湖北一省言，武昌爲政治中心區，漢陽爲工業中心區，漢口爲經濟中心區，故漢口之盛衰，能直接影響於一省財政的收支，甚而影響於全國財政出納亦不小。民二十年前爲特別市，後查人口祇有八十餘萬，不滿百萬，與建特別市標準不合，因改爲普通市，直屬湖北省。全市地形，儼若一柄眠箒。

舉凡大都會，比一切縣、鎮、鄉、村物質建設物質以及精神等各種享受，莫不利便多多。漢口既爲長江流域有數的大都會之一，自然不會例外；雖說頻年水災，已減少漢口不少生氣，然表面繁華，仍然不減當年。以衣、食、住、行四項來說：比較著名的綢緞布匹店有二百六十家。皮貨店有六十四家。夏布行有十家。膠布店有九家。皮鞋店有四十家。鞋店有一百九十二家。皮匠店有三十二家。帽店有八十三家。襪店有六十一家。衣莊有一百七十家。成衣店有八百家。西服店有四十四家。綢緞店大多以姊女爲



漢口碼頭之一

對象，紅綢綠緞，五光十色，見者目爲之眩，店門前的婦女衣裝模型，極盡妖豔能事，新奇廣告，日新月異，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見；但顧主仍渺渺無幾，有亦不過少數的太太小姐之流，生意仍屬有限。皮鞋店多出售高跟靴，價錢雖然公道，但式樣不及上海精美，買主反多以買穿上海或外洋貨爲榮，平民婦女則連買穿普通平底皮鞋的經濟力尙且不能，對高跟靴當然無法問津，故生意亦甚清淡。普通鞋店生意乃得以不衰，營業興旺猶在皮鞋店以上。西裝店與普通成衣店的營業情形與所述鞋店情形大致無差。

漢口的酒樓飯館，可分北平、江浙、徽州、廣東、湖南、四川、本省等幾大幫。以平蘇浙廣四幫生意較大，徽州湖南等幫稍差。蘇浙廣等幫有不少係經營番菜館；廣東幫中菜館則兼營西菜業。計西菜館有二十六家。京都幫十家。浙寧幫十二家，廣東幫三十三家。徽州幫十二家。本地幫十二家。漢幫四家。四川幫八家。天津幫十七家。湖南幫三十四家。麵點幫三十一家。飯館幫六十二家。著名菜點，京都幫杏花樓的紅燒魚翅、溜魚片、炸蝦球；譙月樓的清燉時魚，爆肚，紅糖醋雞卷；浙寧幫翼江樓的點心；廣東幫萬花樓、大吉春的白鷄鹵鴨；廣州酒家的燒烤，烤鴨，伊府麵，味雅樓的生切魚片、生切海參片、尤魚塊；中西飯館的魚生粥；徽州幫太和樓的燒青魚頭尾，醉白園的鍋麵；天津幫林記的蠏子肉，北味春的醬三件，鴻記的大鍋邊爐，春元齋的鍋貼餃，湖南幫紫陽樓的燒牛肉，四海春的清燉豬肝，臘肉炒冬筍，湖南飯館的炒豬肝，老寶慶的牛肉麵粉，童長發的扣肉，老大新的魚元，萬興茂的魁元，武鳴園的河豚魚、排骨、滲回魚、蝦仁、桂魚片；四川館的粉蒸肉，沔陽館的蒸鷄蒸魚；四季美的湯包，玉露齋的羊羔等最出色。平、蘇、浙、廣各館，每人

便飯起碼八角至一元五角，現雖略有減低；但吃便飯，個人當以湖南及廣東館較爲合算，每客不過三角錢。

旅社業分四等，大抵飯店爲上等，旅館客棧次之，號棧則大半爲他埠商人在本埠坐號者。飯店每日房金二元起至十六元。旅館房金一元起至十餘元，火食在外。客棧房金六角至八角，火食在內。號棧計月，每月食宿費約二十八元至三十八元。其他小飯館，每日不過三角。在未遭水災前，飯店旅館有一百三十餘家，水災後，商業凋零，加以當局禁娼，生意更受打擊，房價對折，亦少人過問。全市著名大旅店，計有大華、太平洋、璇宮、揚子江、陶陶、世界、遇安等七家；此外東方、中央、南樓、遠東、長陽、福昌、普愛也還適意。

交通爲都會繁榮的要素，漢口既有如此繁華，交通發達，自在意中。全市有汽車行四十五家，馬車行五十七家，人力車分三種，即自用包車，貿易包車，普通洋車，合計有七千餘輛，水災後，以拉車維持生活者，日有加增，月前或不至此數。車租因拉車者加多，反有增無減，若干失業者竟想拖車過活而不可得。脚踏車近二千輛。

不論晝夜，在漢口公共游藝場所，首先即看見娼妓，而驚其數量何故如是之多！油頭粉面，無分老少，小者十一二歲，大者三四十歲，倚門賣笑，或竟強橫拉客。前據調查，全市樂戶約共一千零七十餘家，妓女五千七百八十餘人。分四等，蘇州幫大都爲一等，揚州幫爲二等，湘幫及本幫居三、四等，其他土娼野鷄尚未計數，不知若干。住址現由市公安局指定三十五個假定區。水災年，聽說有不少良家婦女爲生活所迫，忍辱賣淫，一升白米竟可得少女伴宿一次，個中慘象，幾令人不忍言傳。

市內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紅男綠女，穿流不息，外表看來，不亞神話中所說的天堂，初不料街頭巷尾，却有不少老少乞丐，掙扎呻吟，向人乞憐！此等乞丐，男女老幼皆有，起初尙祇在偏僻處沿門乞討，今則雖市廛中心，大小馬路，亦遍有彼等足跡。每逢深夜，正是歌台舞院燈紅酒綠時，彼等却正在徘徊路旁，或躺臥於水門汀上，張口喊天，向行人大呼老爺，然行人多非輕裘肥馬之流，施捨無由，亦唯徒呼負負而已。乞丐數量，無從統計，不知其多寡；但以如是廣大市區，既然觸目可見，數目之鉅自然無可諱言了。

（八）回到上海

二月十一日離漢口，乘招商局「建國」輪到南京，再由南京乘京滬車到上海，行期四天，經過九江、安慶等處，因停泊時間無多，均未上岸作詳細採訪，祇約略觀光一下。各地情形相同者，爲市面不景氣，大小商店無不掛有大減價廣告，而生意仍慘淡寥落，毫無起色。九江前曾厲行新生活運動，「行人靠左」在軍警監視指導之下，已有相當成效。孰知今年所見情形已大有轉變，「行人靠左」的規例，似已忘記，馬路上的行人仍然恢復左右不分的原狀。安慶輪泊碼頭，每當輪船停泊時，囘船上人頭攢動，無慮千百！秩序非常混亂，與戲台下的觀衆無甚差別。此等人衆，十分之八均爲工友，氣勢洶洶，船猶未靠攏囘船，即拚命設法攀登船上，前仆後繼，後擁前擠，情形可憐可笑，且亦危險異常！「要錢不要命」，在此地形容，眞是確當之至！許多上下乘客，竟因此半天不能動彈，囘船上警察，以及船上護衛，俱失去指揮作用。聽說：安慶碼頭工友，極有聲威，警察過分干涉，常遭嚴厲反抗，警察不能不佯裝聾啞。南京停

留一天，與中國銀行張心一先生接洽事務，翌日午後始返滬。在夫子廟秦淮河略略看了一遍，所謂六朝勝跡，過爾爾，秦淮河的河水仍然是灰黯不清，泥臭沖天，夫子廟仍然是叫囂混亂，鑼鼓喧天；雖然我們也看到不少偉大的建築，東方式的宮殿，一幢幢在中山路兩旁排列着，大小的西式樓房在四面八方高聳着，點綴了首都的新氣象，然而我們更看到不少的貧民窟，茅棚草舍，寬不過兩丈，大不能容兩席，而五口之家，處於其中，苦耶樂耶，不問已可知！失業人數在南京亦可觀，雖無精確統計，然以各大小旅館而言，無館不滿，住旅館者雖不完全是失業份子，但失業份子畢竟佔多數。一月十四日返抵上海，十里洋場，依然如故，雖是市面不景氣與內地無分高下，失業人數與內地同樣之多，貧病孤獨的男女，苦況亦不下於內地男女，饑餓線下的乞丐，與內地是具有同樣可憐的情形；但以表面而論，物質的享受，與內地比來，却是有天堂地獄之分。「上海眞是天堂！」毋怪內地人常以此語頌揚上

記者之影　姚惠滋　李濟　鍾天石　向尙　汪本仁

龜背高數百級。回首一望，有超塵絕緣，一洗盡空之感。可謂名符其實。坡頂華嚴寺，已破舊不堪。由此過純陽殿、慧燈寺、大智橋、正心橋，到神水閣。閣前有玉液泉故名，惜已破舊，惟泉水甘冽，烹茶最佳。泉旁有石名大峨，上有宋代陳希夷先生寫的「福壽」二字；郤提春先生題詩一首，詩云：

一盂乳滴大峨胸，開道泉源與楚通。未必千山同此竅，世間萬法盡歸宗。

泉前有小屋三間，中有「靈陵太妙之天」六字石刻，乃明代郭青螺先生所題。石各一字，每石高約四尺寬近三尺。由此左轉，至大峨寺，已離城三十餘里。寺內大雄寶殿左後角，有古松一棵，兩人尚難合抱，高冲屋頂，雄偉非凡。出寺左前行，過歌鳳橋、結緣橋，到中峯寺。寺在白雲峯下，門前種有蠶豆一方，已經開花；兩面竹林青翠，襯出清幽景象。寺屋新建，尚宏敞可觀。宋代黃山谷，曾在此靜修，又左行過觀音寺，上絲網坡，到龍昇崗，很是緊峭。下至廣福寺，時天已傍晚，不及細觀。再下至清音閣，天色昏黑，閣門緊閉。經高聲呼喊，一個老僧始開門迎入。略略梳洗，僧人即邀進晚膳，飯菜豐盛，一碗炒蛋，一碗燉醃豬頭肉，一碗素菜，一碗湯，吃來頗覺可口。當夜即住宿清音閣。

十九日拂曉，老僧推門大呼：「先生們有緣！」大家披衣起身，跑出閣門一看，天無片雲，星點朗朗，眉月高挂，格外顯出他的嫵媚。老僧說：「遊山得到這樣天氣，實不容易；眞是有緣！」

早餐後立在閣前階沿上，東目四顧，見左右各有一條溪水，向北流，穿過雙橋合而爲一，合流處有一石，好像牛心，因名牛心石；又名洗心石。清代劉光第先生有一聯寫其實景。聯云：

家戲院雖然貼着紅對聯，以過年名義大大做廣告，而顧客仍然不興奮。一家銀樓在門口裝置無數紅綠小電燈，門上懸着一塊大紅匾，題着「恭賀新禧」四個字，竟沒一個人在門前觀光看一看。聽說：『宜昌人一向不重視新曆年，有時各機關商店被政府迫令過新曆年，但也祇是應應景，到舊歷年時還是要熱鬧的過一番。以前過新年，毋論貧富，總有點小表示，近年因災禍紛至沓來，失業者有增無減，商場每況愈下，貧者固無論，即富者亦叫苦連天，過新年僅成了一時好聽的名辭，實際大衆忙生活都忙不了，那還有心思過新年，而尤其是這向來素不關心的新曆年！』

小飯館在宜昌數量也可觀，生意反比大酒館更興旺，但價錢不便宜。我們初以爲小飯館飯菜一定很經濟，不料坐進館裏一看點菜單，起碼都是三角錢，不禁有些難開口，結果咬着嘴脣點了兩碟菜，馬馬虎虎吃一餐。茶房先見我們五個人穿得比較還整齊，以爲是軍人，料想必有一筆好生意，老站在席前叫點菜，鷄鴨魚肉，報了好幾遍，却未想到我們僅是個外排場，腰包裏快已精光，幾乎連兩碟菜錢都想省下來。好在旅行以來，吃的虧苦已不少，好臉惡臉都見過，苦的樂的都嘗過，餓着肚皮還要走十里百里路，茶房小小的顏色，有什麼大不了。把飯吃完了，打了幾聲哈哈，仍大搖大擺走出飯館回到民風輪。

重慶與宜昌雖然一屬四川省，一屬湖北省，而兩地人情風尙沒有大區別，所能區別者，或就是川人慣愛吃辣椒，湖北人多不愛吃辣椒。

海

去年二月十二日在親友熱烈歡送中出發，今年一月十四日又在親友熱烈盼望中歸來，去時是五個人，回來亦是五個人，沒有傷亡，沒有病痛，將近二萬里的行程，有荒涼不堪的險境，有平安無慮的大路，有危險萬狀的匪窟，有美妙動人的樂園，生活雖也有苦不堪言的情形，但也有緊張有趣的機遇！總而言之：十個多月的旅行，二萬里的行程，參觀八省。五十餘縣，數千個不同的村落，幾十種不同的種族，都給予我們以更多更確切的認識，以此設想，我們祇可謂苦少樂多，從而要使我們鼓勵親友們大膽的去旅行，多多的去旅行。

頻道忠縣古蹟甚多，街市不惡，值得一看。同志心血爲動，乃相偕上街，初未料忠縣形勢如此，不禁信「果然上街」四字不虛。城內外尙無電燈設備，燈火疏稀黯淡，漆黑一片，幾東西莫辨，江岸又無路可循，竟至莫所適從，幸後得一水手導引，始蹉跎登臨河街。不意先經一紙紮鋪，鋪內滿掛紙糊的手提燈，有大有小，有笨有巧，紅黃藍白，五光十色，價廉物美，令人把玩不置。詢價若干，答需銅元一枚，此外蠟燭一支需銅元一枚，合共紙需銅元兩枚，而持之可光照百步，且可步行五里，然後換燭。此種燈統可算忠縣特產之一，不但可通行鄉村，即城市都會用作裝飾點綴品，也甚得計，可惜未得推廣，且有沒落之虞。我們出銅元三枚，買兩燭一燈，遊覽街市一遍。歸來時，道經某南貨鋪，同行某君入內購豆腐乳兩罐，一香一臭，香乳爲紅色，臭乳爲白色。前者香甜可口，味極鮮美，後者臭氣觸鼻，幾令人退避三舍。同志多掩鼻大笑，命名大甕。某君大有愧色，但繼而解說：『忠縣著名特產，除紙燈一種，腐乳亦係名產之一，有客過忠縣者，莫不爭相購買，以贈親朋，尤以饋贈女人最得歡心。臭乳外表雖不美觀，且臭氣刺鼻，然內心潔白，食來不但絕無臭氣，更且香美無媲，用以佐餐，爽口開胃，比「味精」魚肉有過之無不及！』說畢，遍請同志一試。衆以盛意難却，各試一臠，果然味美而甜，津液生香，始信某君之言非欺，亦從而各買一罐。

回至船上，值某客與同伴大談忠縣女人，莊諧雜奏，趣味非常。據談：忠縣女人可分兩期來說，民元以前爲一期，民元以後爲一期。民元前忠縣女人多有丈夫氣，有男人怕老婆之風，如明末殺敗流寇的女總兵秦良玉，就是忠縣人。陶澍詩：「忠州女子天下奇，父是秀才夫士司，天生智勇不世出，坐令巾幗慚鬚眉。」可想見一斑。民元後，就不同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六年六月廿三日執照警字第九五一五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發行　西南旅行雜寫　（全一冊）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再版

◎實價國幣七角（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向李鍾姚汪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廣州漢民北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